

反西游记

The New Adventures of Super Monkey

莊蝶庵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反西游记

庄蝶庵 著

豆瓣阅读 出品

目录

序

上编

第一回 前池消旧水 昔树发今花[1]

第二回 势如连璧友 心似臭兰人[6]

第三回 灵槎思浩荡 老鹤倚崆峒[9]

第四回 须将一片地 付与有心人[15]

第五回 拖枪半夜去 雪片大如掌[17]

第六回 猿声寒过水[19] 骤雨暗峰文[20]

第七回 峨峨十二峰 永作妖鬼乡[24]

第八回 叹息春风起 飘零君不见[28]

第九回 容色朝朝落 思君君不知[36]

第十回 宁知数片云 不是旧山来[48]

第十一回 细响风凋草 清哀雁落云[50]

第十二回 嫩色宜新雨 轻花伴落梅[54]

第十三回 一枝何足贵 怜是故园春[57]

第十四回 日暮偏愁望 春山有鸟声[61]

第十五回 不同鱼比目 终恨水分流[64]

第十六回 独闭青楼暮 烟深鸟雀稀[67]

第十七回 清光无远近 乡泪半书间[69]

第十八回 摘莲抛水上 郎意在浮花 [73]

第十九回 下车何轻盈 飘然似落梅[78]

第二十回 岂不是流泉 终不成潺湲[80]

第二十一回 月落始归船 春眠恒著晓[82]
第二十二回 看取芙蓉花 今年为谁死[86]
第二十三回 云行出山易 山逐云去难 [91]
第二十四回 空阶白露色 百草塞虫鸣[94]
第二十五回 卧听未央曲 满箱歌舞衣[98]
第二十六回 年年后庭树 荣落在深宫[101]
第二十七回 却下水精帘 玲珑望秋月[105]

下编
第一回 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情[1]
第二回 白鱼驾莲船 夜作十里游[3]
第三回 譬如云中鸟 一去无踪迹[5]
第四回 今日菖蒲花 明朝枫树老[6]
第五回 春歌弄明月 归棹落花前[9]
第六回 日落水云里 油油心自伤[10]
第七回 最宜红烛下 偏称落花前[11]
第八回 宿雨香潜润 春流水暗通[12]
第九回 不道旧姓名 相逢知是谁[13]
第十回 能持剑向人 不解持照身[14]
第十一回 一旦彩云至 身去无还期[15]
第十二回 万树江边杏 新开一夜风[16]
第十三回 自然君归晚 花落君空堂[17]
第十四回 孤萤出荒池 落叶穿破屋[18]
第十五回 掩抑非千态 殷勤是一声[19]
第十六回 岂知眼有泪 肯白头上发[21]

第十七回 如何易水上 未歌先泪垂[22]
第十八回 独有镜中人 由来自相许[24]
第十九回 思君如满月 夜夜减容晖[26]
第二十回 自君之出矣 弦吹绝无声[27]
第二十一回 昔日横波目 今成流泪泉[29]
第二十二回 相思黄叶落 白露点青苔[30]
第二十三回 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31]
第二十四回 门前两条辙 何处去不得[32]
第二十五回 知子去从军 何处无良人[33]
第二十六回 身去兮天畔 心折兮湖岸[34]
第二十七回 离恨如旨酒 古今饮皆醉[35]
第二十八回 由来花性轻 莫畏莲舟重[36]
第二十九回 苔深不能扫 落叶秋风早[37]
第三十回 月暗送湖风 相寻路不通[38]
第三十一回 桃花带露泛 立在月明里[41]
第三十二回 竹叶坏水色 郎亦坏人心[42]

序

某年盛暑，于一书店，见两本书，并无封面，故不知其名。书乃清末民初版式，疑缺后数回。书中一图，经查，乃榆林石窟壁画之一，图中但见玄奘，并及行者，兼一白马。玄奘一片慈悲，独行者似有深悲。此书最可喜者，叙悟空时，其事非常，脱出《西游》牢笼，别开生面。粗读之下，惊其妙语，飘逸人群，作者谁人？惊才绝艳，埋没至今！斯亦可悲！卖者不识，以旧本《西游记》视之，出价一百，遂买之，携归蝶庵，永为镇庵之宝。

焚香静坐，书陈桌前，身前身后，遂至两忘。惊心动魄，无处无之；文字简古，殊为罕见。作者幽愤之深，怜悯之深，皆寄于文字之中，可谓字皆心血，实非妄作。

查诸书目，绝不见此书。凡《西游》续书，如《后西游记》、《续西游记》、《西游补》，注书如《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真诠》、《西游记传》、《李卓吾先生评传》，及其前身《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记》等，某俱已观，与此书绝不相类。而此书之作，或杂诸书文字，故知作者最早当为清人。又其描述悟空地狱之游，深类但丁《神曲》，殊为奇事，然明时罗马僧阳马诺者，曾于传教之时，兼译《神曲》，当时名为《笑神乐府》，惜此书不传，唯程登吉《幼学求源》曾记此事，疑作者或读《笑神乐府》。

观其语言，兼杂南北，然特多广陵方言，或者斯人乃蝶庵前辈乡贤？惜难考订。

然则世间或有全书，能解诸疑？某曾遍询海内藏书家，亦曾查阅东西洋各大图书馆书目，全不见有类似之书者，则此书殆海内孤本欤？

某亦不敢欺心，独占风流，是以公诸天下。凡好书君子，或读此书，当铭记于心：曾有此一人，曾有此一书，而为历史埋没。其余埋没，终归尘土，永绝天日者，又不知凡几！

悲夫！

按：定其名为《反西游记》者，某之私心耳。

庄蝶庵识

上编

第一回 前池消旧水 昔树发今花 [1]

话说悟空自石头中迸出，占山为王，复自菩提老祖那学得甚深本领，笑傲江湖许久。不意遭天之忌，始有大闹天宫之事。玉帝无法，只得封他个齐天大圣的虚名，但随他在天宫行走，莫惹是生非便自大吉罢了。

这日，悟空在天宫独自耍子，忽见一人红袍高冠，从一井底升上来，却是鬼鬼祟祟，四处张望。那厮脸黑漆漆，眉毛胡子攒在一起，腌臜庄严，体型魁梧，走起路来咚咚如雷。悟空见他行得怪异，不觉好奇，变作一只蜜蜂，收敛了翅膀，小心翼翼跟上。

那厮直奔云霄殿而去，被仙童长青接住，进了玉帝密室。

忒不光明！忒不光明！悟空心道，他二人如此苟且，想是有甚勾当，不利他人，俺不免觑听他几句。

“长青，把住门口，且莫放闲人入内，尤其那生事妖猴！”

长青应了一声，果然关上房门，尽心站在门口。

悟空奇道，然则玉帝老儿今日要算计俺？乃化一阵风，找个缝隙钻进去。

“秦广王参见陛下！”不料那厮身材魁梧，骨头却软，体贴跪了下去。

秦广王是何方神圣，俺怎闻所未闻？悟空心想。

“爱卿且平身。”

“敢问陛下有何紧要事召见下官？”

“我且问你，你有无听过孙悟空这个名号？”

秦广王咦了一声，回道：“这名号陌生得紧哩！陛下问他怎的？”

玉帝冷哼一声。“说起这妖猴，寡人心烦不已，也不知他从何学得一身本事，嚣张不二，专与天宫做对，偏那帮子天兵天将，平日养他时，自夸无敌，及至用兵，照例丢盔弃甲，天宫颜面皆被他每 [2] 扫尽，寡人无奈，

只得许封他齐天大圣。”

“竟有这等奇事！”秦广王大惊道，“不过天兵天将都非他敌手，况我等地底幽灵？……”

“秦广王不必慌张，寡人今呼你至此，非要你等出力与那妖猴厮杀，乃是问你一事？”

“陛下请讲。”

“你且查一查，孙悟空那厮究竟还有多少阳寿？”

秦广王从博大的袖子中抽出一本书来，翻了许久。

“陛下，原来在此，魂字一千三百五十号上注着，孙悟空乃天产石猴，该他阳寿三百四十二岁。今已三百四十岁。况他现在天宫，天上一日，地上一年，这厮再在天宫两日，则命上要赴黄泉。”[3]

“果然如此？拿来我看！”玉帝细看许久，不觉微笑，“如此看来，要灭此妖猴，实在不费吹灰之力，且看他再逍遥二日，到时取他性命——秦广王，这事切记莫对他人说起，倘若走漏风声，被那厮知道，与我等争个鱼死网破，亦殊不美。”

“下官谨记在心，请陛下放心，等到黄泉路上，看那妖猴再怎嚣张！”

悟空听此，心惊不已，慌忙逃出，大圣府亦不去，一个筋斗云，霎时到了花果山。

“大王下来！大王下来！”众猴见到他，不觉流下泪来，悟空起初以为他每是欢喜流泪，忽然不见丞相通背猿猴，心里一暗。

“丞相哪里去了？”

众猴手指山后。

悟空拨开众猴，往山后走去，只见一垄土堆，高立荒草之中。

“大王，自你上天之后，不过二年，丞相即老死，俺每不能通知大王，便匆匆埋得他在此，今墓草已高，两度开花过。”

“老死？老死？何谓老死？”悟空沉吟道。

只见众猴中闪出一老马猴，开口道：“禀大王，所谓老死，乃大千世界众

生难免之事，凡死者，魂归幽灵界，身子发臭，埋于黄土，他日化为尘土，从此天地间再不见他。丞相今已踏上黄泉之路，老臣年衰，恐怕残日无多。”言下老泪纵横。众猴闻此语，皆唏嘘不已，甚者亦大哭起来。

悟空思忆往日在这山中，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夜宿石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4] 当时何等逍遥自在，今日却愁云满布，心中亦自黯然。

老马猴又言道：“本来死则死矣，不料那幽灵界中异常可怖，凡有十八层地狱，死者进去，身受种种大苦，或进油锅煎熬，或走刀山剑海，或被鬼兽啃食，或被撕成万块，总之，比起生来，痛苦更胜一筹。更其要命者，到彼时，绝无后退之路，比如活者，如不能忍受，可以自尽，而至地狱，则不能忍受也要忍受，盖死则死了，没有更死一次的机会，所以，从古至今，谁都想长生不老。大王游学四方，学得长生不老术，自然不受幽灵界所管，不过如俺每天资有限，学道无成的，不能不忍受死亡折磨，想及于此，能不伤怀？”

众猴闻他一段话，无不大打寒战，全身甩得像颠簸中的稻糠一般。

“大王！大王！千万救俺每性命！”众猴涌来，围住悟空。

不料亦悟空放声大哭，惊得众猴目瞪口呆。

“不料师父骗我！不料师父骗我！说甚长生不老！俺实亦泥菩萨，今日难保了！”

众猴不解其故，悟空遂将玉帝与秦广王所言一一告与众猴。

“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料玉帝老儿恁般阴毒！”老马猴说道。

“忒阴毒！忒阴毒！”众猴鼓噪道。

“即大王亦难逃生死轮回，俺每更有何指望，”一长臂猿悲凄凄地言道：“反正生亦痛苦，死亦无能改变，不如今日乘大王在此，俺每一起请死，做团鬼魂，或者死后尤能在一块儿耍子自在。”

“有理！有理！”众猴说。

“放屁！放屁！”悟空厉声道，“事尚不到此地步，即死也要死得磊落，岂能叫他人笑话！俺独立天地之间，何曾怕得谁来？死虽可惧，俺却要斗他一斗。那鸟地狱，俺先捅他个七零八落，再打到天宫去，叫玉帝老小子变成

俺棒下肉饼，再拆他的天宫，一把火烧个干净。总之大家拼个你死我活，死都不能死安顺了，方见俺每英雄气概，不辜负齐天大圣名号！”

众猴闻悟空此语，大声喝彩。

老马猴道：“大王自然英雄气概，可是亦要知此知彼，方能百战百胜。那地狱共有十代冥王，乃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转轮王是也。共有一十八层，据闻乃吊筋狱、幽枉狱、火坑狱，酆都狱、拔舌狱、剥皮狱，磨捱狱、碓捣狱、车崩狱，寒冰狱、脱壳狱、抽肠狱，油锅狱、黑暗狱、刀山狱，血池狱、阿鼻狱、秤杆狱。[5] 其中复有三十六坑，是：斩头坑，沥血坑，刖足坑，劓鼻坑，剥皮坑，剔骨坑，脔身坑，裂肤坑，剜眼坑，烧眉坑，截腰坑，断臂坑，刎颈坑，吮脑坑，吸髓坑，刳心坑，屠肠坑，割肚坑，剖腹坑，刺喉坑，破胆坑，穴胸坑，折胁坑，犁舌坑，敲牙坑，噬脐坑，射影坑，抽筋坑，抠睛坑，分尸坑，钳口坑，鞭背坑，抉目坑，灭趾坑，刲肝坑，磔肉坑。即念这些名目，便知地狱专以折磨为乐，实是可恨！”

“可恨！可恨！”众猴回应道。

一小小猕猴突插言道：“马猴大爷说出这许多名目，真正像亲见得来。佩服！佩服！”

老马猴哼了一声，言道：“如今世道，何必亲历？翻开书本，瞬息千里，甚事不知？俺亦是看书得知的。”

“老马猴，以你所知，要入地狱，得从何处进去？”悟空道。

“禀大王，天地间有一大木，方广有一千里，在大荒之野上……”

“且停，你所言莫非就是建木？”

“正是！正是！不料大王亦博学如此！”

“呸！呸！俺何曾博学过一日？只不过在天上混过数日，略知道一点而已。尔等可知，原来天宫即建在建木顶上？”

“正是！正是！建木根在幽冥界最深之处，中经人世，顶达天宫，当年牛郎即是爬着建木上天找织女的也。”

“哦，如此说来，只消沿建木而下，便可直抵幽冥界？好极！好极！俺今日便去会一会秦广王，且叫他尝尝吃不了兜着走的滋味！小的每，且好好看家，莫要让玉帝老儿乘机来此骚扰！”

“大王放心！放心！”众猴踊跃答应道。

“大王且慢，俺听闻地狱之中有一本生死簿，凡生于天地之间众生，皆在此簿上写明生卒年月，大王若找到此簿，可将俺花果山的猴属名号统统消去，则从此再不受那地狱管束，却何等逍遥自在！”

“晓得！晓得！”

“大王，还要小心那地狱中陷阱啊！英雄就怕暗处刀枪！”

老马猴还在哪里聒噪，悟空却早一个筋斗，从云端消失。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势如连璧友 心似臭兰人 [6]

却说悟空翻了几个筋斗云，方到建木，原来大荒之野在极西之地。这建木庞大之极，光秃秃，黑黢黢，悟空不知从哪里得以进去。后忽想起，秦广王那厮乃是从一个井中爬上天宫的哩。遂再到天宫。正欲钻进井去，不料井中先闪出二员仙将，皆圆头，圆身，圆腿，圆脚，竟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悟空见之，不觉大笑，不知何人生出这等出彩人物，怎的便似木头一般。又不记得天宫中有此二人。究是何方神圣？

“咄！我把你那尖嘴猴腮的东西！挤眉弄眼，莫非嘲笑我兄弟每？”

悟空心奇，道：“怎的，你竟不知俺老孙是何人？忒也怪事！”

“不识你又待怎的？想俺每出世时，尚在两千劫前，你怕不是刚从劫灰里爬得出来，灰头灰面，尤其令人不喜！”

另一仙将却把嘴巴靠着自家兄弟，低言了两句。

悟空运动顺风耳，原来那厮道：“俺每却有如此长命？即玉帝亦不过修持了一千七百五十劫，[7] 你似多报了年月。”

“却不吓唬这个初世为人的畜生！”自家兄弟解释道。

“乌龟年岁亦长，可惜并无人羡慕乌龟。”悟空言道。

“兄弟，这厮在骂俺每呢！”

“忒无理！忒无理！玉帝尚忌惮俺每几分，这厮却不大胆！给他点颜色瞧

瞧，也教他知道何谓东西南北！”

说罢，冷不丁飞出一口墨绿浓痰，嗖一声砸向悟空。悟空恰在偷笑之中，不料被他砸中，额头生疼。悟空乃又羞又怒，慌忙抹去，却从耳中掏出金箍棒，晃一晃，碗来粗。

“尔等究竟何人？居然学人家吐痰，忒也羞耻？且报下名来，俺棒下不死无名之鬼！”

“小子！说出俺每的名头，怕不压死你！俺乃言丁，他乃俺亲生兄弟言亥！”

“不出名！不出名！”悟空言道，“比较俺老孙，你还是未出世的毛虫呢！俺大战天宫，打得玉帝老儿钻进桌肚那回儿，你还在做梦哩！”

“兄弟，这厮竟这等大言欺心！不当人子，不当人子！”言丁道。

言亥亦大点其头，一脸悲苦之相：“不料今日世风日下，却把老祖宗忘到爪哇国去也！可悲！可悲！想当年……”

“在那叹气的，却不是英雄！闲话少表，却拿真功夫来，拳脚上见高下！”悟空大喝一声，跃起半空，金箍棒砸向言亥。言亥不经意之中，中了一棒。悟空窃喜，孰料那言亥竟似没事一般，只是捂着头，叫了一声疼。

悟空大惊，想他金箍棒，自来挨着，只有魂归幽冥的份，言亥这厮竟恁神通？

言丁见兄弟受袭，大怒，遂掏出自己武器，原来是一把破旧铁锹。悟空见之大笑：“你这厮忒也不济！不济！你的家伙只宜耕那几亩不值钱的薄田，却来与俺老孙定海的神针较量！”

言丁并不答话，舞着铁锹，扑向悟空。二人兵器一碰之下，却不分上下。悟空不觉又吃一惊，那看似破旧的铁锹竟硬气的紧哩。悟空打起精神，与言丁缠在一起。这一战，端的令风云变色，鬼神胆寒，惜无鬼神观瞻而已。

二人打个平手。不言悟空吃惊，那言丁亦大是惊讶，一脸愁苦模样，边打边与自家兄弟言道：“千劫不动刀兵，不料武功荒废至此，惭愧！惭愧！”

言亥见兄弟一时不能取胜，乃携一耙子，呼地一声，向悟空招呼过来。这厢悟空的金箍棒被言丁铁锹牢牢粘住，一时腾不过手来应接言亥雷霆一

击。遂耍个花枪，嗖一声跳出战圈，大言道：“不料尔等却如泼妇打架，以多取胜也！忒不英雄！忒不英雄！即胜尔等，亦非好汉，反丢了俺名声！这架不打也罢！不打也罢！”

言丁言亥兄弟脸红了，都不吱声。

悟空得了这理，也不多说，转头就走。心中暗自庆幸，然心有不甘。遂又变化为一只花脚细蚊，不声不响飞到井边。那兄弟二人却正发呆哩！

忽见言丁说道：“兄弟，今日都因你，却被一个泼猴取笑！”

言亥脸色转阴，恼怒道：“却怪俺何事？都缘你沉溺黄尿，遂至武功大不如前。想当年兄弟你随着玉帝，大败二岛群仙，那是何等英雄！”

“过去！过去！俺每岂只剩了过去？”言丁忽大怒道。

言亥长叹了一声：“兄弟，俺每岂非被玉帝那厮哄骗了一生？今日在这里做这等残贱勾当，竟如人家看门狗般！亦忒可恨！”

“兄弟轻言，那厮势大，望风的又多，怕不被他听到，俺每小命玩完!”

“怕他个鸟！你不听刚才那泼猴言道，他是打上天宫，玉帝那厮只有钻桌肚的份？”

“那泼猴想是狂言狂语，岂能信他？想那玉帝，当年指挥千军万马，所向披靡，建立大大一份基业，至今已一千五百劫，岂是浪得的！”

“也是！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啊！”

“嘘……”言亥吹了一个口哨，悟空以为自己偷听，已被发觉，正待开溜。不料，言亥却是为了别事。

只见前面那厢，一人提着篮子，款款走来。

“两位上仙，今日午饭已至！”

“多谢杜康先生，亏你好酒好菜，俺每才能度此残年啊！”言丁道。

来的原来是宫中酿酒的杜康。

“哪里！二位上仙是玉帝亲口吩咐要送好酒好菜的，想见玉帝看重二位。”

“好说。好说。”言亥道，接过篮子。

杜康身形渐远。悟空见言丁言亥也降到井中去，遂放开手脚，迅即追上杜康，显了真身。

杜康一见是悟空，不觉吃了一惊。“大圣却从何而来？”

悟空亦不答话，伸出金箍棒，“且伸出孤拐 ，[8] 让俺敲几敲！”

“大圣莫要如此，我这脆弱身板，如何经得起大圣神力！免了吧！”

“既这等，你却要老实回答俺几句问话？”

“自然！自然！大圣有何吩咐？”

“你刚才从何处送饭而回？”

杜康听此一问，脸色大变。“大圣……大圣怎知此事？”

“你却不老实，其中定有勾当，俺今要替天行道了！”悟空作势支起金箍棒。

杜康却慌了。“大圣，大圣，千万饶命！我亦不是不想说，是不能说也。倘今日说了，明日我就成鬼了。”

“明日成鬼，却不好过今日成鬼？何不学人得过且过？况且你偷与俺说，俺又不告诉别人，则此事只有天知，你知，俺知，连地都不知哩。”

那杜康左思右想，正是此理，遂低声对悟空说道：“那井中二人是言丁、言亥，乃上古之仙。玉帝吩咐我每日三餐好好款待他每，其他我就不知了。”

“说了等于没说！”悟空怒道。

“大圣！我亦不过一个小仙，哪里知道千劫前的事？！又哪里敢过问玉帝吩咐的事？我不过听命而为，还时刻担心项上大好头颅，哪里顾得了其他？”

悟空看杜康像是真心言语，遂不再纠缠于他。于是化为花脚细蚊，复回到井边。言丁、言亥二人却不再上来。悟空遂大胆下到井中，那二人也不出来挡道，想是醉酒佳肴去了。

无这二人碍事，却甚好。悟空心想，遂直往井之深处飞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灵槎思浩荡 老鹤倚崆峒 [9]

那井深似无底，只隐隐有呼喊声传自远处。想是幽冥界中鬼魂熬不得清苦，不觉叫喊。自暗中听闻，且独自一人，即人高胆大如悟空者，亦连打了三个寒战。

那幽冥之界，自古是有去无回之地。悟空想及老马猴所言，什么拔舌狱、剥皮狱，什么剔骨坑，腐身坑，不觉如在目前。况兼飞行之中，不敢伸展手脚，沿路都有飞叫的东西，时时撞到悟空身上。悟空运天眼一看，乃是些蝙蝠，却硕大肥盛得紧哩，身带血腥之味，爪子上尚有丝丝肉，亦不知它每从何而得。悟空乃运一个神通，周身罩起一个气圈，方抵挡那些丑陋东西在外。

行不多时，远处乃有点点亮光而起。悟空降下身来，仔细一看，原是一条细径，曲折似羊肠。那路边却隔不多远即挂上一具小小灯笼。微暗灯火，哪里照得清前方？

不提道路昏人耳目，即那味道，亦令人难忘，却是又生锈、又滴着血一把老破铡刀相似，又兼着些屎尿骚、屁臭，如来到蚯蚓之国——悟空回想当年挖蚯蚓钓鱼耍子，那蚯蚓孳生之地，湿滴滴的，何曾不是这样味道。

正行间，忽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吆喝声。悟空隐在暗处，见是一个牛头牵着一个人模人样东西。锁链叮当作响，牛头则大声呵斥，叫那人样东西快点走。那人样东西喋喋不休，还在与牛头商量甚么。

悟空听得仔细，原来那厮意图贿赂牛头，许的诺有：给牛头一座金纸山，一堆纸侍妾。牛头不允，道是他不图这等享受，平生所好，只在食人而已。那厮机灵得很，一听牛头发话，乃大言道，要为牛头每日送上一对童男童女。

“那童男童女，味道最是紧嫩得狠哩。”那厮道，“况且据我所知，牛头大爷哥只能嚼嚼地狱里没肉的鬼魂而已，岂能尝尝鲜嫩原味？”

那牛头被说中痛楚，大是恼恨，抽出一根鞭子，啪一声抽中那厮。

“啊呀！”那厮哭泣起来，“好生疼也！”

“我把你那怕死的东西，看你在爷前许下海口！”

“大爷！大爷！慢点着鞭！我亦不是夸口啊！我是亲办过人肉买卖，居中贸易，正是轻车熟路，大爷要多少却正有多少！”

“你这厮正是该死！”

牛头的话头却明显轻了。

那厮见风使舵，言道：“大爷，你却不知，原来在地上，这等买卖正火红得紧哩。不知多少人家因生的子女太多，照顾不过来，求爷爷告奶奶的，欲待卖他娘几两银子，赚这现前享受；又有那一等，生下儿女，却往死里糗，[10] 折磨得那儿女生不如死，故亦有偷逃来找我，情愿押付小命一条，只不过换死前数日享受的！”

牛头道：“怎的官府却不管？”

“管他怎的？大爷不知，那买主正是那辈哩。高堂明镜悬，枉为父母官，那辈别的不甚精通，倒是这吃人的勾当，尤其讲究哩。凡老瘦人、妇人、少艾、小儿、壮汉无不有名有目，通名两脚羊，或有好吃醉人者，或有好吃人腊者 [11] ，嗜好之繁，我都列举不过来哩。凡升官进爵，哪个聪明的不要孝敬上司几顿美味？故此我在世上，实在左右逢源，乃敢在大爷面前夸口！”那厮讲得头头是道，不由牛头不信，遂缓了脚步，在那厢埋头沉思。

“大爷，你看？”

“这等……你却当真？”

那厮闻见，知有道了，欣喜若狂。“绝对！绝对！绝不忘大爷大恩。每日定送上一对童男童女！”

“只这事难办也……你且说近你那地方，有无与你同名同姓的？”

“有的！有的！我家庄上却正有一人，与我同名，乃是滥人一个，贱命一条，大爷……”

“如此，则你有救了！”

悟空听到此处，火从心底腾腾冒出来，跳将出来，亦不言语，一棍两尸。

（列位看官，都说人只有一死，不知鬼亦有一死。鬼之一死，则永不再进轮回，简洁而言，就是它每彻底消失，既不见于仙界，亦不见于人间，亦不见于地狱也。）

悟空恨恨而行，远远见一座城池，在黑烟黑雾中闪烁。想是到了鬼都，所以灯火尤见分明。走将前来，见那城池甚大，前面却是一条浩大河流，乃

是黯红流水，波涛滚滚，水面上一层层白色泡沫，细细看去，不是别物，乃是些人肉碎块，随波逐流去也。

那水大的很，奇怪的是，竟无一座吊桥过去。欲待一飞过去，却被旁边一人耽搁住了。

“兄台让一让，让一让，即求死也要讲个先来后到也。”原来却是一白衣秀士。这厮倒标致得紧，尚摇着一把扇子。

悟空乃露出狰狞面目，龇牙咧嘴，吓那厮一跳。

“你先！你先！恶者总在先！强梁者不得其死也！”

悟空见这厮说话咬文嚼字，半懂不懂的，却有些好奇。

“兀那厮，你却如何死的？”

那秀士先不言语，含微带笑，掀开下衣，却见情根之上，色彩斑斓，红白相间。“兄台可见得清楚了，某是牡丹花下鬼也！”

“你这厮忒也不济！似这等羞耻事情，也好当众向人卖弄！还戴巾儿人 [12] 哩！”

“兄台迂腐得紧哩，实在可爱！方今世界，偷香窃玉，唯戴巾儿人在行，兄台难道不知？”

“读书，读书！读死书！读死人！死人读书！读死人书！”悟空和那秀士正在言谈中，却见旁边闪出一鬼，破衣烂帽，瘸着一条腿，在那里骂人哩。

“却不要理那厮，那厮是一破落户，书都读不起，不死何待？像兄台这等鲜衣亮服，方是我辈中人也。”

悟空吓了一跳，看了自己着装，乃是从东海巧取豪夺来的，不仅面红。

正自羞愧间，忽见一大堆鬼魂从各处涌来，流水一般，正是欢呼踊跃，群情跷待。道“来也！来也！”

悟空一看，但见那波涛之上，摇着一橹破船的，乃是一个胡子邋腂的壮汉。那汉子摇得好橹，心情亦好，却在那里放声大歌哩：

“烟波万里扁舟小，静依孤篷，西施声音绕。涤虑洗心名利少，闲攀蓼穗蒹葭草。

数点沙鸥堪乐道，柳岸芦湾，妻子同欢笑。一觉安眠风浪俏，无荣无辱无烦恼。” [13]

“好词！好词！”众鬼哄然道好。

“马屁也要拍，钱财不能少，要从此水过，先付买路钞。”那摇橹的汉子言道。

“晓的！晓的！我等早准备好了。”却见那些鬼魂都从喉咙里、屁眼里抠出些东西，闪闪烁烁的，原来是些金银珠宝。

那汉子把船靠了岸，众鬼依次把钱财奉上，却上那船。最后到悟空，悟空却两手空空。

“原来兄台不仅是迂腐鬼，且是吝啬鬼也。度不得此河，却不能投胎转世，永在此河岸上徘徊，日子亦苦得紧哩。你看那厢，正是些穷鬼酸户，眼巴巴地望着我每哩。”那秀士言道。

却果不其然？它每却跑过来，围住那汉子。

“艄公艄公，今日宽容吧，等我后日发达了，再多多奉上。”

那汉子不耐烦，挥开那些鬼魂，却只讨悟空要钱。

“看你穿的亦富丽堂皇，怎的没有船钱？亦忒小气了些。”

“没钱又待怎的？俺老孙到处吃白饭，即在天宫厮混，亦不曾给玉帝老儿一厘钱！你又是什么东西，敢向俺讨钱花？”

那汉子却发了怒，一把薅 [14] 住悟空领子，被悟空一把甩开。

那汉子跌了一重跤，恨恨地爬起来，破口大骂。言词甚粗俗，难入大雅之耳。

那秀士却喝了一声彩，道：“兄台更是强梁鬼一个！”

艄公无奈，只得起身，上了船。悟空却不依，非要他把那些穷鬼全部带上。艄公晓得悟空是强梁的，亦自怕了，只得遵命，那些穷鬼一个个感激得鼻涕眼泪如雨而下。

悟空最后跳上船。那船却“咚”的一声，差点翻了。

“不好，你这厮非鬼也，乃是一个活人！”艄公道。

众人闻说，俱大惊失色，悟空却不顾他，只叫艄公开船。那船便向城池行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须将一片地 付与有心人 [15]

那水忒大！船是难行，只因悟空太重也。那艄公晓得悟空厉害，不敢明里抱怨，但把鬼祟的眼神时不时瞄过来一下，又在那厢低言细语。说的是：

“往日运鬼魂，今日运个活人，真正晦气！”

悟空也不计较于他，只顾看那城池。那城池渐渐在黑雾中分明起来。那红色闪烁的，原来不是灯火，乃是熊熊火焰。

同行幽灵每琢磨悟空不透，觉得他一个活人（或者猴子？），偏要闯那阴曹地府，莫非是尖核头脑中种了太多狗尾巴草？

河上一阵臭气，浓郁得紧。那水面上红红艳艳的，除零碎打漂的人肉，还盛开多样花儿，长得格外旺盛，美得夺目，把众鬼看得呆了。

“叵耐那厮，这河叫甚名字？”悟空问那艄公。

“枉死河！”那艄公满心不情愿地答道。

“枉死河！枉死河！然则上面不就可叫白活地了吗？”那白衣秀士大胆言道。

那艄公回头望了秀士一眼，把秀士的心肝都望得掉出来了，忙捡起来塞进肚子，此后再不敢多言。

忽见一肥大黝黑的鱼跳到半空，张开大嘴，露出锋利尖牙，一口把一个鬼吞到肚子里去啦。众鬼吓一跳，悟空亦吃了一惊。

“咄！是何妖精！”悟空警觉地掏出金箍棒。

只见艄公面现得意之色，道：“此食鬼鱼也！”

说的那些个鬼魂无不胆战心惊。好在那船亦终于到岸了也。悟空最后上岸，那艄公还在聒噪，悟空乘他一个不注意，噗地揣了那厮一脚。“扑通”一声，那厮跌进枉死河去。

“今日你可枉死一回！”悟空大笑道，洋洋得意而去。剩下那厮血淋淋地从河中爬出，在那厢破口大骂。

尚未进城，已闻到烤焦之味；那熊熊火焰，使这城周遭热气扑面。又听到鬼哭狼嚎之声，甚是分明。好在悟空乃神人，怯他怎的！

那城名头甚是响亮，乃“广大地狱”也。城门边却有些牛头马面在吆喝，挥着个叉子，赶那些鬼魂进去哩。见这个阵势，众鬼魂消魄散，软耷耷倒地，不愿起来，要走回头路。

“地狱怎会有甚回头路？即回到地上，又待如何？亦不过行尸走肉嘛，混混噩噩，瞎天黑地，糊弄糊弄，糊涂糊涂，这日子也就瞎忙乎过去，到头来还要奔这极乐地来！何不早做了断！俺每这广大地狱，有无数乐子，无数好处，自然教你每乐在其中，乐而往返。多少来此的，无不称它地狱天堂哩，直是后悔不早到其间。所谓：不到广大地狱城，便称神仙也枉然！”这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女鬼在吆喝，却裸形无服，身姿动人。

那边厢亦有脸庞标致的俊哥儿做着同样吆喝，亦是裸形无服，器官傲岸。盖女鬼负责劝化新死男鬼，男鬼负责劝化新死女鬼也。

只这吆喝，果然吸引无数鬼魂，乖乖往那广大地狱深入。

独有那一等不上路子、石头脑袋、悭吝过分的，狠在那里强梁，任那女鬼百般扭捏，男鬼百般挑逗，死抱着路边柱子，抵死不去，哭天喊地，要回人间。这时便有牛头马面走来，毫不客气地把它每叉起，一扔扔到路边一个坑里，只听一声惨叫，再无影响。那坑却深的狠哩，望不见里面是甚东西。

这恩威并施、宽猛并济的手段，却让多少鬼魂永陷地狱，再无出头之日？

悟空不管它，大踏步走进广大地狱。赢得“利索！利索！”的喝彩，原来是门边一个门卒，人猥琐得紧，却真正喉咙大屁眼也。[16]

一进大门，世界顿为改观。眼前一个巨大的鼎，下面堆着无数柴火，鼎里是滚滚黑油，冒出阵阵黑烟。却见有些牛头马面，叉着些鬼往油鼎里放呢，不时翻一翻，待那鬼炸透了，提到嘴边，咯吱咯吱地嚼下肚里。

过了那鼎，是一条大路，路两边都是些低矮的茅屋。里面亦发出各样怪叫。

悟空兴致盎然，每个地方皆去参观。

或见许多柱子上绑着些鬼魂，见些牛头马面忙着给它每剥皮，一边剥，一边吸那些鬼魂的血，砸砸有声，想来味道不错，却万万不顾那被剥皮鬼魂的楚毒叫声；

或见一排铁床，无数鬼魂坐在上面，头顶高处却有巨大铁板一块，那铁板下面铸着无数尖锐钉子，但见铁板轰然跌下，那钉子直直贯入众鬼头颅，可怜那些头颅，亦有纤秀的，亦有坚硬的，亦有浑圆的，在这一击之下，无不缩入身体之中，终成一个个在在窟窿的肉饼，所奇者，一旦铁板再送上去，那些个肉饼鬼魂，又恢复原状，继续接受打击；

或见一个房子，里面无数鬼魂端坐着，但见无数牛头马面把针插进其舌头，插进拔出，如此反复；

或见一片高低起伏剑林，剑头暗自闪光，无数鬼魂被逼着爬那剑树，爬得好的，被下面牛头马面喝彩，爬得不好的，被鞭打以儆效尤，但凡爬一会儿，却无不断胳膊断腿，血肉横飞；

或见一大房子中一铁轮，硕大无朋，无人推动，急速旋转，那铁轮之轴上，原来镶嵌了无数弯曲的铁钩，一批鬼魂被命令站成一个圆圈，那铁轮就在这圆圈上转过，一路碾死无数，血肉奔流，真个似滚瓜涌溅，而那些鬼魂，则皆成了泥肉，不料旋又复原，重被那铁轮往死里碾；

或见一条大狗，舌头鲜红，牙齿如铁剑，活活的鬼魂，被依次送进那厮嘴中，那厮啃得甚欢，只听见骨节嘎嘎的声音；

或见牛头马面以烧熟的铜汁灌进鬼魂口中；

或见广大粪池，悉是人粪，臭不可闻，无数鬼魂踊跃其中，真正是随波逐流的种子；

或见牛头马面给无数鬼魂剖皮，往其中塞进烧红小铁球，复又将皮缝起，如此反复，只要观那受刑之鬼婉转翻腾痛苦之状；

或见一大磨盘，鬼魂在上，被磨成碎屑；

或见一大冰窖，无数鬼魂，深陷其中，在彻底寒冷中抖擞精神；

或见牛头马面往鬼魂头顶开一口，往下直灌水银，鬼魂遭之，秃地跳出，皮已尽失，众鬼号为金蝉脱壳；

或见大屋，无数牛头马面到处忙碌，挥刀的挥刀，按住鬼魂的按住鬼魂，原来正忙着去鬼魂的势，且从下部抽出鬼魂肠子，曲折排布；

或见牛头马面为鬼魂片片剐肉的，抽血的，剔筋的，削鼻的，剜眼的，拔毛的，拔牙的。

凡此种种，令悟空大为惊讶，怎的与傲来国所见差不毫厘，可见地上地下，实在本无大的区别。想自家亦曾干过吃人的勾当，但见一众鬼魂凄苦之状，乃生怜悯之心，复想到自己倘不能从生死簿上消名，日后来此地受这等罪，空有一身本事，毫无还手之力，英雄气短，莫此为甚，岂不痛哉！遂下定决心，拼个死，亦定要逃脱那幽冥管辖。

他乃跟着那新死之鬼魂，逐渐走到地狱王府，那王府却金碧辉煌着哩！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拖枪半夜去 雪片大如掌 [17]

那幽冥王府阎罗殿，端的壮观天地间！全是金玉堆叠，描画出色，层峦叠嶂般，前进后进无数，高入黑天，气派逼人，门高院大，进出无数男女。悟空见过傲来国宫殿，虽亦穷奢极欲，比之真是小巫；又见过天宫，竟是同等规模；自家花果山逍遥世界，与之相比，却不寒碜得紧？

悟空心想，似这等以居所夸人的，大抵不是东西，只玉帝就是一例。不知这幽冥地界，秦广王等，却是何等样子？

正想哩，已随一众鬼魂到了王府门口。

门口排着无数魁梧的吏卒，拿着吓鬼兵器，铁青着脸，挡着鬼道，不允随便进去。命众鬼在旁边一个小门边一一报上名号，等待大王宣召。只见边上亦有些邋遢的鬼魂，在那里抱怨，说要报名，亦是难也，倘身上不带人事，好歹不能报上名，故只有做那孤魂野鬼，在这里穷年累月地瞎等，最长的且已等了十年哩。慌的那一众鬼魂翻衣倒裤，又从喉咙间、耳朵里、屁股沟活抠死抠，终于弄出些项目，自以为得意，一些老成的孤魂野鬼却嘲笑道："外面这个报名的门才是一个开始，里面不知有多少门户哩！要想早点投胎，岂是那般容易事情？非有万贯家财，惊天势力，要投一个胎亦要历经千险，更何况投成什么样的胎还说不定哩。更其倒霉的是，虽然花了无数人事，不料进到王前，一查功过簿，不得了，什么坏事都干过，这时先要让你每经历无穷折磨，这些折磨，恐怕你每皆看过了。所以，说来说去，还是我每这等穷鬼乐得逍遥，虽不能投胎，但至少不会被投为猪胎、狗胎，一辈子遭人轻贱；因尚未查功过簿，所以亦不知功过如何，至少不用下油锅炸、刀山爬哩。"

这些清话甚多，暂且表过。

却说悟空到得王府，先看了看那阵气势，暗自夸了夸，遂切到正题，大摇大摆进去。刚上台阶，那些鬼卒忽地把些千奇百怪的兵器向他招呼。悟空大怒，豁出金箍棒，把那厮每打得个落花流水春去也，惊得一边的鬼魂屁滚尿流，连声呼问："那厮忒大胆！忒大胆！究竟何方鬼灵？"

那白衣秀士正在其中，忙说，"他是强梁著名的，非鬼，实在是一个人哩！"

说得那些老鬼点头称赞："毕竟是人！毕竟是人！惟人者胆大包天，无所不为，即冥王亦怕他每哩！"

悟空一路打去，轰动了王府，一层层传上去，那王却矜持，不现身，叫个狗头军师屁颠屁颠跑出来，连呼："上仙留名！上仙留名！莫要打了，吃不消了！"

悟空住了手，看那厮有何话说。

那军师稳住了身材，理了理衣裳，方做了一揖：

"上仙，不知何方神圣，我大王却有失远迎。"

"俺老孙乃花果山水帘洞主，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大名久播宇宙，量你不知。"悟空大声言道。

那军师神色闪了一闪，"原来是齐天大圣，真正是如雷贯耳的大名哩——只是我大王今日忙碌，无暇见客，上仙可否下次再来？"

悟空暗忖道，这厮神色闪烁，乃不老实之人，遂喝道："你那狗样鸟大王是忙哩，俺老孙比他更忙，只今日有这残功夫会他一会，且让开你那挡路的狗腿！"

那厮还想挡路，被悟空一脚踢到一边，只得哭疼叫屈罢了。

悟空乃大步前进，进了正殿。见一个鬼瘦影子，正欲闪去。

悟空喝了一声："秦广王那厮！却往哪里去？"

那厮停下脚步，回过头来。悟空一看，原来不是秦广王，乃是獐头鼠目一人，虽也带着玉冕，毕竟不如秦广王宽阔雄伟。

那厮依然颤抖，神色害怕。

“大圣！大圣！我却不是秦广王！”

悟空心道，怎的这般位重势大的都这等脓包？似这厮抖得如秋风中败叶似的，也堪称王？

“那你又是何人？”

“在下都市王是也！”

“然则叫秦广王那厮滚出来见俺！”

都市王眼睛一亮，小心翼翼地问道：“大圣莫非与秦广王有仇？”

“有仇？仇大得很哩。”

“秦广王不在这里，他现在另一处行宫享受哩。”

“然则生死簿却在你掌握之中？交出来！”

“生……生死簿？却不在我这里，在秦广王那里哩。”

“你且告诉俺秦广王在何处，俺自找他去！”

“大圣莫急！莫急！先喝一杯酒——来人，给上仙上酒！”

乃有一队妙龄女鬼，身姿婀娜地从后房摇曳而来，却端着好酒好菜。

“这才是待客之道！”悟空说道。

“自然！自然！大圣不用着急跑到秦广王行宫，我这阎罗殿上却有一口丧门钟，敲一下，则身在他方的另外九个冥王便来到此地，故大圣且方便这里等着。”

“快敲！快敲！”

都市王果然去敲，只听轰然的鼓声，如打雷相似。

二人坐下清谈，互道些仰慕之意，悟空乃问及十八层地狱。

“怎的俺一路看来，并不见十八层？”

“大圣想见十八层地狱？”

“有何不可！来此一趟，亦殊不易，总要看足，回去也当个话头与众仙摆摆龙门哩。”

“大圣——”那都市王低了声音道，“其实地狱并无十八层，乃九层也，所谓九幽，世人很少知道，皆说十八层地狱十八层地狱。若大圣真要看九幽地狱，却只跟秦广王要求，他定答应于你，只不要提我告诉大圣。其实，这九幽地狱本从不对外人提起，实在是我这幽冥界的小秘密——”

“哦，有何秘密可言？”

“大圣如要知道，但保证不对任何人提起是我告知大圣。”

“俺老孙亦是天地间顶重信誉的，自来一言十鼎，七马难追。”

都市王倾过头来，低声言道：“说是九幽地狱，其实只有七层，另两层，一在地上，一在天宫哩。”

悟空大吃一惊，此事当真闻所未闻。

“却当真！”

“当真！当真！到时大圣与秦广王要求参观九幽地狱，则自己可以看到。大圣现在身处阎罗殿，并非真正地狱，真正地狱在下七层，却是少人得知，实在是好玩所在哩。”

“此话当真？！”

都市王点点头，“大圣切记，问时，只可提九幽地狱，免得他怀疑我告知大圣哩。”

“这个晓得！晓得！”

二人遂又说了许多闲话，可惜无太阳，不然又是曝日谈天一段佳话。

这时，只听殿外轰隆隆的，似有千军万马来临。

“秦广王来了！”都市王言道。

“妖猴在哪？”一雄厚声音言道。

“你爷爷却在这里！”悟空喊道，一个大步，出了殿门，却见前面黑压压尽是地狱鬼卒鬼使，牛头马面，奇怪凶兽。领头的乃是九个冥王，秦广王正在其中。只见那都市王亦龟缩着头颅跑到冥王队伍中去了。

悟空冷笑一声。

“妖猴，你却如何这等大胆藐视我地府？却不要命来！”

“你这地府？呸，比天宫又如何？俺老孙打得天兵天将流水而逃，你这地府恐更不堪俺一击！”

“这厮大言！真正不当人子！不当人子！小的每，且给这妖猴一点厉害看看。谁先上？”

只见一个九头的虎头人身的怪东西跳到阵前。

“你是何丑陋怪物，报上名来，俺老孙棒下不死无名之鬼！”

“咄！我把你那不知地厚的东西，俺是地狱先锋，闻名鬼府的粗鲁鬼 [18]！”

二人遂交上手。那粗鲁鬼何曾是悟空的对手，刚上手，被悟空一棒打在一个头上，先蔫了，即刻走下战场，捧着个断头在旮旯哭泣。

秦广王见势，乃命都市王上阵。

这都市王勉强上前，与悟空虚幌几下，便败下阵来。

秦广王见此大怒，“统统是没用的东西！”遂看了周围一圈，目光所及之处，都有后退低头的趋势。遂叹了一声：“兵到用时方恨少啊！——兄弟每，这妖猴乃不讲理的东西，我等却不必与他较什么礼义，大家一齐上前，分他的尸啊！他的肉精细着哩！”

将旗一挥，无数鬼兵潮水而上，都以为鬼多好办事哩，哪里知道悟空的神通？

悟空抓一把毫毛，变做无数个半真半假的悟空，挥着半真半假的金箍棒，在那鬼兵中横来横往，碰着的非死即伤。大众见势不妙，瞄准时机从旁退走的亦是无数，最后只剩十个冥王，和十数名鬼将在苦苦支撑，地下尽是死尸以及哭喊的伤者。

悟空越发轻松，只见他把个金箍棒耍得有模有样，变幻莫测，东西南北，无不生风，那些个鬼将先是死伤了数名，十个冥王，亦少不得伤筋动骨，即秦广王自己，亦受棒击，心底里疼得紧哩。

悟空得势不饶人，一边打，一边在那里嘲笑他每：“冥王！冥王！今日这

戏打得精彩，武生小丑，行行不缺哩。”

秦广王见是个必败之势，叹了口气，道：“两边住手！”

果真冥府这边住手，悟空还嫌打得不过瘾，在那厢抱怨哩。

“罢了！罢了！我等打亦打不过你，你想如何吧？”

“简单！简单！且把那生死簿与俺老孙看看。否则，嘿嘿——”他却飞到半空，使出神力，把一幢华丽高楼打碎，“你等就如这高楼一般！”

“只是看看？”

“俺老孙岂能骗你？”

“罢了！勾死鬼，把生死簿拿来给这位上仙看看。”

那生死簿果然拿来了，悟空一把抓过，翻了几翻，道“不是这本”，遂又拿来几本，终于在第十本猴属魂字一千三百五十号上，看到自己名字，该寿三百四十二岁，其他花果山有名有姓猴子，尚有不少。悟空见此，遂将那几页尽皆撕下，嚼了几嚼，咽下肚去。秦广王等九王却在那里面若死灰，唯都市王隐隐有得意之色。

“你这泼猴，居然不讲信用！”秦广王怒道。

“信用！信用！值个屁用！生死当前，老孙管他甚鸟信用！”

这些冥王皆敢怒不敢言。

“既已如你所愿，你现在就走吧，我等实在不能奉承你了。”

“慢着！慢着！秦广王好歹也是地府之君，却怎不知待客之道？俺老孙千里迢迢来到贵地，好歹也要奉上一些个茶水酒果，再领俺到处参观参观，方显得东道本色也。”

“你随便观光，我等却无空服侍上仙你！”

“哦！俺闻地府有九幽地狱，何不带俺去参观参观？”

那秦广王及其他八王脸色皆变了。

只听秦广王道：“那是世人乱传，我这地府何来九幽地狱！”

“既无九层，总该有七层吧？”

“你！”

那秦广王泼天怒火，无法发泄，真正打也打不过他，斗也斗不过他，乃一再叹气。

这时，只听都市王发言道：“秦广王，今日是我地府生死存亡之际，别的计较岂能再顾及，答应了他罢。”

其他冥王亦一齐来劝秦广王。那秦广王恨恨地看着都市王。

这时悟空言道：“俺老孙亦不熟悉你那地形，且再派一人，好歹做俺向导。”

秦广王到这时，已无可奈何，只得答应，却说道：“你真要游，便让你游，若要向导，便派都市王去罢。”

都市王一听之下，吃惊不小，“秦广王，怎能让我去？”

“那七层地狱，你最是熟悉，除了你，难道还要让我每九代冥王去？”

那另八代冥王遂一齐撺掇都市王去，好歹先把悟空这尊瘟神请走再说。

悟空见势，亦发怒要敲都市王孤拐。都市王乃满含怨恨，答应带悟空前行。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猿声寒过水 [19] 骤雨暗峰文 [20]

悟空与都市王走离王府。悟空脚快，每每在前，那都市王却磨磨蹭蹭，步步落后，引得悟空毛躁，发怒要打人，都市王这才不情不愿地在前带路。

二人向广大地狱城西北方向深处走去。不知走多远，但见前面没了路，却是云雾缭绕，乃一深谷。

“大圣，这下面便是九幽地狱第三层所在。”

“如何下去？”

“如何下去？跌下去！”

悟空遂道："你这厮忒不爽利，令人可恨！既然要跌下去，俺老孙先送你一跌！"

那都市王见悟空发怒了，实在没法，只得铁了心带路。乃先头飞了下去。

书中交代：原来九幽地狱之下七层，乃在地底之极深处，层层间隔，有三千里之深，非有神力，等闲再也到不了。

虽在地底深处，这云雾之中却有无限香美。悟空大奇，问都市王，香从何来？

都市王乃道："这第三层地狱，乃是世界极乐之土，上面随处生长奇花异草，度越世人想象。"

悟空更加奇怪，道："只闻地狱乃折磨万灵之所，天宫乃善人极乐世界，如何地下竟有一极乐世界？"

都市王道："这我却不知。"

"你是冥王哩，何以这亦不知？"

"大圣，说来话长，其实我等十代冥王所管理的，只是所谓的'广大地狱'，那里只负责灵魂罪罚、转世投胎诸事；这下面七层，才是真正地狱哩，只是它每不归我等管。"

"咦，然则管者何人？"

"大圣，如果我说出来，你能否保证不对别人提起，更不可让人知道是我告知于你？"

"你这厮婆婆妈妈，难道这其中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不是告诉过大圣，这下面七层地狱，含有无限秘密？"

悟空被他吊得兴起，连道"保证保证"。

"其实我不信你！"都市王却言道。

悟空甚不耐烦，大呼要对都市王动武。那厮本是惧死惜命之人，不料这次悟空威胁却不奏效。

悟空惊此人变化之大，咦了一声，道："你倒英雄起来了！"

那都市王道："大圣，你误会我了，我怎能和大圣相比，英雄提不上，其实怕死也。"

"怕死却如此强项，倒也稀奇，可有话说？"

都市王手指指上面。

"什么意思？"

"倘若被人知道我告知你这些秘密，我则小命玩完！你可不知，上面那位，忒狠哩，落他手上，死则死矣，要是生死不如，那才叫苦！"

"秦广王？"

"秦广王？秦广王还是那位的走狗！"

"你说的是玉帝？"

都市王点一点头，道："大圣是英雄好汉，今日若被你打死，好歹也就一个死；我也犯不着被上面那位抓住，受尽诸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以我虽怕死，却并不告知你一切。"

"却原来如此——然则俺老孙保证绝不泄漏半句你要说的话。"

"我还是信不过你，你却要发一个顶大的毒誓。"

"顶大的毒誓？却是如何？"

"比如，你可以发誓：倘若我孙悟空泄漏半句言语，使人怀疑乃都市王告知我地狱秘密，则我便被五雷轰，闪电劈，情根被割断，永断子绝孙，又被发在地狱，受尽地狱最惨酷刑罚，永世不得翻身轮回！"

"这却忒狠了一点！"

"其实不得不如此。"

"那就照你说的罢。"

"不行，你得亲自说一遍。"

悟空遂照着那毒誓念了一遍，方使都市王放了心。

"大圣，原来这下面七层地狱乃是玉帝亲自监管的哩，据说其中都是他的

旧敌，他每间有甚恩怨我亦不甚了了，反正这些人被监在地狱绝深之处，永世不得翻身哩！”

二人正说话间，却着地了。悟空见那地方，实是幽静美丽所在，比花果山不知好过多少倍。

“大圣，你过来。我有些要紧话告诉于你。”

悟空倾头过去。那都市王乃低声细语地向悟空说了九幽地狱下七层的结构及进去之法，并言自己要回冥府，以免着了秦广王的道。

“大圣，记着你的誓言。当然，若你忍不住要说，却也可以，不过要说是秦广王告诉你这一切。”都市王道。

原来这厮与秦广王有深仇大恨，怪不得处处想借刀杀人哩。悟空心想，却不言明，只说“晓得晓得”，也不阻拦都市王，眼见那厮复又往上飞去，转眼之间，不见踪影。

悟空却得独自看那乐土。原来，这乐土之上，乃是一马平川，无数香草铺陈于地上，也有众多果木，生得异花珍果，琳琅满目，悟空欣喜，乃东摘一个，西摘一个，尝个不停，那鲜美多汁之状，即天上蟠桃，亦不能比也。更见些树上长出的果子，并不是果子，乃是多彩美玉，且有的树竟生出五色丝绸。那树间又飞些花纹夸饰的珍禽，鸟叫之声，远胜天堂仙姬歌咏，令人如痴如醉。到处流着清浅小溪，水是碧玉之色，其间无数金光夺目、银色闪耀的鱼儿，温顺可爱，在那水中自在逍遥。又见一片田地，亦不甚广大，不料其中生长着奇异大的瓠子，悟空剖开一个，见那里面籽粒饱满，尽是些甜美的五谷。更奇的是，如此丰草水美之地，竟不见一丝毒虫恶鸟猛兽之属。

悟空欢喜不尽，直在草地上蹦筋斗玩着。忽听有歌声自远处传来。随着歌声前进，乃见一对小儿女，在一棵树下忘我相对，歌咏相娱哩。那二位，乃是裸体无服的，身姿又整齐，看的悟空脸都臊了，忙咳嗽一声，把那对小儿女自梦中惊醒。

“你却是何人，素日并不曾见过你！”

“俺老孙乃世上凡夫俗子，今日有幸来到贵宝地，不知……”悟空话尚未完，只听那男孩大声喊起来，随后，但见无数人围拢过来。悟空一看，奇道，怎的这里男女长得都是一般模样，且皆裸体无服？

只因悟空生得不凡，所以那许多人把他看个不足。悟空生平被人如此相看，实不多也。故亦甚矜持，不好多说话。

那些人看够了，乃唧唧喳喳，问悟空自何处而来。

悟空乃简要讲述自己经历。他每却都诧异，原来此地之人竟不知天堂、人间、地狱为何物！这却真正乐土哩！这乐土上人，乃是从树上结果下来的，及期则男女配合，却不生育。因这土地多产，他每亦并不劳动，男女以摩肚皮勾当耍子。因有一酒泉，他每喜欢相携饮酒，歌吟为乐。亦不知生老病死为何物，一旦及期，便从空气中消失，同时便有新人从果子中出来。他每自言此地永如春天，并无迅雷飘风骤雨电闪之类，风颇温柔，雨则降自夜里，其雨甘美，大家都聚了起来，如饮美酒。

那乐土亦无官府，大家自由来往，相亲相爱。也无商贩，因不用贸易，物产丰盛也。 [21]

众人把话讲完，遂邀请悟空到酒泉去，乃一齐畅饮美酒，又多摘些奇异果子，共相品尝。随后，便有歌咏队舞，众人乃扯了悟空鲜亮锦衣，遂一起拉手舞蹈。悟空甚是害臊，夹着腿，在那厢跳舞，实不很利索，自己也晓得惭愧，歌不能唱，盖自己破公鸡嗓子，五音残缺，在这样乐土唱歌，岂不有违天理？

美饮佳肴，令人欢醉。悟空却醉了也！在那乐土之上，脚步颠倒，喜乐融融。渐渐不知时间，亦忘记身在何处，直进入温柔乡里。那温柔梦中，却有一乐土少女，丰姿卓越，与悟空效那云雨之欢。悟空虽曾娶妻 [22] ，却不曾有此等乐趣。乃颠上倒下，如大海之波浪，高山之层峦，无穷推进，身前身后，已经两忘。忽然梦中一阵无情雨，有黑雾升起，半空中乃挂一镜子，照见那少女身形极大，毛根粗糙毕见，黑如洞穴，无数小虫，钻进钻出；复又照到女根，见那无限大黑洞之中，更有可怕蛇虫爬来爬去，蚕食身体。 [23]

悟空被这可怕恶梦吓醒，大叫一声，只见身上恰趴着一个少女，在那里忘我地癫狂哩。她亦是醉了。悟空将她移开，她亦自不觉，还在那里颤抖。复看旁边，只见无数人，成双成对，也正忘我地颠鸾倒凤哩。

半空中正下着细雨，那雨却正肥美。悟空懊恼起来，只觉自己做了天大丑事，复觉得玉帝老儿也许正看自己笑话。乃慌忙找到衣服，杂乱穿上，乘着黑夜，鬼祟离开。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峨峨十二峰 永作妖鬼乡 [24]

话说悟空匆忙离开第三层地狱，径往东南而行。行不多时，至一悬崖，又

见一片朦朦胧胧云雾世界。悟空艺高人胆大，起一朵云，嗖地下去。身还在半空中，就已听见阵阵惨叫。悟空心道，只这阵阵惨叫，可见这第四层地狱实在是折磨人的所在，与第三层地狱所见乐土，有天壤之别。自己奇怪，不知玉帝为何在地狱之下更设置一个乐土，更有那些出奇快乐的人群？

渐渐看清，下面乃是一片硬土。悟空降下身形，四处观望。

这第四层地狱，乃是一个昏暗世界。地势起伏不定，荒草丛生，悟空一路走过，不时看到些毒蛇自草丛穿过。行不多时，看见路两边一丛树林，突然一斑斓大虫从一棵树上扑下来，悟空一阵无情棒，把那欺心的大虫打死，那大虫身上还有翅膀哩。

悟空抬头一看：那树上竟挂了无数人，多是死尸，琳琅满目，如树叶子般，其中尚有些新死的，还有半死不活的，已然不能救了，只做最后的呻吟惨叫。因这些死尸遍挂树上，所以树上有无数猛兽，在那树枝上杂耍行走，嘴上啃着人肉哩。听到这厢动静，那些猛兽皆回头看悟空这边，见自己同伴惨死悟空棒下，一起咆哮起来，那声势却不骇人！悟空虽然入海能擒龙，上山能抓熊，却不曾独自对付这许多猛兽，仔细一看，这些个猛兽大抵皆非地上所见，许多都长着翅膀。

亏着一根金箍棒，乃是碰着即死，触着即亡，故此，那些直扑悟空的猛兽都被打死，其余猛兽想是未见过如此厉害人物，都怕了悟空，只枉然咆哮而已。悟空正准备再打死几个耍子，忽听背后不远处有人声。心道，在此出没的，不知是何等人物，遂使个隐身法，在一边细看。

但见后面走来三人，两个人官样打扮，押着一个大汉。那大汉身高九尺，胡子邋遢，气雄万夫模样，只是两条腿像是断过，有点瘸。两个看押的人一路走，一路对他又打又骂。听他每言语，原来此人名叫荆轲，像是辱骂过玉帝，故被罚于此。

正思想间，三人已近树林。猛然一阵咆哮。那三人皆看见这些猛兽，只是两名官差司空见惯似的，对这些猛兽毫无畏惧，那位荆轲仁兄倒是吓了一跳。

只见两位官差突然把荆轲举起，扔向树林，那些猛兽见是一个活人，大为兴奋，争先恐后向荆轲扑去。悟空正待救人，却见两个官差念什么咒语，那些猛兽又回到树上。

“你可怕了？”二人言道。

荆轲甚是狼狈，艰难从地上爬起，已然面若金纸，只是不说话。

“你心中已怕，却强称好汉，当年易水白衣、秦宫刺王时的劲头哪里去了？”

“你犟！你犟！还有更可怕的刑罚等着你哩。”

二人把荆轲从地上一把薅起。三人再向前行。

悟空决意跟着走，遂变了一只小蜜蜂儿，跟在后面。行不多远，一座黑色城池出现。上面笼着些非烟非雾之气，散着血腥之味，杂着人的惨叫声。这是个小城，只有一条狭窄街道，那街道两边，是些很大的房子。三人先进了一间。

那房子中四壁挂了好几个大蜡烛，照得房子内部亮堂堂。中间一张长而阔的凳子，上面坐着两个人。

“陈四来啦！”房子中一人说道。

“来了，张三哥！”那叫陈四的官差说。

“今天送的哪个？”张三说。

“荆轲。”

“第几次了？”房子中另一人言道。

“李二哥，第廿四次了罢。”陈四说。

“上凳！”张三和李二大声说。

悟空不知他每所为何事，但见荆轲被送上那张凳子，四肢被陈四他每绑紧，肚子上围了一条皮带。

“张三哥，这厮出奇的强梁哩，今儿个要给他点厉害瞧瞧！”陈四说。

正说话间，只见李二和张三各站在凳子两端，两手使劲地摇着一个滑轮。但见那凳子慢慢放长，随之，荆轲的身体也逐渐拉长。

“疼吧？疼吧？疼却叫啊，向爷讨饶啊！”陈四说。

不料荆轲英雄了得，一声不吱，头上大汗淋漓。

悟空甚是佩服，亦不管此人所犯何罪，忍不住显出身形，大喝一声：“那厮住手！”

四人吓了一跳。

“你，你是什么东西？”陈四说。

“论起来你是俺孙子哩！”悟空道。

“打他！”陈四说。四人遂一起跳上前，围住悟空，虽无兵器，自家以为功夫了得，擒一个猴模人样的悟空不在话下。不料悟空使个狠劲，一下子打死了三个，只留陈四还活着。

陈四见状不妙，突地跌下地来，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向悟空告饶，说自己有八十岁老母要养。

“这话俺老孙早已听腻，再换个鲜嫩点的理由。”

“别的理由还没想过哩。”陈四苦着个脸说。

“如此，只要你按照俺的吩咐办，俺就饶你一条贱命！”

陈四见有机可活，忙不迭地应承。

“先放了荆轲！”

陈四乃把机关关了，把绳子解了，又从一个柜子里找出一个药丸，让荆轲吃了，说是吃了之后，身体便即复原。果然，荆轲吃了药丸，居然又坐起来，向悟空谢了救命之恩。

“爷爷，现在可以放了小人吧？”陈四小心翼翼地说。

“尚不着急放你，你先坐到凳子上，待俺老孙试试这张凳子的好处。”

“爷爷，不要啊，你这还不如杀了小人哩。”陈四软了，瘫在地上，死活再不肯起来。

“你要不坐这凳子也行，且告诉俺老孙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说了能活不？”

“不说定要你狗命！说了就放你回狗窝去！”

陈四遂讲明一切。原来，这荆轲是第五层地狱中的人物，当年刺杀秦王不成，被片片剐死，死前大骂玉帝眼瞎，任世界乾坤颠倒，好人遭殃，恶人得福，故此被罚于第五层地狱。每隔一定时日，陈四就带荆轲到第四层地狱来，让他先被野兽恐吓，再受诸种刑法，务必要使之痛苦备尝，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接着被带到第三层地狱，看看乐土模样，使之心艳乐土，却不能留在那里，那时自然悔恨当年大逆不道的作为。最后重被带回第五层地狱。如此轮流折磨，以儆效尤。

“我怎么不记得自己来过这里？”荆轲奇道。

“好汉不知，在回到第五层地狱之前，我每照例要喂你一碗孟婆汤，这孟婆汤药效神奇，一喝之下，你这一段路上经历的一切皆忘个罄尽，盖时间越近，忘得越发充分，最后你但记得生前的旧事。今番已经是你廿四次被带上来了！”

“然则我前廿三次可曾求饶，可曾要留于乐土？”荆轲道。

“不好说！”陈四看了荆轲一眼，说道。

“我把你那欺心的奴才，有何不可说的？”荆轲怒道。

“是你要我说的——我记得你每次最后都是叫苦喊冤，又死活不肯离开乐土的。”陈四说道，还偷看了荆轲一眼，不免有得意之色。

“胡说！”荆轲大怒，欲要打陈四，这时，只听悟空大叫一声：“俺老孙明白了！”

原来悟空忽然悟了，遂发狠道：“玉帝老儿，忒恶毒！忒恶毒！”

“爷爷，却不关我的事哩！”陈四见悟空发怒于玉帝，吓得脸色铁青。

“你说，是不是下面几层地狱里所有人都一样要遭此恶毒待遇？”

“爷爷，这个小人就不知道了，我听人说，下面有几层地狱的人，是要被这样处罚的，但最底下几层地狱，就没听说有人被带上来过。”

这边正热闹着，旁边一间房子里又传出惨叫声。

悟空恨道：“俺老孙今日且发发利市，把这狗屎地狱打个七零八落！”遂跳出门，往隔壁房子而去，荆轲亦慢慢跟过去。陈四见机，逃之夭夭了。

那隔壁房中，一人正在受刑，那刑具是一把大砍斧。只见一个屠夫模样的

人，照着受刑者砍去。此人因被绑着，一时动弹不得，仔细一看，先已被砍断了脚，这次又被砍断小腿，照这趋势，屠夫要逐节逐节将此人砍成十几段哩。

悟空见情况紧急，使个定身法，把屠夫定住。正要去解开那受刑者，忽听荆轲大叫一声："高兄！"

那被绑的人气息微弱，疑惑道："听那声音，莫非我荆轲兄弟？"

悟空仔细一看，原来此人是一个瞎子，两个眼眶空洞洞的，这时却有两行清泪从眼眶刷出。

"高兄，我二人有多少年不见了！那大醉乱舞、高歌击筑的时光想一想宛如就在眼前！高兄，你眼睛怎么了？莫非——"

"正是，我亦曾为你报仇，不料嬴政那厮势力忒大，报仇不成，双眼反被他斫瞎了！" [25]

"那厮真可恨，我今闻说他现为秦广王，故我等今生永栽在他手里了！可恨！"

悟空不耐烦他每谈那些旧事，乃喝道："莫要学那妇人手段，只顾谈天。先问这厮，看有无甚药可让伤者复原。"遂解开定身咒，逼问那屠夫，那屠夫指房中一个柜子，荆轲打开取出药，喂高渐离吃了，果然就好。

悟空心想那是何等好药？遂一把夺过来，藏在身边。嫌那屠夫碍事，又把他定在那里。

"你二人且叙你每的旧，俺老孙到别处去看看。"悟空说道。

又到旁边一个房子，里面有女子惨叫声。悟空突地进去——正是惨不忍睹：里面一个妇女被裸体绑在一个木驴子上，正被抛上抛下，下体鲜血淋漓。旁边有两个官差在大笑取乐。更有一男子，被绑在一边，两眼闭着，尽是泪，不忍见这情景。悟空哪里容得这等丑陋场景，一下把那两个官差打死，扶下那女子，那女子可怜戚戚地爬到旁边，拿到自己衣服，好歹遮羞。悟空又一棒把木驴打碎，复解了那男子的绑。

那一对男女见悟空救了他每性命，叩头致谢，慌得悟空连忙扶起。细问，原来这二人是一对夫妇，做丈夫的叫焦仲卿。他每原来亦被关在第五层地狱，却并不知被关那里的原因，亦不知在世时犯了何等大罪，要受此痛苦报应。 [26]

“天地反了！天地反了！”悟空大叫。此时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到半空，使个神通，把所有房子全揭了屋顶。这一下，不知多少官差模样的人跑出来，热热闹闹的，见是一个猴模人样的在闹事，无不诧异，亦不知对方是何神圣。悟空哪管这些，使个泼性子，旋风一般往人堆里钻，那一阵穷追猛打，亦不知打死多少人命！但见血如河流，尸如小山，伤胳膊断腿的，又不知有多少，正鬼哭狼嚎哩。

“痛快！痛快！”悟空大叫道。复一个个房子里看，又不知救出多少正被毒刑折磨的人物，连狗啊，猫啊的，都有好些哩。悟空心道，玉帝那老儿天天在高堂上讲什么仁及禽兽，其实却在这里做成这么一个惨酷世界，也真亏他脸皮之厚，正应了老君说的那话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那些个古怪刑具，无不被悟空砸得稀巴烂 [27] 。

悟空乃问那些人物动物，究竟如何与玉帝成仇？众人言下，悟空明了，原来这些人物当年在人世时，亦曾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只是或者功业蹉跎，或者正直过度，心中对天地公道不免腹诽，死后遂被送到此地；更有些一辈子运奇的，不得志的，及那著书写文的，或者当着大庭广众，辱骂天地的；还有一些，是与天上某些神仙、地狱某些鬼王有些恩怨的，也被送来。至于那些猫啊，狗啊的，据其自言，乃是不小心哪天对着天打了一个喷嚏，或者只不过在什么神庙里内急，拉了一两泡屎尿而已。

只是如何处置这些人物动物却成了问题。悟空亦一筹莫展。莫非送回广大地狱，让众人每投胎？此提议一出，那些人无不反对，即猫啊，狗啊的，亦跳着反对，众口纷纷，说重回人世，实在无趣，不仅无趣，更有无数痛苦，比这里所受的更甚哩。然则总不能留在这里，等玉帝发觉，重新派人来摆布他每吧？思来想去，并无好办法。悟空遂慷慨道：“既然并无办法，俺老孙今即上天宫去，把玉帝那厮打死，再把幽冥界诸冥王尽皆打死，却不一劳永逸，你等可再不受他每折磨！”众人均说好，却嘀咕道：“玉帝何人？怎么说打死就打死的？”

悟空气不过，怒道：“你等却不相信俺老孙！俺老孙通天本事，亦曾对付整个天宫，那玉帝老儿亦打不过俺，只得与俺讲和哩！”

但这些人只叽里咕噜地低语，意思悟空是在吹牛皮。

正在动摇不定的时候，忽然一人大声道：“我却有法子永远不再受这等穷苦！”

“如何如何？”众人嚷道。

“只要这位上仙逐一将我等打死！我每虽有人形，实是鬼魂，又无法力，自己是无法死的，只有上仙这等本事人物，能把我每魂魄打碎，只要魂魄一碎，我等即永远不再有形，从此再不受天地管束！”

此议一出，众人哗然，许多人道：“好死不如赖活着！”又说：“蝼蚁尚且贪生哩！”

此人坚持自己意思，即众人不愿魂碎，他自己情愿请死。说是：“生不如死，死不如无，反正人世、地狱，都是恶魔当道，天地循环，从不曾出此规律之外。”那人却说得清泪涟涟。

悟空大是不忍，大声说道：“你且暂莫寻死，待俺老孙先跟玉帝殊死一战，倘侥幸取胜，则你等便得自由；倘然不胜，则俺再来此间，发付你等冤魂永脱轮回之外！”

又细细询问众人，知道大家皆来自九幽地狱第五层，自第五层以下，则无人知道情况。

悟空问道：“九幽地狱最下四层不知是何模样？”

却有人答道：“我听说九幽地狱四、五层所关的，都是凡人，最下面四层地狱中则关押了无数大有神力的仙家，乃是玉帝的死对头！”

“如此大好，要与玉帝殊死一战，尚不急于现在，俺老孙却先到下面一探，好寻些帮手。”

众人亦觉甚好，悟空遂与他每作别，往下面而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叹息春风起 飘零君不见 [28]

话说悟空离开第四层地狱，来到第五层地狱，据都市王讲，这层地狱安置在一座大山上。果然好山！高耸如入云中，葱翠无比。那些个松花莺啼，红瘦绿肥，真正妙不可言。

“咦，古怪！古怪！这地底深处却有太阳！”悟空惊呼道，果然那天空有一轮大太阳，比人世所见，要大许多哩！

那山前平地之上，还有一株高大桃树。这桃树好大也，竟堵住入山之路！悟空正待一飞而过，忽听到一阵高妙歌声：

“观棋柯烂，伐木丁丁，云边谷口徐行。卖薪沽酒，狂笑自陶情。苍径秋高，对月枕松根，一觉天明。认旧林，登崖过岭，持斧断枯藤。收来成一担，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无些子争竞，时价平平。不会机谋巧算，没荣辱，恬淡延生。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29]

悟空不觉喝一声彩。

只见那大桃树中跳下二人。那二人长相相同，真正奇丑无比！八方脸、两条斗大眉毛、满脸腌臜髭须，鼻毛有一尺长，上面还悬着几根鼻屎哩；身子又高得离谱，足有三丈，引人瞩目的是两条细骨伶仃长腿，胸却宽大得紧。

悟空见了，不觉大笑，平生见过人中，属此二人为丑中翘楚。

“何人在此喧哗！”原来因悟空身子矮矬，他二人忒高视了，不曾看见。

“这里！这里！”悟空叫道。

二人下视，咦了一声道：“你是何人，你妈怎生得你这等矮矬？”

悟空笑道：“矮矬是矮矬，截长补短，也能做你爷爷哩。”

“你这厮不当人子！不当人子！今来我地，当属我管，竟这等强梁，敢占我二位大神的便宜，这便宜岂是好占的！”

悟空嫌老是仰头说话不方便，遂叫声“长长长”，乃与二人一般高，吓二人一跳。

“你究是何人？却有这点神通本事？”

“说来吓死你，俺老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天地间响当当名头，大闹天宫，吓破玉帝胆的孙悟空是也！”

那二人听悟空此言，哈哈大笑，“我把你那欺心的泼猴，牛皮吹得恁大，小心胀死！”

“你二人又是何人？”

“我每名号说出来才真能吓死你哩！我乃神荼，他是郁垒！”

“神荼、郁垒？是什么东西？”

二人大怒，举起手上的苇索，向悟空抛来，口中叫道：“你这仗势伥鬼，

今要你好看！”

悟空亦兵来将挡，举起金箍棒，与他二人周旋，那二人不是悟空对手，不过十数回，已经败下阵来。

“这番轻敌了！被尔小畜生占了上风！”神荼道。

“正是，你可再来。我每兄弟已多年不跟人较量，手段生疏了，手脚都疲软了也！今只要多跟你较量几番，当能让你败得尽兴！”郁垒道。

“正是！正是！今日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惯玩枪棒的行家，如何就不打了呢？”郁垒道。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不料你二人以打架为乐，真奇人也！”悟空道，“若要俺打，也可以，却先告俺，尔等与玉帝是何关系？”

那二人津津言道，此山乃是度朔山，玉帝放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刺客武夫之辈的鬼魂于此，他每乃是为玉帝守护此山，凡有不合他每意的，可任意投于饿虎。

“哦，原来如此，然则饿虎何在？”悟空道。

只听神荼长啸一声，一只庞大吊眼金睛白额老虎跳下桃树来。

“好虎！好虎！堪为俺老孙的坐骑！”悟空喝一声彩。

那老虎似闻懂悟空之意，张开血盆大口，对着悟空喷着血腥之气，那气真真恶毒，却不知食了多少鬼魂血肉锻炼出来的哩。悟空不禁那薰，赶忙跳开。

郁垒道：“我这虎却如何？你可怕了！”

“俺老孙却怕一只虎！俺也是降龙伏虎的能手哩！实在是怕它口中臭气！怎的，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刺客武夫莫非亦是屎尿做的血肉？”

“何曾不是！”神荼、郁垒笑道。

“话已说完，可以打架了也！”郁垒言道。

三人遂又战成一团，神荼、郁垒又败下阵来，尚觉不服，还想再来过。

悟空亦自不耐烦，知那二人其实不是敌手。乃笑话二人道：“你二人想是小头鬼 [30] ，怎这等纠缠不清？俺无空了！”

那二人慌了，急道：“你且莫走，无论如何再打一回，我观你功夫深湛，亦是难遇敌手的，今日遇到我每兄弟，如何放手就走，他日后悔，岂不忒晚了！”

“你二人善往自己脸上贴金哩！要打亦可，倘若再败，俺就要过你这山，往那山上赏玩一回风景，尔等却莫要阻拦！”

“好说！好说！”二人急道，遂喊一声，扑过来。因冲的势忒急了些，被悟空使个拌脚法，摔了两个狗吃屎。急急爬起来，抖起苇索，再向悟空扑来。悟空随意周旋几回，见个空，先给了神荼一棍，神荼跌在一厢喊疼；郁垒慌了，又被悟空看到破绽，一棍扫在孤拐上，亦跌了。

二人终于心服，遂遵誓言，送悟空上路。乃上了桃树，原来那千万桃叶之中，偏于那东北方向开了一门，神荼言道：“此乃鬼门也，你今日踏上鬼门关了。”

郁垒却叫悟空千万回来，最好亦在此安家，三人做一段兄弟，每日耍枪弄棒日子，不是胜比神仙吗？

悟空不置可否，进入鬼门而去。 [31]

出鬼门，只见前方一条康庄大道。正走得急着，忽见前方烟尘大起，马蹄的的，眼见的是一群肥硕好马过来，正是神采飘逸，英姿飒爽哩。那马却拖着一个华丽的车子，那车子甚是轻逸，已然飘到半空。悟空见那马走得奇怪，乃唤一个口诀，那马停了。原来他亦曾在天宫做过御马的勾当，晓得其中一些奥妙。

那马车虽然停了，却从车中飞出一个人来——那马势急突止，车中人物刹不住也。悟空定睛一看，是一位俊俏的公子，只是衣衫不整，神容憔悴。

悟空见此人无甚神通，遂使个法术，让那人缓缓降下，因此不曾跌死。

那公子半天回过神来，见悟空生得不凡，心知有异，乃做了一揖，道：“想是兄台止住那马？”

“正是！正是！”悟空道。

那公子一听此语，泪落如雨，纳头便拜，拜完起来，忽又仰天大笑，悟空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这公子是发颠了否？

“你是何人？原何被这八匹骏马载着飞走？原何一从车中出来，便又哭又笑？”

那公子笑够了，低下头来，想了一想，言道，“不瞒恩人，寡人非他人，乃周之国君，人称周穆王的便是。”

悟空道：“寡人寡人，还真寡仁哩！俺闻你早已受西王母之助，羽化升仙，如何却在此处？”

听悟空此语，周穆王复滴了几滴清泪。“升仙！升仙！升得好苦也！”

“哦，其中难不成有难言之隐？”

“既是恩人言及，则寡人亦可全盘托出。寡人在世之日，曾驾着八匹骏马，不理国事，不亲近妃嫔，肆意远游，一心要寻仙访道。大江大海，大山大河，山谷高崖，深洞远岛，大漠弱水，都曾到过，真真穷尽了天下，终于被寡人在昆仑之丘、瑶池之地，撞见西王母。那西王母当时正在瑶池洗沐哩，那冰姿玉颜，说不尽风流体态，寡人宫中，何曾有过这等佳人，当时寡人便呆住。那王母回头见到我，却并不生气，乃微澜一笑，款款出了瑶池，那种玉色肌肤，通透剔明，艳绝天人，寡人那日几乎看得瘫了——”

“原来那婆娘还有这么骚一腿！”悟空惊奇道。

“恩公笑话，王母娘娘是何等仙人，岂容我等俗人嗤笑？却说那日，王母并不怪罪寡人亵渎玉姿之罪。她知寡人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念之诚，所以可感。寡人乃与王母共赴碧蒲之席，把酒言欢。那席上美味，后来皆想起，乃是些清澄膏酒、玉碗甜雪、素莲黑枣、千寻碧藕，万岁冰桃、青花白橘 [32] ，当时却无暇细品，至今引为憾事，盖当时，寡人与王母联席，那王母冰雪之姿、芝兰之香，勿的不令寡人痴醉也么哥 [33] ？那王母更清唱一曲，乃是：‘白云在天，峰峦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远来，悦我心怀。忧子远去，尚复此野？虎豹为群，鸱枭与处。良辰难再，中心徘徊！ [34] 那响遏行云动人歌声，却不让寡人恍如置身天上？当时彼刻，寡人与王母情以目成，渐渐入了港 [35] ，当时共赴高台，行那磨肚皮的苟且之事。寡人与王母欢辰无限，她是曼妙身姿，婀娜身段，摇漾波峰。观她玉穴，桃瓣激张，花蕊鼓凸，肉芽丛生，当时寡人情根送入，她是如送如迎，如燕子含花，轻重均匀。当时四目晶晶，她有焚舟济河之志，寡人有长风破浪之心，一如那三月三的癞蛤蟆，急急哈哈叫个不绝，又像那七八十岁的老头儿害了痰火病，嘻嘻吁吁喘个不尽。如潮似海之酥爽味儿恰经三天三夜方才终止。恰如春山遮不住，一江春水汹涌东流去！经此香艳，寡人永不再知世上尚有别样女子。天上人间，真真女子，唯王母一人而已。王母尚嫌不足，可怜寡人是凡人之身，总不能尽兴，她道与天上神仙欢爱，常要三天，天上三天，乃人间三年也！勿的不爽杀他每！悲哉，人之为人也！怪道人皆愿升仙，原来有此等好处！”那周穆王说

完，已是泣不成声。

“亏你这一段别样文字，却不泼翻玉帝老儿的醋坛？”

“恩人虑的是，果然，这事被玉帝得知，把寡人下在地狱，折磨得七魂散了六魂，只留这一魂，被他发付于此，被些狂乱骏马，每日价遍地狂奔，且专寻那颠簸之处，颠得寡人七零八落，实在惭愧，不是帝王之相，当年寡人还阔的时候……”

“英雄且莫提当年勇哩。”悟空打岔道。

“恩人说的是，只是寡人忍不住要了结一句，实在寡人当年阔得可以，所以才有机会与王母欢会。”

“那是自然，现如今遍地都是叫花子，即那八十待嫁老处女亦是要看你阔不阔的，过去阔的尚无甚用哩。所以，那些子妙龄少女都吊在树上，眼巴巴看着，等那现阔的搭救她每下树哩！即俺老孙也学了她每，每每门缝里看人，鸡蛋里挑骨头，嫌那些子穷光蛋忒也无能，所以是见一个打杀一个，所以这世界也就渐渐少了这些烦心之人。阔！阔好！端的是现阔的好！”悟空道。

说到这里，悟空叫了一声疼。

周穆王关切地问道：“恩公如何了？”

悟空道：“话说多了，今儿个舌头有点抽筋，俺老孙先走一步。”

那周穆王急忙喊道：“恩公，我今下了车，却不知如何是好，真真如大水般茫然，反不如在车中颠簸，虽然痛苦，却也习惯了。”

这厮不抵用，悟空心道，口上却说：“那你不如再回车上，一面颠簸，一面做梦去吧。俺老孙走了！”

悟空便流水而去，再不顾那周穆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容色朝朝落 思君君不知 [36]

话说悟空继续前行了一刻，方觉那舌头不再僵硬，转自灵活。恰这时，又见野地里站着一人，乃是一女子，风风 [37] 傻傻的，不着一衣，尽得风

流，其实甚是丑陋，乃是一个光头，头上脸上还生些大大小小的疙瘩，不住滴将脓水！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仰头看天，古怪的是，却用右手把自己眼睛遮住，所以不是真正看天，乃是只手遮天也！

悟空见她立得奇怪，不同反响，恐是异人，乃四处看看，并无旁人，所以大着胆子走近。

“兀那婆子，你在做么？”

“热啊！忒热！”那婆子言道。

悟空心道，这天也并不热，原何这婆子就这么说法？

“十日并出，生灵涂炭了，我亦被烤焦了，我夫君且把我搬回家，做材火用着哩，烧了好多天。果然好烧！干树枝都不如哩！”

“你这婆子，如何言语不尴不尬？像是消遣俺老孙！”

“热啊！忒热！”那婆子言道。

悟空心道，这婆子是个风婆子。

“十日并出，生灵涂炭了，我亦被烤焦了，我夫君且把我搬回家，做材火用着哩，烧了好多天。果然好烧！干树枝都不如哩！”那婆子又言道。

悟空等了一会，那婆子单只重复这两段话，声调一样，遂自叹遭霉运，遇见这么一人，被她污了耳目。乃又流水地走了，一边还回头，看那婆子，越看越觉得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 [38]

又行一段路程，见数人争斗，都是高大之人，旁边尚有三个妙龄鲜艳女子，当真天香国色，有沉鱼落雁之貌，闭月羞花之容。近前一看，乃是几个国君模样人物，见悟空走近，遂发一声喊，停了争斗。其中一人走出来，请悟空裁判。

“裁判何事？”悟空奇道。

“我乃履癸 [39] ，这几位分别是成汤、受 [40] 、姬昌 [41] 、姬发 [42] 、宫涅 [43] 。我等已在这儿争斗了不知多少年月，因一直无人做裁判，彼此不伏输，故至今未分胜负。你既来了，乃是外人，想来公正，不如做我每裁判，今日就较个高下。”

“你等所争，却为何事？”悟空道。

“正为了小女子等。”旁边三个女子言道，那声音真真娇滴滴温柔多情。

“我是妲己。”

“我是妹喜。”

“我是褒姒。”三人自我介绍道，均向悟空媚笑一抛。

那成汤见景生情，道一声：“不妙！不妙！多一个争斗的了。”

“你既敢为一女子欺君犯上，又岂怕多个把争斗的？”履癸道。

“话不是这么说的，尔岂不闻乎？美人者，天下人人得而入之！”成汤理直气壮地说。

“那妲己是你玄孙胯下之物，也是你祖宗入得的吗？”受大怒道。

“我把你个欺心的小畜生，有了女人忘了你祖宗！”成汤亦怒道。

正在吵的热闹时候，那姬昌、姬发、宫涅三人亦吵得不可开交。

三位美人却含笑看这一切，眼中甚有得意之色。

悟空被他每搅扰得烦心，遂发一声喊，道：“尔等住口！住口！不如这样分，你每六人，分个奇日偶日，三人一组，与这三个女人分别交配，却又如何？”

本以为这已够公道，岂料那六人把头摇得拨浪鼓相似，连呼不妥。姬发言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美人，自然只属一人！岂是分得的？！”

“所以必要较量个胜负！”宫涅大言道，“否则岂不负了我千军万马以买一笑的壮举！”

“正是，我等弱女子，也不愿意哩！定要斗出个一等一的人君来，供我等享用哩！”

悟空大怒，遂道：“这等亦不用打了，俺老孙发付你每魂飞魄散吧。”豁起金箍棒，正要敲那些子吵翻天地的人君，这时，听见一个急匆匆的声音道：“莫伤我君！莫伤我君！”

悟空回头一看，乃是胸口敞着一个大洞，捧着一颗跳跳的红心的人。

“比干那厮又来了，真真冤魂不散。”受沮丧言道。不只比干哩，又跑来一

个无头家伙，履癸呼他名夏耕，乃是一个左手执戈，右手执盾的猛夫，昂着身子胡乱跑，一阵风似的，竟跑过去了，原来是没有耳朵，听不到履癸的呼喊 [44] 。 跟着又来了一人，此人一来，姬昌扭头就跑，道是来日再战，那人却追着姬昌，并不放松。众人喊他为伯邑考，他是没有肉的，只有一副空骨架，跑时咯吱咯吱地响，很是拉风哩。 [45]

众人正看得发呆，只见两个皮包骨气喘吁吁跑来了，手中端着一个破缶，像是盛着什么汤。受尖叫一声，立刻跑开。悟空一看那二人，见二人端的乃是薇草汤，散着苦味道，问身边之人，知道这二人即是伯夷、叔齐。 [46] 那二人一见受跑了，便与比干站在一起，大骂道："红颜祸水！红颜祸水！"

那三个美人却不生气，只对着三个骂者媚笑，瞧得一旁的人君醋劲大发，给了三人许多巴掌。这三人有苦说不出，只得装了哑巴。

这正是一团乱线，实在纠缠不清，悟空心道，不免溜之大吉。那三个美人却不想放他，还要他品评三人中谁最美哩。被悟空使个狠劲，走了。那三人跌在地上，咗呀地哼疼，把剩下几个人君看得心碎，悟空都看到他每肚子里一大堆星星般小碎屑哩。

说来说去，这些个帝王其实也就是一般货色，悟空心道，忒不中用，不能助俺打击玉帝。

又走了不久，看见一群肥硕的羊，在一片草原上无忧无虑地吃草，又见一个肥硕无比的"大人"，赤膊骑在一头大羊上，那羊甚大，都能驮住那厮哩。那厮简直看不到骨头，如一肉球。他想是胃口甚好，骑在大羊上，一面还捧着一只煮得老熟的肥凤凰，正嘎吱嘎吱地啃着凤凰头哩。

"兀那厮，你是何人？"悟空问道。

"甚么声音？"那"大人"言道，看看了四周，都没看见悟空哩，"难道蚊子也能说话了，果然世事多变！"他感叹道。

原来悟空身不满四尺，完全不在那"大人"的法眼中。

悟空遂一个筋斗翻到一头羊上，方被那人发觉。

"原来是一个惯会说话的猴子！倒是奇事！"他把口上的动作暂止住，好奇地看着悟空。

"俺把你个欺心的肥人，你是认不得俺老孙哩！"

“想不到竟有一只猴子与我说话，我已多年不说话了？”那“大人”忽然流泪道。

悟空生了一点可怜之心，想这人恐有一个悲惨过去。“你却有何冤屈，俺老孙或者能助助你。”悟空道。

“罢了！罢了！我只是一个不愿再与人说话的人，有什么冤屈好讲？”

“你好歹说说，只当给俺耳朵扇扇风！”

“也罢，你既不是人，我则可与你说说。其实我非别人，乃王亥也。人真不是个东西，我是后来才明白的，等我明白，已经迟了，我的头颅已经掉在地上，脖子中喷出黑色的泉水。我曾有一个广大的草原，我养育着世界上最肥美的羊群，唱着嘹亮的歌，我穿过黄河，跨过高山，多少人仰望我却被我扁视，多少人倾慕我却被我嘲弄，我曾是人中之人！但我迷上一个不该迷上的放荡女人，她年老的丈夫难以满足她的求爱，我为她床上晃动的雪白肉体着迷，我被她狂热的呼喊激动了所有热血，不料她的洞穴中不止我一个进出哩，甚至其中还有我的兄弟。绿帽子在所有男人头上发光，我是光芒最耀眼的一个。就是我那兄弟，撺掇一个英俊的少年，把我的头颅砍下，扔进黑色的深渊。直到我的头从我脖子上掉下来的时候，我才想到，我就要失去我的草原和我的羊群，相比失去一个女人，到底哪一个更令我伤痛？可是我的尸血未干，那女人就继续开放她的洞穴了。到那时，我才明白，只有失去草原和羊群，才令我为死亡的到来而后悔。你说，你说，我是不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傻瓜，即使三百熟牛头祭祀的香烟，也不能填补我的悔恨哩。”[47]

“你这么多肉，却又如此多愁善感，真真难为你了。”悟空道，遂离开。这厮亦不能助俺，他想。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宁知数片云 不是旧山来 [48]

又走不远，悟空见到一人。乃是一个雄伟的人，不幸在他漂亮的头颅上，头发燃烧着，冒着青色的烟，更奇怪的是，他的头发像是烧不尽似的，火一直燃着。那厮看悟空走近，忽大叫着向悟空扑来，似与悟空有生死大仇。悟空吓一跳，闪在一边，高叫道：“你是何人，为甚与俺老孙不对头，想是求死哩！”

那人道：“原来你不是雷公，我却看错人，委实你与那厮忒像！要是雷公，我便把他撕碎了也！”

悟空心道，此人想是与雷公有仇，且先助他一把。乃吹口气，那火反更旺了；悟空想气能助火，敌火者，只有水也，便把一口唾沫吐到那人头上，果然那火止了。悟空大喜，那人却甚不高兴，大声道：“我武乙一生岂曾受过这等污辱？今日你救我燃毛之急，我亦不与你计较，这等我每就恩怨抵消了。”

悟空笑道：“你这厮倒惯会做买卖！——且不打诨，你究是何人，因何被人在头顶上放了一把火？”

“说来吓你一跳，我乃殷王，从古至今，我是最胆大的人，我之所为，把那些小民骇得魂丢魄散。盖我并不信甚么玉帝。我从不曾见他面，又与他无甚交情，何必谄媚于他，把我子民辛苦养育的肥牛做了香烟？我即吃了再拉，亦比白白烧成香烟更划算些。”

“所以说你惯会做买卖。”悟空插一嘴道。

“却说我如此做法，引得朝臣不满，子民恐慌，都言我会被天打雷劈，这倒不失为一新鲜经验，所以我就把些土偶的人当成玉帝，与之搏斗，它是死东西，何曾是我对手？我便骂它个狗血喷头，它亦能奈我何？那些臣民更加害怕，我便革囊盛血，把革囊放在高树之上，我一箭射去，那高树就滴着血，我将之名为射天。看到臣民恐惧之色，我甚为高兴。我倒愿意玉帝真下了凡，大家沙场上真刀真枪较量几番哩，叵耐那厮高低不出来，派几个雷公——那厮每倒与你有几分像哩，你想是他每亲戚？”

“那厮每也配？”悟空大言道。

“那雷公一行八人，拿着火斧火鞭，与我较量，我终不敌他每，被他每取了性命，发付在此！他每还在我头上放了一把火，我怎么都扑不灭，每日价被它烧得头酸，幸亏今日遇你！”

“原来你是俺老孙同道中人！”悟空大喜道，“实话不瞒你，俺老孙亦是天地间响当当的人物，亦曾打到天宫，把那玉帝老儿吓得爬进桌肚子里去。今日俺来到此间，便是要找些惯会耍枪，胆子又大的，好歹回天上与玉帝老儿拼个你死我活也！”

“你不要大言欺人！你身不满四尺，有何能耐夺玉帝之位？”

悟空道：“怪道你不信，你是没见过俺老孙的本事哩！俺有七十二变，金刚不坏之身，铜头铁额，更兼一根金箍棒，能降龙伏虎，上天入地，来去如风哩。俺且卖个本事与你瞧瞧。”乃卖弄一身本事，果然看得武丁如痴如醉，心下大服，乃道：“你既果真有这等本事，则我每现在就杀上天宫

去吧。”

这厮倒是个急性子，悟空心道。“且慢，玉帝老儿势力忒大，羽翼众多，俺今还要去寻一些帮手，方能与他一拼高下，你且在此等俺，过会便来找你。”说完，切一朵云，飞驶而去。 [49]

行不多时，见地上一人赤膊，一肩系着一条粗麻绳，半折着身子，在拖一条大船哩。那厮垂头丧气地走着，一面喃喃自语。悟空使出神通耳，听那厮言说的是：

“丹朱不孝！丹朱不孝！”说来说去，只这一句。

悟空见这厮可怜，自半空发一声喊，把他自乱梦中惊醒。

“怎么？谁在这里！”那人言道。

“你这厮怎只顾在那厢唠叨不止？真忒辛苦！丹朱又是何人，莫非是你不中用的子孙？”悟空问道。

“原来你并不知道，我就是丹朱哩。”

“咦，奇事！奇事！怎的有这等自曝丑事的人！俺老孙只见世人惯把村掩成俊，圆吹成方，黑抹成白，无生成有，俗装成雅，还有些腌臜不群的，却自称清风两袖。所以你这人甚怪！甚怪！”

“其实惭愧，我这么做亦是被逼而为。家父贵为天帝宠臣，为示公平无私，总放我不过，只因我处处与他作对也。他为人谨小慎微，言称仁义，我却嗜好遨游，我行我素。他言我败坏了他名声，故把我放在山穷水荒之处，不料那里风物奇绝，山清水秀，倒遂了我的心愿。更兼那些性质朴拙的三苗人群，每日价与他每穷尽山水，其乐岂逊天堂？别人见我乐放于山颠水涯，便道他假惩罚为名，行纵容之实，他又急得心慌，带着些虾兵蟹将，我便与新识的兄弟每同心一气，放了胆子，与他较量，其实不曾输了与他，不过被他使些温情，乱了我方寸，才被他擒。那三苗亦被他杀戮殆尽。为绝后患，他复将我大义灭亲，沉在大海之底。我那魂魄，死后被他弄来此地，从此身上拖着大船，口中还要自认不孝，更有专门之人，隐在不明之处，见我歇一歇脚，松一松口，便要挥鞭，至今已无数年月了！”

“竟有这等不明就里父亲！亏得俺老孙是天地自然生成哩。”

“你倒是走了狗屎运！羡煞我了！像这等昏昏沉沉的父亲，天地之间，比比皆是哩！折磨得子女人不成人样，鬼不成鬼样，他倒沾沾自喜了！”

“只是你父是谁，我亦是惯在天宫往来的，却不知哪位神仙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家父乃是世人口中啧啧称叹的尧。”

“原来是尧，听说过，听说过。不过俺老孙却不曾在天宫与他见面。”

“你还做梦哩！这天宫主人已不知换了多少代，家父现在下面的天宫当差哩。”

“你说下面还有一个天宫？”

“怎么，连这你也不知？无数年前，天宫沉入海底，家父便与他的主子在这下面耀扬威武，至今还管束着我哩！”

“此事俺老孙竟闻所未闻！闻所未闻！”

悟空正在惊讶之中，只听身后一人叫道：“兀那厮，却不大胆，敢与钦犯言谈？”悟空回头一看，乃是一帽子甚高的人，青脸皮，尖腮，核桃样头颅，手上正提着一根粗鞭，耍蛇似地在空中响动。

“这厮岂非看管你的人？”悟空道。

“谁说不是！”

那厮却是大胆，这时已经走近，霍地给了悟空一鞭，打得悟空生疼。悟空大怒，一棍子把那厮打死。

“这厮怎的这等不经打？”丹朱惊奇道，“我记得他亦是颇有法力的，我曾与他较量过，委实敌他不过，故只得被他管束。怎么你一棍子把他打死！”

“你才做梦哩！俺老孙当年只一人，便把天宫千军万马打得落花流水，岂非英雄了得，有大本领！”悟空得意道。

“此话当真？”

“俺老孙何曾骗过人来？”悟空不屑道。

丹朱惊得咂舌不已。

“这厮今已被俺老孙打死，你却有何处置？”

“我亦不知道，这些子年月，已经习惯拉船，不晓得还能做些甚么？”

“俺老孙却要做一等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原来天地忒黑暗，俺老孙要找些英雄好汉，碎了当今玉帝宝座也！俺看你能陆地行船，其实是条好汉，如你无事可为，不妨在此等俺，待俺再去找些帮手，到时一同寻玉帝的好看，还天地一个清泰也！”

“这等再好不过，我就在此等你！”丹朱说。

二人遂拱拱手，作别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细响风凋草 清哀雁落云 [50]

话说悟空离开丹朱，继续往前而行，一路又见许多人物，却不见有如武丁、丹朱般可做帮手的，只得抱希望于下面一层地狱中或有甚么发现。忽又想起丹朱言道，下面还有什么天宫，不知是何原因，不免要打探个清楚。

悟空遂来到第六层地狱。

那第六层地狱亦有一个大太阳，却无什么守关的神荼、郁垒。只见一片荒凉土地，一片干裂，不见青草，不见游走的动物，连风都没有。这等荒凉所在，不知有何奥妙？

走不多远，望见前面绵延无数山峦。悟空一看之下，大吃一惊：那山壁之上，不知排列了多少奇形怪状的人物哩！那些人物皆有三丈之高，有男有女，皆雄伟异常。悟空怕被他每看扁，使个法术，使自身突地长高，居然成了魁梧的丈夫！

待悟空走上前，方见得清楚，原来这些个高不可攀的大人皆被结结实实地绑在山上哩。亦不知他每犯了甚罪，受此报应？

那些人本在说话，忽见一个陌生人来到，顿时沉默下来。等他每沉默下来，这世界又变得死气沉沉，使悟空大不耐烦，想那花果山人间天堂，何等欢快，即山水亦是有歌有情哩！

“尔等是何人，何以不言不语？此处又是何地，何以生气顿无？简直不是人住的哩！”

“兀那厮，你是未经过的哩！你晓得个屁！”内中一人忽道。

那人却不会装个标致样，把他丑陋的身子全盘托出，实在并不知道惭愧。但见：他有九个头，每个头上不多几根头发，九个头混乱地堆在一起，一个个蠢蠢欲动，似乎想要挣扎出来，那眼睛、鼻子、嘴都是小得可笑；身子却是委蛇盘旋，如九层楼台。悟空看得分明，这厮乃是粗粗的一条蛇哩！更兼他浑身腥臭，浓得化不开，简直不可近。 [51]

却是何等的妖怪？悟空心道，又见这人回得粗鲁，待使个性子，给那厮一个闷棍，算是替自己挣口气，也替天地挣个清净，只因那厮身体受缚，倘打杀了他，自己名声就坏了，所以只有忍住：“你此话可有甚么说头？”

那厮道：“我笑你不知天高地厚！你只知无人便是死气沉沉，你不知有一等地方，天天欢歌笑语，其实才真真死气沉沉哩！你又不知还有一等地方，是甚么人都没有，所以万物灵活，都生得快乐，天资勃勃，无忧无虑哩！你更不知有一等地方，黑压压遍地是人，天天愁眉苦脸，即言语亦是苦涩无味，那也是死气沉沉哩！”

“俺老孙是老实人，不晓得原来你说话会拐弯哩！你且告诉俺，究竟你所言是何地？”

那厮却并不再言语，这时，又一人插话。

“从未见过你，你想是黄帝派来折磨我每的？黄帝这厮亦忒小气！”

悟空见那人，与刚刚说话那厮俊俏可堪一对，乃是：人面、蛇身、朱发；一个大脸，眉毛甚厚实，眉间相距怕不有一尺之长！眼睛、鼻子亦大，可说无处不大，那整个蛇身子亦比刚刚说话那厮粗上一倍；他那头发乱糟糟的，滴着血色液体。

“皇帝？俺老孙何曾看得起过皇帝？那厮每给俺擦屁股，俺还不情愿哩！”悟空道。

“哦，然则你是何人？怎的就来到此地？”那人道。

“俺老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实在就是数年前大闹天宫，把玉帝老儿吓得躲到桌肚里去的孙悟空！”

“天宫？玉帝？玉帝是何人？”那人沉吟道。

“你连玉帝是谁都不知道？玉帝者，天宫之主也！”悟空道。

“甚时天宫换了主人？黄帝不是天宫之主吗？然则他死了吗？”

“俺观你说话甚是糊涂，你亦不想想，那皇帝乃是凡人君王，焉能掌了天宫！”

“此黄帝非彼皇帝也，黄色的黄！”另一人大言道。悟空心下乃明白，原来说的是黄帝。

悟空观说话这人，却宛然一大熊模样，只是全身被无数箭矢贯穿，浑身赤红。 [52]

“主公说话，何时让你插嘴？”九头蛇身的人说，那熊样之人于是闭了嘴。

“你确定黄帝死了？”那被称为主公的人说道。

“俺老孙从未听说过天宫有甚么黄帝？你每究系何人，怎的说黄帝是天宫主人？”

“我每主公是共工也！”九头蛇身的人说。

“共工？共工何人？”悟空奇道，“俺未曾听说过。”

那共工一闻此语，忽然仰天长笑，震得地动山摇；忽然又落下泪来。

“我亦曾与黄帝那厮生死相搏，当时水淹到离天宫一尺之远，却还是被黄帝那厮败了，虽则败了，我亦曾头撞不周山，绝了天维，本想天掉落下来，与黄帝那厮同归于尽，谁知那厮却能说动女娲娘娘，补了残天。想这等惊天动地之事，不料今日竟罕人知道，岂不可悲！那黄帝使尽阴谋伎俩，打败于我，自以为能永占天宫，却谁又知今日世上无人知他是谁，岂不可笑！茫茫然然，我与他都成了烟云，当时却又为甚么争夺？此岂不更可悲！”

“主公切莫绝望，我观这猴模人样孙悟空说的亦不一定真实，主公请想，倘若黄帝已死，天宫被他人占了，则又是何人每日派些铁鸟来折磨我等？”九头蛇身的人说。

“正是！”那熊模样的人说。

“刑天兄，你有何意见？”共工说。

只听一种很低微的奇怪的声音传来，说的是：“黄帝必不死，那厮何等阴谋狡猾，岂能被他人算计？”

悟空一看，见一块巨大山石上露出半个人的身子和两只手，一手上拿着盾

牌，一手上是一面板斧，那人拿着这两个兵器已令人心惊，更奇的是，此人却没有头颅——那身子之上居然空洞。然而他身子之庞大，能占一亩之地，则其头亦可想见。

悟空见这人生得古怪，特意跑去看，那人以为悟空要不利于他，遂把盾牌和板斧舞得生风，把悟空逼在一边。

“听人叫你，你名刑天。不知你的锦绣头颅到哪里去了？”悟空道。

“你这人忒没有善心，何必揭人短，戳人痛处。”旁边一人叹息道。

悟空一看这人：生得是铜头铁额，人身鸟蹄，四目六手，头上还有一只尖角哩。

“你是何人？”悟空道。

“我是蚩尤。想来你也不知我是何人。我与刑天、共工一样，亦是抵死不服黄帝，故当年统率十万神鬼异兽铁兵铜将，与他大战于涿鹿、冀州，虽然也曾打得他落荒而逃，虽然也曾水淹他七军，不料最后还是被他打败。原来那厮忒狠心，竟把天地间异兽夔杀死，取其皮做鼓，又把一个好好的雷公杀死，取其最长的骨头做了鼓槌，这鼓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效力，当时鼓声一起，我辈忽然神丧魄散，兵败如山倒，遂被黄帝那厮占了天宫，至今想来，真是可恨：何以小人总能得志？”

那蚩尤说完，一阵阵叹息从四面八方传来，夹着些些喑呜叱咤的喊声和泣声。

其间数一个怪兽号叫之声最是惊人，悟空一看，它体大如牛，无角，仅有一足，身上无皮，红色鲜肉还自顾滴血哩！它那两只硕大眼睛倒甚明亮，光明如日月。

“夔啊夔，想当日你于天地间独来独往，穿梭于大江大海，势若风雨，声如天雷，何等威风自在，熟料竟惨遭人割杀？此天地尚有何公道可言？”

原来这只怪兽即是夔。

或者黄帝并不是个东西，悟空心道，故这些人都不服他。“莫非尔等皆是被黄帝绑在此处？”

“说来惭愧，不过败军之将，也只有受人凌辱之份，连自尽的机会皆没有。”蚩尤道。

“你看这一片山上，全是被他打败的人哩。当年亦莫不是英雄，如今却在这里受煎熬！”共工言道。

“还有我哩。他每是与人作对，因败被俘，受此折磨，倒也罢了，我更苦不堪言了。大禹那厮开个会，我亦不过是迟到了一刻，他便把我来寸寸截了，弄得我腿没有腿，手没有手，只剩一个头和半个身子。那厮因是黄帝宠儿，故我死后，他不放过我，还把我发付在这里，每日受折磨。”[53]

“可恨！可恨！”悟空咬牙切齿道。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嫩色宜新雨 轻花伴落梅 [54]

众人忆苦之声正热闹中，忽然天暗下来，太阳被遮蔽，一朵硕大无朋乌云转眼向山这边靠来，细看不是乌云，乃是些黑色之鸟。

“来了！来了！”只听得一片痛苦叫声。

“那是甚么东西？”悟空道。

“那是铁鸟！”有人惊恐地说。

正说话间，那些铁鸟遮天闭日地压来。

悟空大叫一声：“待俺老孙救你每一救！”乃舞起金箍棒，耍得如风如雾，当着的铁鸟，无不瓦碎。不料那些铁鸟无穷无尽，皆不知死为何物，同伴生死，它每不管不顾，一心只要啄那活人血肉哩。悟空一身哪顾得了这许多铁鸟，所以众人多被啄中，发出惨叫。悟空毛骨悚然，回头一看，只见那些子铁鸟，嘴甚锋利，簌簌地，直往众人口中钻去，一钻到底，从裆下出来，怪道众人撕心裂肺呼号不已。

想悟空见过的阵势，尚未有惨烈过此者，即与玉帝虾兵蟹将大战天宫，亦不能与此相比。那些伟岸人物，不料尽成这些黑不喇唧 [55] 铁鸟的盘中美物，又被束缚，只能扭来曲去，实在不能脱离苦海。忽然，那些子铁鸟尽朝悟空身上撞过来。悟空是刀枪不能入，雷电不能伤的硬皮肉，却被它每铁嘴啄得生疼。悟空无名火起，腾挪闪躲，飞来行去，打得兴起，棒下也不知死了多少铁鸟。只是周遭尽是这些鸟东西，把悟空视野遮断，却不像是身陷黑暗虚空之中，如入无物之阵，而与空气殊死较量？悟空杀得筋骨皆倦怠，心亦有些灰冷，眼见得是不能除掉这些黑压压鸟东西了，想他一力抵挡神仙，打怕玉帝，何等神采惊艳，却不料拿这些鸟东西毫无办法！

又听得周遭世界尽是铁鸟鸣叫之声，早已闻不见那些痛苦叫声。悟空叫一声不好，怕那些人物尽都死了，心里越发毛躁，嘴中似要喷出火来。正自烦乱，突然一阵清越笛声，破空而来，只一霎间，那些铁鸟迅疾退飞而去，转眼已从空中消失，却只在地上留下些残毛剩羽，腌臜尸体，连血都是黑色的哩，正滴沥流走。

再看那些被缚住的人物，皆是残肢剩肉，破肠烂肚，或有眼睛无有的，或有鼻子缺了一半的，或有脑袋通了的，凡此种种，惨不忍睹。这些人物像是死了，世界静得要死。悟空自怨自艾，道不能救这些人物，黯然神伤，欲要离去。

忽然这些人物便有些变化，那些形体不全的，慢慢长全，那些洒在山壁上的鲜血亦消失不见，即地上的铁鸟尸体亦无影无踪。猛然听得一阵叹息之声，那些人物又能说话了。

“苦哉！苦哉！”

那一片叫苦之声，如隐隐雷声。

“咦，孙悟空尚未走哩！”只听共工言道。

“而且未死！”刑天惊道。

一众乃停止叫苦，转而诧异起来。“孙悟空这厮何人！竟不惧铁鸟之阵！”

悟空乃问道：“怎的，俺老孙方见尔等死得难堪，忽然复活过来，却是为何？”

“不知者不怪。你不知黄帝小人，我每被他打败，他乃要折磨我每，寻常手段，他是不屑用的，所以用这些铁鸟，每日固定时间来啄杀我每，要是让我每一次痛苦，死掉原就算了，他却不愿，让我每死了又活过来，所以这等痛苦永无止歇，岂不可怕？”蚩尤道。

“真真生不如死！”共工叹息道。

“可有甚法子救得你每出来？”悟空道。

“有是有，怕你不能？”刑天道，“即是把我每束缚解开！”

“这有何难？”悟空道。遂飞到刑天身边，细看那绳索：原来是入肉的金箍，其一半把人手、脚、脖子上下束住，另一半则深陷入山壁中，所以众人真真浑身动弹不得。悟空把金箍棒缩小了，插进束缚手的金箍里，试了

一试，撬不动哩，那金箍却紧了一分，把刑天疼得龇牙咧嘴，仰天长啸。

悟空脸红，这等绣花似的法子并不行也。悟空乃使个神力，把山壁砸了个大洞，却看见那金箍原来深嵌入石头中，悟空将石头砸碎，刑天方将手从金箍中解放，乃逐次将手、脚、脖子上金箍解了。刑天得了自由，大叫一声，从山壁跌下，他也不嫌疼，就在山下狂舞起来，那板斧砸在石头之上，一片星火灿烂。

悟空花了许多时间，才把大众全放出来。他每初得自由，表现各异，有喜笑颜开的，有大哭流泪的，有如刑天狂舞的，有如木桩痴痴呆呆的，有自言自语的，有纵情尖叫的。胡闹了一会，众人俱来感激悟空。悟空有千万之喜。

蚩尤乃问悟空以后如何打算？悟空道，因见天地不平，所以要找些英雄好汉，与玉帝殊死一战，把天宫颠覆了，从此天地清泰。

“然则如何发付黄帝那厮？”大众问道。

“这厮既如此可恶，自然叫他生不如死！”悟空道。

“妙哉！妙哉！”众人喝彩道，“把黄帝那厮锁住在这山壁上，每日让铁鸟来啄他皮肉，且看他如何？！”

此时只听蚩尤说道：“大家且住口，听我一言。这位孙悟空乃我每恩人，他又是英雄过人，有救世之心，我每当日与黄帝死战不能胜，只因缺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我等今何不就拜了孙悟空做我每头领？先去结果黄帝性命，再与他打上天宫，还天地一个清爽！”

众人大声喝彩。

悟空于是言道：“既如此，则俺老孙就不避贤了，尔等就在此等，俺还要往别处去寻些帮手，到时兄弟每一起打杀黄帝，一起杀上天宫，夺了玉帝那老儿旗帜！”

“你去！你去！”他每异口同声地说。

悟空放心而去。行不多远，见两座山相夹，中间一线天，奇怪这里却有大风。悟空仔细一看，那一线天顶上处，却吊着一人，被穿过山口的狂风吹得乱转，把裙底的春光亦泄得清净。那却是一个明眸善睐好女子也！悟空贪看了一会，不免起一个怜香惜玉之心，不知她是何人？因何被吊在此处，受这种折磨。

“天上那人听着：俺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你是何人，因何被吊在那里？”

“承你看顾！姑奶奶我已多年不闻生人味，把我寂寞极了！”

“怎的，你却是吃人的？”

“不是，我这等青春美好，像是吃人的吗？”

“如你这等的，正是惯会吃人的哩！”悟空笑道。

“你却不要瞎嚼蛆，我不是凡人女子，我是风部祖师，名为铁肩公主。”[56]

“哦，如此失敬了！”悟空道。

“你看我可绰约？”那铁肩公主做一个楣笑，倒是艳绝人天哩。

“你是神仙中人哩，焉得不绰约美丽？”

“想不到你也知我美丽！”铁肩公主言道，忽然坠下泪来。

“怎的了？怎的了？”悟空心慌道。那女子眼泪，真真无敌，即铁石心肠如悟空者，亦忍不住心疼，又况她是花貌玉颜？

“你是不知，我就是被这美丽所害！想我本来不过人间一小女子，也曾采花采桑，也曾织布裁衣，倘如此过了一生，嫁个好夫君，也就罢了，不料，偏偏被黄帝那厮看上。他也是青春风流的哩，我就动了心，从此不采花了，我的花尽被他采了。他许诺我无数，我亦是狗血昏了头，以为天上生活，胜人间无数，所以被他带到天宫，封了风部祖师。只因与嫘祖争风吃醋，被她耍个手段，约个人手，把我醉酒奸了，恰巧黄帝来我房中，看见一切，就把我发付在此，已经多历年所，却无个人与我说话，我这容颜，岂不只有对这空洞，从此无人知晓！”

“俺说实话，你真是活该哩！”悟空言道。

“你也不能单说我，现今世道，把这美貌卖身得高价的，正是常事，你又何必嘲笑于我？那些个丑陋的，尚卖不出去哩！话说回来，我每女子，除了卖身，还有甚出路？”铁肩公主道。

“出路多着哩！”悟空道，“最好当尼姑道姑，吃素谷子去！”

“每日吃素，委实不能忍受。”

“然则你每就做花子，每日价要饭度日，或者可以得个施舍，吃上一顿荤腥？”

“做这个，就无鲜衣丽服可穿，又要被风吹雨淋，不行。”

“然则你每就去请死吧，一了百了，好歹人生百年，死是必要死的。”

“假如有我这等美貌，不被人赏玩，自己请死了，岂不暴殄天物？”

“像你这等又要清高，又要卖高价的，让俺这个老实人难说话哩。”

“你又何必踌躇不定？放我下来先，然不成看我这等娇姿在此更受无穷寂寞？放我下来，还有你的好处哩！”

“却有甚好处？”

“还能有甚好处？你也是男人不是？英雄救美，美人自然要牺牲，我观你虽猴模人样，毕竟尚有那一物，有那一物，便不得不放我下来也！”

悟空寻思，她倒也言之有理，姑且放她下来先。不料人到半空，那山口的风大得很哩！悟空亦是瘦弱的身子骨，虽然坚硬，却不成重量，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实在无法，只有把个金箍棒插到地底，叫声“长长”，那金箍棒遂长到半空。悟空顺着棒爬上去，到了铁肩公主身边。原来那铁肩公主被穿了琵琶骨，不得变化，被两根粗长铁索连到山壁里。悟空使个神通，把那铁索折断了。那铁肩公主便忽地飞起来，慌的悟空一把抱住，二人便被风吹到远处，许久落下。

那铁肩公主虽则风吹日晒，肌肤却不见粗糙，真真温香可人，悟空素来不曾抱过这等佳人，如醉云雾中，颠倒不知是非。故此已到地许久，尚抱着铁肩公主不放手。那铁肩公主心知肚明，实在看悟空忒不俊俏，后悔了，遂道：“到了！到了！”却是莺声燕语，又把悟空麻了半边——另一半却醒着，连忙放了铁肩公主。心里道一声惭愧，自家也是英雄，即在天宫，连嫦娥都不曾正眼看过，今日却要在此与人打情骂俏，谈情论色，软硬通吃？又想起所入乐土地狱，所做之梦，与那少女癫狂姿态，不觉打一个寒战。

那铁肩公主遂正了色，道个谢，再不提报答之事，却正中了悟空下怀，否则却不可收拾也。

悟空又帮公主解了琵琶骨，那公主便得了自由身，但不知此后往何处而去，莫非还在此地专喝西北风不成？

“俺是顾不了你，”悟空道，“俺要到别的地方，找朋友做大事，你且自顾去吧。”

“千万看顾则个！你不想想，这是甚么地方，我岂能长住此地？你英雄做彻底了，指我一个平安地方——万莫带我到天宫去了——享享如意日子，再不受那嫘祖泼妇之气，受那黄帝牵强之爱。我自人间找乐子去！”

悟空乃言道：“如此你在此等俺，俺不过多久就回来，到时带你回人间去！”遂收了金箍棒，腾起一朵云，从天上过了风口。回头看那铁肩公主，正自凝眸哩！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一枝何足贵 怜是故园春 [57]

行了许久，正自口渴，忽见前面一片蓝色，乃一湖泊，其水清碧异常。悟空心喜，落了云头，手捧一口水，往嘴边送去，不料那水忒苦，把悟空叫苦不迭。

“这鸟湖水，原来中看不中用！”

正抱怨着，忽见一只鸟，黑色翅膀，形如乌鸦，不是乌鸦，因它有花白头发，像早衰之少年，其嘴纯白，其脚嫩红。那鸟莫非要往何处筑巢，故此嘴中衔了一根枯枝？因这鸟生得不凡，所以悟空看够多时。正看间，忽见那鸟将枯枝扔在湖水之中。

“这鸟岂不怪异，把筑巢的枯枝打水漂哩！”悟空道，本以为此地只自己言语，不料有一个细小的声音答道：“你焉知我在筑巢？”

悟空吃了一惊，不信是那鸟在说话。偏那鸟飞来在悟空耳边，嘴里聒噪个不停：“你焉知我在筑巢？你焉知我在筑巢？你焉知我在筑巢？”

“你是什么鸟，竟就会了人言人语？”

“你当着我的面说胡话，亦不觉得害臊吗？”

“你说的方是胡话哩！鸟也知道害臊？！要是这家养的猫啊狗啊也学起你来，这人岂不过得惨了，天天被骂得猪血喷头？！”

“你一个猴子不也在生龙活虎地学人穿衣，学人行走，学人言语？”

悟空一想，那倒也是。当年为了寻访仙人，也曾剥了人的衣服，“学人穿在身上，摇摇摆摆，穿州过府，在市廛中，学人礼，学人话。”[58] 至今想来，却是曲了本来面目，后悔不及。

“且莫扯淡，你究竟是谁？”

“我知你不知我，我非一只鸟，其实我是女娃，乃炎帝之女。我年少之时，曾往东海游玩，那里波明水净，甚得我心。我亦是欢喜过度，弄出动静，被巡海的龟公看到，报告东海神，那海神见我青春美好，要娶我哩！那厮身在海里，整日所见，无非海水，也不知照照海水，自己长得老态龙钟，焉能配炎帝之女？被我一口拒绝，他遂起了恨意，掀起滔天巨浪，将我卷在浪中，要强行那事。我焉能容他，故此自刎而死。我那冤魂不散，变为一只鸟，人称精卫。只因与东海神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发誓要填平此海。”

悟空听它一席话，大怒起来：“原来敖广那厮是个腌臜畜生，俺老孙还与他称兄道弟哩！早知如此，岂不一棍子打死那厮，也替你消消气。”

“敖广却是谁？”精卫疑惑道。

悟空大奇道：“敖广即东海龙王啊？”

“你说笑话哩，甚么东海龙王，人人皆知，东海神乃是东海若也。”[59]

悟空一想，或者它口中所言，依然是玉帝之前神仙，与今之龙王，乃两回事。

忽然想到，若它所言是真，则此湖莫非就是东海。一问精卫，果然答是。悟空笑了起来：“俺老孙亦是往来东海多回了，那东海浩瀚无边，岂是这一个大湖所能比拟？说你是女娃，你真是女娃哩！恐怕你是说谎。”

“我见沧海桑田亦不知多少回。这就是东海，我眼睛从没离开过它，你不知我往这海中填了多少树枝、石头，所以它变小了亦是自然的；更何况夸父小侄亦帮了我的大忙。”

“夸父是谁？”悟空插嘴道。

“你竟不知夸父为谁？他可是有名的英雄哩！我观你是没有知识，初为人子的猴子，所以不知。我且告诉你。我这侄子为人甚是高大，他躺在地上，能占据九州之一。他长得也甚可怕，老气的脸，眉毛皱起来像小山，嘴像个铁锅。他还喜欢玩蛇，耳朵上常挂着两条粗大黄蛇，那蛇喷一口气，人就死了。我那侄子人虽可怕，可是心地甚好，素来与我投缘。我死

之后，他跑到东海，两只脚站到海底，弯下腰，一口气把半个东海全喝光了，吓得东海若和他那些子走狗不知躲到甚么地方去了。他有一个爱好，喜欢太阳，这个爱好害了他，因为觉得太阳好玩，发誓要抓一个放在笼子里，每日想看就看，从此不惧黑夜。他便一心一意往东追去，越近太阳，越发口渴，先是喝光了黄河水，又喝光了渭河水，后来到了大泽，渴得太甚，又把大泽水喝光，不料那水却是有毒的，所以我那侄子就死在大泽。”

“俺老孙不信世上竟有如此英雄人物？”

“你不信，你不信可以看啊，他正在那里哩。”

“哪里？”悟空道。

“你跟我来！”精卫拍着翅膀，前面引路，悟空紧紧跟着。忽然精卫叫一声“到了”。可是悟空四顾，并不见人影。

“你却消遣俺老孙哩！”悟空道。

“你不要埋怨，且看地上。”

悟空低头一看，前面一块广大地方是黑色的，黑色的土地倒是未见过哩。悟空觉得好玩，跳步上前，在上面玩筋斗，竖蜻蜓，好耍子！那精卫是少女心态，看悟空高兴玩耍，它也高兴起来，还哼起歌，在空中翩翩起舞。

他每正热闹间，忽然地动山摇，吓了悟空一跳，抖地飞在空中。

“侄子，你觉醒了！”精卫道。

只见那黑色土地慢慢隆起来，却原来是一个浑身黑炭的巨人！他坐起来，伸一个懒腰，精卫和悟空怕被他巨大的肘子撞到，不免飞到更高处。悟空在高空细瞧那巨人，心惊他如此巨大，居然比花果山最高峰还高几倍哩，自己寻思，恐怕他一屁股坐下去，花果山就被他盖住。

“侄子，我带一个人来看你！”精卫飞到夸父面前，说，然后停在夸父的鼻子上歇息歇息。悟空亦飞到夸父面前，因见这黑巨人忒宏大，他反不好意思炫耀自家大闹天宫的故事，所以扭捏地问了一句：“你果然就是夸父？”

“谁说不是？”夸父冷言了一句。想来精卫是聪明的，所以预先停在夸父鼻子上。这夸父一说话，就如刮了一阵大风，把悟空吹到甚远，那风兼带了浓浓口臭，熏得悟空不行。

悟空想，这厮虽然口臭，可是本事是有的，何不怂恿他一起去天宫斗那玉帝，管保那玉帝吓得尿裤子。那巨灵神与他相比，怕不是蚂蚁哩！

悟空这么一寻思，遂大声言道："若你是这等英雄，何不与俺共上天宫，现今玉帝无道，俺每合力把他拉下马，却不还天地一个清泰？"

"玉帝是谁？"夸父道。

"玉帝乃现今天宫主人。"

"咦，怎的，天宫又换主人？却流水似的换哩，亦不嫌烦！"夸父道。

"你却来不来？正好替天行道哩。"

"你还做梦哩！"夸父道，"替天行道？我没那时间！我自家又玩又睡，尚觉时间不够，你倒来撺掇我上天打甚么玉帝？那天宫主人亦不知换了多少代，越来越不是个东西！死了一个，还有下一个，他每却不穷地轮流哩！打却哪里打得尽！受苦的照自受苦，从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我劝你不要装作英雄，不如学我，且独自逍遥度日罢了。"

"俺老孙还道你是个英雄哩，原来不过一个惯于过家家的！[60]"悟空大怒道，"天下苍生尽皆受苦，你倒逍遥自在，实是可耻！"

悟空这一骂，把夸父弄得心酸，忽低了头，暗自饮泣。

精卫却不依，大骂悟空："我把你个不当人子的泼猴！你是神通广大哩！你是能单挑天宫哩！你是能流芳百世哩！我怕你被人锉骨抽筋，磨灰扬尘还不知道哩！更兼那些个颠倒黑白、涂脂抹粉的如椽巨笔，要把你打进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哩！你哪里晓得那等厉害！忒也无知！"

"罢了，罢了，他是青春年少，不经人世，亦是可怜哩！"夸父叹息道，"不知时光如刀，刀刀杀得人心寒哩！"

悟空恼了，生平实是不曾被人这等诋毁过，待要发个脾气，可是又打不得那不想还手的，便如入无物之阵，一身本事无从发挥。

"其实亦不是我不想帮你。"夸父忽转口道，"我见你有志气，倘世上多你这样人，则这世界就好多，无奈你这样人忒少，已是极品，还要被人打压，不让你出头，最好把你从根底消磨掉，他每才觉得世界安稳哩！你今天激起我往日情怀，可惜我双腿已断，动弹不得，谈甚替天行道？总不能学那破落户，已经一贫如洗，还要充大场面，摆阔，打肿脸充胖子？"

“当真？”悟空惊道。

“你可自己去看！”夸父道。

悟空细看，果然夸父自腰以下，齐根断了。这一看，惊得他心都凉了。

“想当年我成天价忙着逐日，那时意气风发，把一世都看作虚无，连黄帝都没放在眼中过。当时大家惊艳，叹我的壮举为未曾有，那等拍马屁马腿、跟风逐流的，唱了好些歌，颂赞我亘古也无的英雄！谁料我却被片水毒死了？更谁知我一死，人走茶凉，大家骂我是悖逆，阴谋要杀死太阳，让世界陷入黑暗，自家独自享受阳光？更兼黄帝那厮，那太阳是他嫡系哩，常向他抱怨，说我追逐得他每魂都散架了，所以那厮死后亦不放过我，把我腿来截断，要我永世不能行走，故我偌大个身躯，只得散坐此处，无聊至极，幸得姑姑在此，与我言话几句，解我的寂寞。这个苦，你哪里知道？我实是不想说，我怕你将来亦不得善终哩！人事复杂，岂是你瞎打瞎撞便能椎破的，你可知天网易破，人心难测哩！”

“不料又是黄帝那厮！忒可恨！忒可恨！夸父你莫叹息，俺老孙这就找那厮，与他讲个清白分明，定还你个公道！你看俺却不剥掉那厮的皮与你解恨！”

“我知你是古道热肠的汉子，我亦不知黄帝在甚么地方，如你找到他，切记防他的暗箭！倘打不过他，记住：溜之大吉也！留得青山，才有材烧哩！”

“感激你提醒，俺老孙其实却不怕甚暗箭！这就去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日暮偏愁望 春山有鸟声 [61]

悟空离开精卫、夸父，渐渐走到九幽地狱第六层的尽头，所见又是一片茫茫海天。悟空记得都市王言第七层地狱乃在大海之彼岸，乃整顿精神，重新上路。不料翻了一个筋斗，眼前依然大海。悟空心道，这第七层地狱想是遥远的，竟在十万八千里外！遂又翻了数个筋斗，才看见前方一座岛屿。这岛屿甚为荒凉，举目难见葱绿之色。悟空在空中一看，竟望不到边。

悟空落在海边，不料这海灼热得厉害，仔细一看，海像是烧起来似的，正自冒光冒烟哩！忽见两裸服妇人在海中嬉戏，她每像是不惧这灼人的热，显得快乐。在她每身边俯伏上下的，是些戏水的鸟，它每亦不惧热。悟空

见这些鸟生得甚怪，是乌鸦模样，说是乌鸦，它每颜色太光鲜，喙又忒尖长一点，比常见乌鸦壮大无数，且额头上凸起一朵如花的冠翎，有如“金色花”幻闪着金色荣光的，亦有如“银色花”散着冬月般清亮光辉的。更稀奇的是，悟空见它每脚有三只！

悟空叫一声：“二位大姐，此地是否员峤岛？”

那二人看见了悟空，回答说：“正是！你像是个生人哩！”

“是了！是了！俺老孙是外来人！”

见这边问答起来，那些鸟都把头抬得甚高，转着两只黑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住悟空。

“二位大姐，你每身边是甚么鸟？俺老孙亦曾五湖四海三山游历，见到无数奇形之物，似这等囫囵丑拙、相貌诡异的鸟，倒是不曾得见哩！”

不料这话出口，只见那些有着“金色花”冠翎的鸟一起发怒，从海中飞起来，共有六只。把尖长的喙向悟空啄来。喙尚远着哩，只见一股子火星在它每翅膀下闪烁，悟空正诧异着，忽然自己毫毛燎起来了，一股焦香，随之，便觉空气似要燃烧起来，呼吸皆难。悟空吃一惊，赶忙飞到天上，手忙脚乱扑灭身上火焰。而天空亦不清凉，但听到丝丝火焰声音。

这是些甚么鬼鸟，竟能把空气烧灼起来？悟空心道。

“吾儿——吾儿——回来——回来，不知者不罪！”只听一个妇人声音说，且冷笑了一声，“今日管教你知道祸从口出的好处！”

那些鸟听话极了，转身又飞到海里。

忽然听到这大岛四处发出尖锐叫声：“羲和！羲和！你不要再造孽啦！”

那说话的妇人果然叫羲和，听到抱怨声，嘴里咕噜了几句，随后，和颜悦色地跟另一个妇人说：“常羲妹妹，你且放女儿每出来，把空气清凉清凉吧！那些爷每又要骂人哩！”

只听常羲吹了一个口哨，从海中飞出那些有着“银色花”冠翎的鸟。说也奇怪，这灼热空气不一会便慢慢清凉下来，虽然热气尚未全部散去，毕竟可以忍受。

只听常羲叫了一声：“女儿每，回家哉！”

那些有着“银色花”冠翎的鸟果然听话，飞回到海中。

悟空吃了教训，言语上不敢毛糙，谨慎问一声：“二位大姐，这些鸟却是你每儿女？如何又热又冷？”

“早把出恭敬脸面，也不教你吃这亏了！其实不相瞒，我这六个儿子非别人，乃是太阳，只因当年黄帝那厮命后羿做了我每对头，把我十个儿子射死九个，我那唯一生还的儿子被发配在人间，每日东升西落，日子清苦。剩下九个儿子死后魂魄不散，被发配在员峤仙岛，由我看管，他每只好待在海中，本来我每母子终日游水，其乐也融融，不料后来天地间发了一场大水，把员峤仙岛全部淹没，我闻说岱舆仙岛亦不得善终，当时仙人沉入大水，不知亿万！待到大水褪去，再一看，世界已变，大家都成了魂魄！神仙日子，不觉到头，只剩下回忆，折磨无穷残年。我却有九个儿子相伴，还不甚寂寞。后来，那后羿突然来到此地，又把他弯弓的老一套施展，带走我两个儿子；我实在无法，含泪答应。不料事情还未完，又有甚么玉帝，本事更大得厉害，不知此人是甚么来历，把我每母子好一番折磨，实在打不过他，只得又放出一个儿子，被他安排在不知甚么鸟地方照耀白昼。你看，我做母亲的，与儿子永隔人天，又何其苦恼！”羲和言罢，忍不住流下清泪来，慌的她那些子太阳儿子跳到她怀里，好歹把她眼泪烤干了。

“我羲和姐姐心中心酸，已非一日，实在妇人之命，不在自己手中捏着哩！我也是苦，生的十二个女儿个个貌美如花，却被强行从我身边拆散，一个被放在人间照耀，一个被后羿带到了岱屿仙岛，有两个被甚么玉帝鸟人带走，从今之后，只有八人陪伴我左右，好不苦也！更是烦恼的是，羲和姐姐有六子，我却有八女，这等看来，如何配合是好！却不把我每屈苦了！”常羲说完，不住叹息起来。

不料提到婚配问题，把六个兄弟和八个姐妹激动起来，唧唧喳喳争吵不已，言辞不足，他每竟捉对纠缠起来，弄得一海上竟是鸟毛。打得亦忒凶悍，头上啄得破相的亦有，脸上掉色的也有，边打边叫，声唳九霄，把悟空弄得烦躁不堪，心想，这等不知好歹、惯于窝里斗的东西怕不能当大任，倘若玉帝摆几个秀色可餐的仙娥金童，那厮每不打得天昏地暗！自己又不敢近前劝拦，只得掉头飞走了事。[62]

因记得先前有声音从岛中传过来，知道前面还有人，所以放心前行。行不多远，只见一片山，正方形，绵长几千里，高有几千里，可细看不是山，是一张人脸。世间如何会凭空生出这么一张孤零零的大脸？又不见手脚，如何动作？却到哪里吃饭？这大脸生得怪哉！五官模糊，只是一些个洞穴模样，那洞穴之中，还不断流着红色血哩！汩汩涌出的血水流得一塌糊涂，像七条大河，在这张大脸上纵横捭阖，九曲十八弯，错综复杂处，不

可尽言！

悟空身在半空，觉得好奇，忍不住飞上前，仔细看上一番。不料那张脸却发言了，说的是：“你这个会飞的东西是甚么？”一说话，却有一股血水喷出来。

悟空奇道，这厮莫非久居世外，不晓世变？怎的连俺是只猴子都不知道？遂言道：“你问俺老孙是甚么？俺告诉你，是一只猴子！”

“猴子？猴子？”那张脸咀嚼着这两个字，琢磨甚久。

悟空问道：“你现在知道俺是猴子，那么你可告知你是个甚么东西！”

“我？我是混沌。”

“馄饨？”悟空惊讶道，“俺老孙倒是吃过馄饨来着，馄饨小着哩，哪里配合你的大脸！”

“馄饨我不知是甚么，但我不是馄饨，我是混沌！”

“哦，是混沌，原来你口齿不清，把俺糊涂了。不过可告诉你，馄饨是好吃哩！尤其天宫小馄饨，俺老孙当年常在天宫偷吃，其味当真绵长得紧哩！”

“吃？何必要吃！因这吃，把我性命害了！”

“想你是吃撑死的？饿死的？毒死的？”悟空道。

“我是被人说死的。”

“这倒也不奇怪，俺老孙在傲来国见过的也多了。有一次见一人从早说到晚，他那口水星子四处喷飞，到晚上变成一条小河，听话的人最后只有脱光鞋袜，卷起裤脚，跋涉回家，当时便有淹死的，还不少哩！还有许多人说话，嘴中喷出毒气，当时周边被熏死的亦有不少。还有一人喜欢与人辩论，一旦被他劈头盖脸地说上一宿，听者转自麻木，心甘情愿被他吃掉，当时俺还捞了几块他自家腌的咸肉干，风味甚独特哩！”

“你这话说的不错，我也是听人说话，把我性命丢了。”

“咦，俺老孙看你这么大块头，不料听几句话便丢了性命，令人好生可怜。却何不说与俺听听，他日亦好防备则个！”

“我就告诉你。原先我是一个没有眼耳鼻嘴之人，亦不知吃喝呼吸，更看不见世界面目，坏就坏在我脸上有一个洞，能听见各种声音。”

他说到这里，被悟空打个岔：“世上如何有这等只有一孔的人，你在说瞎话哩！”

“我如何会说瞎话？你不知道其人将死，其言也善这句话吗？更何况我是已死之人！”

“这等，你却说，俺老孙姑且听着！”

混沌继续说：“本来我是独自一人活着，活得亦很好，没有甚么烦恼，我的脑中一片清明，虽然甚么都没有，但很美好，很温暖，像被太阳晒着的河流。我可以随意徜徉，都没有阻碍，也没有出过甚么岔子。不料一日几个朋友来访，他每生活在辽远地方，说了许多天花乱坠的事物，言世界广大，有无限之美好；又鼓吹许多香气，弥漫世界；又吹嘘万物都可为味美食物，更要人命的是叫做酒的东西，他每说喝了它，人就飘飘如仙。像这些经历，都是我从不曾想过。我在脑中尝试构想它每，不料恁艰难，把我折磨得头痛欲裂。那几个朋友好意说道，要让我感受世界之美，除把我七窍凿出来，再无他法，我被他每怂恿，发狠任他每在我脸上施工，凡用了七日，受尽无限痛苦，终于把我七窍凿出来，我是看见了世界之美，我是闻到了花香，我是品尝了美酒佳肴，只是在品尝美酒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被凿七窍之前，我所感受的空无与飘然要比体验这世界及醉酒的感受，强烈过千万倍！当时后悔莫及，且如果七窍凿了能长期用也就罢了，我这七窍只不过用了一天，就受不了各种刺激，突然血流不止，把我那几个朋友惭愧得五体投地，灰溜溜躲到天涯去了，却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你说我苦也不苦！”

“你是苦哩！不过你倒是好，你这七窍不当大用，还有那些个七窍正常的人，纵情乱性，把七窍加倍地支出，弄得眼泡隆肿，耳根松软，鼻毛旺盛，嘴都豁歪哩！”

“竟有这等不知好歹东西？”混沌大惊道，“他每莫非发疯了，岂不知‘五味令人口臭，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63]？”

“俺观你还在做梦哩！现今世道，到处是喧闹市声，到处是五彩缤纷，到处是红男绿女，大众能吃就吃，能听就听，能玩女色就玩女色，能玩男色就玩男色，活得饱满充分，转把身子精神尽皆淘空，他每还自得意哩！”

混沌叹息一声，道，“如此看来，我还是死在这里的好，亦不必转着念头回人世去了。”

悟空道："像你这等庞然之人，如何在那世上生存？你岂不知，现今之人，都只比俺老孙高丁点而已，如见你这等身材，怕不喊你做妖精爷爷！"

"此事如何可能，我记得七窍凿开之日，所见之人皆如我之高大，怎的一场大水之后，人转变矮矬了？"混沌道，"你这话怕是欺人，恐是为你自家身材争光，转贬低他人。"

"俺欺你，你是俺祖宗！"悟空道，"你不知'一代不如一代'这句老话吗？"

混沌这才无语。

悟空心道，这个混沌倒是唬人的好角色，只把他那张大脸摆到南天门外，那些个天兵天将怕不立刻丢盔弃甲？遂与混沌言说此意，不料混沌并不知玉帝是谁，也不知善恶之分，更不知打群架为何物，只愿在此消磨岁月，因此拒了悟空心意。悟空心里直骂他是老糊涂，怎的连善恶都不管了？他倒是一脸淳朴之相，单纯得厉害！

悟空有些子失望，不知前头尚有何等人物，仍是勉力前行。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不同鱼比目 终恨水分流 [64]

行不多久，前面有两条人立的蛇样东西，高如古木，纠缠一起，难舍难分，发出嘶嘶之声。悟空不免叫一声："妖精，在做那摩肚皮的春情勾当哩！公然叫春，岂不惭愧！"那两条纠缠的巨蛇被这声大叫惊了一跳，慌忙分开，回头一看，原来是只不足四尺的猴子。

这两条蛇原来却有着人脸，仔细一看，竟是一般无二的面容。看它每面色，甚是和善，虽被悟空现场踏破春情，倒是正经自然，不羞不愧。

悟空自己好笑起来，心想搅人好梦，算是罪过，欲待走开。不料这两条人面巨蛇却拦住悟空。

悟空以为它每是恼羞成怒，要算计他哩，慌忙抽出金箍棒，迎风一幌，有碗来粗。不料那两条人面巨蛇不是要打架，是来问话的。

其中一条言道："你是甚么地方的猴子，如何来到此处？"是一个女声。另一条言道："我每久不见外部生灵了，所以……"是一个男子声音，却被女声打断了："伏羲不要插嘴！"那伏羲果然不言语。

不料悟空吃了一惊：“怎的，你是伏羲？！然则你便是女娲？”

“咦，何以你竟知我二人名字？”女娲道。

“俺老孙会不知你每名字！你每在宇宙间是鼎鼎的名号，要谈起来，当真如雷贯耳哩。俺知你女娲有造人、补天之功，现如今天地人神，都是你若干代嫡亲的孙辈哩！至于你伏羲，人说你造八卦，教人渔猎，取闪电之火烤鱼、鹿肉，甚且还教人唱歌哩，都说你多才多艺，是古今第一个才子哩！”

“才子是甚么东西？”伏羲疑惑道。悟空想，才子这东西，能长能短，能黑能白，能伸能缩，能滑不流鳅 [65] ，能粗糙似石，能一言不发，能天花乱坠，能隐山林卖清高，能朝庙堂谈经国，面有三里之厚，心只七寸之小，起承转合，变化多端，悟空亦要佩服他每哩！恐怕与伏羲讲三天三夜，或者他也讲不明白才子到底是具体甚么东西，所以装作听不见，却仔细比较伏羲女娲这两张一般无二的脸。

女娲先被看得有些毛躁，怒道：“你这猴子怎么獐头鼠目地只顾觑我？”

悟空道：“上仙你是不知道，俺听说你每是兄妹交合哩，所以看看，果然一般模样！”

“那是当然！”女娲道，遂拉过伏羲，二人把身子盘下来，把脸摆到悟空近前，“你再仔细看看，肯定没有甚么不同之处罢？”

悟空心奇道，他每似不知羞耻哩！于是故意卖个关子，问他每二人何以就兄妹交合了。

女娲道：“这事恐怕你不知道。原来起初天地相通，神人互相往来。有一次，我每爹爹去集市卖材禾，雷公那厮看上那捆材，打算要买，不料出价忒低，爹爹如何乐意，就争执起来。爹爹恼了，把叉子叉住雷公，关到铁笼子里，带回家给我每兄妹玩着。我每就当他是个鸟，而且还会说话哩。关了许多天，我每也与他说了许多话。只是爹爹不准我每送水给他喝。”

“活该把雷公那厮渴死！”悟空插嘴道。

“雷公亦说自己要渴死了，还说只要一滴就可以。我每原来答应爹爹，果然不给他水喝。后来一天，爹爹又往集市而去，我每看见他恹恹待毙模样，有点可怜于他。他就说自家要死了，死前有两个心愿。我每就问他是哪两个。他说，一个是他的牙，他的牙能种到地上，长出大葫芦来；另一个心愿是喝一口水。要说他想喝水，那我每都能理会，他说自己的牙能种到地上长出葫芦，这话我每就不信。伏羲就说，如果他的牙真能长出葫芦

来，情愿在他死前给他一滴水喝喝。”

“这话是你说的！”伏羲道。

“我早知你不是敢担当的汉子！”女娲发怒道，伏羲一看女娲发怒，立刻蔫了头，看得悟空窃喜，想不到雌狮子母老虎历史悠久着哩！

女娲继续说道：“那雷公果然从口中拔出一颗牙，血淋淋的，扔在地上，果然那地上便有一些动静，转瞬之间，地上延出一条藤来，那藤盘旋曲折，爬到墙上，然后开了花。花凋了，果然生出一个葫芦来，却好大的葫芦。我每把它摘下，锯开一看，里面尽是牙齿，还闪闪发光哩。我每把牙齿都拔了，钻进去玩，把另一半盖上，原以为这葫芦里面会黑暗一片，岂料里面放出大光芒。葫芦顶上有许多活动的画，有各种小动物，一对一对的，很高兴地玩耍。把葫芦顶盖掀开，那些动物就都没有了。我每一看，真真好玩，伏羲——”她指一下伏羲，“——便说，你的牙果然长出葫芦来，我每要这葫芦了。雷公马上说，我就要死了，你现在可以给我水。我每赶忙用手指沾了一滴水，滴在他嘴里。忽然，天地就昏暗了，我每吓得晕过去，醒来一看，笼子破了，雷公逃啦！爹爹这时急匆匆赶到，说雷公逃掉了，我每要准备他的报复。爹爹就做了一条船，我每把葫芦放在船上，我和伏羲躲在葫芦里，爹爹拿着把斧头，站在船上，要与雷公再较量一番。后来雷公果然来了，在船上与爹爹大战，我每偷偷推开葫芦，见雷公打不过爹爹，正高兴着哩，不料雷公逃走了，还以为就此无事，谁知雷公找来帮手，把天地变成了泽国，那雨下了好几年，大地全被淹了，只有爹爹的船浮在水上。后来船一直达到天门，爹爹上天宫找天帝理论，那天帝自觉理亏，叫水神收水。水是收了，爹爹坐的船却一下子掉到地上，碎了，爹爹亦死了，只有我和伏羲的葫芦完好无损，我每还在葫芦里生了几个小女娲哩！这时，葫芦顶盖里的动物全部走出来，变活了，世界就又重建起来啦！ ” [66]

“你这故事倒是有趣！”悟空道，“俺先前还不知道哩！”

“我就知你不知！”女娲得意地说。

伏羲蔫了半天了，这时见女娲高兴，在一旁插了一嘴：“说起来，我每重建世界亦甚艰难哩！”

“要说艰难，那也轮不到你，你连孩子都不会生哩，真真没用东西，一天只知吃喝，吃喝完了,就想交合，从不嫌累！”

“这倒不能怪他，女娲你是不知道，现在男人都不会生孩子，而且所作所为，与伏羲并无二致哩！”

“那也罢了，阴盛阳衰，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女娲道。

悟空不料在此竟见到二位上古神仙，非常欢喜，与之谈天许久，问及女娲造人、补天事。那女娲顾盼自雌道：“当日我兄妹二人从洪水中出来，虽然亦带得几个小孩子，却甚觉得寂寞，想着过去世上无数孩子走动欢叫场景，恍然如隔一梦。当时是我发意要造人，便抟黄土，合稀泥，随意捏成人形，吹口气，那些小人立刻生动起来，便在地上四处走动；捏了许久，其实亦无多少人出来，实在累了，我便在河边休息，取一条藤，泼水取乐，焉知那水被我搅混了，藤条上沾了许多泥浆，泥浆被我甩到地上，凡泥点溅落之处，竟有许多小人爬动，故此，以后便以此法造人，那人便造得越来越多。”

“原来如此！怪道世人皆浑浑噩噩，脑子浊得厉害，原来初始造人，材料实在并不高明！”悟空插嘴道。

“至于补天之事，亦是多年前了。那时不周山崩，天塌下来一大块，好些斗大的窟窿现出来，天宫难看极了；那地上更是遍布纵横的深坑，山林燃烧着大火，洪水从地底喷出，大地露出水面的亦只有几块而已。那些小人儿在山头上哭哭啼啼，把我心哭软了，实在无法，谁叫是我多事把他每造出来的？为人需为彻，我便钻入汪洋中，选那大而美的五色石，放在太阳中央烧灼，待化成浆糊模样，便拿这浆糊涂在窟窿上，好歹把它补上。”

“俺观天上不时掉些粘糊糊的石头，却原来是那些浆糊不结实，却把天上的石头带下来了！怪道人说天上老有黑洞，看得人心惶惶的，如丧家之犬，一日不得安宁哩！”

“你不要打岔卖嘴，我尚未说完——天是已补好，可那洪水亦要我收拾。当时大水虽盛，却有比它更盛的哩，便是那些芦苇，它每在水面上风长，又蔓延到水边，山头。我便把这些芦苇烧成灰，终于把地上漏洞塞住，那洪水渐渐消了。事情尚未完，因不周山塌，天柱绝，天不稳当，常常颠跳，使人神行走不稳，又是我好心，斫杀一只大乌龟，把它四脚当了天柱，从此天地安稳了。那却不是我的功劳是谁的？”

悟空见女娲是欢喜助人的，便把联合众人要推翻玉帝之事一说。女娲果然高兴，答应帮忙，伏羲亦无二话。悟空道了谢，心想，好歹找到两个上古仙人，又是肯出力的，到底不枉此行。乃开口道别，说要再往前行,多找些帮手，回头来喊他每一起走。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独闭青楼暮 烟深鸟雀稀 [67]

悟空再往前行，不料遇到一片颇不平坦的地，却恁地陡峭，又是沟壑，水流潺潺；又是山坡，遍植桃树。只是格外软绵绵，如走在棉花堆上，深浅不定。悟空小心行走，不料脚下打滑，竟跌了一跤。悟空心想，自家是爬山的行家，如何竟在此鬼魅处所跌倒了？倘回去与小猴子每一说，定教他每笑话。

悟空骂了一声“他妈的”，这一骂，果然有神效，霎时心情轻松许多。又去桃树上摘了斗大一个桃子，狠咬一口。呀，那桃子恁的苦涩！悟空噗地把桃肉吐出来，把剩下半边桃子扔到甚远地方。正抱怨着哩，突然一个声音响起来，也是软绵绵的，若有若无，气如游丝。那声音言的是：“兀那厮，如何就砸在我身上？疼呵！”悟空四顾，不知声音从何而来。

“是甚么东西在学人说话？”悟空道，“何不早现出面目，莫要装鸟神弄鸟鬼了！”

“我不是东西！”那声音说道，“我是人哩，还是天地间头一个人哩！”

“天地间头一个人？”悟空惊讶道，“你莫非在扯淡？小心把你牛皮吹破！”

“那你可知天地间第一个人是谁？”那声音问道。

悟空一琢磨，这个问题倒是没想过，即师父亦不曾提过，可叹自己当年一心成人成仙，却不知天地间第一个人是谁。

“俺当然知道，就怕你不知道，还在这里卖弄唬人哩！”

“你真知我是盘古？”

盘古？悟空一想，这名字乃是早年尚未四海求学时从老马猴那里得听，说盘古这人乃与天地同生，只因被天地挤在中间，遂发狠，拿把凿子凿天，拿把斧头斫地，终于天地被撑开，清轻者为天，重浊者为地。只是不知何故，后来人便死了。若他真真是盘古，免不得拜他一拜，尊他一声祖宗，也不辱没了自家身份。

“果然你便是盘古？俺老孙闻说你后来死了，如何却在这里？”

“我如何不是盘古？你现今正踩着我身子哩！”

“怪道这地方如此软绵绵，原来是你老死疲软的肉哩！也忒不新鲜了！回去俺少不得就花果山瀑布中把脚冲冲！——那你是怎么说话的？”

“我的头被儿子砍掉，故只得以肚脐充充嘴脸！你看你左边，不是有一汪

泉水？那正是我的肚脐哩！”

“你又在大言诓骗俺老孙哩！你儿子如何舍得把你砍死，此是其一；其二，你不知那肚脐实在是藏污纳垢之地，怎会涌出清泉？”

“恐怕你忒天真！儿子把老子杀死，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哩！不然何必生他每出来？况我儿子不是我骨血所生，乃是我一点点屙出来的屎橛子，被云蒸霞蔚一番，竟就熟起来，成人成神，会言会语，满世界跑起来，做了万物的霸主哩！之后看我不顺眼，只因我之存在，时刻提醒他每龌龊出生，他每便生了恨，把些毒菌菇糊弄了一锅汤，好意端来我喝，把我毒煞了。他每不放心，又找了把巨斧，把我砍了头。至于肚脐涌出清泉，亦属自然之事。你不知我死时身体全变，眼睛做了太阳、月亮，不料后来被羲和、常羲的子女代替；其他部件倒来历长久，头发变成一片片树林，牙齿变成玉石，呼吸变成风云，血液做了江河大海，胸脯做了高山，肚皮做了平原，肚脐便成了清泉；肚脐之下，是溷浊所在，那阳毛滋生出桃林，脚丫开出各种鲜艳有毒的花；至于四肢，我嫌弃它每无甚大用，便告诉我儿子把它每煮熟了吃着，吃着吃着，那些烂肉从骨头上掉下来，转眼变做会跑的动物，甚么羊啊，马啊，牛啊，鹿啊，还有猴子和一些人哩！身上甚么跳蚤、虱子、蟑螂之属，转而为人，故能在天地间周转跳跃，只是比我腐肉所化的人较低一等而已。”

“虽然如此，俺老孙却与你无甚关系，你不知俺是天地间灵气所钟的一块石头蹦出来的猴子，你看俺瘦得筋包骨，显然不是你手上肉或大腿肉烂掉的部分所化。你不知世上正多着肥肠满脑的高贵人哩，俺看他每像是你身上烂肉遗传下来的，所以熏烧的味道很重哩！”

因为盘古甚是寂寞，所以悟空又陪着他说些子话。讲到现今天上仙事、世上人事种种，把盘古听得一惊一诧，连说“想不到！想不到！”悟空却打了一个岔，道：“你还说想不到哩！岂非全怪你？”盘古被悟空质问，觉到奇怪，说：“那些仙家俗人做这些龌龊勾当，你却何以拿我说事？”悟空道：“只因你造那些神仙和人，用的材料不大好，所以造成如今这等混浊世界，却如何不怪你？”盘古道：“你这么一说，倒甚是有理！我现在亦甚后悔，当日何以心血来潮，竟屙了一泡屎哩！我身子变化得亦不好，本以为有此等变化，世界便鲜活生动许多，想来是做梦！只是大错已经铸就，如何挽回？”悟空道：“你亦莫要苦恼，俺老孙今有个法子：俺每先打上天宫去，把现今神仙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借此重造神界；然后打到人间，把些帝王将相全部打杀；至于那些个低俗人等，因他每不能害人，只能害己，亦不用亲自收拾他每，随他每自生自灭罢了。”盘古道：“你说的忒理想！那神仙岂能尽杀？想我那几个不当人子的子孙，能把我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掉，而那些后来神仙，又不费吹灰之力地将他每杀掉，可见神仙每是一代更比一代狠哩！”悟空道：“俗话说：众人拾材火焰高，你一人或者不

能打灭那厮每，岂料俺已经找好帮手，大家发奋一气，定能重整天宫！况且由你这个盘古出马，那真真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哩！”

悟空说得慷慨激昂，把个盘古喜得合不拢嘴，连道：“江山代有才人！江山代有才人！”当下许诺，要助悟空一臂之力，他说前面还有些古老神圣，叮嘱悟空早点把帮手找齐，回来一道打到天宫去。悟空道了谢，复又前行。记得盘古言自己身长十二万八千里，自己不信，不料在半空打了一个筋斗，果然还能见盘古之身体，遂信盘古所言不虚。

终于出了盘古地界，又前行一段路程，果然见有人影，身高千里，实是两人，一男一女，赤身裸体，相对而立，也不言语，也不动作，端的如死人，只是有些虫子在身上咬几口，觉得痒了，方才将身子抖一抖，显得是个活人。

悟空心道，这二人恁奇怪！忙飞上前，在二人面前停住，忍不住问道：“你二人是何人？如何便在这里动也不动，扎实如两根铁柱相似？”

但见二人挤眉弄眼，又彼此把头转转，就是不言语，把悟空看得莫名其妙，心道，此二人想是哑巴，不会言语，自己觉得无趣，准备飞走，不料此时其中一人说话了，是蚊子般细小声音：“朴夫。”

悟空回头，道：“甚么？”心里不信，怎么这等高大之人，说话亦这般精细？

这时另一个声音说话了：“名字！”声音稍高一些。

悟空真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二人难道并不会说话？

这次是那细小的声音出现了：“我每名字。”

然后那高一点的声音说：“朴夫！”

悟空这次听明白了，原来这二人名字叫朴夫，不料说话恁般不周全。“拜托你每二位说话连贯一点，不要叫俺老孙瞎猜撞墙！”

这二人皆红了脸，把头转的更厉害，眉眼如大风中的破船相似，抖得厉害。似有无限苦楚，悟空亦为他每着急。终于是那个声音高一点的先说话了：“我每夫妇叫朴夫！”然后那声音细小的说：“他是男朴夫，我是女朴夫。”

悟空低头把他每二人仔细看一眼，点点头，道：“明白。”

“我每生来不愿动弹！”男朴夫道。

“大水来了亦没动过一步。”女朴夫道。

悟空吃了一惊：“生来不曾动过一步！”

“对！”男朴夫道。

“对！”女朴夫道。

二人又互相望望。

悟空倒是明白了一点：“原来你二人懒得说话！”

这二人忽就流了泪，像溪流似的往身子上淌。

“知己！知己！”男朴夫道。

“你懂了！”女朴夫道。

“那么尔等在这里站了多少年？”悟空道。

想来这个问题需要回答较长时间，二人又开始挤眉弄眼。悟空道：“还是你这个男朴夫说罢，都说男的要多担当些哩！”

这话又是非常贴己，把女朴夫感动得又流了一大河泪。

那男朴夫甚是无奈，幽怨地看了女朴夫一眼，深情甚是沮丧，低声说道：“亏了！女娲补天时，我每出生，从那时站到现在。”

话是经济极了——果然也长。

“那么你每还要站下去？”悟空问道。

二人点点头。

悟空一想，竟有这等出格稀奇的懒人！虽是高大，实在无用，还是莫要打搅他每，令他每痛苦，遂转身飞走，身后传来二人长叹之声，想来他每说话忒长，甚是劳累。[6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清光无远近 乡泪半书间 [69]

飞了许久，见到一片荒原，茫然无边。那沙漠之上，却有一人，长两千里，腰腹甚大，却有两只细长伶仃、不成比例的圆规脚，徘徊彳亍，东西四顾，只在原地打转，竟迈不出一步来。

悟空看了一会，见这人一脸悲苦之象，眉眼中有说不出的痛苦，一边啃着手指头，一边嘴上还絮絮叨叨。悟空听得真切，这厮说的是“路在何方？路在何方？”

悟空大喝了一声：“你这厮，何不迈一步，路岂非就出来了！”

那人眯着眼睛，看到悟空，吃了一惊：“你是甚么东西，怎的这等小，还会说人话？”

“禽有禽言，兽有兽语，何况俺乃修真出尘之人！”悟空道，“你嫌俺小，俺大给你看！”遂念句口诀，转瞬与此人同样高大。

那人更吃了一惊，道：“你却恁的神通？！”

“像这等变化也叫神通？”悟空不屑道，转了口风，问道：“你这厮怎的只顾在这里打转，嘴上还不停念叨甚么‘路在何方’？”

“我只道你是真的神通哩，却原来如此不通！”那人道，“你岂不知天地之间最重要一问题便是如何走路吗？”

“你这厮发羊颠风哩！走路？走路岂非稀松平常之事，即猪、狗亦能走哩！”

那人听悟空说出这话，先大笑，笑得泪都出来，然后笑转为哭，乃哭哭啼啼地说：“走路！走路！你却把它说得轻巧！你不知这一步出去，你就不再是你了吗？”

“这话怎么说？”

“你不知迈出一步之前，你本可以东，可以西，可以南，可以北吗？”

悟空点头道：“这是自然！”

“可惜你一旦迈出一步，就只剩一个方向了？”

“那当然！”悟空道，“这是三个月的小毛猴也知道的！”

“可是你不觉得少了甚么吗？”

“走一步路，能少甚么东西？”悟空惊讶道。

“少的多哩！”那人高声道，“你不知选择一个方向，其余三个方向全部丢掉了吗？”

“是啊！”悟空道，“这有甚么好奇怪的！”

那人又哭泣起来：“这难道还不令人伤心？”

悟空被这人说得一愣，心道，倘若世人都为这个问题忧心忡忡，世界岂不乱套了。

不料那人却似知道悟空心思，突然道：“世人不去想这个问题，是世人糊涂，麻木，如果能想一想这个问题，他每还能忍心走一步路吗？你仔细想一想，他每踏上的是不归之路啊！谁知道从一个方向走下去，会是怎样的路，假如是痛苦之路呢？他每还能后悔吗？要知覆水难收，去路难返哩！”

悟空真有点糊涂，觉到此人所言，像是有些道理，倒难驳他哩！忽然想到自己一路走来，不管不顾，到如今已不知有多少时光，或者本来可以有另一番路走，不，是三番哩！也许在那些路上，会更别致好玩一些？

好在他脑子灵光，知道既然已经是如此模样，且无法回头，也只得勉强行走下去罢了，谁料得到后来事？

悟空把这个意思跟那人一说，那人直把头摇，如拨浪鼓相似：“你这话不通，专是回避，如何解决问题！”

“那你只得在此继续寻答案了，等找到，且告诉俺一声，俺也替你贺喜，也替天下人谢谢你哩！”悟空道。

于是飞离此人。这人也不顾，转入沉思去了。 [70]

悟空行了一段路，忽然天色暗了，而身后恰光明着，身子夹在光明黑暗之间，倒把悟空弄得糊涂。究竟艺高人胆大，悟空稍一犹豫，乃复公然前进，且不管前途黑暗究竟何意，自家一身本事，岂能被些许黑暗胆怯了？说出去却不落了人家话头，丢了自家威风，削了辛苦打来的名头？

便自前飞。行不多远，见这满天地的黑暗中有点点光明，行的近些，那光明更加茁壮。悟空趁步急进，发现那光明所自，乃是一根蜡烛，却颇壮

大。这蜡烛把一个庞大身影照见，悟空细瞧，原来是个人面蛇身、身长千里、赤色如火的庞然大物，而那蜡烛却正在这庞然大物的额头上。这物并不被悟空动静惊醒，打着惊天的呼噜，正好黑甜梦中逐鹿哩！

悟空把金箍棒在这物身上挠了数下，这物却并不醒来，只扭了扭身子，嘴里咕噜了一句，是："挠到痒处了！"悟空不觉大笑起来，想这杀人如麻、无坚不摧的金箍棒，何时变成孝子手，专替人做这等下三烂活计了？

那怪物被悟空笑声惊醒，忽地睁开眼，它的睫毛倒是长哩，只这一上挑，竟掀起一阵风，悟空转被吹了一个踉跄。

忽然，这天就明亮了，蜡烛亦熄灭了。

悟空正自惊讶着看天，天亦正常。低头，却瞧见那物正撑着一双大湖般湛蓝明眸，盯着悟空看哩！那眼真真蓝得透彻，把悟空着了迷，可惜世上再无这等明蓝湖水，否则好歹移到花果山，每日价浣沐其中，岂非金不换的神仙日子！又想，如果把这双眼睛挖出，扔到地上，不知能否着地生根，即生发出一汪清水来？

那物忽然言道："你这厮是甚么东西？如何不言不语，不管不顾，只管盯着我看？岂不把我看坦 [71] 了！"

"你倒羞人答答的哩！"悟空失笑道，"好歹你也是这等傲然的身子，何以扭捏如娘每相似！俺老孙实非他人，乃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亦是宇宙间响当当人物。你是何人？"

"你也敢称响当当？我却从未听闻过你，我观你身不满四尺，在我眼中，如轻尘灰土，不当我一阵风哩！你还想知我大神的名号？"

悟空却不曾被人这等轻视过，发怒道："你说你一阵风把我吹走，你且吹吹看！"便挺身而立。那物果然便吹了一阵风，真好大风也！悟空被吹得如转动陀螺相似，霎时到了不知甚么地方。仔细一看，这地方真怪！却是一片白沙，不知有多广大，如荼铺展。且白沙并不安分，到处动如流水；在那白沙之上，摇曳着许多石兰花，花是甚美，香如桂花。悟空忆及花果山，那山上每到八月，桂花开时，便香飘千里，把些不文不雅、形体粗糙的走兽野物也迷得手舞足蹈，当时还开个赏桂会，悟空少不得做个居停主人，得意了许多年。现今到这不明不白地方，见此石兰花如此亲切，悟空心里生了一股暖意，便定住身子，下降来，要抚摸那花哩。不料这沙却会陷人！悟空花尚未摸到，人却沉到沙里。悟空吃了一惊，亏得他灵敏过人，转呼个口诀，叫道"长"，果然身子便随风往天上蹿。这沙子倒不管，还是在陷悟空。悟空有心跟这沉人的沙子比较，只顾往天上长。后来，想

是到底了，这身子不再往下沉，悟空再一看，自己只腰以上在沙面上，这沙上面的半截身子估摸有千里之高，则这沙子真真深不可测！

悟空心里侥幸了一会，叹口气，道："惭愧！差点小命玩完！"

"你倒有本事哩！"忽然一个声音从沙下传来。悟空吃了一惊，叫道："却哪个冤魂孤鬼在地下与俺老孙说话哩？"

正问间，那沙子动了，一个青衣的道人露出来，却是面如古月，发如三冬雪，须赛九秋霜，相貌清奇之极。

"你却如何不下沉？"悟空惊奇道，"莫非你真是鬼，无质无量？"

"我若是鬼，转不神奇了！我乃世上唯一可在这千里白沙上自如行走之人，当年亦不知有多少人深陷其中，现在白骨还在沙中哩！"

"你究是何人？"悟空道。

"你可叫我宁先生 。" [72]

二人正说着话哩，忽然空中飞来一些闪耀的白鱼，摆着尾巴，如银子相似，发出煮熟的鱼才有的香味。

悟空被这鱼耀了眼，倒把宁先生晾在一旁，一心一意地看这鱼。宁先生急了，道："尔千万莫食此鱼，此鱼凡人吃了，必定身死当地！当年我醉赏石兰花，不经意间吃了一尾，却身死百余年，再等活转来，神界不再，人事已非，天地间只剩我孤独一人。"

"你还做梦哩，俺老孙揣度你不知天宫之变故，当年员峤、岱舆被大水淹没，沉入海底，多少神仙都亡了命，成了孤魂野鬼！你现在所在之地乃当年员峤仙岛，后来不知何故变成九幽地狱第七层，你是在蹲监哩，还赏甚么花！"

"你这厮大言欺心！"宁先生道，"我怎不知有甚么大水之事？"

"你不信拉倒，且放俺老孙出来，俺每再说话。"

宁先生不肯，道："我在此孤独多年，好不容易得着一个活人，可以把玩清谈，怎的就这么容易放你走？"

悟空怒道："你这厮却转卖人口哩！俺老孙自来自由自在，能受你束缚？"遂把金箍棒拿出，往沙子中一插，便念口诀，让金箍棒长高，转瞬

之间，金箍棒到了沙子之底，悟空扶住金箍棒，人从沙中起来，飞到了天上，遂把金箍棒抽出，变成绣花针，塞在耳中。宁先生在一厢看西洋景般，看得入迷，倒没阻止他，等到悟空身在半空，却不能留人了。

那宁先生好言说话，道："你那根棍子我似眼熟来着，岂非大禹的定海神针？"

"正是！正是！想不到你这厮倒是有点见识。"

因在此地耽搁得久了，悟空要走，还要找那人面蛇身的怪物理论哩！一见悟空要走，宁先生却急了，忙道："你如何就走了，好歹与我谈几夜，大家留个秉烛夜谈的佳话也好。"

"俺老孙却无那等闲功夫与你'秉烛夜谈'！"悟空道，"俺还有大事在身，恕不奉陪！"

"有甚么大事非走不可？"宁先生道，"还是清谈来得爽快！"

"俺要找些帮手，把现今天宫主人玉帝老儿打下南天门，使乾坤重整哩！这却不是大事是甚？你要清谈，可往那方向寻找寻找，俺自那地方来，那里正有好多人物，甚么常羲、羲和、混沌、女娲、伏羲、盘古、朴夫之类，比比皆是哩，还有一个考虑怎么走路的人，像是对你味口。"

"我倒不知玉帝是谁，不过，你说那里真有这么些上古神仙？"

"俺老孙何曾骗过人来？"悟空道。

"然则我就过去！——你却要到哪里去？"宁先生道。

"俺要去会个人面蛇身的东西，谅你不知！"悟空道，回头又言道，"若你有意，到时亦可与俺一起打到天宫，揪玉帝那厮下马，盖他实在不是个东西！"

"打仗却免了罢，我还是安心赏我的石兰花罢了。"

"那便随你！"悟空道，一个筋斗云而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摘莲抛水上 郎意在浮花 [73]

不一会儿，重见到那人面蛇身的庞然大物，那物正呆头呆脑，四处访看

哩。

“叵耐那厮，却好无礼也！”悟空怒道。

那物见悟空现身，却是一脸喜色。

“这些时刻，你却到哪里去了，我还以为你被吹到九霄之外，回不来了哩！”

“不回来的是你孙子！”悟空道，“你那雕虫小技，却如何能置俺死地？”

“也好，你算是有本事的，你刚才到了甚么地方？”

悟空便把遇见宁先生之事一说。

那物一听，笑将起来，道：“原来宁先生那厮就在此地，我却与他许久不见了！”

“怎的，你认识那厮？”悟空惊讶道。

“那是自然，想当年我每同为神仙，本自一家，常来常往，我还在他白沙地盘看过一会石兰花哩！”

“那你究是何人？”悟空道。

“我是烛龙！”那物道，“想你听闻过我名号，我是睁眼为昼，闭眼为夜，呼吸为风，想你刚才亦领教过我的厉害！ ” [74]

悟空道：“原来是你，你的大名我却是如雷贯耳哩！不过你有这等本事，却如何空守此地？”便把玉帝种种丑陋勾当讲与烛龙听。那烛龙一听之下，亦是大怒，道：“这等腌臜畜生，竟也霸着天宫，叫神仙每体面往哪里摆放？自然要把这厮打死！”遂答应悟空，待悟空回来，合着先前答应帮忙的诸神，一齐打上天宫去。

悟空谢了他，又前行。

行不多远，见到一片大树林，其树甚高，五色缤纷，开着绝美花儿，散着非常香气，使悟空到此，不觉陶醉。正陶醉得一塌糊涂之间，忽然树枝响动，骤然有一群鸟呼啦一声穿林过叶去了。悟空一看，那鸟儿标致得紧哩，都是些素常未见的，或者有大而艳的尾，或者有修长身躯，或者有五彩翅膀，且都把歌喉放亮，空气中乃尽皆它每和平之音。那悟空在人世、在天宫何尝得见这等景观？那一刻如入梦中，不觉亦跟着那些美丽鸟同

飞，浩然身觉羽化，已不知鸟身为悟空，还是悟空为鸟身。飞了一会，众鸟把身形降到地上。眼前是一个小木屋，简洁非常。一个白衣少年正在小径踱步，落叶缤纷，将他脚下铺垫得光辉璀璨。这些鸟甚是驯良，与这少年像是极熟，非常亲切地在少年脚下，一时摩脚擦腿，其乐融融。悟空自己不知，竟效颦起来，也把他不满四尺的毛糙身体往少年挤去。那少年忽地见悟空这么一个猴子，吓了一跳，叫了一声，把悟空从梦中惊醒。

“这是何地？你是何人？俺老孙如何得在此地？莫非俺是做梦哩！”他言道。

“不料你这猴子会人语！”那少年惊讶道，“你现所在，乃是我少昊鸟国。”

“鸟国？怪不得满目都是香花香草，飞禽飞羽。你叫少昊？”

“正是寡人！”

“你还寡仁哩！”悟空笑道，“像你这等过着胜比神仙的日子，又何必做甚寡人？——不过，你如何便在此处？”

“说来话长，我本是西方天帝，后来国被黄帝夺去，身死之后，魂魄被发散在此处。我那许多鸟民不舍，相随前来，故在此囫囵过活而已。”

二人正说话之间，一个美貌妇人从木屋中摇曳而出，悟空看了道，“这位大嫂又是何人？”

“此是家母皇娥。”少昊言道。

那皇娥见悟空一个猴子亦能言语，却甚惊讶，问悟空身自何处。悟空乃将自己来历简要说上一遍。听到悟空常在天宫行走，这皇娥却流了泪，乃问悟空：“原来天宫又换了主人！黄帝却丢了位置！”

“正是！正是！现掌天宫的，乃是玉帝老儿。”

“这位上仙原来是天宫之圣！如此，我却向你打听一人？”

“你说。你说。”

“太白金星你可知道？”

“你说太白金星，那却是俺老孙的老相识哩，素常亦在他馆中吃香喝辣，亦曾顺手牵羊，偷他几粒仙丹嚼一嚼哩！——说起来，那太白老儿却与你家少昊有几分神似哩！”

皇娥又滴下几滴泪来："毕竟难出上仙法眼，其实，太白金星，正是犬子生父！"

那悟空被这话唬了一跳："此话当真？俺老孙怎从未曾听太白老儿言表过？"

"那已是无数年前旧事，我怕他贵人多忘事，早把我每母子抛在一边哩。少昊吾儿，你可把我当年之事告知这位上仙。"

那少昊便说道："家母当年是天宫仙女，专为女娲娘娘织布，深得娘娘恩宠。平素织布劳累之时，家母便驾一木筏，在银河上溯回，摘些荇菜、芼菜、菱角，拨拉些清水，照看容颜，顺便观那水中游鱼，日子亦甚快乐。有时不管不顾，任那水流带走木筏，于是便到西海边，那西海之边，有一棵穷桑树，树结佳美桑椹，把家母吃得嘴唇鲜艳夺目。一日，正在享受那桑椹美味，忽然一白衣少年出现，此即家父。家父一见家母，惊为天人，家母亦对家父一见顷情，二人便于穷桑树下纵情唱歌，流连忘返，直把一切俗事遗忘，后天宫见走失了家父家母，找到此地，强使二人分开。不料家母于彼时孕育了我。后来伏羲女娲谢世，天宫分为五块，我为西方天帝，才把家母从牢中解释，又接来家父，本来以为一家三口，从此可享天伦之乐，谁知黄帝恃强，把我天帝之位夺了，我和家母被他所杀，魂魄被他发在此地，家父却不知逃到哪里去了？不料他还生还，却做了现任天宫的贵人！"

"原来如此！不料太白老儿年纪一把，原来也曾有青春风流之时哩！还留了种子！"

"你刚才说甚？太白竟老了？"皇娥惶恐道。

"正是，正是，俺恐怕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乃是天宫数一数二可以卖老的人哩！"

那皇娥听到此处，遂叹息了几声："他也会老哩！他也会老哩！"神色中多是茫然，恐正自思想当年风流少年绝世英姿哩。

"你二人却莫心虚，那太白老儿还算得俺老孙半个知己，俺亦知他为人，他虽大贵，至今尚无妻妾在身，活脱脱打着一个光棍哩！"

听言此语，那皇娥不觉喜色于面，道："我早知他是至诚君子，守信之人！"

"且待俺老孙复回天宫，把尔等消息告知于他，也让尔等有团圆之日。像这等胜似神仙所在，却怕他不来？"

那少昊皇娥听说了，慌忙谢了悟空。悟空因见少昊与太白有亲缘关系，亦不好邀他共同打上天宫，怕事情难办，故言不及此。临去之前，特意再看那许多美丽之鸟。少昊见悟空喜欢，打个口哨，霎时天地间尽皆异样飞禽，都听少昊指挥，便在悟空眼前做了一场禽舞，那些鸟舞姿蹁跹，却不把悟空喜得抓耳挠腮？

悟空称心而去，却不急着飞走，一路飞，一路看那奇花异草，惊人飞禽，真真目不转睛，都把时间忘记，待飞出鸟国，抬头一看，明月已当空了。

前面不远处，却有一甚高大的阴影。这影子却弯着个腰，吱吱吱吱的，不知在磨甚么东西。悟空好奇，变了只细脚蚊子，飞上前一看！乖乖隆地东，韭菜炒大葱，[75] 那人有七丈之高，却是虎头龙足，蟒眉蛟目，从未见女人有如此之丑陋。她此时拿着一块大石头，拼命磨自己的牙，她那牙亦忒不好看，不仅凸起在外，尚且尖若锋刃。悟空从未见过人磨自己牙，怪这位秉性标奇，正惊讶着哩，忽然见地上有些东西在动，仔细一看，却是些人，被捆着，扔在地上，仔细一数，共有十人。

悟空心道，这却有些像俺老孙当年吃人勾当哩。果不其然，那高大丑妇人把牙磨得差不多了，便弯下腰，提起一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囫囵吞下肚子去了。

一面言道：“吃得太匆匆了，竟不曾仔细品味。”遂又从地上抓起一个，慢慢塞到嘴中，果然咯吱咯吱地细嚼起来，那些骨头倒是清脆的很哩。

悟空一看，这样不行，虽说自家亦曾做过吃人的勾当，那到底是当妖精时候风采，今已入仙级，且得了长生，不能不管不顾。遂现了身，念个咒，松了另外八人绳子，又使个转移法，把他每挪到远处。

一见美味突然走 [76] 眼前消失，那妇人不觉大怒，但一看捣鬼的却是个不满四尺的猴子，居然大笑起来。

“今是甚么世道，一个猴子亦在我面前卖弄本事！”

“俺把你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妖精，还敢嘲笑俺老孙！”

不料那人公然不耻，大笑道：“我自家生的，自家吃，有何不可？”

悟空吓了一跳，言道：“你说这些个人尽是你所生所养？”

“正是！”

“你疯了！你疯了！”悟空叫道。

“你才疯了哩！如今养儿养女，走第一天起，便逐日吃开了，吃得有滋有味，细水长流，还言说为儿女之好，要培养他每哩！谁知暗底却把儿女精神吃个罄尽！待到人老，儿女成熟，此时又言要靠儿靠女，遂又把儿女每吃得山空，那儿女每早经糊涂，哪里明白这些？不仅不知这些，他每自己一生儿女，亦不知不觉吃开了，与他每父母一般无二。便如此吃得甚欢，大家遮掩过去。我还是好的哩！素日里一大早起来，便产十个小人，晚间把他每吃掉，使他每无机会造孽，又免去人生种种苦痛，岂非慈悲为怀？”

悟空道：“你倒是强词夺理哩！照你这般说法，你何不根本不生他每出来，岂不更其慈悲？”

那人听悟空如此一说，似恍然大悟，不觉敞开胸怀，竟就那月光之下大肆舞开，有对影成三人的意思。

悟空见这人若风若颠，不觉叹息，知道亦不指望她能帮甚么忙，遂不顾她狂舞，独自走了。[7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下车何轻盈 飘然似落梅 [78]

又行了一会，见月光所照，皆是荒土，甚是凄凉。好在黑夜之中有些零星火花，像是地上长出来的星星。一见火花，知有人家。悟空仔细飞到火花集中处，果然见许多人排布着，正在拜一个人。

这被拜的人端坐在一个土台子上，那土台周围全是小火棍，把这人的脸照得鲜明，却是一个方脸，眉目俊朗之人，只是衣服甚是破烂。

悟空不知这是何人，大众又何以拜他。

此时那唯一端坐之人已然看见悟空，遂叫悟空过来。

悟空走到前面，公然傲立，大众甚怒，叱责悟空何以不拜。

悟空道：“想俺老孙当年初出人世，亦只不过拜拜四方。[79] 后来亦拜过师父，除此之外，亦无心再拜他人！”

那一众轰然道：“这厮恁的大胆！却不折寿！我主乃圣明贤君，如何拜不得？”

悟空却是强项的，哪里受他每摆布，纠缠久了，悟空大怒，便要使泼。幸得那贤君开了金口，道：“他是方外之人，且免了他礼！”

悟空上前问那人道：“你是何人？此是何地？”

那人言道：“某是燧人氏，此是燧明国。”

“你是燧人氏？”悟空道：“闻得你钻木取火，可有此事？”

“那是世人误传。某少年时素喜遨游，曾到世界之边，绝域之所，那地远到并太阳、月亮都不能把它照耀，只因一棵成年大树把它遮盖了也。”

“你这厮莫非胡编乱造？世上几曾有这等高大之树，连太阳月亮都不能照明？”

“我每君王岂是胡言乱语之人，你这厮竟有泼天的胆！”

“不知者不罪！”燧人氏言道，“此树名为燧木，占地乃有万顷，某初至此地，入此大树之中，穿枝过叶。初时只觉暗无天日，林中湿润，潮气扑鼻，不料行走不远，觉有非常之喜，只因那树叶之间，频见闪烁光芒，便如珍珠，又如宝石，越往深处，光芒越盛，不久，便全然如日月光照，明耀非常！渐渐便有人居，他每人物飘逸，散漫逍遥，见我外人，得入此间，甚是惊讶。某与之交谈许久，方知此间光芒，尽来自树上之鸟，那鸟长爪、黑脊、白肚，短硬之喙，身形如鸡，它每喜啄树干，当时便有异常灿烂火花散出，那地的人，便把这些火花捡住，当作饮食，因此常饱暖，不惧饥寒，所以知足常乐。某甚是欣羡此地之人，本欲常留其间，他每亦非常挽留。后来念及故土之人，遂原路返回。盖某从那鸟身上得到取火之法，其时世人皆不知取火，乃茹毛饮血，常常早死，某可怜他每，便模仿那鸟，把牙齿摩擦那树，便有火花散出，大家把火花集中起来保存，从此人间随时便有火种，再不必等待天雷也！”

“原来你这取火之法却是从鸟身上学来！你不说，俺老孙焉能知道？还以为人是无所不能哩，原来他每早失却本来面目，健忘得紧，现今竟嫌弃禽兽起来，要赶尽杀绝，故此无所不用其极，弄得千山鸟烟绝、万径兽踪灭哩！”

“大王，这厮竟取笑我每人哩，不得放过于他！”一人言道。

“正是！大王，观这厮面目兽形，却也学人言语，且惯会冷嘲，殊为可恨！我每顶天立地，人间丈夫，岂能为禽兽嘲弄，便把颜面跌碎了也！”另一人言道。

悟空一看此人！甚好，他却也是半成人形的东西哩：原来是狗头人身。

其他诸人，亦是声势汹汹，有啮悟空之肉，寝悟空之皮的意思。

不料燧人氏不许，道："某观这猴模猴样之人，倒是伶牙俐齿，或可常留我国，为尔等作乐，岂不妙哉！"

"果然大王智过常人，我每实是不如！"

那一众一时山呼圣明起来，一齐倒地，叩谢圣人体贴之意。悟空旁边之人直拉悟空之衣，欲他跪下谢恩。悟空是何等样人？当时飞到高处，大声言道："俺尚以为你系感念苍生的圣明君主，却原来身边尽是朝秦暮楚、朝白暮黑、朝是暮非的小人！则你亦不是甚么好东西！俺老孙是何等人物，岂能任凭尔等小人摆布！俺待一棍打死你，又怕世人说俺灭了他每造火的恩人，也罢，留你残命，与这厮每胡混罢了！"

当时那些人亦不待他每圣君吩咐，便向悟空扑来，要与悟空拼命，悟空怒火中烧，一棍打死数人，他人见状，胆战心惊，当时止步，无不大骂悟空。

悟空见燧人氏一脸愕然，不言不语，忍不住大摇其头。数人见悟空目注于自家明君，以为悟空心存不轨，慌忙跳上台，挡住燧人氏，有死命救主之意。不料其他人一见，立刻大叫，"这厮每大胆！敢践圣君之位，却不找死哩！"救主之人立刻大力驳斥，这两边人一吵闹起来，倒把悟空冷落一边。

这时所有人差不多都跳到台上去了，燧人氏遂被众人淹没，悟空不能见他身影。

那也是圣君哩！悟空心道，却不可怜极了？

再行许久，仍不见尽头，一路亦甚空旷，不见人影，连个蚂蚁皆无。正疑惑之际，终于见到一人，却是牛首人身，宽阔的嘴正自咀嚼甚么东西，嘴角流出青色液体，手上提着根紫色鞭子，在半空甩来甩去。那牛首倒是出奇丑陋，像陈年霜打老树皮相似，皱巴巴，一副苦相。角却高耸，色如白玉，闪闪发亮。

悟空疑心他是个成年得道的妖精，不免大喝一声。那人张眼见到悟空，也自吃了一惊。

"你是何妖精？怎的突然冒出来吓人！"

“俺是妖精的祖宗！”悟空大言道，“你是何方妖孽？”

“我不是妖孽，我是炎帝！”那人道。

原来炎帝却是这等模样，这倒是悟空不曾想过的。“你真是炎帝？”悟空道，“然则俺老孙见过你女儿哩！”

“我怕你是欺人！我那少女孩儿不听我劝，一心钻到炉火中，终于变成烟雾；我那瑶姬孩儿为人热情，孰知少年夭折，当时把我哭得天地昏暗，后她托梦于我，情愿变为云雨，往来江湖之间，与成年男子交合取乐，我亦满足她心愿；我那女娃孩儿亦是小孩子家脾性，常在海边戏耍，孰知一日溺水，竟亡了她的性命！把我老来弄得孤家寡人，并无个贴心女儿絮话家常。我却苦也！”说着竟流下泪来。

“俺老孙说的就是你那淹死在东海的女娃，难得你不知她后来变为精卫之鸟，常衔着石子枯枝，壮心踌躇，要填满东海？”

“果然她却变为鸟？我那苦命的孩儿啊！”他的泪倒是甚多哩！悟空亦被他鼓舞得心伤。炎帝清泪涟涟中不忘还问一句：“你却从何得知她消息来着？”

“在九幽地狱第六层，和她侄子夸父在一起，忙着衔石填海哩！”

“我那可怜的女儿，却恁痴情，还在不舍地做那永无止境的无用功哩！那海水焉是几块石头就能填满的！”炎帝叹了一口气。

他这一叹气，却吹出一口气来，甚是臭浊。

“兀那炎帝，你嘴里嚼的甚么？”

“我嘴里嚼的是草药，我是死于断肠草之毒，至今仍不甘心，还在寻找解药哩！可恨那一场大水，把员峤岛全体淹了，当时草药也不知绝了多少种类，我恐怕再不能找到解药了。”

“死即死矣，还要解药做甚么？”悟空好奇道。

“你是不知，只要找到解药，我就可以复活了。——你刚才说甚么九幽地狱？九幽地狱是甚么？”

“地狱乃死人灵魂会聚之所，共有九层，故称九幽地狱。怎的，你竟不知地狱为何物？”

“原来如此，想员峤之岛，本亦是诸大神死后魂灵安身之处。——既然九幽地狱是死人之所，然则你亦是死人了？”

“俺老孙早已跳出生死束缚了！”悟空言道。

“那你真真得解脱了，实是可喜可贺。我却要在此苦熬时光哩！真是长夜漫漫！不过你一个生人来此何干？”

“你是一死万事休哩，哪里知道下民苦得一塌糊涂，到处妖精横行，恶吏霸道，天灾人祸，折磨得他每生不如死，人不如禽兽；天宫亦是是非不分之地，专一恃强凌弱，正直的遭殃，阴狠的得道，群魔乱舞，黑光四布，哪里还见到光明？那天宫现主，号为玉帝，更是一个阴谋小人。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天宫之主已经如此，何况下界？你是至诚的君子，救民的楷模，焉能置天下于不顾？”

“你说的倒是义正言直，只是我观你形貌，果然亦是一妖精哩！岂非贼喊捉贼？叫我如何肯信你话？更何况那黄帝是何等人物，怎会无故把天宫丢了，被甚么玉帝夺去？那玉帝又是甚么身份，焉能与黄帝为敌？”

“你是不信俺老孙哩！却何不与俺同去人世周转周转？好歹眼见为实，那时便莫要说俺老孙欺心！何况更有女娲、伏羲等上古大仙应允于俺，要把玉帝赶下天宫，重整天地，到时你可跟上前去，自己下一判断。”

“女娲娘娘、伏羲爷居然应允你了？你又在大言，他每是何等人物，怎轻易信你这人模猴样？”

“你倒是怀疑派的哩！”悟空怒道，“空说无凭，你自可去问他每二位，看他每说甚么，俺却无心思与你聒噪了，少陪！少陪！俺老孙这就去也！”便起个云，飞走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岂不是流泉 终不成潺湲 [80]

飞不多远，见到前方有一少女背影，看身姿甚是美好——不料是光头。悟空不禁喊了一声：“是谁家姑娘立在那里？”

那少女一回首，把悟空吓了一跳：这样美好身姿怎的竟配合了恁般可怕面容？只见那少女眼眶空无，陡然两个黑洞；肚子亦是剖开的，内里尽空；更可怕的是，不见一根肋骨，想支撑这个身子的，不过是一张人皮而已！

悟空大为可怜于她，心想，这副模样定是惨遭巨变，被人所害，乃抱一个打不平的先见，亲切问她：“姑娘，却是谁恁的阴狠，伤害于你？俺老孙却要向他讨一个公道！”

那少女长叹一声，道：“小女子感你这份心意甚好，但你亦莫要虚忙了，实在造成我这模样的正是我自家哩！”

悟空叫了一声：“哎呀！没见过这样的人！”

“我现在亦后悔哩！不料世上并无后悔药可吃。我是毁掉了！”那少女一边说着，一边两个黑洞眼眶中竟流下几滴清泪。

“此事究竟为何？且向俺老孙说一说。”

“说来惭愧！我本亦是花容月貌、沉鱼落雁，住的是琼楼玉宇，品的是神酒仙肴，听的是霓裳羽衣天上之曲，往来的是寿比天地之人，全只因一时发痴，把这一切丢开，做了这幅鬼模鬼样，人见人弃！”

“哦，那你想来是发颠了！”悟空道。

少女自顾言道：“只因那时大水滔天，把五座仙岛淹没了两个，更不要提世上凡人，尽成了鱼鳖之食。那大水消褪之后，天庭重整，渐渐恢复本来模样，唯那大地，烂泥遍野，到处荒芜，极其萧条，死气沉沉。我记得大水之前，自己常到大地之上赏花观水，其时非常快乐，因山清水秀，动植生动，一片天然野趣，连天庭都没有哩。想及于此，心里难受，乃发誓要让大地重回生机。便偷把雷公电母的吃饭家伙在大地上施用施用，把大地烤干，使平地露出。这事为我父皇所知，迁怒于我，把我关在天牢之中，欲我反省。只因我任性，从不曾被父皇如此对待，遂生了一个心，一心要与父皇对着做，毕竟要把大地返春。便偷逃出天牢，来到大地。此时大地一片漆黑，盖父皇怕我见到大地，再生邪思，所以把太阳、月亮、星星全部从天上赶走。他哪里料到我因要与他竞争，连性命都不要了哩！我是再不能去天庭，向我父皇委曲求全，要他发令大地回春，亦自知不能从别的神仙那里得到帮助，便自己躺倒大地，忍着疼痛，一个心狠，把自己右眼抠出，扔到天上，于是那就是太阳了；我又把左眼抠出，扔到天上，那就是月亮了；我又把脖子上最爱的珍珠扯下，一颗颗扔到天上，那就是星星了——命都不要了，要珍珠做甚？那时，我已双目失明，但觉到大地非常温暖，心中却甚快乐，那快乐是我从未感受到的一种！我想了想，心一横，为人须为彻罢，便挖出自己的心，向这心吹一口气，它便化出一男一女，我命他每结成夫妻，衍化人类。光有太阳月亮人也不行，这时候，大地太干燥，万物难成活，我便抽出自己肠肚，抛向大地，那曲折所在，立刻显出大江大河模样，那奔腾之声，传在我耳中，比任何音乐都美妙！这

时，我自知生命不久，便又把自己骨头拆散，一根根扔到大地上，果然便有隆隆之声，原来是大地上高升起一座座山峰。有山有水地方，自然便是养人的所在，我知道，虽然眼睛不能再见，但那景象与我以前所见，当无二致，我虽已死，魂魄常踱步于此间，又有何恨！可是光人在大地上行走，恐怕并不行，因惧他每饿死，我又把我美发全部拔光，扔在地上，便有各种香花果木自在生长；我又把自己手指头咬断，甩到大地，那手指头蹦蹦跳跳的地方，立刻生出飞禽走兽，扔到水里的，化为万千游鱼。如此，我以一己之力，把大地重造。我那父皇此时还惊讶哩！跑到大地一看，原来是我，那时要死，便求他答应，从此莫再灭绝大地。他那时亦甚后悔，把君王的脸面都丢了，抚着我皮囊长叹不已，那时生离死别，我每便和解。他还把我两个眼珠从天上摘下来，把原来的太阳、月亮安排轮回，只是我那两只眼珠不能再安到身上，他只得收藏了，为此还哭得流水落花。那时，我又感到最大的快乐。原来这临死的时刻，是生命异常华美动人时刻，早知如此，我何不早点解脱掉？”

悟空听得如痴如醉，不料这般丑陋少女，却恁的光明伟大，不听她言，哪里料到？真真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悟空叹口气，低语道：“却生生难为你了！”

那少女却截了悟空话头，道：“有何难为的，我现今却后悔莫及哩！”

悟空诧异道：“你做出这等惊天动地事业，不知得天下多少人钦敬，何来后悔？”

“你还在做梦哩！你难道知我名号？我早被我那些不当人子的后代忘个罄尽！且说当时我身体在父皇怀中，父皇顺从我意思，把我葬在大地一处山水清秀所在，使我得沐山灵水秀之气。早先还有许多后人来此祭奠我，也让我吃几顿香烟，把清苦的日子抵消掉。不料日子愈久，祭奠的愈少，渐渐都无人来，把我饿得皮囊都撑不住。更不妙的是，后来渐渐传开，说我坟中多有金银珠宝，原是我父皇陪葬的哩。那厮每蠢蠢欲动，起初还惧我父皇，不敢明目张胆，只在黑夜偷挖几铲，摸几个宝贝溜走，走前还规矩地把土重填上，后来一众见我父皇亦并不知此事，更其斗胆，青天白日，公然刨我坟，把我坟中之物，掠得罄尽，分账不公，又在我坟前打斗，弄得尸横遍野，血流四处。我明知他每做这一切丑恶勾当，却无能阻止。当时便恨自己，悔不时光倒流，任这大地荒凉终古。后来我父皇来看我，发现我生后遭遇，却不知何人作为。他便招我之魂，欲问清楚，我怕被他耻笑遇人不淑，自己颜面扫尽，便谎称是他仇人所为，乃胡乱编个奇形怪样人物来。他信了，便把我安置此处，说此处他的仇人不敢来，因此甚是安稳。从此，我便在此胡乱度些年月，每日以泪洗面，千万后悔，只有我父皇偶尔来看我，我便摆出笑脸，意思过得甚好，不悔从前。其实我心里这个苦！这个苦！难对他人言！难对他人言！”

悟空黯然，心想，幸亏自己不是人，否则不要愧死？乃安慰少女，言道："那些个鸟人真该遭天打雷劈，死无葬身之所！"

这少女明知空言无益，却也高兴起来。

悟空忽然问道："你说了这许久，却不知你父皇是何人？"

"我父皇乃玉帝也！"那少女得意洋洋地说。

悟空被这回答一惊，身子都抖了一抖哩。

"然则你母后便是王母娘娘？"

"王母娘娘却是谁？"那少女奇怪地问道，"我母后在生我时便死去了，从哪里冒出一个甚么娘娘？"

悟空心道，原来玉帝亦会包二奶哩，王母却是个后来人，可怜这少女全然不晓！他亦不忍心戳破，遂与少女告别，要往前面去。那少女与悟空言谈甚久，倒起了个惺惺相惜之意，自己说甚是寂寞孤单，因她父皇看她的机会越来越少，她一个人在这冷清之地，实在难熬哩！可怜悟空哪里是陪人闲话的性子？狠着个心，强横地夺路走了。 [8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月落始归船 春眠恒著晓 [82]

话说悟空离了玉帝女儿，尽自往前。都市王告知过他，这第七层地狱尽头，又是一汪洋大海。那大海是倾斜而下的，只要过了那海，便可看到第八层地狱。果然，行不多远，那倾斜大海即在目前。原来这大海竟如瀑布般竖着。悟空飞到半空，狠狠看了一会，真奇异之海也！那些个游鱼却不像壁虎子似的在海上爬着！更有些会飞的海鱼，凸地跳出来，像从画中走出一般，令人忧惧，生怕它落到深渊里去，它却划个弧线，又落到海中去。那些浪亦是怪异得紧，像风吹出的衣服褶皱，或像石头崩出的火星。悟空不敢贴着海飞，那海浪砸到身上岂是耍子的！

直往下飞去，飞不多远，忽然见海上一座褐色岛屿，悟空亦是累了，不假思索，便落在岛上，欲寻些淡水，解解焦躁。不料一落之下，那岛竟就抖动起来。

悟空心道不妙，这是火山哩，要喷出来，岂不烤焦俺一身璀璨华服？却是从东海好不容易夺来的哩，毁了可惜，只得又飞起来。不料不是火山，乃

是那岛突然拱起来，冒出两座山！那是绝大的山，对立得恰好，真真一母双生。更妙的是，这两山山顶却有两个大豁口，极其粗糙，或高或低，坑坑凹凹，颇不整齐，形如锯齿。仔细一看，更奇，这两个大豁口还在那生动哩！

“这等鬼岛！真不经见！”悟空道。便欲飞走。忽然有个声音说起话来：

“你道我是鬼岛，其实我不是甚么岛。”声音嗡嗡的。

“是甚么东西学人说鬼话哩？”悟空奇道，四顾不见人。

“这里，这里！”那声音道。

只见那岛打起旋来，搅得波分浪涌，滔天之势。悟空飞到高处，避那巨浪。仔细一看，一个阔得要命的人脸露在下面。这人面恐怕有千里之宽，即两道眉毛亦飞扬得甚别致，斜走如山势；眼睛倒是不对称地小，细得不分明，与拉长的正午之猫眼相似；鼻子甚大，不过凹得厉害，看去像是内敛一人；嘴是格外阔得紧，还伸出两根粗毛哩！

“你是甚么妖精，却学人样？”悟空道，“俺见你山恶 [83] ，只好扮鬼吓人，却如何来吓俺，俺老孙岂是你吓得的！”

“你这厮忒蛮横，尚不知我是谁，如何只顾以相貌轻我？我说实话恐怕你不信，你别看我脸阔，我却得女人缘哩！”

悟空一闻此语，笑得颠倒花枝。“只除了那些傻大姐、内外骚、老姑娘，如何能看中你，难道你脸阔便是有理？”

“你这厮像是初出茅庐，不经人事的雏儿哩！”那厮大怒道，忽地举起两把大剪子来————那剪子有几里之长，豁一声向悟空剪来，悟空噌一声跳上半空。

“俺道是甚么妖精，原来是只螃蟹，惯会横行，不知如何，修炼得这等庞然，转来害人！”悟空看明那厮正身，原来那两座山，委实是这厮的两只大螯。

螃蟹功夫，本来只有两招，一是横行——是逃命用的；一是一剪，倘这剪剪不住，气便泻了一半。这厮虽然身格异禀，亦不脱螃蟹习惯，见悟空善能腾挪，晓得拿不住悟空，就不动它两只大螯了。又见悟空从半空中掏出金箍棒，做势要砸下来，报那一剪之仇，慌忙沉进海里去，心中还懊恼，何以说那么多话，不如一口吞了下去，岂不爽利。他岂知，要论吃人，悟空还是行家哩！ [84]

悟空离了那巨大螃蟹，直往下行。行不多远，又见海上有些新东西。是甚么呢？是些人鱼，据着些露出海面的礁石，她每在沐发哩，一边哼着歌。她每的嗓子忒细了一点，声音极其嘶哑，粗糙不堪入耳。悟空早闻南海上人鱼是标致异常少女模样，肤如凝脂，面如桃花，善能滴泪，泪如珍珠，又能歌善舞，惯会引诱心性不定的少年，沉入海中，行那苟且之事，完事则食之。不料此中所见人鱼，皆是些面目狰狞，髑髅老化的形象，不知她每何以这等爱美，头发已经风干，只剩数根，亦珍惜得要命。真是在在显着诡异。 [85]

悟空是猴子心性，最为好奇，飞近了，要细看她每一回，不料她每却欣喜不已。其中一个说道："你是他乡的知己哩！何以这等仔细看顾我每，莫非知我等花容月貌、倾国倾城吗？"

"你这厮倒是自恋！"悟空道。

这话惹恼了这些粗糙的美人，横眉冷目，直对悟空。

"我把你这不识货的夯猴！我等相貌清奇，早已有目共睹。像我等曝晒在日光之下，光辉灿烂，不知引得多少飞鸟凋谢天空，死于风流，你却说我等自恋？着实讨打！"说完这话，那些人鱼把黄涩的尖牙齿张开，嘴里发着吱吱声，乃磨牙吮血的气势。

悟空心道，世上竟有这等不可理喻、不知羞耻、自恋卖弄人物，似是从不曾照过铜镜般，亦似乎日光下未见过常人，端的可骇，心想不能再与这厮每言语周旋，怕是肚里要翻江倒海，遂腾地飞走。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看取芙蓉花 今年为谁死 [86]

话说悟空已经在九幽地狱行走多时，耽误许久。逝者如斯，转眼已是日薄大海。俗话说："世上无陈日" [87] ，悟空见这轮落日果然不比世间，端的是又大又圆，若一个大车轮，黄灿灿的，其中还见到些魖魖的影子，像是有甚么东西在那太阳之中。莫非那即是夸父追了许久而不成功的太阳？

悟空被这太阳惊住，生平所见，这样雄纠纠气昂昂落海的硕大太阳，是唯一一次。这太阳不仅甚大，想亦甚重，只听落海处传来一声惊天动海之响，激起千堆雪，万种浪，把这垂直的大海陡然变成一个侧凸起的山峰，好久之后，那山峰才退下，大海复又平静。此时，一轮明月从太阳落海之处升起，悟空一见，失魂落魄，盖这月亮好像美人似的，妖娆庄重，古人都形容美人极至是"面如满月"，至今悟空才领略到这四字的好处。那月光

清丽脱俗，照得大海天空浑然如梦，清白自然，把悟空发了一阵痴，想把月光兜在口袋中，带回花果山，闲时常常鉴赏，亦不枉来此地狱一趟。

正发痴哩，忽然听见一种悠扬乐音，美妙可人，传自海中。悟空又被此声音击中，心中疑道，俺至天宫，那些神仙歌姬亦是唱得好，弹得好的了，不料与这乐音一比，不觉掉色失声。

细细一听，原来乐声乃是从海底传来的哩。

悟空出神听着，直至忘我，忽然那声音断了，悟空如从梦中惊醒，抬头一看，原是太阳出来了也！不料悟空却听了一夜，遂叹息道："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自己忍不住咬文嚼字了一会，原来他亦曾从傲来国偷听人家读书，其中有这么一句，觉得动听，居然记住，却拿到此刻发挥，算是贴切。而那音乐究自何出？实在神踪渺难寻哩！ [88]

叹息过罢，悟空继续前行，这一路却平安许多，终于见到一块绿大陆。那大陆与那竖立的大海相似，亦是垂直的哩。原来世上万事，无独有偶。

悟空疑心自己能否站稳，不料一到此土，感觉竟与平常土地无异，走了一会，竟就适应过来，如平地一般。悟空细看这片土地，与乐土有相似之处。只见眼前遍地开的，皆是些奇花异草，空气中何等芳香！又见前方无数往来之人影，皆是美好之人，形容壮大，与那天宫仙人，一般无二。悟空心道，不知这里是否即是丹朱所言地下天宫？不道悟空惊奇，那些往来人影见到悟空，亦自惊奇，纷纷过来，把悟空围住，上下打量，唧唧喳喳道："却是从何处冒出的一个野猴？"

悟空被他每聒噪得烦恼，大叫一声："俺老孙亦是天宫的常客，太乙散仙之流，谁人不敬？谁人不惧？你每却无礼，敢扁觑俺吗？"

他每却大笑起来，纷纷道："你看这猴子会说人话哩！更能大言！"

好个悟空，发一声喊，抖地拔高，恐天撑破，不敢学夸父之样，但亦有小山般大小！却把那些嘲笑的看客吓了一跳。

"这野猴尚有些道行哩！"

悟空见他每依然轻视自己，遂把那金箍棒耍耍，顿见风云变色，鬼哭神嚎，也不知撞伤了多少仙家。

见悟空耍泼了，大家发一声喊"妖精来了"，四散逃命。

悟空正得意间，只见面前来了数队兵将。

正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悟空公然不惧，屹立当地。

只见对方阵中出来一员虎将，高有九丈，举着把宣花斧，那厮走的姿势甚好，是左摇右摆之状，有地动山摇之势。

“忒那毛猴！我大力神斧下不死无名之鬼！”那厮说话像从天地间抖地起了一个霹雳相似。悟空却不惧他。

“俺说出大名来，好叫你吓跌一个跟头，俗话说君子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俺非别人，乃大闹天宫者孙悟空也！”

“你也大闹天宫？我看你做梦都不知天宫何等模样哩！却莫卖弄你一张嘴，吃我一斧！”

那斧携风雷之色，直向悟空劈来，悟空不惧不畏，端立当地，动也不动。“俺且任你劈！”

那大力神见被悟空非常轻视，心中一把无明火燎得如秋日草原相似，身体发肤皆灼热，眼见使出毕生之力，要把悟空劈为两段！不料斧砍到悟空头上，如入棉花阵。众神看得目瞪口呆。悟空大叫一声：“你已砍完，且吃俺一棒！”抡起金箍棒，就那大力神执斧的臂膀一下。只这一棒，叫大力神骨头折了，那宣花斧咯噔一声掉在地上，却把他脚砸了一下，乃负伤而去，连斧都不要了。

众神不料悟空不满四尺，本事却恁高强，不免吃了一惊。正唧唧喳喳议论之间，只见又有五人走上阵前，这五人却与大力神一般高大。

“你每是甚么人？”悟空问道。

“我把你鼠目寸光的畜生，你连我每五丁力士 [89] 都不知道！我每是力能断山的好汉，只要两个指头，定能把你捏成肉泥，你可敢叫我每捏一捏？”五丁力士中一人说道。

“有何不可？”悟空嘻笑道，“你每就来捏一捏耍子！”

五丁力士中走出一人，到悟空面前，拇指、食指捏住悟空，把悟空提起来，使劲一挤，把悟空腰都挤没了，看得众神喝彩。他正得意中，却听悟空叫道：“你这厮倒会按摩哩!”把这个力士慌了一慌，遂两只手把住悟空一头两腿，相反方向用力，如拧麻花相似，悟空甚是配合，转眼间，身体已经扭曲数道。众人又要喝彩，忽听悟空言道：“俺老孙上了你大当，你这厮如何竟不洗手？一股油腻味，把俺这一身华服糟蹋，却不可惜极了！”

另外四位力士一看，不行，得帮自家兄弟，遂五人合力，把定悟空头与四肢，要来个五马分尸哩！果然好力气，他每把悟空拉得细长，堪比游丝，不料藕断丝连，怎么就不见悟空身体断裂，把五人弄得好不焦躁！

其中一人大喊道："这猴子比那条蛇还得劲哩！"

这五人想起旧事，力气先泻了一半，恰在此时，悟空细如游丝的身子开始回缩，那五力士拼命往四方用力，却被悟空往中央带，终于被悟空把身形恢复原装，他卖弄了一回，故意言道："难为你每帮俺老孙疏松筋骨，多谢！多谢！"

那五人见不是对手，发一声喊，狂奔而去。

"还有哪个不伏输的，可来较量一番？"悟空大言道。

只见一怪相之人跳到阵前。他嘴如鸟喙，目如凸镜，遍体是毛，长有三寸，头中一角，晶莹剔透，两肋扑扇着翅膀。两手执着的，一是鼓槌，二是大鼓。

"观你体格轻盈，面容俊俏，与俺老孙倒有几分相似，莫非你是雷公？"悟空道。

"算你有见识！"雷公道。忽然就从口中喷出火来，把悟空毫毛燎了许多，发出焦味。悟空大怒，拖出金箍棒，要上前打雷公。这雷公忽就扇着翅膀到高处，祭出他的鼓，那鼓槌只一擂，只听得隆隆响声，如大潮水，汹涌向悟空而来。悟空被那鼓声弄得焦躁，却从华美衣服上撕了几块绸布，把耳朵塞住，方抵挡住那鼓声。从来吃亏没有这么吃的，悟空恨恨想到，遂发狠追逐雷公，要给他一棒，叫他化为乌有。那雷公见鼓声已无作用，慌了，满场跑。正自慌张间，忽听一声尖俏语："雷公莫慌，阿香来救你也！"[90]

悟空一看，是一个十七八岁秀气少女，手上拿条鞭子，白光闪闪。

悟空停了脚步，问一声："你是何家姑娘，怎的来帮这个老匹夫？果然世风日下！年纪轻轻，如何就学人家傍汉子？忒也不羞耻！"

阿香臊红了脸，口里愤愤骂道："我把你个破口的孽畜！你生的小畜生一定没有屁眼！"

悟空大吃一惊，从来不见姑娘家说出这等话的，她倒雷厉风行哩。心中怜她少年，不肯施重棒于她。乃说声"好男不跟女斗"，把她丢在一边，去追雷公。

不料人不可貌相，这阿香看似清秀女子，挥起鞭来，亦有风雷之势。那白色鞭子不住往悟空招呼过来。悟空一不留神，被她打了一鞭，身体火辣辣的。

悟空奇道：“你这是何鞭，怎的就这等火辣辣？”

“你还不知道哩，这是电鞭！”阿香不免有得意之色。

“怪道哩！原来是被电打了一下！果然有点疼——你这鞭忒凶悍，不合你用，你不如送俺老孙做个见面礼罢。”悟空说，不等阿香答话，一把把那电鞭夺过来，将那电鞭舞动起来，把雷公、阿香吓得胆战心惊，没命逃跑。其他诸神见风向不对，撒腿便逃。悟空得意大笑，其实哪里在乎那根鞭子，随意扔到地上，驾了云，一意随在他每后面，忽然看见半空中悬着一个花园。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云行出山易 山逐云去难 [91]

话说悟空看得两眼放光，放弃追逐之人，飞到花园中。只见那花园中随处开着艳丽非常的花朵，花香溢散；又见些火红凤凰，在花枝间招展，自在卖弄。悟空见这里美好非常，不觉想起少昊鸟国，把争竞之心歇下，在花丛中逍遥起来。正如痴如醉，忽然“平地一声雷”，园中响起一阵尖利非常的嚎叫声。悟空慌忙跳到空中，仔细一看，那嚎叫者乃是一个人脸马身有翅膀的怪物，体型魁梧。悟空这才放心，跳下来，大声质问那物道：“你是甚么鬼东西，俺老孙在这里赏玩风景，你却无端吼叫，坏了你祖宗的春梦！”

那物“呜”的怪叫一声，脖子都红了：“你这村野的妖精，却如何敢在吾主悬圃放肆，却不要命来！”

“你主是甚么东西？你又是甚么东西？”

“兀的不气煞我也，你这泼烂猴子，居然不知这悬圃是黄帝的后花园，更不知我英招大神之名！”

“原来此地就是黄帝所在！这却不是他丢命的机会来了！他却在哪里？俺老孙正要揪他的小命哩！”

英招听悟空如此放肆，再忍不住，磨磨牙，蹭蹭蹄子，全力向悟空冲来，欲把悟空撞杀哩，他哪里晓得悟空管过天马，惯会整顿马儿哩！

却见悟空打一个呼哨，那英招不觉心里倒吸一口凉气，脚步便自疲软。悟空伸出金箍棒，恰朝英招四蹄要命之处一点，那英招折了一条腿，轰然倒地，哭疼起来。

悟空道："俺观你好歹有个马样，故此留你一条残命，否则，你却不枉死俺手中？你却告诉俺，黄帝住在何方？"

英招无法，只得把手一指。

悟空顺着那方向飞去。于半路见一片银湖，那湖湛蓝如水晶，光芒动人，尤奇处，是这湖赫然漂浮在半空，平如一镜，并无深浅，然自上方一望，却有好些小舟在湖面上轻摇缓摆哩！

这湖四围并种了好些参天大树，茂盛已极，把绿荫投在湖面之上。又有些庞然大竹，长几百丈，丈把粗，悟空素来未曾见过这等大竹子哩！再仔细一看，那湖上的小舟其实便是把竹子一剖两半做成的哩！

又见些标致鸟儿，来往穿梭于竹林树林之中，忽又贴着水面，"滋"一声掠过。头上则盘旋着大鹰，唳声惊天。

这倒是神仙所在哩！悟空心道，赏玩一会，流连不舍。忽然从一小舟中站出一人来。那人甚是清瘦，面目干净，一袭青衣，神态悠然，正自吟诗哩。悟空待去问他个讯，忽然又听到琴声甚美，从竹船中飘出，把悟空听得心醉。

片时之后，琴声止住，只见两位妇人从船舱中走出，与那男子并肩而立，神态缱绻，共观湖景。悟空叫声："好一副神仙鸳侣图！"

却把三人一惊。抬头看见悟空，道："你这陌生面孔从何冒出？"

悟空道："俺老孙乃从外界而来，不知三位逍遥的神仙又是何人？"

那男子道："在下名舜，亦不能称甚么神仙，不过是替黄帝做个看湖的使唤而已。这两人乃是在下内子娥皇、女英。"

"哦，你却是舜！"悟空惊讶道。

"怎的，你却认识我？"舜道。

"你的大名俺老孙却是如雷贯耳哩！"悟空道。

"那是虚名而已。"舜叹气道，"你来此却是何干？"

悟空道：“俺老孙要见黄帝一见。”

舜指着前面一座山道：“黄帝正在那里。”

悟空道了谢，向那山飞去。远望去，那山云雾渺茫，甚不分明，却有丝丝金光溢出。到了近前，但觉迎面一股灼人热气。仔细一看，只见山脚下包围着广大深渊。那深渊周围，复有燃烧的小山凹，那火山凹上长着些高大乔木，通红，被大火烧得旺盛，奇怪并不毁灭成灰，枝叶照旧，枝干之上，还奔跑着些硕大老鼠，怕不有千斤之重？身姿却异常轻盈。它每浑身通红，惟毛却雪白，有两尺之长。

悟空怕那炙人火焰，赶忙飞过此山凹。那水却透着股清凉气息。他贴着水面飞，见自己影子，在水中甚是可爱。正自赏着，忽不知从何处掉下一根羽毛，即在悟空眼前沉入水底。那羽毛何等之轻，竟不能浮于水上？悟空却不吃一惊！这黄帝之所在，果然处处透着邪乎劲儿，倘自己过爱此水，心意迷乱，不小心跌入水中，只怕直沉到底，能不能出来还不一定哩！

叫一声“好险”，悟空飞越此水，待站到岸边，方把心定下来。这是好山！清秀异常，不是俗世所见，即花果山亦难比之。山中间一条深入云间的台阶，亦是干净喜人。正羡慕着，忽跳出一头壮大老虎来，连着一股腥膻之气。悟空一看，这不是平常之虎，它乃九个人脸、九条虎尾、一个虎身的怪物。

管他是何怪物，先祭起金箍棒再说。那怪物先言道：“咄！你是何方妖精，敢来黄帝天宫滋事？”

“俺老孙是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古往今来，对手罕逢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

“你那名号倒阔得紧哩，不知你那头颅可硬得紧？待我啃几口再说！”

说着，便弓起身子，欲向悟空扑来。

“止！止！”悟空言道。

“我晓得你怕了！”那怪言道。

“那倒非是！俺只是好心提醒你，盖因你不知俺棒下不死无名之人，故望你死前说几句遗言，待成新鬼，俺也好把你遗言传于你家人，也不枉俺每二人对手一场。”

“兀的不气死我也！何处冒出你个不知天高地厚、专一卖弄口舌的畜生！

罢！罢！我且告诉你，我是黄帝陛下跟前出名的先锋陆吾神是也！谅你小辈，不知我宇宙大名！”

“大名！大名！只怕你今日之后，魂消魄散，宇宙除名！”悟空道，再不说话，挥着重棒，向陆吾砸过去，陆吾避开，乃蓄势向悟空一扑。悟空机灵，躲开了。陆吾见扑个空，回身再一剪，又被悟空让开。陆吾不觉大怒，张开血盆大口，喷出一阵毒气，悟空叫声不好，突地退飞开来，方避开那阵毒气。

“你这厮却会下阴招，使下流手段！差点中了你的道儿！”悟空言道。

陆吾洋洋得意，不觉摇头晃脑。那九个大脑袋像风中花骨朵似的，颤得颠三倒四。悟空见自己吃了亏，不觉大怒。因惧那厮口臭，遂想个法，把金箍棒隔空捅过来，陆吾正得意间，恰不提防，亦不料悟空金箍棒伸缩自如，故被悟空一连敲了九棍，一头一下，分的甚平均也。那陆吾乐极生悲，小山似的身体霎时软了，轰然倒地，口中哼哼着，着实难受哩。

悟空并不取他性命，踏过他身子，迈开步子，直往山上而去。一路见台阶两边山上，长着好些五颜六色的树，树上结着各种各样的玉、宝石，闪闪烁烁，如夏夜繁星相似。悟空欢喜异常，忍不住摘了几颗宝石抚摸，真真温润，是君子所佩哩！又见一树奇异，长的不是宝玉，乃是一块肉，那肉散着诱人芳香，却不作怪？那肉块长得形如牛肝，只是当中长了一双小眼睛，一闪一闪的哩！这是甚么东西？不提悟空看得一惊一诧，从树丛中却跳出一个神来，他是有三个脑袋、六只眼睛，那眼睛明亮非常，迥大过人，像碧绿玉石似的。

“咄！我把你个不知规矩的村野泼猴，连黄帝陛下的宝贝都敢偷，还敢吃神食视肉，却不要命了！”

悟空见这人眼睛好看，不觉深羡，赞道：“却好眼睛，可惜长在一个不知好歹的人身上！”

那人奇道：“我却何以不知好歹了？”

“你尚不知哩！想这山是天地自然生成，这树是天然固有，是谁规定便是黄帝所有？难道说，他便如山大王相似，专嚷嚷甚么‘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从此过，须留买路财。牙缝说半个不字，一刀一个土内埋’或者‘对面的绵羊孤雁，趁此留下买路金银，饶你不死。如要不然，要想逃生，势比登天还难’？”[92]

“我却不知原来猴胆亦能包天！你却有几条命，敢来此炫耀口舌之利？我

离朱大神今日要取你猴舌嚼嚼，再取你猴胆尝尝，最后活取你猴脑酌酌[93]，到时你化为我盘中之物，看你却能这般言语折腾。”

原来悟空最受不得这等言语刺激，盖当年他遍游四海，求仙访道，家中猴种，不知被猎人辈抓获多少，闻得皆被卖到傲来国，被好吃之人生吞活剥，开脑斫舌，痛苦而死。待悟空回来访得此事，当时怒火中烧，把花果山一众猎人尽皆打死不算，还打到傲来国兴师问罪，把他一国酒楼全皆打碎，当时死的酒肉之徒却不知有千千万万！今被离朱大神挑动旧事，毒火攻心，更不答话，把个金箍棒使得密不透风，狠命向离朱大神招呼。那离朱大神哪里是悟空对手，尚不及反应，便被悟空打得魂飞魄散，悟空尚不解恨，把他三个血淋淋的头摘下来，如蹴鞠一般，直接踢到云烟深处，也不知落在甚么地方。

他却记得离朱说甚么神食，晓得是那块甚么视肉，当时便咬一口，果然神仙之食，味道忒美，是平生仅见。那视肉还有一个好处，从树上摘下之后，那蒂落之处，复有新一块视肉生出。悟空一连吃了好几块，吃得肚子甚饱。因是无事，心火尚未灭，便下个狠心，把这长视肉的树连根拔掉，根一死，那视肉果然枯萎，转变得臭不可闻。

悟空甚是得意。继续前行，转眼到半腰之上，已隐隐见到一座巍峨天宫。这山腰之上亦有奇异之物，是一株长四丈、大五围的稻子，那稻子结的粒子硕大，与石榴相似，悟空好奇心又起，摘了一粒，剥开一看，里面除了有蹈粒，还有其他五谷，在在透着芳香。

偏是这些鸟神仙会享受哩，又是蟠桃，又是视肉，又是这斗大的蹈粒。悟空心道。乃舍了这稻子，一心向上走，却不再有阻拦，直到那天宫大门之下。那大门甚是高大，一左一右站着两个迥然有异的看门之神。左边的神，长得倒与陆吾神似；右边的神却甚是貌美：人脸，身上是豹子花纹，杨柳小蛮腰，齿如编贝，耳朵上穿着金环，被风吹着叮当响。

一见悟空来到，二人警觉起来。那陆吾样的怪物喝道：“下面是甚么东西？来天宫何干？”

那美貌的少女却看出来了——她甜甜一笑，道：“我知你是谁了。你是甚么孙悟空，现在天宫都把你名字传遍了！”

“算你识货，却不去通报黄帝那厮，告诉他俺老孙要取他老命！”

“你这厮真真是胆有泼天大！武罗妹妹，你却回去禀报，我却要会这厮一会，看他究有何能耐！”

“你倒是护花惜花的主儿哩！”悟空道，“偏就你会！俺老孙也是怜香惜玉之徒！‘武罗妹妹，你却回去禀报，我却要会这厮一会，看他究有何能耐！’”

悟空学得是惟妙惟肖，把那武罗女神笑得花枝乱颤，却把那陆吾般的怪物气得五脏俱焚。那怪物怒道：“武罗！你却帮助外人嘲弄本神起来！”

“开明兄，你误会了，我是笑这厮虽练就人身，究竟还是猴子癖性，惯会模仿人哩！我这就去禀告陛下。”随着花枝一转，人往内里去了。

那叫开明的怪物作势要扑向悟空。悟空有点惜他性命，道：“且住打！俺且问你，你觉那陆吾本事如何？”

“陆吾大神本事，与我不相上下——你却问这怎的？”开明道。

“你正不知哩！他被俺老孙打得趴在地上，现今不能起身哩——那离朱本事与你相比，更是如何？”

“离朱大神本事更在我二人之上，却不知被谁杀了，还把他三个头颅扔到天宫里！”开明道。

“你倒诚实得紧，俺今告诉你，离朱那厮忒不当人子，俺一发怒，便把他打杀了！莫非你要白白送死？”

开明大惊，将信将疑，然亦不敢拿自己性命游戏，果然便回头奔去，一路奔，一路大喊：“瘟神到了！瘟神到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空阶白露色 百草塞虫鸣 [94]

悟空跳到大门之上，看那开明跑得生风，他一路跑，把整个天宫震动，随之便唧唧喳喳，处处有人冒出来。随之又听到钟声，只见天空之中，到处是骑着异兽飞翔的仙人，都往大殿而去。那一副热闹景象，把悟空看得心喜不已。却有一场好架要打也！

不一会儿，许多宽衣博带仙人骑着各种异兽汹汹地向大门过来，因不见悟空，他每便大叫起来：“说甚么孙悟空，却不是在捕风？连个人影都不见！”

“你祖宗在这里哩！”悟空道，跳下来。

“你这泼猴，怎的如此不识体面？竟在天宫之门上嬉闹？成何体统！”

那说话的人乃是一个长脸大汉，脸发红光，头发是赤的，冒着黑烟。这厮胯下骑着两条龙。悟空一见，不觉大笑，道：“兀那厮，你的头像是根烟囱哩！你又姓甚名谁？”

“我把你个不知好歹、不识大人的畜生，大神我乃是宇宙间鼎鼎大名的火神祝融，你如何竟看不出来？”

“俺老孙却管你甚么鸟大神！尔等欲一齐上，还是一个个送死来着？”

“你这初世为人的畜生，竟如此张狂，且让我教训你，让你知个天外有天！”祝融言道。

当下，二人便在天宫之前广场上较量起来。那祝融骑着两条龙，舞一把方天戟，围着悟空转，着着往悟空要害部位而去。悟空大怒道：“你这厮毫无人性，专一取人性命，小心作茧自缚！”他把金箍棒舞得生风，抵住祝融进攻。不料那两条龙非等闲之物，它每见主人一时不能取胜，竟就口中喷出火来，那一阵浓烈之火，把悟空烧得生疼，慌得悟空跳在远空。那祝融连忙赶来。悟空一见，念个咒语，那金箍棒豁地伸长百倍，径朝那龙头扫去，一条龙不及避开，被悟空重重敲了一下，当时丧命，跌下空中。另一条龙见同伴丧命，兔死狐悲，不顾祝融之身，飞下把死龙驮住，不知飞到甚么地方去了。祝融失了座骑，心慌不已，被悟空追着打，正性命交关时候，忽然一怪物飞扑向悟空，乃是一个人面虎身，披散长发，面目狰狞之物，有一对翅膀，其势甚为凶猛。悟空只得放过祝融，一心一意与此怪物周旋。

那祝融得了性命，大声叫道：“却喜穷奇道兄出手缓我性命！”

原来这怪物名叫穷奇。悟空先以为它与陆吾不过一样本事，不料这穷奇竟恁有力，它与悟空在天上战至许久，悟空一时之间不能胜它。此时，忽听得下面大众欢呼雀跃，悟空分心一看，原来是一个威武雄壮的人从大殿走出来了。只听众人叫道：“好了！好了！后羿大神出来了，这泼猴命要归西！”只这一分心，那穷奇竟咬住了悟空新鲜战袍，把悟空惊得丢了一身汗，慌忙扯破衣服，还好性命无忧，只得打起精神再战穷奇。

悟空正打得舍生忘死哩！忽然听到“铮”一声，叫声“不妙”，身子抖地闪开去——原来是一枝箭，速度飞快，转眼跑进苍穹不见了。悟空朝下一看，乃是那叫后羿的人射的，便破口大骂：“兀那不要脸的！却放暗箭，算甚么英雄好汉！”

一心难两用，悟空一面对敌穷奇，一面提防后羿，却不辛苦极了！

这时，忽听见有人叫："穷奇且住手，待我拿他！"

穷奇果然住手。悟空一看，从大殿那边走来一个熊头人身之人，是个瘸子，干巴瘦，只剩皮包骨头，黑黑的，脑袋和颈子甚长，嘴巴尖，像个大虾，穿着破烂，光着脚腿，腿上全无毛。他这一来，天地间便像下了一阵秋雾，潮气甚重。

"你是何人？敢在这里夸口拿俺老孙？"

"我是大禹，正是来拿你这畜生的！"

悟空咄一声，道："你就是禹？"

"禹大仙的名字岂是你这个畜生叫的？"围看的那些神仙怒道。

禹却说道："我还以为新出了甚么妖魔叫孙悟空哩！仔细一看，原来是无支祁 [95] ！你这厮如何就从淮河之底逃脱出来？且慢，你还偷了我放在海底的定海神针！你这厮真真大胆，犯下滔天之罪，尚敢来天宫捣乱，岂非自讨苦吃！"

悟空心想，这金箍棒却是他的哩，不能再现宝了，乃变成绣花针，藏在耳中。一面言道："你这厮耍泼，如何便栽赃于俺？那无支祁是甚么东西？俺老孙乃是天地精华所聚自然所生的哩！"

他转身便要逃走，不料大禹口里念了几句咒语，那金箍棒在悟空耳中不听话，撑大起来，悟空慌了，赶忙掏出。不料金箍棒不听悟空使唤，竟往大禹手上飞去。悟空这一惊不小，那金箍棒乃是他性命之物，焉能丢失了去？忙来追。不料追至半途，那金箍棒突然一回头，将悟空打了一下。从来只见悟空持金箍棒打人，何曾见他被金箍棒打过，只因金箍棒见了真主人，便不听悟空话了。

那金箍棒有万斤之力，悟空再是铜头铁额，亦受不住，竟跌下云端，被众仙活捉住。乃欢天喜地地把悟空捆住，往大殿送去报功。

悟空昏沉半天才醒过来，此时已在大殿之内，只见大殿之上坐着一人，乃是牛头人身，头之丑陋，与炎帝一般无二。悟空分不清楚，乃大叫道："炎帝，你何以把俺老孙束缚住了？" [96]

旁边一人大声喝道："泼猴还不跪下，此是我主黄帝！不是甚么炎帝！"

悟空倔犟不肯跪，旁边无数人来按他肩膀。悟空使个法术，端的稳如泰山，任一众忙得大汗淋漓，却不能如他何。又拿些铁棍敲他腿，就像敲大柱子似的，无甚效果。悟空不觉得意，笑看众仙忙碌。

要论悟空何以不变化而走，却在此受他屈辱？实在那金箍棒是他性命哩，恁的难舍！

不料大禹乘悟空不注意，把金箍棒朝悟空膝盖敲一下，悟空不禁这一击，竟就跪下了，乃跌下几滴英雄清泪到尘土里。

“罢了！罢了！今番受你每小人管束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罢！”

那一副落魄的沉痛，却引动一人的心思，只听他长叹了一声。

悟空一看，乃是后羿，便大怒道：“你这厮方才暗施冷箭，令人不齿，现今却卖弄慈悲，真真不要脸孔的了！”

后羿被悟空嘲弄，脸红起来。

“你却可回家开苹果铺了！”悟空道。

“已是阶下囚，又说甚俏皮话！”黄帝终于开了金口，“你这泼猴，方才提及炎帝，你却怎的认识于他？”

“你这鸟黄帝，俺老孙自认识于他，与你何干？”

“宫廷重地，岂容你胡言！”黄帝的一众臣子一齐说道。

悟空仰天大笑：“俺老孙偏要说，鸟黄帝，鸟黄帝，鸟黄帝……尔等又待如何？”

众仙脸色都铁青，独黄帝倒是面无喜怒之色。却听众仙每纷纷进言，要黄帝把悟空凌迟示众，以儆效尤。

黄帝点点头。悟空乃被人拖下殿去，绑在一根铁柱上，大众围着他，要观他凌迟苦状。不料悟空竟无惧色，那刽子手扯光悟空衣服，便把削铁如泥的宝刀往他身上割肉，孰料就似削石头，碰的火星四飞。那悟空自得其乐，大言道：“兀那厮，动作却不快点，俺老孙却要你这把刀挠痒痒哩！”

那些个看客神仙俱大惊失色，道：“这泼猴有些法力！”

众人有些法力的便把自己的神兵仙器一一借予刽子手试试，不料都一般结

果，终不能损伤悟空半根毫毛。悟空还在一边嘻笑道：“再换厉害的兵器来！”

众人慌忙报上殿去，那黄帝一听，倒是吃了一惊，道：“这泼猴却有些手脚！哪位大神能结果他性命？”

这边又是大禹走上前，道：“陛下，臣请领旨去杀那泼猴，总教他身首两地！”

黄帝尚未答应，悟空的声音已经从老远处响亮传来。“莫了！莫了！老孙怕你那金箍棒，俺就招供了罢！”

原来悟空运动顺风耳，听得大禹领旨要来杀他，心中有一丝惧意，想起夸父留得青山之语，狠狠心，把自己委曲了。

黄帝命人把悟空重带进殿里，悟空便这般这般，将自己一路地狱之旅全盘托出。大殿之上那一众神仙听悟空头尾道来，俱惊讶不已，吵吵闹闹，争论不休起来。听及悟空从玉帝天宫出发，纷纷问及玉帝是何人。

悟空奇道：“那玉帝乃现今天宫主人，怎的尔等尽皆不知？”

“原来天宫却换了主人哩！”他每纷纷慨叹，都把眼睛望着黄帝，那黄帝公然不动，道：“仙岛沉没入大海，自然有新天子出来主持天宫局面，有何稀奇？我等现已无法返回天宫，管他作甚，且在此间快活罢了。”

众仙纷纷道是。

悟空又谈及自己在第六层地狱经历，那厮每听了，俱慌张起来。

悟空见风驶船，乃大言道：“那共工、相柳、浮游、刑天、蚩尤、防风氏一众今皆被我放出，他每发誓要来此地再与尔等殊死一战！俺老孙脚步快，先到一步，只怕他每现正厉兵秣马，想来不日就要到此间了！”

这一语出，把这些稳重的神仙惊得面面相觑，神色惨白，浑身颤抖，恰似来了一股秋风，惊落黄叶相似。

“造孽！造孽！这泼猴不知好歹，造的好大孽啊！”他每纷纷埋怨悟空。

那心急的慌忙问黄帝，道：“陛下，那厮每尤不忘当年之败，现在要来寻仇，却如何是好？”

“正是！正是！当年与他每那一战，赢的亦惨烈，今日再与他每打一仗，

却要再死多少仙人！”

黄帝亦甚焦躁，在大殿之上来回踱步，眉头紧锁，更显老丑。这时，从大殿后房又传来一阵女子哭声，可谓鬼哭狼嚎，势如风雨，却原来是黄帝的后妃每此时不顾体面，扯碎了衣服，抓破了脸皮，汹涌地进到大厅里了。其中一人为首，形如方相，她是前额如秤锤，双眉如荒草，身体如搓衣板，肤色黑若漆，号啕大哭，形容惨烈，把悟空看得心惊。她每抓住黄帝衣服，缠住不放，要黄帝千万想办法抵敌，否则只有被共工那厮每抓去填充他后宫了。那黄帝被缠住，只得叫嫫母顾些体面，果然，那为首女子不再哭闹，其他妃子亦不哭闹了，却都挂着清泪。

正闹的不可开交时候，突然有一人大叫道：“兵来将档，水来土淹，怕他每怎的？”

悟空一看，这说话雄纠纠、气昂昂的，乃是后羿。

“后羿大神，想当年我每与他每决一死战，那时你正在洛水与人调情，你却哪里知道共工他每厉害？”说话的是一个瘦不喇唧 [97] 的人。

后羿怒道：“尧，你却敢轻视俺，俺与你殿外斗一斗，看谁是好汉？”

“我却无意与你争匹夫之勇！”尧大言道。

悟空认真注意尧，忽道：“原来你就是尧？”

尧道：“怎的，你竟也知我名号？”脸上现出喜色。

“俺老孙何尝不知，俺还见过你子丹朱哩！”悟空道。

一提丹朱之名，尧的脸色霎时变了，急切言道：“那忤逆子却怎样？”

“他先时被人逼着在陆地上拖一条破船，是俺老孙见他可怜，打死监督之人，还他一个清白自由之身。”

尧长叹了一声，道：“造孽！造孽！你这泼猴真是天生造孽之辈！”遂沉默下去，再不言语。

黄帝见悟空尚在殿上，正看大众出乖露丑，脸上露出嘲弄之色，遂叫一小厮把悟空打入天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卧听未央曲 满箱歌舞衣 [98]

一落笔难写两件事，先不提黄帝与一班臣下细细商量对敌之策，且言悟空被关进天牢。

那天牢乃在地下，想是严密得紧，故里间并无看守。那小厮把悟空关进天牢之后，迅即离开，把上面大门关紧了。

悟空在天牢安稳下，却闻得一片惨苦叫声，令人毛骨悚然。又极阴湿，常有莫名怪风呼啸而过，带来冰雪味道。又极黑暗，举手难见五指。好在悟空乃天生神人，岂惧这些子小苦小难，他正待要变化了出去，乘机偷得金箍棒，离开黄帝天宫。不料却听到身边有人苦叹之声，把他一片同情之心调动。

悟空运动神力，使天牢忽地起了一朵朵火烧云，霎时便照亮这常暗之地，顿时便有无数快乐叫声传遍内外，欣然道："变天了！变天了！拨得阴霾见白日！"

悟空把这天牢一看，乃是绵延不尽的一排排铁笼子，其间关着种种非常之人，形容诡异，总如鬼物。悟空身旁这位苦叹之人，乃是隔壁铁笼子里的，是一个马头龙身的怪物，盘曲在笼中，那马头非常白皙，龙身非常黄灿，他却会人言人语，叹息不置哩！

悟空道："兀那厮，你却何以在此苦恼？"

"你是何物，却敢管俺的事？"

"你这厮倒甚泼辣！实不相瞒，俺乃天生石猴，有无限变化，专管人间不平之事，曾大闹天宫，搅翻天地之孙悟空是也！"

"俺关此已久，却不知世间出了此等英雄后辈——只是你专管人间不平之事，管来管去，却怎的关到天牢里来了？"说完，朗朗大笑起来。那旁边铁笼中闻得此语大笑不止的尚有多人，把悟空羞得恼怒，道："从来是：'欲为英雄事，便遭小人詈 [99] 。'想古往今来，为天地生民请命者，无不遭遇极大痛苦，惹来无穷灾衅，似你这等无知无识小辈，焉知此等道理！"

不料此语说完，那马头龙身的怪物忽然号啕痛苦，那一大把泪水如瀑布相似，很快天牢地下便积水了，慌的一旁的怪人鬼物大呼小叫，纷纷道："刚见天日，又逢洪水！鲧大神，千万留心些，莫再把我等淹没！"

原来此马头龙身之物名为鲧也。鲧听闻大众叫苦，乃止住泪水，惨惨言道："俺却忘记自家本来面目，转在这里嘲笑你也！可悲！可悲！"

悟空见他真真悲凄，倒也不计前嫌，连说："好说！好说！——你却似有天大冤屈哩！"

鲧长叹一声，道："不瞒阁下，俺也曾贵为天神。当年黄帝愤怒天下人不知敬重天神，乃发下一场洪水，把他每漂没无数，方使他每知得敬天之道，待他每后悔时，黄帝乃吩咐俺下天宫，为世人驱去洪水。那洪水已是浩浩滔天，哪里是轻易去得掉的。当时，俺亦束手无策，正在愁苦之际。忽一日，一鸱枭飞到俺帐前，一乌龟亦同时爬到俺帐前，那二物告诉于俺，原来黄帝后花园有息壤。此息壤有神奇功效，只一小块放置水面，它便生根，往四方无限生长，又能往地下无限生长。俺听闻此事，乃大胆偷进后花园，盗得一块，不料黄帝那厮正与他二位后妃在花园秋千上学做那苟且之事，俺却被他每看到。事已至此，俺不管不顾了，便飞下天宫，赶忙将息壤置到洪水之上。那息壤果然神奇，立刻飞速生长，很快盖住一大片洪水，眼见洪水已去了一大半，此时黄帝那厮赶到，念声咒语，那息壤便不再生长。俺知死命已到，岂堪束手就缚？乃与黄帝大战一场，不料非他敌手，乃被他派人杀死在羽山，魂魄被他关在此天牢之内，直到如今。"

悟空长叹一声，道："你却恁的委曲！俺老孙素常只知有大禹治水之事，却不料先治水的，乃是阁下！世人却哪里晓得，哪里记得？"

"大禹？大禹是俺儿子哩！想当年俺被冤杀，尸体屹立不倒，凡三日。三日后，那大禹便剖开俺肚皮，爬出来，又屁颠屁颠跑去黄帝那，请命治水去了。他却哪里敢想甚么息壤，只是挖山上的土填填水，哪里顶用？是俺念天下苍生可怜，又怕俺骨肉再遭黄帝之辱，便把尸身化为黄龙，一路破山开沟，把洪水引入沟渎，从此水脉稳定，再不乱窜，地面亦露出，世人方得安居乐业哩！不料俺那忤逆之子，见水已平治，恐俺与他争功，竟将俺尸身烧为灰烬！他却跑去黄帝老儿那里，炫耀功勋，乃成了宠臣！想俺堂堂好男儿，却生得如此畜生，岂不可怜可叹！"

"鲧大神，且莫再流泪了！"旁人见他又露痛苦之色，连忙提醒于他。悟空听他言语，那时胸中有一股野火扑腾腾地烧灼，跳起来骂道："忒无耻！忒无耻！忒可恨！忒可恨！"

他在那里周腾得很厉害时候，忽然天牢大门开了，有一人走下来。悟空一看，乃是后羿。

"孙悟空，孙悟空，你在哪里？"后羿站在门口叫道。

“你祖宗在这里哩！”悟空叫道。

“你这厮却会占人便宜！”后羿道，“罢了，我不跟你这村野之人计较。我且问你一件事。你道你是从玉帝天宫而来，不知可是真的？”

“俺老孙却何曾言过谎话？”

“然则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便是嫦娥，你可知她消息？”

“嫦娥俺老孙焉能不知，她却是天宫出了名的美人儿哩!”

“她，她，她现在如何？”那后羿激动得语无伦次。

“你与她非亲非故，俺焉能把女儿事情告知你这个陌生男子？”悟空道。

“难怪你不知，那嫦娥实在是我贱内哩！”后羿言道。

“哦，这俺老孙倒闻所未闻，却不知是真是假。”

“他说的倒是真的哩！”鲧作证道。“想俺每当年亦是一朝为臣，他的事俺略知一二。当年，后羿大神是黄帝手下第一武将，却有一个出了名的母老虎蹲家，每日听那河东狮吼，倒也其乐融融泄泄。后羿大神，俺这话恐无谬言罢？”

那后羿一面绯红，连声道：“惭愧！惭愧！”

悟空道：“既然如此，俺就告知于你罢。那嫦娥现住在月宫，亦常在玉帝天宫行走，俺老孙亦曾见过数面，人物倒是周整标致，果然天宫少有。”

“过奖！过奖！”后羿高兴道，突然愁眉苦脸，低低问道：“只是，只是，她现今是独自一人否？”

“你要问她闺中情事，抱歉得紧，俺老孙却不曾细查，不敢轻言，怕跌杀她颜面哩！”

那后羿黯然无语许久，忽然跳起来道：“可恨！可恨！那贱人定做出不苟之事来了。想那玉帝既是天宫之主，饱暖思淫欲，定是好色之徒，焉能放过于她？我惨也！惨也！”竟就只顾自言自语地去了。

悟空倒怜悯于他，问鲧道：“这后羿究竟何等人物？”

鲧道：“这后羿其实亦非常人也！当年十日并耀天空，大地涂炭，生灵焦枯。他怜悯天下苍生，乃违反黄帝之命，连射九日，世界便清凉起来。可

是惹了黄帝之怒，把他发在凡间，不准他再上天宫。他起初倒好，亦不烦恼，携他娘子，四处游玩，一面为苍生除害。”

“哦，如此看来，他倒是一条好汉子，——他却除了哪些害？”悟空插嘴道。

“他曾杀死凿齿，凿齿兽头人身，口中吐出长约五六尺、形如凿子的牙齿；后又杀死九婴，九婴共有九头，九头左转便喷出大水，右转便喷出大火；又杀死大风，大风乃是天地间最大的孔雀，翅膀有一里之长，掀起时会有惊人巨风，把人家房屋毁灭成碎片；又杀死巴蛇，巴蛇身长百丈，有一颗红色三角形脑袋，身子惨白，声如牛吼叫，能吞大象；最后杀死封豨，这大野猪在桑林里作怪，长牙利爪，厉害非常。它每都是惯会食人的怪物，给下民造成无数痛苦，幸得后羿把它每一一杀死，为民除害。因此之故，下民皆非常敬仰于他。

“这后羿长年飘摇于大地之上，起初尚有许多怪物可除，可是待怪物除尽，他只有打猎解闷，心里亦时常苦闷；更兼他娘子嫦娥不是吃苦耐劳的种子，无比怀恋天宫舒坦日子，常在家大闹，恨他不识好歹，把个大好位置拱手相让他人。那后羿因此常不敢回家，便四处漫游。这一漫游，问题出来了。”

悟空道：“却出了甚么问题？”

鲧继续言道：“却说河伯冯夷乃是风流情种，他令地方官吏每年为他娶妇一次，那些个青春年少的女子，被顺水推舟，茫茫然然，沉到河之深处，遂被河伯那厮拥入帐中。这冯夷自然爽利，却苦了他正妻宓妃。那宓妃之容貌，真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 [100] 。乃是天上地下灵秀所钟，却被冯夷轻易抛弃，那一番苦情，无人可以表述。不料一日，春风骀荡，朝日初生，后羿漫游至黄河，恰那宓妃出水，徘徊遣情，当时四目相对，情以目成，遂春风一度。宓妃得畅幽情，便把冯夷忘到汪洋深处；后羿亦自许得佳人，其婉约温柔，嫦娥焉能相比，便把河东狮吼声渐渐忘记。二人日夜相聚，徜徉于至乐之境，以为此乐可为永远。孰料冯夷得知此事，醋瓶大翻，乃兴师问罪，与后羿大战。那厮焉是后羿对手，乃惨败而归。其恨不能解，便到天宫，告御状去了。一面嫦娥亦得知此事，气势汹汹，往河而来。后羿本是惧内的行家，自然躲开；一面又被黄帝谴责，二人无法，只得相分，从此天长地久，永不能再见。经此一事，后羿大为沮丧，复又各地流浪，闻听他后来遇见西王母，那西王母可怜他遭遇，便与他一份长生之药，有二人之量，预备后羿与他娘子嫦娥共用。那后羿兴冲冲回家，与嫦娥言及此事，当夜二人欢聚，后羿醉酒。那嫦娥对后羿早是恨在心头，便偷把长生药全部吃掉。这药还有飞升之能，嫦娥吃完此药，人便轻举起

来，翩翩地飞上明月去了。那后羿一梦醒来，呼天抢地，已是无法，乃放浪江湖，终日以泪洗面。后来黄帝与四方天帝大战，形势危急，才想起后羿之能，把他接上天宫，那后羿大发神威，果然便助黄帝战胜四帝，那太皞、颛顼拼死抵抗，被黄帝杀死，黄帝更狠心把他每魂魄磨灭，从此永世不得超生；炎帝、少昊为他国土小民之虑，含恨投降，终被黄帝杀死，好歹还留下魂魄，发付在员峤，或者能再超生。那后羿以为自己出此大力，便能得黄帝之允，重把嫦娥接回。不料恰在黄帝一众庆祝大胜之时，岱舆神岛忽然沉没，滔天洪水一瞬间把所有神仙都埋没，后来听说员峤亦沉没，其间究竟发生何事，俺每倒不甚知悉。”

“俺老孙却到过员峤，亦见过炎帝、少昊，还有诸多上古天神，莫非上古天神死后魂魄都在员峤？”悟空问道。

“正是。本来天宫共由五座仙岛组成，乃员峤、岱舆、方壶、瀛洲、蓬莱，其中员峤为天神死后魂魄所居之所，其他四座为神仙正居。”鲧道。

“那倒奇了，何以神仙亦会死？”

“自古神仙都有死亡之期，到期即死，只是到后来，有长生之药出，神仙才有不死之可能。那炎帝等，因是上古神仙，所以都有一死。即黄帝一众，以及我每，亦不过是魂魄而已，徒有些法术，见不得天光也。”

“原来如此。”悟空恍然大悟。

那被关押的一众怪人鬼物忽然一齐问道：“孙悟空，你刚才言说甚么玉帝，他是甚么东西？”

悟空遂将玉帝身份讲明，他每听说罢，乃明了，纷纷言道：“原来天宫复换了主人！我等且都不知道哩！”

鲧言道：“古话说的好：‘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天宫无主，自然有新人出来，有何稀奇！只是玉帝那厮，我等却从未闻过他的名号，不知有何因缘竟敢执掌天宫？”

悟空道：“此事俺老孙亦不知。实在玉帝那厮本无甚惊人本事，俺亦曾打到天宫，那厮毫无办法，直躲到御桌底下，后来被俺所逼，封了俺齐天大圣之号，逍遥天宫。俺只是听两个人说起，道一千五百劫前，玉帝曾与他每一齐大败二岛众神仙，从此夺了天宫宝座。”

鲧惊讶道：“此事我等闻所未闻，你且说那二人是谁？”

悟空道：“那二人长得是圆头，圆身，圆腿，圆脚，模样一般无二，名为

言亥、言丁。”

那一众忽然齐声叫了一声：“是言亥、言丁！此事奇了！”

“真是万万想不到，言亥言丁当年皆是天宫重臣，何以会与一个无名的甚么玉帝合作，与二岛神仙大战？又不知这二岛是甚么岛？员峤、岱舆已沉，难道是在方壶、瀛洲、蓬莱三岛上有过甚么大战？这却是俺每万万不能知道的了。”鲧道。

“我每关在这天牢之中，已有无数年月，还瞎操心甚么天宫换主之事？真真可笑！可笑！”忽一人长笑道。

听闻他的感慨，一众皆黯然。悟空却慨然道：“要脱离这天牢，殆非难事。”

“怎的，你有何办法？”他每惊讶问道。

悟空乃念个咒，这身上束缚尽皆脱落，把旁边的怪人鬼物看得目瞪口呆。

鲧亦非常惊讶，道：“这绳索号为捆仙绳，怎的对你却无用？”

悟空得意道：“世上焉能有困住俺老孙的绳子！待俺老孙解开你每绳索！”他便念个咒，那些束缚的绳索果然全解开，把那些初得自由的怪人鬼物欢呼雀跃，骚动非常。悟空又使个解锁法，把铁笼尽皆打开。

事已到此地步，这些得自由的怪人鬼物却不知如何处置自身，他每议论纷纷，以为打又打不过黄帝那帮神仙，逃与不逃，结果皆一样，所以都有些疲软，不想逃亡。悟空见他每可怜，乃想了一个法子，道：“岱舆岛之上，还有一个员峤岛，上面都是上古神仙所居，非黄帝势力范围，你每或者可以逃到那里。”乃告诉他每逃亡路线。那厮每又生了新疑问，道：“然则却如何躲开黄帝视线？”

悟空想了想，拍拍额头，道：“为人须为彻，待俺老孙使个法子，管教黄帝那一众慌乱非常，都跑出宫殿来，那时你每乘机逃走，先藏在各处，等他每返回宫殿，你每再离开岱舆岛，往员峤岛藏身去罢！”

那厮每都感激非常，自然不表。却说悟空乃先行变化，离开天牢，把看官天牢的几个小厮定住，再不能动弹，那些怪人鬼物乃听悟空指示，等在大门之后，只等黄帝宫殿一片混乱，便要乘乱逃走。

却说悟空隐身飞到山下，乃拔些毫毛，化为共工、相柳、浮游、刑天、蚩尤、防风氏一般人形象，在山下大呼小叫，要取黄帝狗命，他每乃声势浩

大地往山门前进。尚在半山腰，那黄帝一众已得知消息，慌忙下山来，与这一般假敌人相对。仗先不打，大家开口互骂，闹得不可开交。悟空见黄帝主要人物都已出动，预料鲧和那群怪人鬼物皆已远离，便收了毫毛，变化为一只麻雀儿，停在山旁树上，却看黄帝一众有何打算。那厮每见浩然的大军，忽然化为空无，无不惊讶万分，叽叽喳喳，争论不休，均道怪哉。把一旁偷听的悟空喜之不胜。他一细看，见大禹手上并无金箍棒，料到那神物还在宫殿之中，便飞回宫殿。

看官，你道那宫殿恁般大，悟空却怎的找那金箍棒？不料悟空乃聪明之人，他却念个咒，那金箍棒果然轰隆隆长高长大，转瞬穿破一个房间，露出来也。悟空慌忙把金箍棒收了，因怕大禹那厮再来与他赌斗，收了自己神物，他亦不敢久留，乃离开黄帝国土，往九幽地狱最下一层飞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年年后庭树 荣落在深宫 [101]

话说悟空一路飞行，不久看见一处大海，这大海亦是倾斜而下，却比从员峤往岱舆必经的倾斜大海更要绵长广大。都市王言第九层地狱乃是一片非常之小的陆地，统治那岛的乃是名为龙伯的族群，要到那里，却要经过一个惊人广大的海，悟空翻了数个筋斗，果然不见其界，把他惊得结舌。悟空只得勉力再翻，又翻了数十个筋斗，终于到海的尽头，却才看见一片陆地，并不甚大。悟空见上面有好些人影在行走，乃降下身形，停在地上。

此地荒凉非常，无花无木，路皆砂石。那些行走往来的人，都是非常高大之人，约莫有数十丈，皆是龙头人身，体貌魁梧。他每却走的奇怪，是围着这片土地绕圈子，步幅又大得惊人，亦不要许久，便回到原处。

悟空看他每绕圈子，不觉心烦，不知这等无聊，究竟有何好处。乃大叫一声：“有大闹天宫，搅翻天地孙悟空在此！却来一人与俺讲话！”

悟空一声叫，将这些人自梦中惊醒，纷纷停下脚步，问道：“刚才谁说话了？”原来他每忒高大，悟空只有不满四尺的身体，故皆没看见，以为是自家人在说话哩！不料问来问去，皆道不曾言语过。悟空笑道：“你爷爷却在此！”

这次，他每乃注意到了，把眼神往下面一瞟，忽然大笑起来：“原来是个小不点儿在学人说话哩！他却何德何能，敢在此做人爷爷？”

悟空冷笑一声，念个咒，忽然便长高百倍，竟比众人高出数丈，把众人吓一跳。

“妖精来了！妖精来了！快去叫大王！”他每慌乱地言道。

果然便有些人飞跑过去，钻进一个大山洞里，顷刻间，一个大王模样之人走出来，他长得与众人一般无二，唯更威严而已，头上带着一顶金冠。

“妖精却在哪里？”他大声言道。

“在这里哩！”悟空言道。

“原来是只猴精！”他说。

“算你有点见识，却不知俺老孙早已脱身成神，久不在禽兽界里厮混了！”悟空道，“尔等是否即是龙伯之族？”

“不差！不差！我每皆龙伯族人。寡人却是此族族长也！”这大王言道，“你是何人，焉能知道我这一族？”

那悟空乃自叙经历，如此如此，龙伯族长及族人听了，面面相觑，愁眉苦面。

“像这等千难万险，我辈恐永不能逃脱此地，却不悲哉！却不悲哉！”他每发此感叹已，忍不住泪零如雨。

“忒不长士气！忒不长士气！尔等亦是高高大大汉子，却如何这等草包，惯会流鼻涕？”悟空大言道。

“你是外人，焉知我每苦辛？”龙伯族长收起老泪，对悟空言道，“你莫急，今我带你去见一人，你便知我每经历何等惨苦！”

悟空艺高人胆大，便随龙伯族长而行。他每二人走进山洞，把那些悲痛欲绝的族人留在外面泣不成声。

山洞甚是高大，悟空恐怕自己被洞顶石头冲撞了脑壳，复变成原形。山洞壁上点着硕大蜡烛，幽幽明明。走了一会，悟空看见烛光隐约中坐着一人，近前一看，是一个人脸鸟身，非常瘦弱之人，他那耳朵上尚兀自挂着两条青蛇哩！

“这是何人？”悟空问龙伯族长。

龙伯族长叹息一声，道：“他非别人，实在是落难的英雄哩！”

“是谁在揭俺短？”那人脸鸟身之人言道。

“禺强，我带一人来看你。”龙伯族长道。

那人脸鸟身之人原来名叫禺强。

“噢，原来不过一个猴精而已。”——禺强瞥一眼悟空，言道。

“禺强君，你我困居此岛，不知世界变化之大，现今张刺渴那厮位置已然不保了！”

听闻此语，那禺强突地跳了起来，两只鸟腿甚为粗壮，一颠一颠地跳到龙伯族长面前。“此话何讲？”

龙伯族长便把悟空过往种种非凡事迹道明。禺强看着悟空，大为惊讶：“怎的，你这不满四尺的猴子却能把天宫搅个天翻地覆？又能下到地狱来？还说甚么地狱有九层？又说甚么天上地上便是前两层地狱？俺观你是说天书哩，教人如何相信！”

“你这厮若不信，可来与俺老孙较量一番，外面倒甚空旷，大家求个生死！”悟空怒道，“管保你晓得俺老孙厉害！”

“罢了！罢了！俺现如今却是一个残疾，焉能与你全面之人打斗？”禺强伤心言道。

“哦，莫非你有甚冤苦难言？”

龙伯族长叹一口气，道：“你是后来人，焉知古时事？想当年，禺强君是天地间赫然大名的人物，他有硕大翅膀，双翅一展，有千里之遥；怒飞之时，翼若垂天之云；入海之时，水击三千里；出海之时，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势惊天，谁能不惧？更厉害的是，他翅膀能掀起飓风，那风中尽是些瘟疫之毒气，要人死，人即不能活也！ ” [102]

“老龙，你说的倒是天花乱坠也！只是他光秃秃的一个干身子，还瘦不喇唧，焉能配得上你哪些溢美之辞？”

“你是不知哩！他那翅膀乃是被人生生剪去的！”

那悟空一听此语，惊个透心凉，问道：“是谁恁的残暴？”

“正是张刺渴那厮也！”龙伯族长恨恨言道。

“张刺渴又是何方歹毒人物？”

“这张刺渴，便是你口中的玉帝！张刺渴乃是他未成名前的贱名，世上知道的想已不多。”

“你又在消遣俺老孙哩！玉帝歹毒倒是歹毒，或者他敢如此剪人翅膀，只是这禺强既有千里之翅膀，想来身子亦颇庞大，你看这厮，有竹竿之细，还不如俺老孙体面雄伟哩！”

龙伯族长言道：“可怜你完全不知，禺强君自被张刺渴剪去双翅，从此再不饮食，生生饿成此番模样，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劫了！”

那悟空听得又是一阵心惊，心道，不料他却是这等忍苦的铁心人哩。

那禺强听人言说自己过往，先不言不语，后黯然神伤，此时听龙伯族长提到“可怜”二字，他却忍不住跳出来言道：“谁是可怜？你龙伯一族难道就是幸运的么？”

悟空问道：“怎的，难道龙伯一族亦有什么痛心往事，难对人言？”

“谁说不是！”那禺强恨恨言道，“他每亦被张刺渴那厮害惨了！”

“快言与俺老孙听！”悟空道，“想又是玉帝那厮造的孽哩！”

“正是！想当年，这龙伯一族，人人身有千丈之高……”

悟空点头道：“千丈之高，倒是要摩天的哩！不过亦不稀奇，俺老孙还见过更高的哩？”

“你却胡说！世上还能有比龙伯更高之人？”禺强奇道。

“谁说没有！俺老孙一路走来，也曾见到甚么盘古、夸父之类，那才叫高哩！”

“原来是些上古之神，那是自然要高出许多的。只是在俺每纵横的时光，龙伯族乃是天地间形体最大的，他每行不几步，即能跨过大海，行走之时，那些个高山险峰都在他每腰间点缀哩！只是，只是，可恨，那张刺渴使出阴险之招，把他全族都缩短了无数，现今却只有数十丈而已，还把他每束缚在此小岛，却不可怜死了！你看他每现在外面，无聊至极，只得转圈而已，这等小地，让他每如何行路？那张刺渴却不歹毒已极？”

“可恨！可恨！”悟空言道，“玉帝老儿果然歹毒！——只是，这玉帝与你每有何恩怨，要置你每于如此境地？”

那龙伯族长与禺强面面相觑，同叹了一口气。

“却何必唉声叹气，有冤屈尽管说，俺老孙惯会惹是生非，若有不平之事，待俺老孙回归天宫，向玉帝那厮讨还你每一个公道！”

“你倒是热心之人！罢了，我且告诉你罢，但愿你他日回归天宫，把张刺渴那厮种种小人行径曝于天下！”龙伯族长道，“不过话说来就长了。”

“然则你可长话短说罢。”悟空道。

“却说天宫本来有五处，乃是方壶、瀛洲、蓬莱、员峤、岱舆，它每飘浮于大海之上。其中，员峤神岛乃是神仙死后魂魄所归之地；岱舆神岛乃是当代天宫中心，当年乃是黄帝执掌；其余三岛乃是些散仙之辈逍遥锻炼之所。这五神山共由十五只乌龟背负，五只背着，十只轮换，凡六万年一换。”

“恐这龟亦大得吓人？”悟空插嘴道。

“那是自然，它每背皆有千里之宽哩！”龙伯族长言道。

“正是！正是！俺老孙亦曾于大海上见一只螃蟹，面有千里之宽，想来背有千里之宽的龟亦是有的。”悟空道。

“一张口难言两件事。暂不提乌龟，且来讲张刺渴。这张刺渴本是个小民，为人颇是无赖，整日呼朋唤友，发酒风，打散架，是无所不为，人见人惧的万事缠 [103] 。偏偏他亦是豪放，不拘小节之人，所以真有些猪朋狗友为他捧场。他那名声竟渐渐大到神岛上来了，颇有些散仙与他交好，为他在神岛上散布大名，却把一个有名的刘仙翁蛊惑了。他下凡到张刺渴家，张刺渴甚是礼重，直请他客，有半年之久，却无半点吝啬言语。那刘仙翁误认张刺渴有成仙之才，竟把成仙之术传于他。孰料这张刺渴是绝顶聪明之人，不用多久，居然把刘仙翁仙术尽皆学会。那刘仙翁还得意着哩，一日，张刺渴把他灌醉，乘了他的仙车到了瀛洲神岛之上，从此列了仙班。他往来于方壶、瀛洲、蓬莱之间，到处结缘，竟得了更多友朋，与人谈仙论道，又得了无数仙术，渐渐竟成为一个有名仙人，本事在许多仙人之上。——你须知道，在此之前，所有仙人是到期即死，他每亦只不过比凡人多活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而已，还不如那些乌龟哩。所以古来天宫之主，亦经常换人，凡以道德为主，先后有盘古、混沌、伏羲女娲；后来天宫分裂成五帝，乃东方太皞，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

“这个俺老孙却晓得。”悟空道。

“只是这张刺渴果然非凡，他整日炼丹，居然被他炼出不死之药出来，凡吃了此药，不仅可以长生，而且还可轻举飞升，从此不必要乘什么仙车灵兽，才能空中往来。但这消息，却只有少数贴切的人知道。”

龙伯族长说道这里，只听禺强突然叹了一口气，轻轻言道：“俺便是他贴切人中一个哩，惭愧！惭愧！”

龙伯族长继续言道：“他既掌握此丹炼法，自然有了与五帝较劲的本钱。此时，五帝之中，以黄帝势力最大，而黄帝那厮，亦非甚么好东西，他只把他身边那些惯能拍马溜虚、坑蒙拐骗之徒放在心上；那些方壶、瀛洲、蓬莱岛上的散仙却都是他的炮灰，他那时刚与蚩尤大战，许多神仙都死在战场之上。后来又恃强凌弱，逐步吞并其他四帝，死的神仙又是无数。谁家没个亲朋好友的，故此怨恨黄帝的神仙亦不少哩。经张刺渴周游说服利诱，果然许多神仙皆动了心。本来天宫之主是到期轮换的，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何时到我家’，众仙又有仇恨黄帝之心，又有张刺渴长生之许诺，故此张刺渴网罗无数打手，秘密要与黄帝一战。因怕力量不敌，一直不敢轻举妄动。不料，他却得到一个天赐良机——”

“何等天赐良机？”悟空问道。

“你亦不要犹豫了，还是俺自己揭丑罢。俺本是黄帝风神，只因一念之差，看中了黄帝那厮一个妃嫔，那妃嫔倒是无比貌美，俺那时青春年少，却管他黄帝鸟？便暗中把那妃嫔裹挟到海外隐秘之地，自以为天地不知。孰料黄帝那厮还是发觉了，因对俺发怒，要把俺杀死水煮了吃。俺便逃到三岛来，要找个地方躲躲。那时，恰遇见张刺渴，他好客之名俺亦是常闻，故便不惧，公然把自己丑事告知于他。不料他却大笑，道俺如此胆小，并言他要打败黄帝，到时黄帝妃嫔，任俺选挑。俺禁不住这等诱惑，答应与他合作，共夺黄帝宝座。后来俺才知道，他与俺如此交好，并不单为俺也。”

“正是。”龙伯族长接着道，“那厮是为了我这一族也。因禺强君与我最是好友，素常在一起，无话不谈。张刺渴便要禺强把我请去，以长生之丹诱我与他共谋大业。我受不住长生诱惑，许了他也。原来他有一个法子，却是要我这一族去钓那稳住员峤、岱舆的乌龟。”

悟空大奇道：“钓乌龟却做甚？”

“你是天真哩！可惜那时我每亦是天真，哪里知道张刺渴实是老谋深算哩！我每一族果然便偷去钓驮着员峤、岱舆二岛的乌龟。你想那乌龟六万年才一换班，却不饿得慌！当时，我每以六千头牛为饵，那两只短命的乌龟哪里经得住这等诱惑，当时便上钩，被我每钓起来，那员峤、岱舆二岛

立刻摇晃起来。此时，禺强君被张刺渴撺掇着掀起飓风，黄帝一众当时刚完成一统天宫的伟业，正自与手下神仙每寻欢作乐着哩，正所谓乐极生悲，瞬间便被这阵空前飓风吹送到海底深处去了，他每又不是长生的，故立刻身死，只留着魂魄在海底过活罢了。张刺渴大功告成，乃邀禺强君与我这一族痛饮，孰料他在酒中下了药，待我每醒来，大错已经铸就，再不能挽回。”

“却是甚么大错？”

“我每上了他当，受了他骗，禺强君一双巨翅被他生生剪掉！而我每龙伯族人被他变为了矮矬之人！我每正欲拼死一战，他却突然说要给我每长生药。”

“肯定是假药！”悟空言道。

“不然，是真药也。”禺强说。

“咦，这却奇了。”悟空道。

“我每当时也怀疑着哩，只是不肯吃；是禺强君先吃着，他是痛于大变，心若死灰，甚么都不在乎了。不料一吃这药，他却果然飘举起来。我每这才知道此药是真，纷纷吞下。尚在欣喜之中，变化又来了。张刺渴使个发术，把我每全部抓放在一张网里，我每却动弹不得，便被他带到此处。”

“然则尔等何不飞举离开？”悟空道。

“你果然天真，哪里知道张刺渴那厮厉害之处。他是给了我每长生之药，不过这长生之药却不能让人飞越千山万水，亦只不过几百米高空而已。我每却哪能再飞回去！”

“俺老孙却知晓了：他是让你每在此活受罪也，虽说长生，其实生不如死！”

二人见悟空明白了，嗒然若丧，苦叹不已。

“天长地久，何时是个尽头？”禺强言道。

“我每连自杀都自杀不了，只有在这狭小地方跳步取乐，这等穷烂日子，鬼见都愁哩！”龙伯族长言道。

“果然歹毒莫名！”悟空怒道，“俺老孙定要为你每讨回公道，再闹一次天宫，定要叫张刺渴那畜生也生不如死！”

禺强见悟空有此公道之心，非常动容，他跳到悟空面前，道："你身短志高，乃是真汉子！罢了！俺且告诉你一个天大秘密，知道此事之人不多，恐无有几个，即有，定然也被张刺溻那厮弄死。俺自被放到此地，灰心丧志，无心告诉他人，连老龙都不知哩！"

悟空奇道："你有甚秘密？"

那龙伯族长听得有点糊涂，问道："你和张刺溻乃是死敌，却怎的为他保守甚么秘密？忍心不告诉我每？"

禺强继续说道："尔等可知，张刺溻那厮说要建造甚么地狱，从此要把神仙、人世、鬼魂三界分开？"

"莫非是九幽地狱？"悟空道。

"当年张刺溻只是有个计划而已，却并无名字。他将此计划告诉俺，许诺夺得天宫之后，地狱将归俺管理，他在天上，地上归各君王。但是，他却告诉俺，天、地、鬼三届所有统治之关键乃在一面镜子。"

"那镜子不过那些涂脂抹粉的少女对对妆而已，焉能统治三界？"悟空道。

"这话我亦不信。"龙伯族长言道。

"你每是不信哩！俺说完你每就信了。原来张刺溻发现一块盘古开天辟地时留下来的石玉，经他一磨，磨出一片镜子，此镜非平常之镜，实在是一件神器，一切当世神、人，只要站在面前，便能照见自己所有过去、现在、未来行为，甚至人心变化，亦无不清晰显现。唯有那死者或尚未在此世诞生之人则不能看见也。可惜各人只能看各人，独独张刺溻一人有一咒语，念此咒语之后，只要说出某人名字，便能看知此人身世。张刺溻在他亲信之中宣布此事，许多仙人亦看过，但张刺溻只让他每看到自家过去之事。看过此镜之人皆非常惊耸，因知自己心思张刺溻随时知道，所以丝毫不敢反叛于他。然而据俺所知，那张刺溻虽然已造出此镜，自己却只照过一次，也就是照他与黄帝之战的结果，那镜子告诉他该如何行事，方能打败黄帝。他未敢照自己未来之事。"

"那厮怎的就不敢看自己未来？"悟空道。

禺强摇头，道："他却是个谨小慎微的怯种 [104] ！只因他亦怕看见自己最后结局。那厮自从有了此镜，便宣言镜子放在身边，他那些亲信自然服他，死心塌地为他效劳。但是那厮却也生怕哪日有人偷了神镜，所以他要放在一个万分安全之所，一个完全黑暗之所。他打定主意，用一块神布将神镜遮住，非到生死关头，绝不拉开此布。而这面神镜，便被他放在地狱

之中，盖地狱为最黑暗之处。只因当年他许诺由俺统治地狱，故只将藏镜之地告知俺一人。”

“他怎的就不怕你泄密？”龙伯族长问道。

“只因他以为俺将来乃是与他并列的大神，亦需要以此镜来确保地狱不出现任何差次，故便告知于俺，且千万嘱俺不要告知别人。当时俺非常信他，果然不曾告知别人。”

“然则你却看过那面镜子？它究是何等模样。”悟空问道。

不料禺强却摇头，道：“俺没看过。但俺却知定有此镜，因许多人皆看过。张刺漗亦告诉俺，非到生死关头，俺和他都不能看镜子。当时俺尚以为他是要确保俺对地狱的统治，今日想来，不过怕俺看到自己未来遭他阴谋而已。”

“既然神镜就藏于地狱，你何不偷看它一次？”龙伯族长道。

禺强却冷笑起来，“在地狱建造之前，俺每已经被他阴谋中了，关死此处，俺的春秋大梦早碎了，还看甚么神镜！”

“听了半天，你等于甚么都没有说。”悟空道，“你既不能统治地狱，又怎知道神镜具体放甚么地方？”

“你却小看于我！”禺强道，“俺虽不能统治地狱，却知道那厮地狱建造之法，当年那厮与俺讨论，都告诉于俺，连那藏镜之地，亦告知于俺。俺却时刻不能忘记，今就告知于你！只要你去把那神镜破坏了，且将此消息散布出去，则张刺漗那厮位置不保了！你想，那些神仙皆是惧那厮神镜能照出他每心思，今知神镜已碎，则心里自要起波澜——实在而言，那厮虽然惯能笼络人心，但不知有多少死敌哩！往日连腹诽都不敢，一旦神镜破碎，他每大约要揭竿而起，夺那厮的宝座了！”

禺强说完，便将藏神镜之地仔细告知悟空。悟空谢了，并对禺强、龙伯言道：“今既已知玉帝老儿要害，大家何不同打上天宫去，夺了那厮鸟位？何况俺老孙与上古多位神仙及大能英雄说好，他每皆答应助拳哩！”

禺强摇头苦笑道：“可叹你一番好意！只是难也！那些上古神仙和那些大能英雄，虽然法力仍存，只是皆成了魂魄，其实难见日光也！”

悟空道：“俺老孙在地狱之中亦见有太阳，却怎么不见他每害怕甚么日光？”

禺强道：“你忒糊涂，那地狱之中的太阳，自然是太阳的魂魄，想来现今天上的太阳，亦吃了张刺渴那厮的长生药，才得保永存哩。”

悟空不觉长叹一声，却也将信将疑。想到龙伯等人皆长生不老，或者可见天日，欲邀他每同回天宫，只恨自己虽有筋斗云，却不能带人也，故大懊恼，那禺强与龙伯每反来安慰悟空，谢了他心意。当时大家说些青山绿水之句，贴己之言，不得不道别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却下水精帘 玲珑望秋月 [105]

话说悟空离开龙伯族，翻越大海，一路筋斗翻个不住，先到了九幽地狱第八层，乃是旧时岱舆神岛，黄帝所居。他倒是小心大禹，故不敢下地，只在天上飞过。却怪也：

原来他曾见岱舆岛之上空，乃有一个太阳，此时却已不见。天地甚为模糊，悟空使个神通，把金箍棒做了灯笼，挑在手上仔细看这神岛。只见那空中花园已破碎不堪，到处是残花败柳，还见些死去的火红凤凰，朝英亦不见踪迹；银湖倒在，只是两岸参天大树与庞大竹林都已倒塌下去，湖上亦不见那逍遥的舜夫妇；弱水在，只是往日燃烧火焰的小山凹已成一片灰烬，亦不见甚么穿行树中的白毛老鼠；那些台阶两边的树皆倒了，天宫也已倒塌，成为一片废墟，却哪里找黄帝和他那些臣子？莫非共工、相柳、浮游、刑天、蚩尤、防风氏那一辈人皆来过，把黄帝打败，夷灭了他的天宫？似有此可能。

悟空困惑飞走，乃到了岱舆之边，大海即在目前。他复在黑魆魆天空飞行，一路要找那些曝晒的人鱼，和那围在海面的大螃蟹，不料均不能见。此亦诧异事。

不料员峤神岛亦复干净无人，那些上古之神都已隐迹，恁大一片神岛，今空旷无比，寂无人声，暗无天日。悟空大惊失色，不晓得发生何事？慌忙在岛上转了一圈，哪里见个人影，连根人毛都没看见，恰如大雪落得个天地皆干净。

待到海边，常羲、羲和与她每的太阳儿子、月亮女儿也已不见。

悟空忍不住喊了几个人的名字，却似游丝飘渺，哪里听到回音？

要知端的，或者于第六层地狱可知？悟空便再往第六层地狱而去。

却哪里再寻甚么共工、相柳、浮游、刑天、蚩尤、防风氏、铁肩公主、精卫、夸父？就是一阵大风，亦不能把所有人都刮得罄尽哩！他每却似从空气中陡然消失一般。

悟空又急急往第五层地狱而去，果然便与他担忧的一致，那里本是关押古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刺客英雄魂魄之所，但今已不见一人，连那看门的神荼、郁垒都不见。

第四层又如何？依然是空无一人，连那些折磨人的房子都不见，树亦不见，怪兽亦不见，死尸亦不见，单只剩得光秃秃一片不毛之地。

悟空百思不得其解，忽然想到，莫非天地有大变？又或者自己这些印象不过得自梦中？人在梦中行，焉能不迷糊。

那第三层地狱亦空荡荡，曾经之乐土哪里还称得上乐土？都成了杂草丛生、蛇虫欢耍之地，倒是自然生机一派。然那些香草珍果，珍禽清叫，清浅小溪，丰草美水，标致儿女，仔细想来都如梦中见过的一般。

悟空是何等聪明之人，今见此番大变，知有一番厉害，他却想个主意，化身为一只蝴蝶，往阎罗殿而去。亏得他有此主意，到了谷口，果然情形不对，却有无数人影躲在暗处，无声无息。这些人，悟空亦见识过，乃是些天兵天将罢了，都是他手下败将，不料言丁、言亥亦在其中，另有些陌生角色，想是玉帝找来的帮手。

他倒是看重俺老孙哩！悟空心道。因记得禺强之言，他亦不现身与此辈交手，况自己知道原不能定胜言丁、言亥，这架长久打下去，却不要到猴年马月？

他振振翅膀，轻巧地飞出包围圈，径往阎罗殿而去。不一会儿，那耸入云天的阎罗殿，便在眼前，却恁的寂静哩！那大门口本是热闹场所，如今空无一人。悟空亦不管它，便自顾进去，找到丧门钟。原来禺强告知他的藏镜之所，便是丧门钟也。

那丧门钟却有几层楼高大，端的金碧辉煌！即那钟舌便就大的离谱，竟如一个房间相似。悟空飞在这钟舌旁看了许久，不得其路。这钟舌浑然一个瓠子一样，哪里有甚破绽？附耳贴着钟舌，隐隐闻得其中犬吠之音，方知钟舌之中果然别有天地。悟空把金箍棒抡起来，豁地给那大钟舌一棍，有清越之音发起来，那钟舌猛地飘了开去。犬吠之声更胜。悟空心急如焚，把个金箍棒使得忽忽生风，也不知给那钟舌多少棍。忽然犬吠声清晰起来。悟空停住，一看，那钟舌开了一个小门，却有一条惊人恶狗站在门口，冷然对着悟空。

那狗身子甚小，头倒大于身子，露在口外两排长而尖的獠牙，更是占了半张脸的位置！这恶狗吐着血腥长舌，散发出一阵腥臭之风。悟空如饿虎一般，金箍棒照那狗劈头盖脸砸去。不料那狗公然不动，悟空金箍棒打在他硕大狗头上，它皮竟不红一红。悟空正心惊不已，那狗猛然扑过来，悟空一个不留神，被它撕下一块肉来，真有钻心之疼，只得勉力应付。一闻血腥之味，那狗更其勇猛，它本不惧悟空金箍棒之神通，乃一味向悟空猛扑，悟空手忙脚乱，只剩下躲避功夫，幸得他身子较灵活，才不至猴入狗口。从来打架未曾这么惨烈，竟无还手之力，偏那门开在眼前，身子却不能进去，把悟空心中急得如火燎原。

他这一急，却生出智来了。乃借绕钟舌飞行之机，乘那狗不注意，揪下一根毫毛，变作自己模样，陪那大狗兜圈子，他却化为一只飞蚂蚁，轻轻地进了小门。

门内一片黑暗，亏得悟空眼神非常，照见前面三寸之地，才渐渐看清。原来门内空荡荡无一物，哪里有甚么神镜？忽然想到，禺强或者欺骗于我，但亦可能玉帝那厮把神镜换放了位置。他有些不甘心，拿金箍棒在四壁敲敲，敲到一处，觉有异常，使劲一推，竟推开一道门。悟空欣喜不已，暗道：玉帝那厮安排得恁隐蔽。乃沿着一段楼梯往上走，到了一个更小的房间。果然，房间中间，立着甚么东西，却被一块布蒙着。悟空忍不住跳跃欢喜，又小心翼翼走上前，把那布慢慢扯下。

忽然一阵强光，把这小小房间照得雪亮。果然一面神镜现在目前。悟空慌忙站稳，那镜子中便现出悟空过去事来，果然丝毫不差。然后，便慢慢把悟空未来之遭际尽兴演出。悟空看得脸色大变，不言不语，亦不动，只任自家脸上阴晴变化。

许久，悟空方离开镜子，摇着头，口中喃喃自语道：“俺不信！俺不信！”忽然取出金箍棒，对着镜子捣过去，只听数声清脆的跌落，神镜碎了，碎片兀自在地上闪闪发亮哩！悟空看着这些碎片发呆，终于弯腰捡起一块，塞进嘴里，吞进肚中去。任你神力再大，也不能再把神镜复原。忽然神色又变，想到这吞镜片之举，本非自然，乃是命定，不觉黯然。

悟空往回走，走到钟舌门口，被那大狗发现。那大狗本在追假孙悟空，忽然又见到一个，一时愣住，不住狂吠。吠声惊醒梦中人，现在却是性命要紧时候哩。悟空把毫毛收了，迅速飞离，那大狗在后面直追，哪里追得上悟空，很快把悟空丢了。

悟空见大狗不再追来，缓了脚步。

他甚觉疲惫，神志有些恍惚，自己也不知该往何处，脑中但现出许多奇异

景象，如浪相似，一波波撞来。此时，口中焦躁得很了，忽见不远处恰有一小凉棚，倒是干净清爽的紧，门外立着根竿子，挂着个“茶”字招牌。

悟空下了地，便往那边走去，一路闻到一股茶香，把他渴虫吊出来。连忙走进去，大喊一声：“小二，上茶！”

果然，小二把茶端上来，说了声：“客官慢用。”走到掌柜那边去。

悟空一面浅斟细酌，一面暗自低语，亦不知他说的甚么，神色沮丧不已，不是素常本色。

茶真是好茶，悟空不觉又要了数壶。喝得正尽兴时候，忽然如梦初醒，大声道：“此是何处？你每是何人？不好，不好，着了你每的道儿！这番休矣！这番休矣！只是……”眼中忽然落下几滴清泪，但身子已然倒在地上，人事不知。

“此茶当真管用？”

“上仙且放心，从来鬼魂喝一滴孟婆茶，便忘记前生之事，这厮不知厉害，竟喝了五壶，却不把他本来面目忘得一干二净？更何况我这桃木棒乃天地间最厉害的驱邪之木，一击之下，任多大神通的鬼神都要昏头昏脑，忘记本来面目。今配合这忘情酒，管教这厮再不能记得前事。”大笑之声，忽然停住，疑惑道：“上仙……”

“我是要把他扶起来。”

“上仙何不直接处死这厮？”

“莫非你不曾看过神镜？要知这厮虽然可恶，却与本门大有关系，你尚不能取他性命。”

二人一时沉顿下来，各不言语。静了一会，忽有一个声音道：“且看那是甚么？便那么一闪而过？”

“如一线火花……”

“恐是游走的孤魂……”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 注：此是李世民诗句

[2] 古语用法，“他每”即“他们”，下文“我每”“你每”即“我们”“你们”——编注

[3] 《西游记》亦如此说悟空灵魂所在生死簿位置。

[4] 此段文字出自《西游记》

[5] 《西游记》提到地狱有如此十八层

[6] 此是上官昭容诗句。

[7] 《西游记》记载，玉帝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

[8] 孤拐，脚髁也。

[9] 此是李璟诗句。

[10] 扬州方言，意为揍，打。

[11] 扬州方言，意为揍，打。

[12] 戴巾儿人，谓读书人也。

[13] 此词乃《蝶恋花》也，《西游记》中张稍向李定自夸水中生涯乐趣，乃有此歌吟。

[14] 扬州方言，薅草，割草也。扬州人亦说抓人衣服为薅人衣服。

[15] 此是钱镠诗句。

[16] 扬州方言：意思是嗓门忒大。

[17] 此是贯休诗句。

[18] 粗鲁鬼一名，想是得自《唐钟馗平鬼传》的灵感。

[19] 此是李端诗句。

[20] 此是卢照邻诗句。

[21] 案：此与《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八十三》所引《玄怪录》提及的乐土和神国有相似之处，亦与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述乐土相似。关于中国古代的乌托邦思想，德国汉学家鲍吾刚的著作《中国人的幸福观》有深刻论述。

[22] 《西游记杂记》记载，悟空亦曾娶妻。

[23] 《释迦谱》引《观佛三昧经》，当美丽魔女勾引释迦王子时，王子乃使其自见身体本质，乃极可怖，极丑陋的，诸女自惭，乃离开释迦王子。这是人类历史对女性身体最可怕的描写。此书的这段描写，想是由《观佛三昧经》得的灵感。

[24] 此是于濆诗句。

[25] 荆轲与高渐离本事见《史记·刺客列传》。

[26] 焦仲卿夫妇本事见古诗《孔雀东南飞》。

[27] 扬州方言，粉碎之意。

[28] 此是沈佺期诗句。

[29] 此是《西游记》中悟空五岳寻仙，路遇樵夫，樵夫所唱之歌。

[30] 南京土话，小头鬼者，做事不大方也。

[31] 神荼、郁垒事，见《论衡》所引《山海经》。

[32] 按：此处美味之描摹如画，乃是源自《拾遗记》。

[33] 也么哥，元剧常用虚词，无大意义。

[34] 按：此处之歌，乃作者篡改《穆天子传》西王母之谣而成。

[35] 俗语，勾搭之意。

[36] 此是卢照邻诗句。

[37] 按：此部小说中疯狂之疯尽做风，实在是旧小说的惯例。

[38] 此似言女丑，女丑乃女巫，往古十日并出，她被公推求雨，乃被众人曝晒于日中，遂成干尸，事见《山海经》。

[39] 即夏桀

[40] 即夏桀

[41] 即周文王

[42] 即周武王

[43] 即周幽王

[44] 夏耕之尸，见《山海经》

[45] 《帝王世纪》载，文王食长子伯邑考的人肉羹，所以伯邑考才会追着他的吧。

[46] 伯夷、叔齐事见《古史考》

[47] 王亥故事之考证，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48] 此是贯休诗句

[49] 武乙事，见《史记·殷本纪》

[50] 此是鲍溶诗句

[51] 依此描述，此怪物乃共工的忠臣相柳也

[52] 依此描述，此怪物乃共工的忠臣浮游也

[53] 据其自述，此人是防风氏

[54] 此是欧阳瑾诗句

[55] 扬州方言，乃甚黑的意思

[56] 西游记杂记：铁肩公主乃风部祖师，因带酒与王母相争，遂反却天宫。这里作者把三角恋爱转到黄帝身上

[57] 此是张九龄诗句

[58] 此处引号中文字，乃是《西游记》原文

[59] 《庄子·秋水篇》，河伯与北海若谈天论地。此东海若之灵感想是从此生发。

[60] 扬州方言，儿童模仿大人夫妻生活，又生火来又做饭，谓之过家家

[61] 此是李端诗句

[62] 羲和、常羲为子女洗澡事，见《山海经》

[63] 《左传正义》引《道德经》文，与现存《道德经》有差次之处

[64] 此是王建诗句

[65] 扬州方言，滑不流鳅者，形容人狡猾奸诈

[66] 此处伏羲女娲故事是西南少数民族的传说，与中原谱系不同

[67] 此是张籍诗句

[68] 朴夫事见《神异经》

[69] 此是戴叔伦诗句

[70] 案：此人不知何人，就其行为，可命名为“无路之人”，这“无路之人”，据《神异经》中说是与天地同生，惯饮天酒，慈悲之人。所谓“无路”，意指“高大不可为路”（《法苑珠林》），而作者反其意用之

[71] 扬州方言，看圯，指把人把物看得都快化了，快消失了，极力夸大看的时间之长，效果之强烈

[72] 宁先生事，见《云笈七签·尸解》章

[73] 此是张祜诗句

[74] 烛龙又名烛阴，事见《山海经》、《玄中记》等书

[75] “乖乖隆地东,韭菜炒大葱”乃扬州方言，表示极其惊讶

[76] 扬州方言，从的意思

[77] 古有鬼母之神，能生天地，又早晨生十个鬼，晚上则吞食之

[78] 此是李白诗句

[79] 《西游记》写悟空出世，果然是拜过四方的

[80] 此是子兰诗句

[81] 按：此少女，像是民间传说中玉帝的女儿玉女

[82] 此是李暇诗句

[83] 山恶人善，意指人虽丑陋，性格却好，此处只用前半意思

[84] 海中大蟹，大至千里，事见《山海经》

[85] 人鱼，或称陵鱼，或称海人鱼，或称鲛人，见《山海经》、《搜神记》、《诚斋杂记》等书，西方称美人鱼，最著名者见《奥得赛》和《海的女儿》

[86] 此是孟郊诗句

[87] 即西谚：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88] 少昊曾将世界最初的琴瑟抛在海中，事见《山海经》，悟空所听，或者即此原初琴瑟之声音乎？因其纯粹，所以把个不明音理的野猴弄得神魂颠倒，连言语都不对了

[89] 五丁力士故事见《华阳国志》

[90] 阿香故事见《搜神后记》

[91] 此是雍陶诗句

[92] 这两句语是古来劫径强盗标准用语

[93] 世人皆言酌酒，扬州方言则亦称饮用其他液体为“酌酌某物”

[94] 此是吴少微诗句

[95] 无支祁事见《太平广记》、《岳渎记》等书

[96] 《新书》言，炎帝、黄帝实在是同母异父的兄弟，故二人面目多有相似

[97] 扬州方言称极瘦之人为“瘦不喇唧”

[98] 此是卢纶诗句

[99] 按：韶，南京方言，谓人闲话忒多

[100] 按：此出曹植《洛神赋》

[101] 此是崔湜诗句

[102] 据袁珂先生研究，禺强实即是庄子笔下之大鹏也

[103] 万事缠，扬州方言，乃人人讨厌之人的专称。庄蝶庵按：古今革命成功的帝王，白身之时无不是流氓习性，此固是中国特色，毋庸怀疑

[104] 怯种，扬州方言，乃胆小鬼之意

[105] 此是李白诗句

下编

第一回 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情 [1]

话说长老一路收了行者、八戒、沙僧为徒，又经历过诸多险难，幸得大命不死。这一日，行到一山，看那山根界牌上写着，是招摇山。欲看它有甚招摇之处，不料看不出来，实在是童童荒山，无草无木，哪里有丝风？无风何来招摇？即有风无草木，又招摇个甚么！

“行者，你看我每行够多时，所经之山，无非荒凉，却是何故？”那长老言道。

行者尚未答话，那厢八戒抢着言道：“老猪却知！原是大众饿得过分，不顾体面，竟把些草木充饥，故使山无草木！”

“可怜！可怜！”长老叹息道。

“师父！你看！”沙僧忽叫道。

三众随沙僧看去，原来山顶上冒出好些个人头，渐渐向这边来。他每有下坡之势，却在一处坟包停住，把些锹耙忙碌起来，不一会，却把个坟包铲平了。

“不好，像是掘人祖坟的强盗哩！”行者道，“待我上前仔细觑看一番！”话毕，便上前，一把揪住其中一人，那人被举在空中，神色慌张，旁边同道皆惊讶不已，连道：“好汉！好汉！且停手说话！”

行者将那人放下，那人魂定了，尚叫声可怕。

行者道：“尔等竟何以在此掘人祖坟，忒不是大丈夫作风！”

“你倒是仗义的哩！其实糊涂，我每哪里是在掘人祖坟？我每是在为人接生哩！”

行者道：“尔等大胆，敢欺负我眼生？可知我的棒子从来着人就死的！”

“好汉你是外乡人，果然不知我这乡土奇异！原来我这乡里名唤无启国，我每国人，死则埋于土中，不过百年，复能回转，重新为人。这坟中所埋的，实在是我每的一个后辈哩，今日已到百年之期，故此掘他出来。”

行者哪里肯信，那些人无法，便说挖尸体出来，教行者亲眼一见，方不怀疑。

果然，那几人努力把棺材抬出，掀开，那光屁股的尸体一骨碌坐了起来，把行者惊呆。

那回魂的尸体尚在抱怨，道是起尸的人忒慢了一点，浑身在棺材中不舒服，好在见到大好阳光，他便自如伸个懒腰。忽又叫饿，便随地抓起一把土来，囫囵吞下肚子。

行者见此是实，慌忙跑下去，把此事告知三众。八戒、沙僧倒是半信半疑，只长老抵死不信，唠叨不休，说行者木里木古 [2] ，定是白日里见鬼，尽说鬼话，哪里有死人复活，且以土为食的。

行者道："我是真的白日见鬼哩！师父若不信，何不亲自上前看望一番？"

四众果然上前。那些人方才见行者猴模猴样，已自心惊，今又见八戒长嘴尖牙、沙僧乌云脸色腌臜眉目，俱战战兢兢，好在那长老宝相庄严，把他每心定了。行者令他每将无启国民风民俗告知长老，长老听了，亦有些动摇。旁边却乐坏了八戒、沙僧。

八戒道："兄弟每可在此歇脚了，尚去甚西天，此即西天也！要甚长生不老？此地尽长生不老之人也！"

沙僧亦附和八戒之言。

无启国人问清四众来历，倒是尊敬非凡，连忙说要带他每觐见国王。四众便跟着他每往山下走。刚下坡，忽然见这边的山坡上满是坟墓。

行者叫道："八戒！你的生意来了！"

八戒道："怎的？"

"你且看，这些个馒头，难道不够你一顿饱？"行者道。

"师兄好作践人！"八戒道，"知道老猪腹中已饥，尚取笑于俺！"

师徒四人在吵闹中下山。一路听无启国人讲说，原来此国从古至今只有三千国民，从不增多，亦不减少。

八戒听得稀奇，道："然则尔等都不干那男女之事？"

这些人大笑道："我这国中，实在并无甚女子，何来男女之事？"

八戒听得结舌，道："清苦！清苦！难熬！难熬！"

那些人又作介绍，这无启国国王与别国不同，既非世袭，亦非禅代，乃是抓阄抓出来的。

长老听了惊讶非常，道："国王竟是抓阄出来的，如何可能？想我东土王朝，从古至今，皆是父终子继，乃天经地义之事。"

不料这些人听了长老高论，竟大不以为然，偷换神情，有嘲弄之意。

一人说道："毕竟你东土上国，风俗高贵，千方百计要弄个王朝，做它娘个小民。我每化外之人，只顾自在逍遥，其实哪里把个国王看成鸟事？那些被抓阄中的，全家还要为他哭丧三日哩！"

沙僧道："做国王有何不好？"

那人回嘴道："做国王有何好？"

沙僧道："凡国王者，能享尽世间荣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民敬之如神，焉能不好？"

那人道："凡国王者，为天下人痛恨，昼夜腹诽之，愿其早死，焉能好？况我每国度，因视死如常，故皆不愿服国王之管。尔等想啊，那国王要人服他，难道除了恫吓子民，以死亡恐惧他，尚有别的法子乎？倘一日悬于头顶的死亡之剑忽然消失，还有甚么人怕国王？即有这等人，亦不过烂人一个。"

这番道理，说得其他无启国人点头赞许，却把长老四众听得张口结舌。长老慌张道："尔等丢了五伦之首，却如何安心度日？"

那人驳道："似你这等说起来，难道一日无君，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了不成？况我这国度，其实也有国王，只不过我每国王格外苦些罢了，他是到处颠簸，为人家争斗解纷，亦要在外国使者来临之时，权充场面。像尔等过路僧人，欲在通关文牒上盖章的，少不得要找他。"

说话之间，已然下坡，复走了一会，到一个城池，人烟甚稀，城池亦破旧，都是断壁颓垣，进去一看，找不到富丽皇宫所在。这些人却把四众引到一个破陋小屋，道，无启国国王便在里面。

"这倒是上古贤君'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的风度哩！可叹！可叹！生受了

他！”长老叹息道。

“国王，国王，快滚出来，有上国高僧到此了！”那些人大喊道。果然，一个瘦骨伶仃的竹竿弯腰从破门中出来，穿着一身破衣，脸上甚是腌臜，滋着泥油汗渍，手上还捧着一把土，正往嘴边送哩！

这师徒四众已经多少国土，果然从未见过这等破落国王，却令人怜。那国王问明原因，慌忙进入小屋，抱着一个斗大的印出来，颤颤地在通关文牒上戳了一下。

师徒四人随即离开无启国，一路尚谈论不止，具惊为平生未见。那长老一句话倒是说得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白鱼驾莲船 夜作十里游 [3]

师徒四众复往前行，又见一山，上下碰见一樵夫，那樵夫砍了些材，心满意足，正倚着材捆，半闭着眼，唱歌哩：

“山歌难唱口难开，杨梅好吃树难栽，栽在高山怕野火，栽在平地怕水淹。”

八戒听到杨梅一词，便如曹丞相手下兵士，先自流了涎水，急得大声道：“兀的不急死人也么哥 [4] ！顾前顾后，那杨梅要种到何时？”

这樵夫自得其乐，不料被人打断，甚是恼火，口吐脏字，跳了起来。孰料面前尽是些千奇百怪人物，先把胆淡了，叫了声“妖精”，挑起材捆，意欲离去。还是那长老风采，上前打了一个问讯，道：“这位小哥，敢问此是何山？”

樵夫道：“你倒是体面的，怎的你那几个伙计人不成人，鬼不如鬼，青天白日的，却不吓煞平人？”

长老道：“小哥不知，那是我几个劣徒，他每却也山恶人善，不必管他。”

樵夫道：“长老，此山名为堂庭山。”

长老道：“敢问小哥，此山中可有甚么妖怪？”

那樵夫瞧了瞧行者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道：“妖怪倒是有的哩，长得

倒像那边那位。”长老一看，指的是行者。行者被樵夫指为妖精之形，不觉大怒，三步并为两步，作势要打。长老一见，慌忙喝住。那樵夫已自怕了，背着材捆如飞而去。长老一见，甚为抱怨行者，怪他吓走平人，妖怪情形，便问不分明。

八戒在一旁偷笑，对沙僧道：“师弟你看，妖怪便是这样这样……”比划了半天，原来说的行者。行者焉能不知，又要打八戒，好歹被长老各自劝服。

“如今却如何过得山去？”长老愁道，“又未问明是否还有别路，唉！”

行者不服，大言道：“管他甚么妖精，我自去探他巢穴，打死他便作罢，到时自然过山而去！”说完，头也不回，往深山中去。

行者走不多远，便闻见一阵血腥之气，寻那气味而去，看见无数破碎尸体，残骨剩发，堆叠杂乱，血色遍地。那尸堆边，却蹲着好些怪物，他分明一看，惊道：果然像我！原来行者亦曾鉴水，看过自己面目。这些个妖怪，浑身长毛覆盖，身长七八尺，如猴形。它每本安心吞食人肉，忽然见到行者，不觉抬头，只见它每双目如圆球，唇吻硕大，只一吐舌，上唇便把脸面遮住，下唇亦挂到胸口，因觉碍事，慌忙用手拨正。

“尔等是何妖怪？”行者喝道。

“你不过生得矮矬一些，怎的便不识自家人？转把本来面目忘掉？”其中一个怪物言道。

行者被它这一反问，引动过去心事。乃道：“然则你知我是何人了？”

“你哪里是人，人是你的美餐哩！你却是俺这一族，名唤髯公的便是。”那怪物言道。

行者思忖髯公这古怪名字，沉吟许久。忽然明白过来，道：“我怎会吃人？定不曾与尔等为伍！尔等却在骗我！”

“那嘴上说不吃人的，还是吃人的行家哩。”一髯公道。

“却不要管他，这厮像有点疯了。俺每且安心享受此美味吧。”另一髯公言道。

众髯公点头称是，便不再理行者，复埋头于尸堆中。行者被它每冷落，不知如何是好，心里还是有些糊涂，恐怕自己真为髯公一员，不然怎的见这食人场面，却无动于衷？一面又否定此论，觉自己来历自然正大光明，不

能如此辈这等腌臜。他身材不高大，故此心亦不大，彼时那颗小心便被这两个可能做了战场，干戈纵横不已，人却似如梦中。忽然头中大痛！乃是长老念紧箍咒了。行者此时哪里顾及甚么来历问题，苦熬歹熬，下得山来，果然长老在念咒哩！

“师父！师父！莫念！莫念！疼！疼！疼！”

“叫你与妖精为伍，把修行的正道忘在脑后！”长老停了，尚不解气，又把行者骂得狗血喷头。

“八戒、沙僧，你二人去把妖精剪灭，莫学你师兄糊涂。”长老道。

二人得令而去，许久，在山上喊道：“师父，可喜妖精被俺每打死，可过山去了。”

那长老果然生喜，骑着白马向山上进发，把个行者落在身后。行者意态萧然，满心不情愿，跟在身后。果然看见八戒、沙僧面前凌乱地死了几个髯公。长老看到尸堆，忽然就呕吐起来，把三个徒弟慌张得不得了，忙把长老带过尸堆，方才好些。行者走在最后，忍不住还看了髯公尸体最后一眼。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譬如云中鸟 一去无踪迹 [5]

过了堂庭山，乃是一片坦途。行得久了，看见一片人烟，乃是一个大城，与无启国迥然不同。城门前往来者，络绎不绝，看见师徒四众，或觉稀奇，或觉可怕。长老怕徒弟每惹祸，慌忙叫他每把脸面用布遮起来，好歹过了城门。那城门之上大写着“炎人国”三字。

其时天已暮色，寒鸦带着最后日影归巢而去。师徒每打听清楚，到了一个客栈暂且过夜，欲待明日朝见国君。

不料这一夜睡得并不好，原来窗外整夜热闹非凡，有人大哭，有人大笑，有人放鞭炮，还有人放火哩，不知何故。第二日问明店主，原来这边人家多于晚上送丧，故有此热闹。那店主明言道：“观你每是外来和尚，或者好念经，何不找几家主顾，也赚些盘缠。”

八戒一听此语，一力支持，道是盘缠日渐不足，再不补充，恐将饿死。长老被他歪缠不过，遂答应暂不去朝君，先念几夜经，赚些外快而已。店主一听，长老答应了，代他每师徒高兴，连忙把这事播散出去。城中听得有

东土高僧光临国土，且是念经的行家，无不大喜，把小店挤满了，要请师徒每去念经。八戒见生意兴隆，笑得合不拢嘴。长老不能拒绝，只得一一答应，竟有十家，一夜两家，也要念五夜哩。

果然黄昏时分，有人来带着师徒四众往一家主人而去。乃是一家大户，可尽着八戒宽大肠子享用，却把长老苦了些，端坐在死尸面前，念了甚长时间经，因声容并茂，主人甚欢喜，称赞不置，说母亲从此可往生天国而去。经念完之后，主人便要预备葬母，不料其所为把长老吓得昏眩。但见这主人拿着把尖刀，欢喜上前，竟刳起母亲的肉来，虽是死尸，犹带紫血，点滴到地。

徒弟每见长老跌倒，慌忙扶起，那主人全家亦甚慌张，甚是不解。

八戒道："尔等把俺师父吓坏了！且赔俺师父！"

主人却茫然，道："我每平安葬母，何以就将令师吓倒？"

沙僧道："俺这师父是菩萨心肠，焉能受得住尔等割死人肉的勾当？要俺言，人肉亦甚好，只是这死人肉忒不新鲜，你却割它作甚？且此是你生母，却不无情？"

主人大笑道："原来尔等皆是异乡之人，不知我国风俗。我国凡为孝子，必要将父母尸肉刳得罄尽，只剩残骨，方埋于九泉，掩埋之后，还要置酒欢会，纵乐数日哩！"

徒弟三众闻说此事，都道稀奇。正说话间，长老醒来了，苦叫道："苦哉！苦哉！这是何所在，竟有这等惨酷事情？"

行者把主人的话重复一遍，那长老听得脸色苍白，把夜色都比下去。他道："先前见甚么无启国，君不成君，民不成民，或者可言上古遗风；今这刳父母之肉的勾当，却真真天地难容，畜生不为。父精母血，含弄无数岁月，方养得子女成人，不料死后遭此恶报，似此等忤逆，却不该遭天打雷劈？"

长老是忠愤填膺，主人却甚不高兴，说道："你是甚么高僧？我看你实在是穷乡僻壤的蛮荒之人，说的是鸟言，讲的是畜生语，都不晓得我这一国之人，要让父母精神得往西方，是务必要削去他每累赘肉体，如此他每魂魄方才轻巧能飞哩。"

不提主人不乐，即女眷、丫鬟、小厮每亦不乐，都道和尚乱说，把主母的好事耽误了，纷纷嚷嚷，要薅长老衣服，被三个徒弟死命护住，夺门而出。

那长老先自念经，水尚未喝哩，又饿得厉害，心里又气得苦闷，委实难受。偏偏八戒在一边聒噪，原来他正吃得爽利，不料长老乱说话，把他一顿丰盛晚餐中途毁了去，因此抱怨不已。长老气得要打八戒。

走了一段路，却似迷路一般，找不到客栈了，偏偏夜色又暗着，师徒四人暗中摸索，叫苦不迭。好在远处忽腾起一股火焰，把一片地方照亮。行者眼尖，见那客栈恰在火焰附近，遂流水一般赶过去。

那火焰原来是客栈旁一户人家在放焰火。大门开着，许多客人进出，也是欢欢喜喜的。师徒每欲走过，不料一个小厮过来，紧紧抓住长老衣襟不放，叫道："到处找你念经找不到，不料你不请自来！"

不由长老辩解，一大堆人硬把长老拉进去了。长老一看，甚好，这家虽死了人，今却把死尸搁置在一堆材禾上，如此看来，像要火葬，却是禅林本色哩。长老便有些欢喜，勤恳地念起经来。八戒得了机会，不多说话，大块朵颐。沙僧和行者守住长老身边。

经念完，众人口谢了长老，送上纹银，沙僧裹了。事完，主人点起火，一时干柴烈火，红焰四耀，死尸很快着了，冒出一股浓臭之烟。

"登烟霞也！登烟霞也！"四周观看的人赞叹不置道。

行者问旁人道："何谓登烟霞？"

那人言道："登烟霞者，谓死者随轻烟高升天国。"

长老听到此语，大喜，道："这才是孝子本色。"

行者却问道："前者亦是要父母死后早升天国，一样心思，怎的师父前倨后恭？"

长老嗔道："你是初世为人，哪里知道其中分别？"

正说话间，忽然听得众人一声惊叹，师徒每一看，原来一个如花少女跳进火堆去了，这明眸善睐的少女在火中扭曲，倒好似在舞蹈一般，火光把她吞没，也把她照亮。行者大惊，问起旁人，才知这是死者新娶的小妾。

"贞烈之女啊！贞烈之女！"众人感叹不已。

行者却嚷起来，大声道："这样美好少女却被个活该早死的老头子糟踏了青春！怪不得她要请死哩！"

长老本欲堵住行者嘴，哪里来得及。那众人被行者一说，都发怒起来，言他玷污死者，说寡妇从夫死，乃是无上功德，几个破烂和尚哪里晓得夫妇好处。

行者大怒，连道“呸呸”，欲待耍泼，被长老死死拦住。八戒饭亦吃不成了，师徒四众被众人轰了出去。这次，不仅八戒埋怨行者，即长老亦埋怨行者不识好歹。行者只得把一口闷气塞在心胸，吞声而行，黯然进了客栈，闷闷地寻黑甜乡而去。

次日，四人日上三竿了方起身。那店主还以为他每辛苦一夜，得了无数好处，过来贺喜，却被长老空言糊弄过去。因这里风俗甚诡异，长老怕夜长梦多，故直接往鸿胪寺，换了通关文牒继续上路。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今日菖蒲花 明朝枫树老 [6]

前方是条大河，乡人说唤为英水。那水曲折绵长流走，水面如镜，闪耀光彩。长老家学渊远，看两岸风景如画，忍不住吟诗道：

“浊水菱叶肥，清水菱叶鲜。饭稻以终日，羹莼将永年。” [7]

徒弟每皆是粗夯之人，不知他诗中深意，不免面面相觑，作声不得。长老因此有些落寞，不料正暗自叹息着，忽然从水中窜出一个怪物来。

“保护师父要紧！”行者大声道。八戒与沙僧赶紧把长老护住，行者跳到那怪物面前，喝道：“你是何方妖怪！报上名来！”

不料那怪物并不言语，仔细一看，却是一块形如海中大鱼的庞大木头，囫囵得很哩，两腹各有六把奇怪的铁扇子，还有一大半身子没在水中。

师徒每正诧异着，那“大鱼”忽然从腹下开了一个口子，竟是一道门，从中走出一个人来，却是峨冠博带、华衣美服、风流潇洒的人物。

“恰才是哪位才子吟诗来着？”那人言道。

“是他！”八戒指着长老道，“是俺师父！”

那人慌忙上前，一脸惺惺相惜之情，相见恨晚之意，把长老手捏住，道：“似你这等风雅才子，何以做了和尚，岂不可惜了？快随我面君！好与我国大夫每日价嘲风弄月，逍遥诗国，方才不负你清雅之才！”

长老慌忙道：“这位君子，不知你是何人？”

那人道：“我非他人，实在便是前面泥杂国的太常，名叫段春的便是。”

“师父又有官做了！”八戒嘀咕道。

长老连忙推脱，说自己奉东土唐君之命，要往西天取经，救那苍生残命，实在不能奉承好意；一面训斥八戒胡言乱语。段春一听长老是大唐远道而来的高僧，哪里肯放他，拼命言说，有天花乱坠一段意思。

行者却对那“大鱼”有了兴趣，走上前，四处看看，又把他煞威棒对着“大鱼”敲敲，内里因是空的，故此有幽幽回声传出来，如埙相似。

“莫把我木鱼打破！”段春见行者琢磨他宝贝，慌忙丢了长老，跑来护住。

“你称这物为甚？木鱼？”行者诧异道，“师父，木鱼有这等大的么？”

长老亦非常好奇，道：“贫僧自幼剃度，又常游学四方，果然不曾见过木鱼有如此之大。”

段春得意道：“尔等果然不知，我这木鱼，乃是天地间独一无二之物，是我苦心苦想，闭门三年，造得出来。它能载人行于水底哩！”

“果真如此么？”长老道。

“四位想是不信，不如随我进去一观就知。”段春道。

长老有些犹豫，不料三个徒弟大有兴趣，拼命撺掇，长老无奈，只得从众。五人依次进去，里面却宽敞得很哩，但见有十二人裸体无衣，分成二排坐着，手中各扶着一根长木棍，恰似浆。

“此木棍连通外面的鱼鳍，待会他每一摇动，木鱼便可行于水中了。”段春解释道。

“然则那些铁扇子的东西，便是甚么鱼鳍了？”沙僧道。

“正是。”

“可是这木鱼如何沉入水底？”行者道。

“你倒是精明，问出此问题——诸位跟我往前面走一点。你每看，这后半部有面镜子，这镜子可以照见水底，你且看我怎么用这镜子。”段春说着话，叫两个赤膊的壮汉过来。两人乃把镜子往前推，前推两丈之远，二人

停住。段春乃从镜子原处又拉出一面同样的镜子，却是从上面抽出来的，也不知这镜子原来藏在何处。此时，便见两块镜子中间是一片空处，如走廊相似。段春又拉动“走廊”左右船板，但见冲进无量之水。段春不慌不忙，对师徒四众说道：“四位站稳了也。”师徒每不知他要作甚，果然依他言，紧靠着木鱼内壁站稳。只见那段春又命两个壮汉把刚才抽出的板缓缓往原处推去，此时原来的空走廊已变成一个封闭的大水箱。

因此之故，这木鱼果然沉重起来，缓缓向水深处滑去，却也怪，到一定深度，它便不再下沉，浮得不上不下，恰到好处。师徒每大是诧异，看着那些“船夫”卖力“摇浆”，这木鱼果然便在水肚之中急速前进。段春领着师徒四众看那镜子前面水底世界，果然异样缤纷。

“如何？”段春得意洋洋地问道。

“果然妙哉！便鲁班在世，亦无此本事哩！”长老赞叹道，忽然又皱眉，自言自语道：“终究是奇计淫巧罢了。”

段春听不明白，不知奇计淫巧是何意思，他却对鲁班感兴趣，问是何人。长老勉强把鲁班事迹一说，段春大为佩服，道：“原来却是上古的才子！可惜缘悭一面！”

八戒不服，道：“俺老猪不要这鬼木鱼，也能在水中来回自如哩！”

那沙僧亦如此说。

段春却道他每嫉妒，并不理会。行了一会，看了一会，忽然听段春道：“我每已到国王后池，正好面君！”命人把活动板抽开，水箱不见，木鱼便自轻巧起来，逐渐浮上水面，船夫每再摇一摇，木鱼便靠了岸。舱门一开，又见青天白日。长老松了一口气，待到上岸，不禁叫了声阿弥陀佛。忽然大悟，惊道：“我每只顾贪玩，却将白马与行李落在何处！苦也！要被人摸走 [8] ，前途便自黯淡！”

不料段春笑起来，道：“我这里是君子之国，焉能无端谋你的物。不怕，我让人顷刻取你行李白马过来。”他便叫了几个名字，果然有几个人露面，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连徒弟每都吓了一跳，何况长老？只见是三人，背上绑着一对阔大的绸翅膀，形如风筝。又有两根井上辘轳样棍子从肋旁穿到身前，并有摇柄。只见那三人轻松摇起摇柄，辘轳转动起来，那翅膀立刻舒展开来，此时有风，竟把他每三人鼓至天上。身子到了半空，亦不知那三人使何法，居然把方向都控制住，飞一般往远处飞去。

段春得意言道：“你看他每逍遥风中，岂非极乐？”

长老看得呆了，道："不料今日居然白日见人飞升！倘往大唐言语，怕人不信哩！"

那段春又言道："其实不瞒诸君，这飞车乃是我国国君发明的哩！"

"巧思极矣！可叹！"长老道。

那徒弟三人见长老一味称叹，心里不乐。八戒首先言道："像这等飞的，还要借助他物之力，你且看俺本事！"话完，便跃到半空，行者、沙僧随之而上，那段春看了焉能不惊？叫道："天！原来四位是当世神仙，可笑我还在行家面前枉自卖弄哩！"

正惊叹间，那国王的使者亦来了，便邀师徒每面君。段春因信四人为当世神仙，此时哪敢怠慢，恭恭敬敬前面引路，穿过几个回廊，出没几片花林，宫殿便在目前。那宫殿甚是瑰丽！只见：宫殿台阶有数十级之高，皆明石铺就，台阶中间笔直镂空一段，乃有清凉瀑布从上垂下，那瀑布之上，便是大殿，却是竹子搭建，如青琅玕，风吹铃响，又有大木深影，泄漏光彩，把竹殿光影梦幻，如居海上，时在摇动。又闻到奇异之香，动人丝竹之声，皆自上方来。

段春言道："此殿是我国君亲自建造，法师每周游列国，想来遍观诸国，定无一国宫殿，有我国之美吧！"

沙僧道："你那国君又会造飞车，又会建好楼，倒是一手好木匠功夫哩！"

段春昂然答道："实不相瞒，我国人民皆知我君天纵神圣，实在是古往今来、宇宙之间第一的木匠哩！他又明音乐，又善琴棋，又是书画大家，嘲风弄月，更其所长。故此，我一国人民把他钦服得了不得……"

斯时已到殿外，段春先自进去，把师徒每神奇之处天花乱坠告知君王，那泥杂国君果然生了渴慕之心，连忙呼他每进殿。

师徒每一看，这君王果然面目清俊，是读书人本色。只是身边的木匠工具，显出他不凡之处而已。那君王却也注意看师徒四人，一见行者，唬了，道："眼见得是个害人的猴精！"看见八戒，道："两张扇风大耳，一面纵横大脸，岂非猪精？"又见到沙僧，道："晦气冲天，亦像个不善的！"独独见到长老，叹了一声道："这方是上国君子，果然温文尔雅，气宇轩昂。"

那长老因见徒弟每相貌骇人，连忙向泥杂国君说道："我那徒儿貌是村一点，实在心善不已，又有降龙伏虎之力，大王千万莫专瞧他相貌作怪！"

段春又在一旁帮腔，大力言三人飞行之本事，方把国王心定住。那国王倒不关心四人西天取经之事，却问长老道：“听闻长老乃是唐朝来的？”

长老道：“不差，正从唐朝而来。”

国王道：“闻得你国有一舞，名为秦王破阵乐，不知是何光景？秦王又是何人？”

长老道：“秦王便是我国当今皇上，方其未登基，封号秦王，有定鼎天下之功，故此人为他做此舞，宣扬其武功而已。”乃将唐太宗事迹如何如何，一一告禀。

那国王听完，击节喝彩，道：“果然是个神威的秦王！”又问些大唐风土，奇闻逸事。长老本自游历甚广，说来头头是道，把个异域的君王欢喜非常，乃强把长老留下，非要他把大唐奇观尽皆写下，以留后人观览，否则不准离境。徒弟每乐得轻闲十数日，并不反对。此时，段春派去找寻行礼白马的人回来了，行礼白马皆不曾丢损，师徒每更放了心。

自此，长老便留于崇文馆，埋首案牍，倾尽回忆，把所知大唐奇观，一一写明。因其善诗，又不时被国王叫去，二人促膝谈诗作画，宾主融洽非常，长老竟有乐不思蜀之意。徒弟每哪里来管他？那八戒、沙僧尽日好吃好喝，身体皆胖了一圈。独有那行者，不知何故，是吃不下饭，安不下身子的，让他天天坐着，实在难受，见师父、师弟每清闲之乐，他又不能打断，一个人着实闷得慌。一日，再受不住此苦，遂偷偷出了皇宫。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春歌弄明月 归棹落花前 [9]

行者变化成宫中小厮模样，大摇大摆，于泥杂国都中走街蹿巷。那泥杂国都却甚大也，当真一步一景，热闹非凡，到处是漂亮高楼，装饰彩色镜子，明亮非常。店铺林立，卖着种种奇异之物，无非精雕细琢，精工细活，甚么会走会跳会抬轿的木头老鼠，甚么会拉磨会鸣叫的铁驴子，甚么骑上便笃笃跑得欢快的木马，甚么可伸可缩的铁链子，甚么观物可大可小的魔镜，甚么火轮车点火便飞奔，还有各式飞车，小号木鱼，应有尽有。那些街上买卖之人，无不穿得华丽，雍容之貌，谈吐风雅，即叫卖之声，亦如诗如歌。行者见了，大为叹服，道此国实在是富庶君子之国，人间天堂也。

他看得累了，肚内有些空虚，此时想起一事，甚觉奇怪：原来偌大一个都城，并无一处饭庄。已近城门，依然不见一家饭庄。行者心道，城里没

有，城外或者有也。欲至城外，不料至城门一看，却有无数人在城外进不来，那些人皆是破衣烂服，满面尘土，身体粗糙，瘦骨伶仃模样。他每坐在地上，耷拉着脑袋，唉声叹气，守着身边一些担子，担子里都是些菜肉米面之物。行者一听，却有人在抱怨国王不让他每进城。行者奇道，何以这些人不能进城？

忽然，那伙人慌忙站起来了，原来从城里开来许多火轮车。那些人吵吵闹闹，几乎要打起来，争着要把担子中货物卖与火轮车车夫。那些车夫站在高处，甚为得意，却又带着厌恶神色，大声喊着，让这些人远离火轮车，只把担子举在空中便可。他每果然听命，把担子高举起来，供车夫挑选。车夫挥着鞭子，指点几人，那被点到之人，欣喜无比，慌忙把担子捧到车夫身边，车夫接过担子，把菜肉米面分类放进车厢，复把担子扔出去，又随意扔些碎银两到尘土里，慌得那些卖主赶紧扑到地上，把碎银子护住。很快，这几辆车买完了食物，扬长而去。那得到银子的欢天喜地，高歌而去；那甚么也没卖出去的，只得骂骂咧咧，无奈地坐到地上，等新买主到来。

行者依然不明其理，正自暗思，忽然听得城门那边轰动起来。一看，原来是守城的士兵抓住一个试图溜进城里的小伙子，正往死里打哩！

那些士兵一边狠命抽打小伙子，一边骂道："你这吃矢的贱民，你也配进城？我让你进城？我让你尸体进城！喂狗去吧！"

那小伙子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那些旁观的人却看得津津有味，道："这不是张家庄的小五？"

"他也想进城哩！"

"贱骨头！是该打！那城里是你进得的？"

行者却非常可怜于他，乃使阵风，把众人目迷，乘机把张小五带走，一路到了城外无人处方停下来。那张小五兀自不明了出了甚么事，只知一阵迷糊，人已到了野地。抬头一看，道一声："哎呀！是何处的贵人救了我？"

行者不答，却问道："那些士兵何以打你？"

张小五叹口气道："我一心要去城中谋生，只是官法严厉，乡下人进不得城，所以我自然要被守城士兵打了！"

行者奇道："那城市是人行人走的地方，何以乡下人便不能进入？"

张小五奇怪地看了行者一眼，道："贵人何以连这也不知，莫非是外国之

人？”

行者乃点点头。

张小五道：“怪道如此！可见你的国里人人可入城市，我这泥杂国却不行也。盖我国自古相传，乡下之人身有臭味，行动笨拙，言谈粗俗，呆头呆脑，又贪财贪色，不知羞耻，乃是下下等人；若城市之人，则身子自然香喷喷，形体灵活轻巧，聪明伶俐，为人端庄正直，素知礼义廉耻，实乃上上等人也！所以自古定下规矩，乡下之人与城市之人区别而居，且城市人一旦不得不往乡下走，乡下人必须回避，二者老死不得往来哩！”

行者摇摇头，道：“我亦行走过列国，哪里见过这么一种欺心的规矩？”

张小五叹口气道：“你是说它欺心，可人人说它天经地义哩！”

行者又道：“不过奇了，那粮食鱼肉乃乡下人所产，如乡下人不得与城里人相接，则他每吃甚，然不成真吃了西北风？”

“你是不知，为便吃饭，管家又派定一些人，令他每专与乡下人做买卖，交易那粮食鱼肉。”张小五说。

“莫非即是那些坐着火轮车，挥着鞭子，耀武扬威之人？”行者道。

“正是！而且他每实在亦是乡下人哩！”张小五道。

行者却不信，道：“你方才不是言道，乡下人并不允入城吗？”

张小五解释道：“其实也有少数人可以被官家选中，得以进入城市。贵人你想，那城市里人皆不愿与乡下人接触，这买卖粮食鱼肉之事又能交付于谁？故此，管家选少数相貌端正的乡下人，做买卖粮食鱼肉的交接员。这些乡下人，管家先把他每送入蒸笼中蒸个干净，再送入香炉中烟熏，各七七四十九天，倘能活着出炉的，便有基本资格做交接员了，只不过还要入管家学校，学那吟诗作画的手段，唯有合格的，方能最后成为交接员哩！”

行者咋舌道：“却恁的复杂！”

张小五道：“谁说不是？一旦做稳了交接员的位置，便能住在城市角落里特设的宿舍之中，虽不甚宽敞富丽，毕竟一朝成了城里人呢！贵人你看，像我张小五，谈相貌，村里女子哪个不爱；论才华，我也是偷偷读过几本书的，也能言个之乎者也哩；要论吃苦，我也是能上刀山，下火海的人物。孰料近年交接员位置已满，故不再挑人，难道我只因生不逢时逢地，

就要把个青春眼看荒芜了？却不可恨！”

行者道：“不过即使你进了城，天天坐着火轮车，挥舞个鞭子，替人打杂，便不是荒芜青春了？”

“总之乡下人忒可恶了！你实在不知哩！我宁死亦不愿留于乡下荒废一生！”张小五断然言道。

行者心中却在嘀咕，这张小五或者亦并不是甚么好东西，将来即使做了交接员，恐亦如现今的交接员一般嚣张可恶，只是这古怪的城乡之别着实可恶甚了！罢了，好人须为彻，代我助他一臂之力。行者打定主意，便对张小五说：“你每何不把城墙推倒，如此不就可以进去了？”

张小五道：“我每小民，焉能就把城墙推倒？”

“我倒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只怕这城墙倒了，你却不敢进哩！”

张小五道：“只要能进城，我命都可以不要，难道还有比丢性命更让人害怕的不成？”

行者心道，这话倒也不假。便引着张小五到了城门那里，却大声呼喊那些城边的乡下人躲开，乃掏出铁棍，迎风晃大，呼地便把一大片城墙推倒。待尘埃落定，行者欢喜来到那些目瞪口呆的乡下人面前，道：“现如今城墙已倒，你每皆可进城了！”

不料这些乡人都恐惧地摇头，前进是不前进的，倒是后退的甚多，那张小五亦复觳觫起来，脚似生了根，哪里能动一步，嘴中只是念叨：“可怕！可怕！”

此时，那些守城的兵士已慌忙跑来，厉声喝道：“是哪个不要命的敢把城墙推倒？”那些乡民慌忙摆手，连忙说明：“不是我每！不是我每！”

那些士兵大怒道：“除了你每，还有谁？”亦不管三七二十一，拖过一些人来，捺到尘土里，往死里打。行者大怒，道：“兀那作伥的畜生每！推倒城墙的老子在这里哩！”那些士兵看他穿得像宫中小厮模样，哪里肯信，只当他是发了风，不理他，不住打那些乡民。行者无法，只得又使出神通，再推倒一片城墙。此时，士兵每看清楚了，果然是行者捣的鬼，一齐发怒，要来打行者，行者见这些是凡人，怕打死人，又被长老念紧箍咒折磨得生不如死，故此受了拘束，哪里敢打人，只得化身无形，躲在一边看事情如何了结。

兵士每见行者突然化没了，却吃了一惊，都道见鬼。回头一看，城墙已经

塌了两大片，此时无法，只得一面向上司禀报，一面打那些乡民出气。那些乡民一起求情，道：“官爷爷，委实不是我等捣的鬼哩！”兵士每只是不肯放松。那些乡民忽然一齐跪倒尘土里，言道：“官爷爷，千万莫再找我等的麻烦，我等便与官爷爷把这城墙再修补起来如何？”

“不是你每修补，难道还是我每修补不成？”那些兵士喝道。

乡民见他每松了口，倒出一口气，果然忙碌起来，找砖瓦的找砖瓦，找工具的找工具，倒塌的城墙边很快便聚集了好些乡民，忙得热火朝天。

行者叹口气，心道，一口一个官爷爷！怪道你每不敢破坏城墙，原来筑城的正是你每哩！却比蚂蚁还勤快！这墙焉能筑得不牢靠？

行者无法，只得回到城里，此时看那些热闹繁荣景象，就觉有些灰暗，不像是真实的。突然想到，这些城里人亦要拉屎撒尿，不知他每如何解决那些积累的屎尿？这倒忘了问张小五，不免可惜。

行者已饥肠辘辘，赶到皇宫，找些食物，勉强果腹。此时想起长老，恐怕尚在皇宫与国王吟诗作画忙着，无暇再思取经事业，却不耽误了自己？他有些愁闷，愁闷之中，却突地想到一个主意。他是栽赃的行家，隐身到了宫殿，果然长老在与国王清谈，讲些空灵新脆意境。行者变个跳蚤，钻到长老身上，甚是活跃，那长老是爱体面的人，十分难受，只得向国王告假，要去更衣。走进茅厕，解开衣服一看，果然一个硕大跳蚤，浑身粉嫩哩！因守着杀戒，不好结果它命，只得拨它到地上。自己又装束起来，出了茅厕。行者见机便把茅厕的门点起火来，又扇了一阵风，把火势蔓延，他又变做一个青衣小厮，一路走，一路嚷道：“唐朝的长老纵火啦！唐朝的长老纵火啦！”

那火烧得恁旺！把竹子做的王宫烧得噼里啪啦响，却把行者看得心欢鼓舞。此时，他装作慌张模样，跑到长老身边，道：“师父，你却如何在王宫纵起一把火？”

那长老大惊道：“我焉能是纵火之人？”

行者道：“要说不是你纵火，如何满王宫的人都说是你纵的火？那国王现正派人来抓你，说要把你放在火中烤脆了下酒哩！”

那长老慌了，道：“行者，这却如何是好？”

行者道：“师父，如今无法，只得乘慌乱之际逃出城去罢了。”

长老道：“可是那通关文牒尚未盖印哩！”

行者摇摇头，道："师父，事到要命关头，管那文牒甚？况且我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那文牒到底是冒充的哩，多一个国印，少一个国印又有甚么关系？"

那长老被说得无语，强被行者拖到崇文馆里，那里八戒、沙僧正在张望，不知出了何事。见师父与行者来到，连忙问起。行者把师父放火一事提起，那八戒、沙僧大惊，道："师父发了风，竟会做这等事！此时无法，只得卷铺盖走他个鸟！"便赶紧收拾行李，八戒牵出白马，师徒四众赶星赶月地逃出。一路上行者使个遮眼法，把守卫之人尽皆骗过，安全出了城门，捡一条大道，往前方走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日落水云里 油油心自伤 [10]

出了泥杂国，往前走，乃到一山，名曰发爽之山。此山童童，无甚水木。师徒每行走得渴了，连碗清水皆难见。先是八戒，絮絮叨叨起来，抱怨长老，无是生非，败坏体面。长老哪里肯承认，脸涨得通红。见师父颜面不光彩，沙僧、行者都起了怜惜之意，转来责备八戒无上无下，八戒方无话说。只是一味叫渴，却哪里弄一碗水来？

"他娘的捣鬼，怎的俺每一路上行来，所见之山一例秃子相似？这个山更好，连水都不见。无木无水，能称甚么山，即打光棍亦不能这般穷甚！"八戒道。

行者明知是自己放的火，惹的是非，今见师父、师弟每抱怨无水，他却踊跃要去找水，把八戒欢喜无限，道："究是师兄体贴，本事又大，今去寻水，定能马到成功！"

长老却道："行者却要早去早来，顺便探探形势，这山那面，不知还有甚么妖怪哩！"

行者道一声晓得，如飞而去。

这发爽之山甚广大，行者寻了半天，只见一条小溪，清浅甚美，阳光照在水面，兀自流光哩！行者看了一回，忍不住蹲下捧口水喝喝，那水甚为甜美，不觉大喜，正欲变化个钵来，端些回去，好解众人之渴。

忽然！

只见那小溪之中，冒出几个小人来，对着行者横眉冷目，他每其实亦不过

三寸之长身子，却对行者不畏不惧。

“兀那厮，你是何方妖怪，如何长得这般诡异，何以侵犯我焦侥之国？”

行者见这些小人说话，不觉吃了一惊，暗自忖道：我平素里亦被人称作身不满四尺，尽情嘲弄，不料世上还有更比我矮矬之人哩！

那些小人见行者不说话，更疑他心中有鬼，不觉大怒道：“看你吞吐，必是奸细，兄弟每，且捉拿他下，见国王去也！”

他每说倒是说着，却无人出面来“抓”行者，其实是无法抓也！行者忍不住笑出声来，道：“我今站在这里，便是顶天立地，任尔等来抓，不管你多少人来，我却动也不动，动一动是你每孙子！”

那些小人面面相觑，点点头，便有一人扎个猛子，从水中消失。

行者对这些小人大觉兴趣，乃问道：“尔等自称焦侥之国，不知这国却在何方何土，怎的我不曾听闻过？”

一个小人回答道：“像你每俗人，哪里知道我这国，实在仙境不如哩！”

“哦，这等倒要请教了。”行者道。

“你慌张甚么，过会你自然见到我每国王，到时自然知晓！”

行者四处看看，忽然见水波大兴，无数小人踩水而至，又见小溪两岸，人头窜动，密密麻麻，如取食之蚂蚁群，不知到来的小人有几千几万。见伙伴来到，这留守的几个小人大为开心，连忙吆喝起来，手舞足蹈。霎时，这些小人把行者围住，却似在行者身边刚挖出来的密密一圈何首乌，亦有带着藤条的，亦有带着绳子的，亦有带着小树枝的，亦有带着尖石头的，头上尚有扎着头巾的哩！

行者信守诺言，一动不动，任那些小人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缠绳子的缠绳子，捆藤条的捆藤条，拿着小树枝戳他，拿着尖石头锥他的，他亦不动怒，只当他每在为他挠痒，去虱。很快，行者被裹了个粽子相似。那些小人忙碌得满头大汗，见成功把行者裹住，却甚为快乐，便唱歌跳舞起来。

行者见他每一副高兴样，不觉好笑。果然，热闹过后，待要把行者拖到国都去时，他每又叫苦不迭起来，即使这几千几万个小人，又哪里搬得了行者法身？行者冷笑道：“人尚不够，再去叫人！再去叫人！”

小人每却吓坏了，三三两两，立在一边讨论起来，都道怪事，如何就拖不

动他呢？他每正讨论得厉害，忽然听见一声尖叫：“鹤来了！”此叫声颇是尖耸，一听此声，那些小人突然间便四散逃亡，惶惶如丧家之犬。行者一看，是几只鹤从半空俯冲下来，他正疑惑着呢，这些鹤转眼各叼住几个小人，复转九天而去。行者这才明了，原来这些鹤专能啄食小人，故此他每皆害怕已甚。他却无心在此枯等，便脱身，化为一个小人模样，跟在大队伍中，沿岸狂奔。不料这些小人虽然步伐短小，却甚精悍，速度快得很哩。行者心道，恐这是逃命学来的。跑了一会，只见小人每脚步慢下来，行者一看，那小溪旁边，有一个黑乎乎的大洞，那些小人皆跑到那洞里去了。行者亦自跟进。

刚进这洞，但觉黑暗，只是有些星星的火烛之光，把路程照亮，却原来是曲折的一条路。继续往前走，光明越来越亮，渐渐便如白昼。此时，行者已经到了一座城池，那城池门上写道：“焦侥之国”。这城池在小人每看来，亦足够壮观，在现为小人的行者看来，恐怕不比世间城池逊色。进了城，只见一片热闹景象，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生意，人来人往，车如流水马如龙。

且慢，各位看官想是疑惑了：此处言有车有马，莫非车是小车，马是小马？正是！这城中万物，皆小得恰合小人每使用。

行者见这些行走街衢的小动物每，不觉大奇，见一个摸一个，心中赞叹造物非凡之功。

后来便到皇宫，虽不如世间宫殿广大，亦足可称金碧辉煌。行者看一会，忽然见到皇宫一处城墙围着好些小人。他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招贤榜，是要招一个聪明有力，能对付鹤的人，倘此人能永远除去鹤患，则国王许诺，愿将国土拱手相让。

行者一看，走上前，把榜文撕了。那看管的小吏一见，慌忙把行者手抓住，道：“却是你摘下榜来！万千之喜！万千之喜！赶紧与我面圣去！”

行者任他拖曳，到了皇宫里面，又出来无数小管小吏，一打听，知道行者自称能捉鹤，慌忙把此消息传报国王。那国王一听，连忙宣行者进殿。恰此时，百官正议事，闻说招贤榜被人摘了，皆吃一惊，要知那摘榜之人是何神圣，不料行者貌不出众，言不惊人，行为粗糙，见了国王，连普通的跪拜之礼都不行，只昂然站在那里，还把贼目四处乱梭，实在不成体面。他每着急，慌忙叫行者行礼，行者哪里肯。好在那国王倒有容人之量，他道：“倘这位能人异士能治鹤患，则我一国都要服他管，难不成还要他向我跪拜？”

行者见国王是个亲贤之人，心中甚喜，便问道：“你这国鹤患是怎的一回

事？”

一个大臣说道：“咦，你是我国人，却怎的不知我国事？”

行者道：“我是四海走得久了，渐渐把故国忘得一干二净，今听说故国有这等好买卖，故此重新回国。尔等不知，我在外国学得大本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上下古今，无所不通，那鹤患又何足道哉！”

“却原来是个忘本的东西！”一个大臣怒道。

其他大臣皆叹息起来。

那国王亦不怪他言语冒昧，解释道：“我这焦侥之国在发爽之山，对面还有一山，名为长右之山，却有一群鹤在那里生了根，他每逐日吃些草露鱼虾，本亦足矣，因闻得人肉鲜美，故此打我这一族主意，常日在我国土徘徊，一见有我国民出国，在小溪边戏耍、游玩，便狠心把我每国民吞食，至今死亡之国民，已近千人哩！”

行者听了，大笑，道：“如此便好办！”

那国王虚心问道：“果然是外国回来的，此时便有主意。却如何？”

行者道：“尔等只要不出此城门，便不怕那些鹤了也！”

那些大臣怒道：“原来出的这等馊主意！不出城门，我每一国之水从何而出？况且老是闷在城中，不出外游玩，我国民便要发风发狂，整日滋事，长此下去，国不成国矣！”

行者笑道：“既然这样，我却有一个计较在此，只看你每行得行不得？”

那国王大喜道：“只要能驱除鹤患，定当照办！”

行者道：“如此，你每且取一些石头来，要与你每一般高大。”

“要石头作甚？”国王道。

“若你每不去找石头来，我却有心无力，无法助你每！”行者道。

那国王果然便叫人推来一大堆石头，皆有小人那般大小。行者吹一口气，这些石头变成小人之形，能走能动。国王和那些大臣看了，皆惊喜不置，道：“果然外国回来，本事便大了许多，连这等吹死为活的本领都学到手了也！”

行者道："你每现将这些假人放到岸上，倘那些鹤把他每吞食，一到鹤的肚中，复变为石头，管教那些鹤知这人肉原来亦不是好吃的也！"

国王道："果然妙计！司徒，你且赶紧吩咐人去办理！救我这一国人性命！"

那司徒慌忙而去。

这事办完了，众人本该高兴，不料，一些大臣涕泗俱下，行者奇道："尔等今既可去此鹤患，何以竟忧伤起来？"

"我每皆心疼国王也，今日事成，他就要退位于你，却不伤哉！"一个大臣哭哭啼啼地言道。

行者大笑起来，道："方才摘榜，不过看你每可怜，助你每一臂之力而已，你这破国王之位，我哪里看得上眼，却莫要做这婆娘之态！"说完，便要走。那些大臣一听此语，俱感激不已，哪里肯放他走？即国王亦抵死要他留着，说自己不能成负义之君，千万要把王位给行者。那行者叹息，心道，不料这小民之国，尚存些仁义之心。他哪里能令他每为难，便再化个身，变做一只蜜蜂，悠悠地出了洞。此时把一个鹅卵石变化成钵，舀了一钵水，急忙往回走。

到长老那边，他每却等得心焦。那八戒已经躺在地上哼哼了。行者解了他每燃眉之急。喝完水，师徒每问行者何以这么慢才回来，行者哪里肯说出实情，只说到处找水，故此耽误了。

八戒却不信，道："俺老猪眼明，师兄一脸喜色，定是在甚么地方得了好处，却不肯对俺每说，却是也不是？"

行者口坚，一味否认。

师徒每休息够了，复又前行。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最宜红烛下 偏称落花前 [11]

师徒每又前行。这日到了一国，所见之人，皆是长腿、长身、长颈、长颊，连头发都长得厉害，活脱脱一只只大鸟，偏他每背上真长了羽毛！

师徒每初到此国，见这些奇异之人在大街之上踱步，翩跹傲然，惊奇得

很。八戒格外好奇，大胆去摸一人，那人慌忙跳开，叫道：“却是何人，光天化日，做这等没本钱的勾当！”

八戒把个长鼻子拱出来，大声道：“便是你爷爷！”

那人看一眼，吓一跳，道：“我以为是个人哩，不料是个妖怪，却不吓人！”

长老见八戒耍泼，不觉大怒，叫八戒小心做人，八戒这才收敛，却已被行者、沙僧取笑了一回。

沙僧道：“师父，你看这些人，身有翅膀，不知是真是假，或者与泥杂国人自制的翅膀一般能飞？”

行者道：“我看不像是能飞的，你看八戒乱摸人家一把，人家吃一惊，若其能飞，则早已飞在空中，避开八戒嘴脸了也！”

八戒见行者嘲弄他嘴脸，心里不高兴，恨声道：“俺老猪粗看鲁莽，细看别有味道，不然亦不能得女人欢心。哪里像你，是个失了出处，自己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干巴汉子，不见女人疼，不见女人爱，孤苦伶仃，穷忙些甚？”

一席语说中行者心事，他也不恼，却是无语。长老大怒起来，道八戒言语龌龊，不是个修行本色，且不知尊体师兄，无上无下，便呼行者给八戒孤拐。八戒见此慌了，连忙告饶，亏得行者胸怀宽大，倒不找他麻烦。

不提师徒每在路上看些稀奇，插些科，打些诨，斗些嘴。却说那道路哄传从异国来了些眉目奇异的和尚，惊动了这一国国君。那国君派人将师徒每接进宫中，原要问他些异国之风俗奇事，不料一见徒弟每长得貌比山野活物，却吓一跳；待见到长老面容庄严，有些端庄气象，那颗心才沉下来。

长老上前，将自家来历讲明，那国君听说长老来自东土大唐，不觉吃惊，问道：“我闻说大唐在千里之外，你每孤身四人，如何度那千山万水，来到我国？”

长老道：“其实不瞒陛下，我每一路亦遇见无数艰险，幸得我这三个劣徒本事高超，惯能伏魔降妖，故能至此。”

“原来却是有武艺的和尚……只是，却会飞否？”国君道。

八戒道：“要飞又有何难？待俺每饱餐一顿，心宽体胖，便自在飞给你看一看又有何妨？”

那国君明了八戒之意，便唤人摆放筵席，八戒来者不惧，果然风卷残云，势若惊涛。吃得饱了，拍一拍肚皮，道：“俺这就飞给你看！”便耸入云中去了。行者、沙僧不甘寂寞，亦自飞升。那些宫廷之人尽皆仰头望得呆了。

三人复又下来，大声叫道：“飞得如何？”

那国君与合宫的人皆赞叹道：“果然是有道的高僧，飞得恁般高远！”正啧啧称叹着呢，突然那国君流下泪来，见国君流泪，合宫之人亦皆声泪俱下。

长老慌了，不知何故，只有八戒高兴异常，道：“想是这些凡人每见俺能飞，故此喜极而泣哩！”

那国君叹了一口气，道：“贵客当前，我每却失礼了，其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长老道：“不知有何苦衷？”

那国王乃惨然言道：“我这一国号羽民国，盖我国人民，身上天然长了翅膀，早先亦能如鸟般飞翔，那时却不自在？可恨多年之先，我国分裂为二，对敌双方生死厮杀，血流成河，不知死了多少人。倘仅杀人，倒无甚可怕之处，最可怕者，乃一人突然想到折磨对手之方法，使其生不如死……”

“不知是何方法，怎的让人生不如死？”长老道。

“唉，可叹想出这法的人，心肠恁般歹毒，自己却也终于身受其害！原来，他建议自家一方剪断俘虏翅膀上的两根筋，无此两根筋，空有翅膀，实在并不能飞，再放这些俘虏回去，以起威慑作用。”国君道。

“这厮甚是歹毒，其实亦甚笨拙哩！”行者道，“你剪人翅膀上的筋，人亦会剪你翅膀上的筋哩！”

“这位长老所言甚是！可恨此人鼠目寸光，而大众居然亦糊涂到家，便不管不顾，果然把那些俘虏的翅膀尽皆废了，逐他每回去。这些筋被剪去之人，戚戚惨惨，哭哭啼啼，无奈回家。对方自然亦要同等报复，那最先想出此主意的人，便也受了报应哩！”

“莫非这战打到最后，大家都做了一遍俘虏，所以从此你这国度便无人能飞？”沙僧道。

“那倒不是。”国君道，“战争绵延数十年，双方均觉不能再坚持下去，遂谈判，勉强做了个和局，从此仗是不打了。不料，那些战争中侥幸没被废掉翅膀之人，因独能飞，便日渐得意起来，与那些不能飞之人起了个隔膜之意。他每以为自己可以在国中独尊，那些不能飞之人焉能顺服，便合谋起来，一夜之间把这些翅膀残留之人尽皆杀了！即那些尚只有弱小翅膀不会飞的小孩亦杀个罄尽。因女人皆能飞，故先杀了些，后又惧无女人养育后代，众人一合计，不再杀她每，但剪去她每翅膀上的筋，从此，我一国之人皆得遗传，虽有翅膀，却不再能飞。”

“倒是公平得紧哩！”行者笑道。

八戒却有个同情的计较，他道：“师兄何必笑他每，他每其实亦可怜哩！”

这贴己之话把宫殿之上国君大臣小厮每尽皆感动得流下泪来，都道：“还是这个爷爷体贴我每，知我每心酸之处！”

感叹许久之后，那国君小心翼翼地言道：“三位得道长老，寡人却有些话，甚是冒昧，不知可否说出？”

八戒道：“说，说。”

行者却道：“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你却要向我每学习飞行也！”

见行者说出他每心思，那些君臣一体跪倒在地，呼喊道：“神仙长老，千万救我一国人之命！不能飞行，在我等实实生不如死哩！”

那行者心怜他每，却摇头道：“像这等腾云驾雾的勾当，岂能轻易传你每这些凡人？倘人人能飞，则这天宫岂不乱了套？那时天兵天将便要找我每师兄弟的晦气哩！”

八戒、沙僧亦皆摇头。沙僧道：“更何况，即使你每重又能飞，难保不起纷争，到时，不知你每又要想出甚么法子对付那会飞的俘虏哩！”

见行者每皆不愿传飞行之法，那些君臣痛哭流涕。只见那国君不顾体面，死死拽住长老衣角，千言万语，只要他每师徒发慈悲之心，救他每性命。那长老是见不得凄惨场面的，如何能忍，便也央求行者每，好歹传些飞行之法。他说的倒好，自古天上人间，方便第一，何必固执冥顽？

徒弟每见这等纠缠下去，也没个出头之日，只得应允，不过，行者亦言明，道：“大道艰深，亦只能传少数之人，我每师兄弟三人，一人只能带一个徒弟也！”

“三个，三个，这等天杀的悭吝鬼！三人之外，尚有千万人，却如何安排？”一人道。

又一人道：“名额有限，却不把众人头都打破！”

“正是！长老每何不定个规矩，究竟何人可做你每徒弟，得你每飞行之术？”

三人面面相觑，自己亦不知寻何等人，面前君臣小厮每好歹也有数百人，更何况，闻知有长老来传飞行大法，把一个后宫都轰动起来，那些个艳丽妃嫔不顾脸面，公然卖俏起来，把目光在三个小长老面上睃来睃去，要吸引他每瞩目；那大臣每亦在殿上争吵不休，真真沸粥一锅相似。

那八戒此时有些心动，欲待招一个女徒弟，却心喜这好，又觉那妙，一时难以定夺，那些女子亦是惯能风情的，如何看不出八戒心思，更其卖弄风情，愈发骚首弄姿。

正在热闹不休时候，忽听得那国君威严一喝，道：“咄——”当真君威如虎，一个大殿忽然安静下来。那国君此时看到妃嫔每在大殿上卖乖露丑，不觉大怒，唤卫士把她每打入后宫去，那些妃嫔却哭得伤心无奈，八戒眼睁睁见她每苦苦挨出自己视线，大是苦闷，却因师父、师兄师弟皆在，不敢表露，乃借题发挥，道：“可恨这厮每还不能定夺，则俺每便走了吧！”

那国君一听此语，慌忙道：“长老千万莫走，我已定夺得二人在此，其一自然便是寡人，其二乃是犬子，盖我每乃体承江山之人，自然与臣民不同。那最后一个名额，想来亦只能付与社稷之臣，但我国社稷之臣如此众多，不知哪一位有此之幸？”

“是我！”

“是我！”

……

只见有无数人皆道“是我”。此后，众人互相炫耀自己家世、功绩，又互相揭露各人阴事，这等，便言语刀枪起来，旧恨新仇，再难压抑，遂动起手来，一时大殿之上拳脚纷飞，做了比武擂台。

那国君大怒，道：“真真斯文扫地！堂堂大国之臣，却如街头匹夫，却不让长老每笑话！罢了，你每这等没长进，这最后一个名额亦不能交与你每，却给了皇后吧，她也是母仪一国的凤体之尊哩！”

见学飞行之术无望，那些臣子每竟有破口大骂的，道国君是小人，一心照顾妻子，把那忠心为国的大臣每撂到一边，只顾自己一家成仙成圣，学那飞行之术去了。

国君被这些言语气得暴跳，喊出卫士，把那些放肆的大臣全拖出宫门，打板子去了。剩下一干臣子，方才噤若寒蝉，乃一体倒地，山呼万岁，恭贺起来。

行者把国君要了去，沙僧亦把太子叫到一边，单留个八戒，扭扭捏捏地道："你每皆选个男子，然不成却让老猪教那皇后，男女授受，多有不便哩！"

长老勉他努力，那八戒却才昂然受了皇后一拜。仔细一看，皇后虽已中年，保养却甚好，乃是丰润玉人，体态风流，身姿苗条，面如三光，香若馨兰，亲亲切切叫了八戒一声师父，娇滴滴的声音，把八戒心都酥了。

行者、沙僧、八戒皆道自己法术乃独传之秘，旁人皆不可窥视。国君便吩咐找三处安静之所，以学长老每的法术。在那清净之所，他每便把些秘密传授，却有数日之久，方才授完，那国君、太子与皇后乃皆能飞升，大喜不已。

此事已了，长老道："徒弟每这些日子辛苦教授，皆清减许多，八戒教个女流，恐怕更难，故清减尤甚，却难为你每了！"随之便要起程前行，国君千万挽留，哪里留得住，眼见得去了，不觉哭倒尘土，太子、皇后亦来哭别师父，行者、沙僧、八戒皆有些恋恋不舍，无奈只得含恨而别，往西天大步而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宿雨香潜润 春流水暗通 [12]

行者打听清楚，前路有一山，名为非出山，人道那山非常凶险，盖常有些宽大之人躲在隐秘之处，见有人来，忽然捉去，做了他每牙祭。长老听说，一时非常烦恼，辗转不已。那行者看得有些焦躁，冷言道："师父恁害怕，尚取甚么经！我听闻佛祖亦曾舍身喂虎鹰，何曾唉声叹气哉！"

八戒却不然，嚷道："师兄你是没家世的人，不晓得生死之重，你是把性命看得水淡，哪里知道我每有家有世的人心肠？"

行者听八戒说他没家世，有些意淡，并不言语。

长老却向八戒问道：“八戒，你是个明理之人，你说世上真有吃人之人？”

那八戒大大咧咧地言道：“何尝没有！眼前就有三位来着！”

长老唬得跌下马来，觳觫道：“徒弟每，妖怪在哪？”

那八戒赶忙把长老扶起，笑言道：“师父莫怕，这里并无甚妖怪。俺说的吃人之人，实在便是徒弟每三个！”

沙僧点头道：“未遇师父之前，徒弟亦曾在流沙河卖弄手段，勾引人入水，也不知吃了多少，尚好回头是岸，受了师父点化，再世为人！”

“正是！俺老猪未遇师父之前，亦曾横行福陵山，饥饿之时，便囫囵吞些过往客人度日哩。”八戒道。

行者却摇头，道：“八戒，你却言辞陷害我。我何曾吃过一个人来，连人肉味道都不知哩！”

八戒道：“你不知有个典故叫做想当然么？看你这副妖精模样，自然是个吃人的行家。只怕你是不记得了！”

沙僧道：“二师兄胡说来着！大师兄吃不吃人，难道他自己却不知？”

那长老亦说八戒胡言乱语，分明行者言行端正，哪里有吃人的样子。

八戒奇道：“难道吃人亦要有一定模样吗？”

沙僧接口道：“那是自然，二师兄吃过人肉的知道，那人肉何等鲜美，吃了便能身宽体庞，要如你我二人模样，方像吃过人的哩！大师兄浑身精悍，细骨伶仃，哪里像是吃人的？”

行者怒道：“如此说来，八戒是在诬陷于我，却不讨打？送你孤拐过来！”八戒却还狡辩，惹得行者更怒，好歹被长老与沙僧劝住了，八戒亦不多说话，嘀咕而已。

此时已上了非出山，正走之间，忽然一人跳脱出来，喝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人命来！”

师徒每一看，此真是怪人也，但见他长得四面方方，其身宽与高一般无二，独留一个硕大肥油脑袋颤巍巍耷拉在身上。此人却甚高也，长有七丈，人打扮得倒甚是体面，是红色长衣，金色腰带，在阳光之下，皆发着亮光。古怪者，是这厮脖子上缠着一条赤练蛇，有扁担粗大，他竟不惧被

咬哩！

长老一看，心道，果然是吃人模样，霎时脸白；白马看了亦吓一跳，把长老颠下来。

行者叫道：“八戒、沙僧，护住师父，待我领教这厮！”

那怪人见一个猴子模样的瘦人公然叉腰站在当前，不觉大笑，道：“你这不满四尺的猴子，还不够我塞牙缝哩！却学螳臂当车来了！”

行者道：“兀那厮，你也不过痴长数丈，倒似个颓废的城墙模样，吓唬俗人而已，焉能动我之心。要说高，我比你高得很哩！”

那怪人又大笑道：“青天白日，你这猴子说鬼话！你焉能比我更高！”

行者怒道：“要高又何难！”念个咒，忽然身子暴长，转瞬便把那七丈的怪人比下去。八戒、沙僧见了，皆道好。那怪人大怒，道：“你是何方跑出来的野猴子，公然学人变戏法，却在我面前现宝？”说完，便把那粗壮的赤练蛇当作鞭子，抓住尾巴，忽地向行者打来。行者不经心，右臂竟被这赤蛇咬了一口，心里都流出汗来，慌忙败阵而去，只叫八戒努力上前。八戒是有名的皮粗面厚，哪里怕那蛇，那怪人把蛇挥打过来，被八戒一把抓住七寸，使劲一扯。那怪人不肯放松，故此便把好端端一条蛇撕成了两半。

那怪人受此损失，不觉抓狂，丢了蛇，一把把八戒抱住，要把八戒勒死。八戒被他缠住，却有些手软，幸得一旁沙僧之助，把条宝杖直往怪人身上要害之处击打，那厮不得不放松八戒，又来找沙僧的晦气，沙僧亦不是其对手，与八戒联合起来，方与那厮打个敌手。长老在一旁看得惊心动魄，心里忧惧，便呼行者上前帮忙，行者哪里帮得上忙？他那右臂被咬之处已然隆肿起来，正遍地找药草哩！长老是知医识药之人，也帮着找，果然看见一种开着白色小花的草，长老喜道：“此乃琴心草，正是治蛇毒的良药哩！”

行者欢喜不置，忙把琴心草嚼碎，抹在伤口之处。便有清凉之感流遍全身，疼痛便止。行者见身无大碍，便思报仇，乃乘那怪人与八戒、沙僧苦斗之时，突然给了那厮一棍子，那厮负伤，彻了架，骂道：“是这等没见识的男子！以多欺少不算，又暗中偷袭！实乃可耻！”把行者说得脸红，心中更怒，也不答话，狠心把棍棒敲去，那厮哪里是敌手，被师兄弟每活活打死。

长老见了死者，忍不住叹气，道：“我每一路往西天而去，如何尽见些妖

魔鬼怪？前者见过髯公，把人命当草芥，堆垛吞嚼！今又见这等可怕怪人，要来吃我每！尚不知前途更有多少妖怪哩！”

行者冷笑道：“要说吃人，哪里不是吃人地方，有人之处，即有吃人之人，又何足奇哉！你不闻八戒、沙僧之言，他每二人遇见师父之前，却不是以食人为乐的！”

八戒倒不怪他，只言道：“只怕这人不是独自的，尚有同伙哩！”

沙僧道：“却怕他甚的！我每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岂不为天地除害！”乃挑着担，奋勇向前。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不道旧姓名 相逢知是谁 [13]

却说师徒每走那非出山上过，一路倒未再见盘蛇的巨人，只是沿途常见些森寒白骨，好些红色蚂蚁在上面忙碌，亦有筑巢其中的。师徒每感叹，道先前那怪物想是吃人无数，故造出这等孽来。

不料刚下山，忽然见到无数巨人，与那非出山上之人一般无二，师徒每魂魄唬地掉了。先前一个已经颇费周折，孰料还有一国之人，尽皆吃人模样哩。

那些可怕之人见到师徒每，皆露出诡异笑容，把他每围在中间，裹挟着不知往甚么地方而去。师徒每胆战心惊，都不觉天日，只见些晃动的肥硕身躯而已。此时暂且听天由命。忽然，这些人皆散开，师徒每抬头一看，见几十级台阶之上，是一个宫殿，匾额上写道：“横尸之国”。

却有一个巨人从台阶上匆匆下来，大声道：“来者莫非即是东土来的和尚？”

长老心惊，无奈不惯撒谎，只得言道：“正是。”

“如此好了，有一场大富贵等着尔等也！”

八戒欢喜问道：“是甚么富贵，可供我等发达？”

“且先去面圣，则自然知道。”那人便引着师徒每上宫殿而去。

行者细心，问这巨人道：“你这国何以叫做横尸国？”

那人道："只因我国之人死后横尸不葬，待家属将之啃食干净，方风光大葬，送入深山，埋于深穴，故此人称为横尸之国。"

长老听此一席话，如入地狱，脸色死白，牙齿磕碰，念念不舍，结巴言道："如此是吃人！吃人！"

徒弟每亦大惊，道："倘只是吃人则也罢了，如何竟连自家骨肉也要啃食得罄尽？忒不人道！"

那人不屑道："你每东土蛮邦小国，哪里知我等泱泱大国之民心思？你每却不细想，倘不把尸体食了，则或者被虫子啃食，或者被他人盗去啃食。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家骨肉，岂容他人动嘴？所以把尸体之肉分食，如此则骨肉复归骨肉，即血也要分食干净，所以血复归于血，如此，则死者永生，岂不快哉！"

那长老心里叫苦，口中道了一句，是："阿弥陀佛！"闭了眼，胡乱走，不料那食尸场景竟如真实一般，只在他脑中流连，挥之不去，眼见得汗如雨下。

此时已至宫殿，当殿坐着的，想来是横尸之国的国王，只见那国王一脸憔悴，瘦削非常，与他一国人民不相一致。

引路者扑倒在地，道："禀大王，这四人便是东土来的和尚。"

国王往下一看，点点头道："与寡人梦中所见一般无二，如此，寡人有救矣。"

那八戒在底下大声道："你这吃人的祖宗，却有甚么要救的？"

长老埋怨八戒，怪他多嘴，倘国王怒发，则四人性命岂不断送了！不料国王并不怒，他道："其实你每不知，我素来得一怪病，便是不能进食，年来苦苦支撑，已自瘦若竹竿，不料一日先王梦里现身，言说不日我国将来到四位东土高僧，只要向高僧借一样东西，便可治我的病也！他还要我必须恳切拜求，要你每诚心愿借，方能有效。"

行者道："却原来是要借物件？何不早说！你要借何物？"

那国王道："其实不是甚么大物件，不过求借你每中一位的心肝而已！"

八戒唬了一跳，慌忙道："俺只有一副心肝，绝不借人！"

沙僧道："俺也不借！"

行者道："哪里听说有借心肝的？不借！不借！"

国王道："你每都不借，岂不叫寡人送了命？如此则天下苍生岂非大不幸！四海遏密，尔等情何以堪！那白面和尚，寡人观你倒是慷慨之辈，你却愿意借寡人心肝否？"

长老面色苍白，被国王这一问，益发情不能堪，哆嗦道："哪里能借心肝？"

行者听师父此语，大言道："如此则我每师徒皆不愿借你心肝，你可再找他人，或有慷慨者在。"

那国王听说师徒每都不愿借他心肝，却露出奇怪表情来，道："尔等何以这等怪异，与我国人完全不一样，想寡人素来最喜欢吃生人心肝，一国人民闻知，皆欢喜非常，每日敲登闻鼓，要献上自家心肝的，不知有多少人哩！自得了这个病，又不知有多少人代寡人心忧，到处寻药引，又有多少人烹煮自家孩子，做成鲜美之羹，欲寡人闻香能有食欲——尔等不知，孩子心肝所煮之羹真是味绝天下哩！——可惜皆无效。今日尔等有这等好机会，为寡人效劳，反倒百般推脱，被我国人知道，岂不要被他每嘲笑？"

师徒每奇道："竟有这等事！"

旁边闪出一人，端着个笏，慨然言道："国王所言，焉能有假？此等盛事，早记载在我国起居录中，盖我国王，平素德配天地，万民景仰，故一旦染恙，天下人如丧考妣，自然要不顾性命、不计得失，一力治好我王之病。"

行者每咄咄称奇，道："如此，你每倒是仁义之邦哩！国王有仁，万民有义，像这等国度，早晚要在万国中扬名！"

"正是！正是！"朝中一片附和聒噪之声。师徒每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忽然一人说道："你每师徒亦算是有些见识，尚知我国一贯仁义著名，今日既至我国，则可入乡随俗，便死心塌地奉出一块心肝来，好救我王一命，则天下百姓俱要顶礼膜拜你每哩！"

八戒口快，道："人已成了死鬼一个，还亏得你说甚么顶礼膜拜！"

"这厮凶恶！言语颟顸，却冲撞大王哩！何不将之剖了，生割下心肝，也好救我王一命！"那些大臣互相言道。

八戒听说要拿他开刀，立刻无言，躲在长老后面，探头观望。

国王亦被一众大臣说动了心思，他却与众人意思不一致，说道："寡人观这猪脸的和尚忒丑陋，猴脸和尚忒瘦，晦气脸和尚忒腌臜，独独这个白脸的和尚干净，看去甚是中吃，臣眩每便拿他下去清洗吧！"

长老见要拿他，心下大乱，慌忙道："徒弟每，快救为师一命！"

行者见形势紧急，那横尸国人又皆是宽大非常的，若一对一动起手来，师徒四人不是对手，不觉动了擒贼擒王的心思，在众人喧闹中，忽然飞到御座，先一棍子把赤练蛇打死，挑在地下。那些臣子每见行者不利国王，皆惊讶道："这厮大胆，竟要造反！"那国王亦唬了一跳，欲待逃溜，却哪里来得及，被行者一把抓住，举在空中。只是行者忒矮，而国王忒宽大，行者见不体面，念个咒语，把自己身子亦弄得高高大大。那些臣子呆在当地，只听行者道："我把你这一国吃人的畜生，今就把你每国王弄死，让他也做了你每的佳肴，岂不妙极了！"那一众大臣如泥塑菩萨相似，依旧无语。只有那国王急得如杀猪相似，直叫"莫要！莫要！"

行者得意起来，把那国王在背上甩起来，如风筝相似，那国王被旋得失魂落魄。行者忽然大叫一声："叵耐这厮！"便要把国王扔到地上，这时只听沙僧大言道："师兄千万莫放手！留这厮在手，我每也好离这国而去。"

行者作苦声道："你是不知俺苦处哩！这厮已然屎尿俱下，俺只闻得头上面一股浊臭，如何忍耐得下！"

沙僧道："师兄千万还要忍住，我每这就离开！"

那些臣子每却有要拦住的意思，行者乃大叫道："谁再阻拦，则我便将你每宝贝仁义国王摔成珠碎！"

那国王分明听到行者威胁，大叫道："让他每出去！出去！谁也不能拦挡！"

那些臣子每只得分开一条道，眼睁睁看着长老、八戒、沙僧而去，行者举着个恶臭的国王，在后面跟随，那些臣子每在更后面遥遥而追。霎时间，两拨人都到了横尸之国外，隐隐看见另一座城池，写的是"鱼龙国"。见已到鱼龙国边境，那些臣子每停住脚步，只在远处喊道："快放国王回来！"

国王亦苦苦哀求，要行者放他归国。长老见了心软，道："行者，今已到另一国，想来他每亦不能追来，你便把这国王还给他每吧。"

行者道："这却好办！"把国王凌空抛过去，在众人惊叫之中，那国王却恰好掉在横尸国一班大臣中间，被稳稳接住。八戒、沙僧皆赞叹不置，长老也喝声彩。眼见横尸国人每皆去了，师徒四人便安心走进鱼龙国。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能持剑向人 不解持照身 [14]

话说师徒每安然逃了被吃的命运，来到鱼龙国。这鱼龙国非常热闹，人来人往，皆是正常身材，与横尸之国人完全不一。长老说的好，这国人终于有些中原气象。只是不知鱼龙国名何义，不免怀些困惑。

八戒是喜欢热闹之人，在这热闹之所，竟如鱼得水，效人摩肩擦踵，耳鬓厮磨，呵呵直乐。

看官，你倒这鱼龙国有何热闹？原来，这一国之内，到处是耍戏卖艺的。有缘竿的，爬到高处，罩目做远观状；有抖丸子的，把好些铁球依次抛入半空，接住再抛，循环不绝，如想象中有一根线把这些铁球窜起来相似；有兴云的，吞一口水在嘴中，却从鼻子中喷出水雾；有腹旋的，两人把一竿长枪抵住一人光肚子在半空，一面走着禹步；有戏车的，只见一个轮子，数人叠罗汉，在这轮子上站稳，那轮子还兀自向前走；有吞刀的，把刀剑自喉咙塞进去；有履索的，一人在一条细铁线上自如走过；有吐火的，张口就是一团火出来；有转石的，数人把数个胖大的石磨压在一人肚子上，一面推着石磨，如磨面一般；有扛鼎的，卖那一身力气，把重物高举半空；亦有象人、象兽的，戴着假面，做种种奇怪之状；亦有唱戏的，在戏台上咿咿呀呀扭捏做姿。凡百表演，每个表演前都汇聚无数之人，端的是人山人海，喝彩声震天动地，无非太平景象。

长老看了这许多节目，却凭空叹了一口气。

行者奇道："师父，今日所到鱼龙国，正是歌舞升平，万民同乐，师父还有甚么可叹气的？"

长老道："你每是不知道，我离乡已久，今见此繁华景象，却不恰似我那故土大唐的盛况？作回首观，真如雾如电如梦！不知何日再回故国啊！"说罢，几滴清泪落下来。

沙僧道："师父且莫担心，从大唐到天竺，乃有十万八千里，今我等已走了不下八万里，则那天竺已不远了。"

长老乃点点头。

行者忽然问道："这国何以叫做鱼龙国？怎的并不见鱼龙？"

长老道："这却是你每所不知，我猜这国名为鱼龙，或者是因这里人皆喜

欢鱼龙之舞。”

沙僧道：“何谓鱼龙之舞？”

长老道：“传说西域有鱼龙之舞，演舞之人，皆带鱼龙之面具，效鱼龙之动作，所以称作鱼龙之舞。我观这一国之人，皆喜欢杂耍之类，或者尤重鱼龙之舞，所以才有此名。”

行者不信，拉过旁边一人，那人所言，与长老竟宛然一致。行者、沙僧方才信服师父博学。

这边师徒三人边看边谈，那边八戒已经胡乱钻到人堆中取乐去了，把三人好一阵找。好在八戒自己叫起来，道：“师兄过来！这里却有你的猴孙哩！”

行者只道八戒是胡说，却仍旧过去一望。果然，有一场子，是一个彪悍的汉子在耍猴哩！ 只见那些猴子依着大汉意思，或坐或起，翻筋斗，缘竿，操枪棒，直立，倒立，无所不为。倘一懈怠，鞭子便到身上，那些猴子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长短不一的旧痕新伤。那大汉却是真打哩，那些被打的猴子每痛得龇牙咧嘴，尖叫不已。围观之人，却欢天喜地，大笑不止，为猴子每精彩表演不吝掌声，那猴子每却也懂得观众掌声之意，便活灵活现，装模作样，向众人一躬到地，以示得到知音之意。

行者看了一会，甚觉无趣，转身欲走。忽然，那些猴子都发了风似的跳出场子，观众不知出了甚事，皆惊慌不已；那大汉怒声大叫，把鞭子在空中甩得响煞，却怎么都唤不回那些猴子。这么多猴子发风般在人群中窜逐，使这人群大乱。行者惊讶间，那些猴子已经把他围住，皆跪下叫道：“大王！大王！想煞俺每！这些年你却到那里受苦去了？”

行者大惊，连忙道：“尔等何以说出人话来了？”

猴子突然说起话来，却不把众人惊呆住！

那些猴子每不管他人议论，只是抓住行者衣裳，大哭大嚎起来，皆伤心至极。把行者弄得尴尬，既不知这些猴子何以抓住他不放，又奇怪它每哭得真诚，像是真有大悲痛。他亦不忍心把这些猴子推开，一任它每哭得天地昏暗，许久，这暴风骤雨般的哭声才停歇。几个年长些的猴子乃问行者道：“大王，这些年你音信全无，却不知花果山经历许大变化，今已面目全非了也！”

行者道：“我想你每错认了人，我不是你每大王，我乃往西天取经的和尚也！”

一听行者否认，群猴又大哭起来，一齐道：“不好了！不好了！大王已丢失本来面目了也！”

行者苦苦解释道：“不是不认你每，委实我从不曾做甚么大王，自有记忆以来，便在山底度过，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只胡乱吃些铜汁铁块过活，后来被我师父所救，故此一心与他同上西天，拜谒佛祖哩！”

“大王，你是糊涂了！你乃是天地间赫赫有名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曾占山为王，也曾大闹天宫，活得是潇洒自如，有声有色，谁人不知，谁人不敬？千不该，万不该，何以便做了和尚？！转丢了本来面目，实在可惜，倘传出去，却不被江湖上朋友笑话！”说这番言辞正义话的，是一个年岁颇大的马猴。

“正是！正是！大王，把这身破衣服丢了吧！把头上的怪箍丢了吧！把毛重理出来吧！却重回花果山去不好？虽然花果山现在荒废了，只要大王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那时重整山河，未为迟也！”群猴撺掇道。

行者不知所措，只知摇头。此时，合城的人闻得猴子亦会说话，均汹涌而来，把行者和群猴围得水泄不通。中央行者与群猴说话，便有人传声到外面，如此如此，众人见群猴说得这等有声有色，大加称叹。

且说行者被群猴缠住，八戒挤到人群之外，慌忙找到长老，添油加醋，把行者遭遇重述一遍。乃大言道：“祸事发了！祸事发了！弼马温要重出江湖了，天地又要不清泰了！”

沙僧忙掩住八戒的嘴，道：“二师兄，千万莫要胡言乱语。玉帝也曾告诉三界，言弼马温大闹地狱，被玉帝发怒，将他阳寿消去，做了短命鬼，魂归轮回。你又说甚么弼马温要重出江湖？况且俺每皆见过弼马温那厮，却何等光彩照人，强梁不屈，你看大师兄灰头土脸，焉能是弼马温？他一心保护师父上西天取经，焉能被几个猴子糊弄撺掇了，自以为是大闹天宫的人物，便跑到山野，做那山大王的勾当？况且师父有紧箍咒，怕他跑到天边！”说得八戒连连点头。

长老觉这二人言谈古怪，自己倒有诸多听不明白之处，忙问：“弼马温是何人？与行者有甚关系？”

沙僧道：“弼马温乃是一千年前一只妖猴，专门扰乱天地。不知为何，市上那些猴子轰然以为大师兄乃是当年的弼马温，故此聒噪不已。”

长老听明白了，点点头。

不道这边师徒三人立谈，那边群猴还在劝说行者不再当和尚，把些烂芝麻

陈年旧事天花乱坠地说起，旁边听闻的众人，都觉如听说书，大喝精彩。行者被它每七嘴八舌说一通，自己狐疑起来，觉得不妥，不妥何处，他亦难以言表，如坠云雾中。那些猴子每见说不动行者，抓耳挠腮，苦闷起来，都道："大王果然失忆了！本来面目今已忘得罄尽！"不觉又哀哭起来。在这哀苦声中，忽然有一声厉叫："俺说俺是大王，你每以为俺丧了心；你每说他是大王，他以为你每丧了心。真真可笑！"

行者一看，只见一个小猴，相貌倒与自己有几分相似。他与小猴对视，忽然心中一动，似曾见过这小猴一般。只是这小猴褴褛腌臜，身上尽是伤痕，唯眼神凌厉，有风云之色。

群猴见这小猴忽然说出话来，均是一愣，忽然破口大骂道："你这厮偏是不要命的！今日大王来到，你还要说大话现宝，昂然装风卖傻，不怕大王一怒，使出万一之神通，定要你魂归地狱！永不能轮回也！"

那小猴公然不惧，对着行者冷言冷语道："你说这厮有甚神通？自家本来面目已全然忘记，即有甚神通，亦不过替人打手，代人卖力，死时尚不知自己身为何人，身世何样，受甚委屈，有甚仇敌，枉然了丈夫之躯，又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见小猴一味乱言，群猴早已出离愤怒，舍了行者，一齐扑向小猴。只听一阵骚动、尖叫之声，那小猴霎时浑身血淋淋的，却不叫一声疼，喊一声苦。众人看得不忍起来，赞叹不已，皆道，不料猴子中亦有这等强项不屈的，却抵得过世间多少庸人！

行者看着小猴受攻击，心中忽然大慌，仿佛有甚么东西在自己心里抖落，心中空虚，生怕那小猴被群猴咬死，慌忙上前，把群猴止住，把小猴拉起来。

群猴看着惊讶，不知行者何以要救那小猴，均道："大王，这厮不知天高地厚，常常装你的身份，坏你的名声，今日再不能容他！"

行者摇摇头，道："它也是你每道中人，何必赶尽杀绝！"说得群猴方才无话。

那小猴却说："俺知你为何救俺！"

行者奇道："为甚？"

小猴道："你是心虚！"

行者心中又一动，道："我何必心虚？"

小猴道："你之所想，俺自然知道。"

行者无语。

那小猴突然跳上行者肩膀，在行者耳边叽里咕噜，低着声音，也不知说了甚么，把行者脸色皆变了，呆望着小猴。

此时，长老因不放心行者，让八戒带路，要领行者离了是非之地。八戒卖弄他丑陋手段，伸出长嘴，吓得旁人赶忙让路，终于把长老带进里面。那长老一见行者呆若木鸡，不知出了何事，大喝一声，要行者清醒。行者果然清醒过来，点点头，欲与师父师弟每同走，却不放肩上的小猴。八戒奇道："师兄，你身上挂着一只猴子作甚？"

行者看了一眼小猴，道："我怜它孤苦无依，又无甚本事，在此一国，谋身实难，所以把它随身带着，沿途教它些手段，也好让它自力更生。"

长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善哉！行者却有一份慈悲心肠，乃我佛家幸事！"允了行者，哪里管八戒、沙僧的嘀咕。

此时，群猴见行者居然要走，均依依不舍，又欲冲上前，把行者拦住，此时行者忽然咆哮一声，作出凶狠模样，把群猴吓得伏在地上不敢动弹，只得任他每师徒走了。

待师徒每走出视线，群猴方面面相觑，那年长的马猴黯然说道："大王竟就走了！"忽然又摇摇头，道："不对！不对！大王眼神有些不对！"忽又拍拍自己头颅，欣喜言道："俺知了，大王认出了俺每！只是不能说也！"它自认如此，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群猴不知它说的是甚么意思，尚以为它也发风，都木然地看着它。忽然，身上感觉痛起来，原来大汉的鞭子又飞舞起来了，他那严厉却带着惊喜的声音响起来："都给我回到场子里去！"

且说师徒四众来到鸿胪寺，被官员引到皇宫，将通关玉牒交到国王手上。那国王听闻师徒每从东土大唐而来，照例说了些仰慕之话。乃在玉牒上盖了御印，便邀长老叙谈。正说着话，忽然一个小厮慌慌忙忙地跑进皇宫，扑到地上，急切言道："禀大王，今日国中出了一大稀奇事！"

国王道："有甚稀奇之事，莫非有异国奇人来此献艺？"

那小厮道："非也。原来我国一个耍猴的艺人，这日他的猴突然说起人话来，把全国之人轰动得不得了。"

那国王一听，大喜，急忙说："此真大喜事！快宣这耍猴人进宫献艺，寡人亦要看看这些是甚么猴子，竟能言能语？"

说话间，后宫亦知道国中出了能言语的猴子，都争先出来，要观猴子的表演；那些在家的大臣亦纷纷觐见，亦要同观盛事。不一会儿，那耍猴之人来到皇宫，跪倒在地。

那国王要他免礼，问道：“你是何人？”

那人言道：“草民刘全，因见天下太平，故此别了乡下故土，到国都中耍猴卖艺，以娱首善人民。”

国王点点头，道：“然则你的猴子真能学人言语？”

刘全大言道：“确然如此。这也是托皇上鸿福，只有如此太平盛世，才能有这等异瑞之物哩！”

国王微微一笑，道：“这样神奇猴子，你却如何得到？又如何驯养得它每能言能语？”

“禀皇上，”刘全道，“这些猴子乃是从东胜神州傲来国买得，据卖的猎人说，这些猴子乃是花果山所产，灵性非常。草民将之买下后，便悉心训练，方使它每学会人言。”

那国王还想说些甚么，这时一边等不及要看猴子表演的王后插嘴道：“闲言暂放下，且先把你那些能言的猴子带上来吧！”

刘全叩了一个头，便把猴子带到大殿之上。这些猴子现今脖子上都拴了一条条铁链子，与行者市上所见已大不相同。它每初见皇宫富丽，都有些神晕目眩，站立不稳。国王对刘全言道：“刘全，你须细心表演，若果然演得好，寡人还要封赏你哩！”

刘全跪下叩头，口称谢恩，乃把鞭子挥起来，将这些初入富贵的猴子从迷梦中惊醒。刘全说甚么，猴子每果然便说甚么，把围看的大众惊得啧啧称叹不已。国王大喜，那些臣子每见状，便纷纷跪下，说些赞叹之辞，不过“恭贺皇上得此神猴”、“此乃皇上圣明故有此祥瑞”之类言语，那国王更加喜悦，便道：“刘全上前听封！”

那刘全诚惶诚恐，“扑通”一声，结结实实跪在地上。

国王道：“刘全训猴有道，自然亦能治理国家，今封你为护国大将军，管理全国表演事业！”

刘全感激涕零，道：“叩谢皇上恩典，臣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必定将我国表演事业发扬光大，领袖天下。”

国王点点头，便要他把猴子每带下去，送到皇宫御花园中去。此时大殿上方才安静下来。表演之时，行者与长老都被挤在人后，二人均无心观看，听得刘全被封，长老叹了一口气，道：“真如儿戏！”

此时师徒四人合到一起，欲待离开，又看到一个小厮跑进大殿，口中说有军情之事。国王喝道：“慌慌张张的，有何大事！”

那小厮跪在地上，道：“禀皇上，羽民国造反了！”

那国王听了大喜，道：“怎么造反了？”

小厮道：“他一国的人都起来造反，把皇帝、太子、皇后全部杀死，重立了一个皇帝。”

那国王奇道：“好端端的，怎么就造反起来？”

小厮道：“只因皇帝、太后、皇后三人从几个神仙那里学了飞升之术，他一国之人皆不满，故此造了反。”

师徒四人一听此事，大吃一惊，尤其行者、八戒、沙僧，因与死去三人有师徒之情，忍不住黯然神伤起来。此时又听得国王与大臣每大肆庆贺，才知羽民国与鱼龙国乃是世仇，师徒每叹了口气，离了皇宫，往前路进发去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一旦彩云至 身去无还期 [15]

话说行者每黯然上路，一路无语。自古猴性最是不安，不料行者肩上那只猴子亦格外安静，只把它两只灵大眼睛对着长老、八戒、沙僧睃看。

长老和沙僧并不抱怨，八戒因心情郁闷，却有些上了火气，大声呵斥道：“兀那泼猴！你把两只贼眼乱翻作甚，莫非嘲笑俺么？”

那猴子突然笑起来，口中说出人话道：“你且嚣张，俺认得你！”

自爬上行者之肩，这猴子便没说过话，其先与行者言谈之际，长老每又皆不在，故除行者知道些底细，其他三人皆以为这只是一只普通猴子罢了，这一说话却将三人吓一跳。只见长老结舌，沙僧目瞪，八戒挠头，只有行者自然。

八戒言道："你是一只不起眼的小毛猴，焉能认得俺？"

那猴子嘿嘿笑道："你的大名谁人不晓？当年也是天篷元帅，可惜了英伟身姿，现如今变得恁腌臢不堪！"

那八戒被戳中痛处，大叫道："这定是师兄背后说俺坏话，被这小毛猴学了去，却不气死俺！"揪住长老，要念紧箍咒，沙僧慌忙拦住。

怪的是，那行者见此吵闹，却一言不发，长老还以为行者思念死去的徒弟，心里格外念他是个有情有义的和尚，见八戒一味要挟，不觉大怒，称他不知体面，与一个畜生争闹不休。八戒气闷闷地不说话，那猴子倒有些不依，它是不依长老，叱问长老何以骂畜生。它说的一番道理出来，却也言之有据。

"要说畜生，俺却不是畜生，你见过畜生会说话的吗？要说人，人也高不过畜生，只见过忘恩负义的人，哪里见过忘恩负义的畜生？"

长老叹一口气，道："不幸被你言中，你倒是一个有知有识的猴子，可叹！"

沙僧在一旁看了许久，忽然道："师父，师兄，你每看，这小猴却与大师兄有许多神似之处哩！"

长老一看，果然有许多相像。

八戒没好气地说："自来猴子长得一般无二，你不见行者是个猴子出身吗？与这小毛猴有些相像，有何奇怪？"

行者见八戒骂他是猴子出身，却作怪，并不找八戒的晦气，要在往日，八戒是少不得遭打几个孤拐的。

此后，师徒每一路向西，因八戒好找那小猴的茬，故此旅途亦颇不寂寞。怪的是行者，只顾沉默，只是一路化缘舀水，解众人饥渴，是他一力承担；降妖伏魔，是他一力争先。那猴子与行者形影不离，被八戒好笑叫做"夫唱妇随"。

这一日，过了女床之山，到了一国，名为阳墟国。尚未到其国，一路师徒每却被众人耻笑得厉害，而师徒每亦惊得六神无主，盖这一路所见之人，不分男女，一律寸丝不挂，天然朝人，他每却不看师徒每如生番野人相似？

行者、八戒、沙僧都好，偏那长老，只因从未见过女人酮体，今日一见，

唬得叫起“妈”来，满面潮红，眼睛迅即闭住，只叫八戒把马牵牢，好歹含混过了这国，连通关玉牒都不想敲印。哪里知道，越是这等知羞识耻，越是引得一国之人哄笑。那一般女人，因见长老脸羞红得美妙，如山如河一般，一面喝起彩来，一面就乘机挨到近前，动手动脚，把长老浑身摸个遍。那八戒也算有胆有色了，亦被这阵势吓住，不敢拦阻，急得长老胡乱喊叫，要徒弟每卖出丑陋手段，把这些人吓跑些也好。

色字一当头，刀架在脖子上亦有不悔的，况且八戒、沙僧装出唬人神情？那些女子起先尚有些害怕，后来不忍如此俊俏和尚空空放过，也就不管不顾，扯着长老不放。即八戒、沙僧、行者亦被一帮男子缠住，要扯碎他每衣服。师徒每何曾见过这样情景，一时都慌了，行者、八戒、沙僧都兴起云，连白马都上云去。却苦了长老，被众女子三下五除二，竟把合身的衣服零零碎碎卸去，霎时精光。那长老被逼无奈，团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徒弟每在云上见了，一段不忍，欲待救他，人众着，实在下不了手，皆干着急也。

不料见长老衣服一旦罄尽，那些哄闹的人群失了气势，转离开了，只有些怀春的少女、多情的少妇、半老的徐娘仍不舍不弃，一面赏鉴长老玉体，一面温言相劝，欲长老当街行那携云带雨的勾当。那长老打死不肯，只是饮恨吞声。正僵持不下间，忽然报国王驾到，那些女子一听国王到，慌忙跑开。

长老听到国王到达，以为国王总归是识体面的罢，故此睁开眼睛，不料大误，原来那国王亦是光屁股一个，只是头上凭空戴着一个皇冠而已。

那国王过来扶起长老，好言道：“寡人闻得国中来了几个和尚，故此来一见，果然相貌堂堂，真乃得道高僧。”

长老见国王言语隆重，无奈起了身，却把他那话儿紧紧夹着，以免失礼。不料偏偏紧张过分，那话儿忽然就傲然起来。那些宫女以为长老留情，无不抿嘴笑起来，都赞道：“果然好和尚也！”

连那国王亦赞叹不已，道：“果然得道高僧，与众不同。”

那八戒在云端看了，忽然叫道：“不好，师父要遭殃，这国王眼色暧昧，眼见得有断袖之好，乃是个喜唱后庭花的主儿了！”

沙僧一听，慌忙道：“如此，却不赶紧救师父出来？”

八戒不肯，说要看看师傅定性如何，倘长老失了身，恰正一个回头是岸的机会，也好回庄，过那热炕头日子去也。沙僧这才不说话。三个徒弟乃跟

在国王一行后面——彼时国王已经把长老弄上御车，轰隆隆向皇宫而去。

八戒嘲笑道："这一国之人尽皆光溜溜，要那房屋做甚？"原来一路看见许多房子。后来到了皇宫，虽精美华丽，却被八戒嘲为聋子耳朵。

行者肩上的小猴忽然道："这厮话真多也！"

八戒却自鸣得意，言自己是"诗兴大发，故有这许多比喻"。

说话间，国王已把长老带到皇宫，徒弟每飞到檐下，探着身朝里看，见这皇宫大殿实在不一般，原来并无桌椅，皆席地而坐，只是地板光亮非常而已。

此时，国王吩咐进宴，便见许多美貌宫女轮番端着小桌子，桌子上尽是佳肴，袅娜地进来，直把八戒看得口水流淌，后悔未跟师傅一道进来，否则也有佳肴美色当前之乐哩。

转眼觥筹交错，长老无奈，喝了几杯素酒，吃了几口素菜。那国王乘兴便叫奏乐起舞，只听一阵软绵绵的乐声响起，又有一对对佳人媚笑着扭动身姿，那长老惊得把眼睛又闭上。那国王渐入佳境，乐不可支，顺手便把一个舞女拉到腿上，那些陪宴的大臣亦效国王所为，各拉一个，剩下的几个便挨到长老身边，把长老搂住。那长老身子觳觫不已，拒绝又不是，笑纳又不是，心里只是苦。其时这一国的君臣已经如暴风骤雨，颠三倒四，不复知世事了，哪里还把长老放在心上，只顾尽兴喊叫，那些淫冶欢声，把长老折磨得不成人形。徒弟每在一边看得难受，正待发作起来，把师傅救走。忽然见国王站了起来。

"那厮要做甚么？"沙僧道。

只见国王走到长老跟前，一把把那些纠缠不清的舞女推开，旁观的徒弟每尚以为他要解长老的困苦呢，不料那国王嘴中却说道："长老真是妙人！妙人！我通国皆无此等白肤美貌男子哩！"

那八戒叫道："不好，这厮要效那后庭花手段！此时不救师傅，更待何时？"

于是，徒弟每如疾风一般冲进来，把长老抱住就飞走，却把国王吓得酒醒，连叫"刺客！刺客！"弄得宫中一阵混乱。徒弟每就着混乱，把长老送到国外，从包袱中搜出几件衣服来，给长老换上，长老方才缓过气来。叫一声"苦"，泪落如雨。被众人好生劝解，方才黯然止泪。只连连问道："此究竟是何世界？朗朗乾坤，一众男女，专以苟合为乐，这些东西亦称人，然则我每又叫做甚么？"

忽然那小猴说道："俺见你气愤填膺，其实你却糊涂极了！"

长老看着小猴，道："我糊涂在哪里？"

小猴道："你糊涂在不知世事转移，专心圣贤之书，全然不知靡靡之音，已然风靡天下。世界微弱已久，人人务于苟且。方今天下，除男女之事，又有甚事能令众人关心？你难道未闻到这世上全是那一股子男女体液的骚气？委实薰得厉害！你还取经哩！等你取经回来，你那大唐一国怕早灰飞烟灭，只留下千万亿根精虫，摇头摆尾，得意非常哩！"

那长老"咄"一声骂道："你这畜生，焉知人事！我辈正因世人陷此牢笼，更要精心向前，求取大道，救那天下苍生性命，岂能像你这不相干的畜生，专一以世人苦难为乐？"

那小猴不服，道："大道！大道！他奶奶的大道，皆是骗人的鬼画符！"

长老大怒，追着小猴要打，那小猴跑得飞快，长老哪里追得上。不觉叹一口气，返身对徒弟每说道："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辈见世间苦难，当勇于挑在肩上，岂俱生死？凡事只在一心而已，管他成败如何？"

说得徒弟每点头不已，长老甚感欣慰，回头一看，连那小猴也点着头哩，若有所思的模样。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万树江边杏 新开一夜风 [16]

话说师徒每勉力向前，依次过了些浮玉之山，鹿吴之山，漆吴之山，皆是些四处少人所在，禽兽活跃之地。走了许久，方才看到一座城池，那小猴眼尖，说道："此是婆弥烂国。"

长老欣然道："观此国之名，可知已近西土，定是良善之区也！"徒弟每听说，皆欢喜非常，脚步快了许多。

及至走进此国，见此国无一丝升平气象，一路所见之人，尽皆低头慢走，似有沉重心思，以致连这国的天空都阴暗非常起来——未进此国时，外面天空明明是朗照万里的哩。

长老不解此国出了甚事，令沙僧找人问一问。沙僧便扯住一人衣服，问道："你一国之人何以尽皆愁眉苦脸？"

那人没好气地甩一甩衣袖，并不想回答沙僧问话。不料他这一抬头间，见到行者与小猴，忽然大叫起来：“贼猴混进城啦！”

那在街上走着的人，忽然听到这一声恐怖尖叫，就如狗之飞，鸡之跳，或者夺路而逃，或者慌张询问，或者叫砍叫杀起来。待他每亦见到行者与小猴，胆大的立刻便冲撞过来，胆小的亦遍寻刀枪去了。

那长老见这些人对行者与小猴有似海深仇，不知何故。慌忙拦住众人，打个问讯，道：“列位！列位！不知小徒哪里得罪众位，要与他为难？”

那些人见长老本相庄严，是个得道高僧的样子，倒也不敢放肆，只是怒骂行者，道：“你每这些贼猴子，抢夺我田种，毁灭我庄稼，杀害我农民，今又公然踏步城内，实是欺人太甚！今日定要取你每贱命！”

长老慌忙言道：“列位想是认错人了，我这位小徒自东土随我一路行来，实欲往西天求取真经，今初临贵国，哪里有甚么夺田种、毁庄稼、害农民之事！”

那些人见长老言之有理，声势小了许多，却依然围着不散。内中有个人说道：“即使不是本地贼猴，到底也是猴子，只要是猴子，自然是我等死敌，必要置之死地，方能泄我等心头之恨！”

这一言出，许多人叫好，却恼了一个。谁？小猴也。行者不言不语，这小猴却是话唠子，当时听这些人言语冒犯自家，哪里忍得住，在行者肩上跳着说：“你这些鸟人，满嘴胡言，岂不是自找死路？”

这些人哪里见过猴子会说话的！一时间，俱唬住了，忽然叫道：“不好不好，猴子成精了！”

随即便有人出主意道：“成精的猴子不好对付，先把这个长老抓住，只要师傅在手，谅那成精猴子徒弟不敢不听话！”此言一出，大家一阵风似的把长老抓住，八戒、沙僧百般阻拦，哪里拦得住？只见这些人裹挟着长老跑远去了，行者、八戒、沙僧只得一路跟着。只见这些人跑到皇宫之前，敲了登闻鼓。不一会，几个小吏跑出来，一见这么些人，以为民乱，唬得屁滚尿流，尖叫着：“民乱了！民乱了！”

不一会儿，一队队军士布满台阶，为首一人喝道：“你每这些刁民，方今国家有难，你每便寻衅滋事，今日叫你每命丧此地！”

那些小民见这个阵势，皆战战兢兢，跪了下来，如此如此，把长老之事表明。那兵士长方才知道虚惊，便撤了军队，教把长老拿进皇宫，交由国王亲自审问。此时，行者、八戒、沙僧亦来到现场，被人指认，与长老一同

被扭进皇宫去了。

那国王正与大臣议事，听闻刁民乱反，脸色煞白，幸亏军士长进宫禀明是一场虚惊，方才定下心来。此时便把长老来问："你是哪里和尚，如何带着两个妖猴混进我国？"

长老乃平心静气，把自己经历一一讲明。那国王一听，长老乃是西行取经的唐朝和尚，大喜，道："寡人亦久闻有四个唐朝和尚诚心向佛，要往我佛如来处求取真经，不料竟是诸位，长老你倒是法相庄严，你那几个徒弟怎的面目都有些囫囵？"

长老未答话，那八戒先冲撞了一句，道："囫囵亦有囫囵的好处，看久了自然生色！"

长老喝了一声，八戒方不说话。长老便把三个徒弟来历一一表明，国王听说三人有降妖伏魔之能，欢喜非常，忽然又叹了口气。

长老关心问道："不知陛下因何叹气？"

国王言道："委实我国有一件大难事哩。"

长老道："贫僧等初入贵土，见一国之人愁眉苦脸，莫非皆苦于陛下所言的大难事？"

国王点头道："正是。不瞒法师，我国近有一难，事关猴子。盖我国城外西边有一山，名叫西山。那山甚是峻峭，其上生长一种猴子，形状绝大，力量非常，本来与我国人相安无事，各安天命罢了，不料近年来，这些猴子如发风一样，常常千百成队，下得山来，蹂躏我国农田，把种子毁灭，把庄稼拔光，甚或冲进村庄，抢物杀人，无所不为。我这国被它每闹得民不安宁，不得不派军队与它每作战，不料这些畜生本事甚大，我一国军队都非它每对手，虽然杀得许多，却只激得它每更加凶悍，而且数目更见庞大。一旦它每下山，便如洪水，哪里拦得住？我国数年无粮食收成了，眼见积蓄将尽，这一国之人，怕不皆要死绝！"

国王说得沉痛非常，把师徒每听得惊讶非常。长老道："猴子无缘无故怎的发起风来，与人作难？"

国王道："其实寡人亦百思不得其解。——只是寡人有一不情之请，不知法师可否允纳？"

长老道："陛下有何吩咐，但请直言。"

国王道："听闻贵徒本领高超，不知可能助寡人除这一害？"

八戒、沙僧踊跃道："这有何难，俺每定能手到擒来！定要把这些泼猴杀个片甲不留哩！"

行者却不言语，那小猴却跳着说："动甚刀兵？动甚刀兵？只要俺出马，不费一兵一足，便能让这些猴子回到山上去，永不再下山为害！"

国王大喜，道："若能不费兵戈，除掉此害，你每便是我一国的恩人！"

那小猴也不多言，在行者耳边说了几句，便与行者驾着云往西而去。那一国君臣见行者驾云，方知遇见活佛，把长老、八戒、沙僧恭敬得厉害。

一会，行者与小猴回来了。

那小猴大言道："经俺每一说，那些猴子已经答应不再下山为害，只是它每有一条件。"

国王半信半疑，道："不知甚么条件？"

小猴道："原来它每下山害人，实在因你一国之人害得它每忒惨，才思报复的哩！"

国王奇道："人怎么会害它每，它每不害人已经是万福了！"

小猴道："这个你就不知了。原来你这一国之人，多年来专往西山伐木，渐渐把那往昔葱茏之山变得快要秃顶，那些猴子渐渐无巢穴，焉能不报复你每？"

合殿君臣此时方才大悟，都道："实有此事，原来这些猴子发风是为这事，不是活佛去问，我等百年不知，那时亡国亡家，还要蒙在鼓里哩！"

国王又问道："那些猴子怎的就会答应不再下山害人？"

小猴道："老王你是不知，这普天下的猴子，只要见到俺，无不听命。当时俺知原委，便代你答应，以后绝不胡乱伐木，且要往这山上多种许多树木哩！那些猴子听了，真真欢呼雀跃非常！"

国王道："要不砍山木、往山上植木何难！来人，传我之命令，以后再不准砍西山之木，违者杀头；凡我国民，至少皆要植一棵树在西山上，以养山气。"

小吏得令去了，那些大臣此时尚有不信的，以为小猴大言欺人，正唧唧喳喳议论间，一些官吏慌忙跑进大殿，跪在地上，向国王禀报，道："禀皇上，出了奇事，那些盘踞村庄，不肯离去的猴子忽然便一啸逃走，直奔山上去了！"

此时大众方知小猴所言非虚，皆赞叹非常。国王便立即命人排宴，要款待师徒每，却随喜了八戒的肚子。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自然君归晚 花落君空堂 [17]

话说师徒每离了婆弥烂国，过了西山，又往西行数日，都无人影。幸有干粮可以充饥。那行者却真可怪，自从小猴爬到他肩上，言语便少许多，长日价沉默，阴着个脸，有时显出茫然之状。长老关心于他，问他是否有什么心思，行者摇摇头，道是没有。

那小猴却说道："长老不要管他，他现今得了些忧郁之症，路途行得多了，郁闷自散，那时管教还你一个生龙活虎的徒弟。"

这日行到一城，名为钵和城，进得城中，却发现这城甚是奇怪。缘何？盖这城中人烟不盛，走在大路上的，亦不过零落的几百个人；却有无数千奇百怪的狗，在路上踱步，姿态悠然，把路堵住，更有些在房屋顶上逍遥哩。那些狗有卷毛的，有长毛的；有白色的，有黑色的，有花色的；有长耳朵的，有短耳朵的；有身子庞大的，有身形纤小的；有长得俊俏的，有长得实在不成体面的；有被打扮得华丽，扎着小辫的，有身着彩色衣装，脚上套着绣花鞋的；有对面互相靠鼻子，嗅气味的，有对面互相叫唤的，有骑着对方不肯放腿的，也有翘着一只腿方便的。更奇的是，那几百个人不知为何，皆被系着绳子在脖子上，而绳子另一端，却在一条狗脖子上；许多人更把自己与不止一条狗系在一起。那些人恭恭敬敬，欢欢喜喜，跟着狗儿亦步亦趋。

却说那些狗忽然见到几个外人，都"汪汪"大叫起来，一时犬吠声惊天。那些身大凶悍的，已经拖着长舌头，向师徒每冲过来。长老吓一跳，他三个徒弟却何曾惧过狗来，挥起兵器，一下打死几条恶狗，正自得意着，忽然莫名其妙起来。原来，这几条狗一死，那些人便如丧考妣般哭泣起来，一时有在地上打滚的，有吃土的，有抓破自己衣服的，有拿指甲往脸上划道道的。那些受惊的胆小狗儿此时发狂奔跑起来，被绳子牵住的几个人此时也跟着没命狂奔，直到两只手也降到地上，做了狗的跟班，如飞而去，一边跑，一边还学狗叫哩！

长老和徒弟每见此情景，均骇然，连声道："这一国的人皆疯了不成，如何竟把好端端的人做了狗的跟班？"

此时，那些哭泣完的人抹着眼泪，浑身尘土向师徒每走来，便死命扯住他每衣裳，要他每自己请死，以偿这些冤死之狗的性命。

八戒道："奇了！奇了！只听过咬死人的狗要偿人命，何曾见过打死狗的人要偿狗命！"

那些人七嘴八舌地骂道："与狗相比，人是甚么贱东西！快快拿你每的命来！"

长老叹道："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小徒每无意打死你每狗，果然不对，只是忽然要他每为几条狗偿命，恐亦匪夷所思。"

"哪里管你明不明白，只是偿命来！"那些人蛮横言道。

见这些人实在是万事缠，行者每怒上心头，挥舞兵器，要打这些凡人。

长老见状，慌忙道："这是些凡人，徒弟每千万不要闹出人命来！"

徒弟每果然答应，便胡乱施展些手段，只要这些人知难而退罢了。不料这些人虽然甘心做狗的跟班，却是不畏死的，被兵器磕碰几下，伤了筋，动了骨，流了血，他每也不去管它，口口声声只要偿命。那长老又在一边盯着，不准伤人命，故此徒弟每前后为难，左右不是，反被这些人缠住，难以脱身。

正忙得一塌糊涂，忽然听小猴大叫道："有道是擒贼擒王，这些跟班如此拼命，何不先把他每主人收拾收拾，不怕他每不俱哩！"

一语惊醒梦中人，行者、八戒、沙僧得了这个提醒，舍了这些万事缠，专找那些狗的麻烦，一时血肉横飞，惨遭丧命的狗不知又有多少。长老看得惊心动魄，闭了眼，不住念佛超度它每。果然此着甚是有力，那些万事缠见狗主人死了，纷纷丢下行者、八戒、沙僧，又忙着披麻戴孝，做孝子去了。此时，他每亦不敢缠住师徒每，盖害怕三个徒弟又要施暴，那时狗死的更多，岂不更其亏大了。故此，见师徒每走开，只有恨恨地毒骂诅咒罢了。

师徒每于是走过此城，一路上只是惊诧莫名，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是何风俗，竟一味把狗看得忒重，人反变得烂贱。出了此城，幸好不见狗，却看见路两边好些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却在野地里烧些柴火，烤山芋哩。山芋味道甚香，把八戒食虫勾引出来，慌忙跑过去，化缘了几个。见

师徒每是从城中出来的，那些人都招呼起来。此时，长老向这些人打听，问道：“各位，方才我等经过钵和城，见城中遍布是狗，人反做了狗的跟班，不知是何缘故？”

一个胡子雪白的老者叹一口气，道：“长老每外来人，实在不知，其实我每皆那钵和城人氏。只因城中许多人迷上养狗，故此弄得满城尽带狗屎味。本来养狗也就罢了，怪的是，养狗着迷之人便把狗当作了性命，因此连父母妻儿尽皆不顾，因此不知有多少家庭日日争吵，天天打架。有一日，那些痴迷养狗之人忽然合起来，把我每憎恶养狗之人全部逐出城外，在这荒郊野外胡乱营生。我每这些被逐之人，实在乃是现今城中之人的亲族哩，却被他每忍心丢在城外自生自灭，你说这是何等世道！”

长老听了，大摇其头，道：“这些人何以便连五伦尽皆抛弃，却把些畜生供奉到高处？委实令人难解。”

老者又叹一口气，道：“其实说来，现今世界，到处皆是这等迷恋畜生的人哩！长老每倘再往前走，便会看到末城，这末城的人是迷恋养猫的，是满城猫叫；前面一些城市或者有人养小猪的，或者有人养驴子的，或者有人养狮子的，或者有人养蛇的，或者有人养猴子的，总之花样百变，老朽空活了许多岁月，始终不能明了，何以人转与畜生相亲，却把人伦道理转看得水淡！唉！”

长老听了，默然一会，对老者说：“虽说如此，你每困居野外，焉能长久，还是回城好。”

听了唐长老的建议，那些被逐的人皆叹起气来，道：“谈何容易！”

小猴插嘴道：“这有何难，你每便杀进城去，把那些痴迷养狗的人皆杀个罄尽，岂不就能进城？”

那老者道：“此是胡说，虽然我每皆被逐出来，毕竟那些人是血肉同胞，焉能杀了他每？——咦，这不是一只猴子？焉能说起话来，莫非长老每亦是养宠物的？还是会说话的宠物哩，更其稀罕！”

八戒慌忙推卸道：“俺每其实不认得这只猴子，它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沙僧亦道：“俺每出家人四大皆空，怎能留恋一只猴子？委实这猴子是自己缠过来，再不肯走的。”

那些人却似信不信。

此时长老每肚子已经饱了，便与众人告别，欲往前方去。长老向众人问清

路程，众人告诉他，只有末城养猫与钵和城一般无二，其他城虽亦有养宠物的，倒不甚厉害，那长老因怕徒弟每凭空杀伤人命，即使杀死些猫亦是罪过，打定主意不过末城，乃问了一条小道，可以绕过末城，便出发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孤萤出荒池 落叶穿破屋 [18]

师徒每奋力前行，这一日，到了一广大之野。只见茫茫四顾，并无人烟，亦无鸟兽影子，无花无树，煞是凄清——其实并不是恁般绝情地荒凉，倒是有一棵孤零零的树，独立在前面荒野之上。

这树生得甚不地道，有些干枯模样，叶子掉得罄尽，广漠之风吹过去，都不见一丝声响。怪就怪在，这么一棵死活难以判定的树，却空前巨大。

长老说道："平生大江大河地走了许多路，见识过许多乡土，像这般坐大的树木，真真见所未见！"

沙僧道："俺疑心这树乃是棵胡杨，故此虽迹近枯死，专一不倒。人说这种树却是生立五百年，死立五百年哩！"

八戒不信，道："焉能有这等长命的树，岂不是成了精？"

长老听了二人之言，忽然叹息一声，道："如沙僧所言，则此树执著生死，是看不开的了。可怜！"

那小猴忽然大笑起来，把众人吓了一跳。它道："这是甚么树，俺亦不敢断言，只是这树焉能算大，想来长老见闻浅薄，所以有此感叹。"

八戒大怒，道："你不要胡言乱缠，俺老猪上过天，下过地，能飞能走，甚么地方没走过，却真没见过这等大的树哩。"

小猴道："你也只好在井里夸天大罢了，焉能见过甚么大树？俺却见过真真的大树，那树立在大荒之野，广有一千里哩！"

"胡说！真真胡说！"八戒呸呸地言道，欲待与小猴再理论一番。忽然沙僧惊道："师傅你看！"

众人一看，只见前方不远地上，有些零碎骨头。再走些路，却见到处散布着骨头，长长短短，粗粗细细，颇不均匀。

长老唬了一跳，道：“徒弟每，这是甚么兽类的遗骨？”

八戒、沙僧把骨头拿出来掂量掂量，起身说道：“实在不能瞒着师傅，这骨头不是别的，实在就是人的骨头哩！”

长老一听，唬得头晕目眩，连忙叫道：“惨也！惨也！此地乃有妖精，专一吃人为乐，这等，我每却如何过去？”

八戒道：“这妖精居然吃得这么多人，可见成精已久，想来早已琴心三叠，这却如何是好，莫不就此回头，也好留一条烂命，囫囵度日罢了。”

沙僧不语。

长老便叫行者说话，那行者口紧得很，似如痴子一般，哪里言语？

长老叫苦不迭，道：“到了生死关头，皆成了软柿子，罢了，我一人上路吧，生死任凭天命！”说罢，忍不住泪流满面。

那小猴忽然笑起来，道：“几个破妖精又何惧哉！只管往前罢了，看他能奈何？”

长老被这小猴豪气鼓舞，转头骂着三个徒弟，道他每粗铁难成刚，转不如一只畜生。

这小猴听说长老称赞他，倒也高兴，却不满长老称他畜生，要长老还他一个公道。

长老奇道：“你本就是畜生，不喊你畜生，然则我便怎么叫你？”

“你可叫俺……”那小猴话说到一半，忽然停住，指着前面道：“那妖精说来就来！”

众人顺着它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那大树中忽然飞出一朵黑云，渐近了一看，原来不是云，是一群奇怪的鸟，有着长长的喙，铁一般颜色。那小猴一看明白，慌忙大叫道：“快跑！”此时它亦无了方才的气概，把行者抛开，把长老丢下，自顾飞奔而去。八戒、沙僧不知厉害，心里以为是些普通的鸟罢了，只不过是从巢穴出来飞行，乃嗤笑小猴弄虚作假。忽然间，那些鸟已向他每扑过来。八戒身广体庞，先成了攻击目标，只一啄，八戒跳起老高，大叫道：“乖乖隆地东，不是善物，抄家伙！”立刻便把耙子树起来，飞到半空，与这些鸟大战。其时沙僧已看到八戒身上流的血，知道这些鸟嘴厉害，也飞到半空与这些鸟打斗起来。那行者此时看到一些鸟正要攻击长老，好似从梦中醒来一般，飞过去，一棍子打死数只。遂显出神

通，拔出身上毫毛，变出许多小行者，皆提着棍子，飞到半空，对这鸟群死命击打。

只见天地间鸟毛纷飞，鸟叫唧唧，间还夹杂着猴子的尖叫声和八戒、沙僧的怒吼。行者却留在长老身边，护着长老。

那些鸟见形势不利，忽然飞走。行者见势，收回毫毛；八戒、沙僧亦得胜而回。这时，便见那小猴不知从甚么地方过来了。

长老埋怨道："你方才尚大言不惧妖精，今见些鸟便吓得如烟逃走，真真不知体面！"

小猴辩解道："你每实在不知这鸟的厉害！它每名叫铁鸟，乃是地狱中专门折磨英雄人物的，它每常常从英雄的口中穿过，要洞穿英雄的整个身体，最后从裆下出来哩！"

长老喝道："一派胡言！那地狱之鸟怎能在地上？你一个小猴，又焉能知道地狱之事？况且从来经典，哪里提过地狱中有这种鸟？"

小猴道："俺是亲自去过地狱的哩！"

此话音刚落，八戒、沙僧皆大笑起来，道："然则你是个鬼猴子了！"

小猴大怒，呼唤行者，叫他给这二人各一个孤拐。哪里知道行者忽然一把抓住小猴，怒道："你这鬼猴，不知从甚么地方跑来，说些鬼话，把我身心迷住，每日对我呼来唤去，如使一个仆奴！今日见你胆小如鼠，方知你那些英雄事迹都是胡编出来的！却还要在这里挑拨我每兄弟之情！今日我要打死你，免得你再祸害他人！"

那长老是见不得血的，慌忙把行者唤住，命他放了小猴。小猴冷笑一声，道："你这厮是忘本之人！只知对人行凶，却不知自家本来面目！真真可悲！"这话又把行者撩拨得面红耳赤，哪里听得长老的劝诫，一把将小猴扔到天上，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

长老口中埋怨行者鲁莽，却只得念了几声阿弥陀佛，全当为小猴送终罢了。

八戒问行者道："不知那小猴说的甚么鬼话，把师兄你迷糊了？"

行者道："那厮初一见我，就说知道我本来面目，说我乃是一千年前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我被他吹捧得有趣，故一路把他携带。每乘无人时，他就讲些神奇事情，道皆是我做的，说我当年乃是天地间响当当一条好汉，

又曾大闹天宫，又曾大闹地狱，后来被玉帝陷害，打得三魂去了二，变得不知前事。”

沙僧与八戒皆惊叫得：“胡说！做这些事的乃是孙悟空，焉能是师兄你？俺每皆见过孙悟空那厮，与你绝不相像。况且那孙悟空早就阳寿断绝，发付地狱轮回了也！那猴子定是道听途说甚么，又见师兄本事，故此大言欺你哩！”

行者点点头，道：“此言有理得很哩！”

那长老也说：“行者，你是我自五指山山洞中搭救出来的，怎能是那早已死去的孙悟空？却再莫听那小猴的胡诌！我每还是努力前行吧！”

徒弟每点点头，便努力往前。此时那铁鸟缩在树中，再不肯出来，师徒每走近一看，原来这大枯树中央有一个黑黑的大洞，里面漆黑异常，不知这些鸟躲在里面甚么地方。八戒有了一点心思，推脱肚子疼，要出恭，见长老每去得远了些，他却架一朵云，回到枯树，点起火，把那枯树点着，恰是干柴逢烈火，又火随风涨，那枯树瞬间便裹在火云中了。八戒得意非凡，心想总算报了此仇！一面还把自己的伤口抚摩。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掩抑非千态 殷勤是一声 [19]

话说师徒四众离了铁鸟巢穴，前面一马平川，不免放开手脚前行。一路之上，行者重又活泼多语起来，不住向八戒、沙僧问些孙悟空之事。八戒、沙僧知无不言，一时说得滚瓜烂熟，天花乱坠。行者听了，不住点头。他又去问长老，缘何自己会被压在五指山，长老却哪里知道，八戒、沙僧亦不知。

八戒胡乱想到：“恐怕师兄你是天生从山石头里长大，比如那孙悟空，人传说他也是天生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长老慌忙道：“八戒胡言！凡人皆有父母，哪里有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人物？”

八戒辩嘴道：“师傅你是凡人，哪里像老猪这般见闻广大？”

师徒每这般说话，时间轻松过去许多。这一日，到了一城，乃是一端正之城。青山绿水，高城深沟。站在护城河前，师徒每喊着，让守吊桥的兵士把吊桥放下。兵士先是不肯，把行者先自点着了一星怒火，不由分说，忽

地飞去，把那绳缆松了。

这些凡人甚时见过能飞之人？况行者模样又不端正，故此守城士兵皆大喊起来，道是雷公干巴巴地来了。

何以言干巴巴？原来此日晴空万里，在这些士兵意中，雷公照例是阴雨天出来唬人的，似这等青天白日亦敢出来吓人，岂非不带雷雨干巴巴？

此时，长老已然从吊桥进城，见兵士每慌乱，他便稽个首，打个讯，安慰众人道："众位官爷，我这徒弟虽然模样粗陋，其实山恶人善，望你每千万放心！"

见长老模样端正，这些人轰然说道："这位方有些人模人样，只是那三个人不人、畜生不畜生的乃是您家的徒弟？"

长老道是。

内中一个像是个官员的，便出来问讯，那长老乃将自己往西天取经之意表明。不料一听长老徒弟每乃是迎取西天佛经的，这些人一起发怒，纷纷道："真经就在我国中，你却到甚么西天！真真不识抬举的！"

长老吓了一跳，道："甚么！贵处有真经供奉？"

那官员道："那是自然！凡天下诸国，以我国最重文教，古往今来，不知出了多少贤哲，写下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籍！故此天下之人皆知我国文明昌明，凡要求取真经的，除到我国，还能往哪里去？"

长老踌躇着言道："然则不知贵国名甚么？"

那官员道："我这国，唤作文昌国。"

长老还兀自半信半疑，八戒已经欢呼雀跃，大叫道："原来真经却在这里！却在这里！这等，俺每且取了经，散了伙，师傅归了大唐，老猪归高老庄抱了媳妇，沙师弟再回通天河做那人肉包子的生意去罢了！"

沙僧忙掩住八戒嘴，道："二师兄莫要胡言乱语！俺每与师傅往西天取经，其实乃要求证金身，焉能再回旧地？你这等胡说，师傅怕要做恼。"

长老却已恼了，呼叫行者，要给八戒几孤拐。哪里知道行者不支声[20]，眼中有些茫然。长老喝道："行者，你作何痴想？"

行者回过神来，叹一口气，道："师傅、八戒、沙僧都有归宿，不知我取

经成功，却待归往何处？”

长老道：“你自哪里来，自当往哪里去！”

行者愕然看着长老，道：“师傅？我正不知从哪里来也！又当往哪里去！莫不成回到五指山，再钻到山下，看天度日？”

长老亦寻思起来，却真不知如何回复行者，只得模糊言道：“你莫焦心，待到西天，自然有佛祖吩咐！”

那小官插嘴道：“你每这些和尚，身已到福中，还要去甚么西天？快随我面圣去，到时自然有你每好果子吃！”便带着长老四众往王宫而去。

一路之上，只听得朗朗读书之声。长老赞叹不置，道：“果然上邦文明之国，一国皆是读书的种子哩！”

一路又见无数学堂，长老看了越发欢喜，已把个面圣的心思淡了，便与官员说明，要去参观这些学堂一番。

那官员倒不怪他，且有许多得意之色。便道：“你每这些穷乡僻壤来的和尚，想来也不曾见过我这等文教昌明国度，罢了，我且带你每参观一番。”

说完，便昂然阔步地带路。

次第间，已经到一个学堂，那稚嫩读书之声已经轰然如打雷了。长老细一听，他每读的是：

圣人于心之有主者，而决其心德之能全焉。夫志士仁人皆有心定主而不惑于私者也，以是人而当死生之际，吾惟见其求无惭于心焉耳，而于吾身何恤乎？此夫子为天下之无志而不仁者慨也。故言此而示之，若曰：天下之事变无常，而生死之所系甚大。固有临难苟免，而求生以害仁者焉；亦有见危授命，而杀身以成仁者焉，此正是非之所由决，而恒情之所易惑者也。吾其有取于志士仁人乎！夫所谓志士者，以身负纲常之重，而志虑之高洁，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闲；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全，而心体之光明，必欲有以贞天下之大节。是二人者，固皆事变之所不能惊，而利害之所不能夺，其死与生，有不足累者也。是以其祸患之方殷，固有可避难而求全者矣，然临难自免则能安其身，而不能安其心，是偷生者之为，而被有所不屑也；变故之偶值，固有可以侥幸而图存者矣，然存非顺事则吾生以全，而吾仁以丧，是悖德者之事，而彼有所不为也。彼之所为者惟以理，欲无并立之机，而致命遂志，以安天下之贞者，虽至死而靡憾；心迹无两全之势，而捐躯赴难，以善天下之道者，虽灭身而无悔。当国家倾覆

之余，则致身以驯过涉之患者，其仁也而彼即趋之而不避，甘之而不辞焉，盖苟可以存吾心之公，将效死以为之，而存亡由之不计矣；值颠沛流离之余，则舍身以贻没宁之休者，其仁也而彼即当之而不慑，视之而如归焉，盖苟可以全吾心之仁，将委身以从之，而死生由之勿恤矣。是其以吾心为重，而以吾身为轻，其慷慨激烈以为成仁之计者，固志士之勇为，而亦仁人之优为也。视诸逡巡畏缩，而苟全于一时者，诚何如哉？以存心为生，而以存身为累，其从容就义以明分义之公者，固仁人之所安，而亦志士之所决也，视诸回护隐伏，而觊觎于不死者，又何如哉？是知观志士之所为，而天下之无志者可以愧矣；观仁人之所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

长老听这些孩童读的尽是些“之乎者也”，自己亦不大懂，只道是高深莫测的文章，心中汗然，忖度道：似这等年纪轻轻的，文章作为已达如此境界，则成人之后，不知要写出甚么文章出来！到那窗前一看，只见这些孩童摇头晃脑，更把长老吓住，心中惭愧，忆及自家少年时候读书，罕能领悟妙处，记得有数回读到书中绝妙文字，那时心中酣醉，摇头晃脑，肌肤颤抖，三万毛孔，没有一根不舒坦，成人后读书，亦罕能得此境界，不料这里儿童，看去不过四五岁，竟无不领悟文章妙处所在！正在叹息不置时候，那些儿童发现了窗外的陌生人。及至见到行者、八戒、沙僧，皆大惊奇，有几个竟忍不住笑了起来。那授课的先生却没看到长老每，不知何故学生尽皆散心，立刻大怒，跳着到一个大笑的学生面前，命其站起。那孩子见此，知道不妙，胆战心惊地起来，却只抵到先生腰间不如。只见那先生使出全身力气，“啪”一掌把此学生打倒在地，又挨个跑到笑过的学生那里，每人皆狠打了一巴掌。想这先生是大力的，故此被打到的学生，无不跌在尘埃里，他每却不敢哭泣，只得泪水涟涟地爬起来，到桌上再读书。其他学生见此情景，吓得脸白，抖抖地读起书来。先生又高叫道：“你每这些不学好的小畜生，以后敢再笑一笑，把你每狗牙拔光！”

行者、八戒、沙僧每都不平起来，一起喊起来，道：“这是甚么鸟先生，真真畜生不如！”

那先生此时方看见窗外有几个陌生人，他却不惧行者每山恶，气冲冲地跑出来，大声骂道：“你每是何方的畜生，化了人形在我这神圣之所捣乱？要你每老命！”

那行者、八戒、沙僧面面相觑，不知这人何以竟一丝不惧他每。那八戒甚至把自己最丑陋的脸相都摆出来了，那先生却公然不惧，一把抓住八戒长鼻子，狠命扭了一下。那八戒似是待宰的肥猪被捅一刀一般，不顾体面，尖声嘶叫起来，疼的眼泪都流下来。幸得行者、沙僧相助，方把这先生的手拽开。那先生见这些人是三个一堆，知道势单力薄，他却不怕，跑回教室，拿出一根教鞭。行者每笑他把教鞭来吓人，想他每师兄弟三个见过多

少阵势，与多少妖精对敌过，焉能惧这教鞭，便让他打几下，又待如何？故此，当那先生把教鞭向他每招呼过来时，三人都没让一下。不料那教鞭落在身上，却把人疼得龇牙咧嘴。行者、八戒、沙僧皆大怒，要把兵器摆出来，要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先生小命归西，幸得长老看见，慌忙把他每劝住。那边先生亦被官员劝住。那先生听得和尚每是往西天取佛经，路经文昌国，便骂了一声，道："原来是夷狄鸟蛮之人，怪道不知天地大义，无可与言哉！无可与言哉！"竟自摇头摆尾地踱进教室去了。

行者每眼见得他去了，因师傅在身边，一时不能发作，只得自认倒霉。这三人自从脱离妖精之身，成人以来，何曾受过这等侮辱？故此嘀咕不停，恨恨不已。

长老吃这一惊，生怕再惹其他麻烦，故此不敢再参观，只得走开。此时已是放学时间，小孩皆要回家吃午饭去。师徒每站在路边，看着这些小孩过去。这些小孩却怪也：他每皆是瘦小细短的身材，粗一看，尚以为是大萝卜哩；小是小的可怜，却皆背着硕大书笼，牢牢扣在背上，有的还在脖子上缠了一道线，把书笼扣得更紧。只听他每吭哟吭哟地哼着，慢慢前行。

长老有些看不过去，问那官员："如何贵国这等小小年纪，便要背这么重书笼，却不要累死他每！"

那官员得意洋洋地说道："此正是我国卓异于他国之处哩！"

长老奇道："不知阁下此言做何解？"

那官员道："尔等想，人之幼年，乃是养成习惯之日，当此之时，把这些孩童背上沉重书笼，方可使他每知道读书之艰辛，读书之快乐，读书之成就，他日成人，方知忍辱负重，坚毅沉着，为家为国，生死不顾。况且唯如此，方能使这些孩童调皮不得，只得规矩为人行事。尔等想，儿童者，乃一国之象征也，倘一国之儿童尽皆老成为人，诚实做国民，则举国之人，必然效尤，从此天下升平，万世尊荣了也！"

这官员说得逸兴遄飞，长老却听得有些糊涂，行者、八戒、沙僧更是如坠云雾中，只得把眼来看那些孩童。却有一个孩童路渐渐走不稳，竟跌倒在地。旁边走过的孩童见状，无不欢笑起来，围着跌倒的孩童跳着、叫着，只这时，这些背沉重书笼的孩童忽然就轻盈起来。八戒有个不忍之心，走上前去，喝着"去！去！"把围着的孩童吆小猪一般吆喝走，又把那孩童搀扶起来。那跌倒的孩童并不怕八戒，反觉得他长得颇好玩，脆生生地问八戒："大叔，你是哪里来的？长得恁般可爱！"

八戒何曾听见人夸赞他过，一时脸红，慌忙道："小哥，小哥，俺老猪真

如你说的可爱否？”

那孩童使劲地点头。八戒乐得蹦跳起来。

——突然，他头上生疼，回头一看，一个秀才站在身后，手上持把教鞭。八戒尚愣住，不知是否此人打自己，这秀才又给那孩童一鞭子，那孩童疼得流出泪，低头不语，夹着尾巴讪讪地走了。

八戒平生哪里见过几个知己？这孩童却是头一遭的，今却被这可恶秀才一鞭打走！那时气从中来，带着先前旧恨，他便使泼，把秀才鞭子一把夺过来，扯成数段，扔到甚远地方。那秀才连喊“大胆！大胆！”越发把八戒的恶心挑拨起来，他恶从胆中生，忽地把这秀才单手托起，一下子扔到空中去了！

长老见八戒惹事，连忙叫他珍惜人命，那八戒却铁了个心，哪里听长老的话；长老央行者、沙僧当说客，二人只当耳边风。此时，那秀才已从半空中往下掉，尖声叫着，以为命不久矣。不料八戒又把他接住，又一次扔到半空，如此反复。八戒自得其乐，旁观的行者、沙僧亦皆欢笑不已。即那从旁边走过的孩童亦看得眼花缭乱，胆小的不敢作声，暗自窃喜；胆大的，已然不管不顾，大声喝起彩来。八戒是个经不得吹捧的，众人如此赞他手段好，他如何不兴发，乃更起劲地把这秀才抛上接下。那秀才起先还叫，后来哭起来。

那官员在一旁大声要八戒停住，不要失了体面，八戒却是管他球的？那官员见八戒神勇，又不敢上前拦住，只得埋怨长老训徒不谨。长老却也无法，道：“平素八戒倒是听话，今日他发了风也，我亦不能如何了。”

不料八戒忽然停住。众人一看，原来那秀才屎尿俱下，幸得人还活着。八戒却捂着鼻子到了长老身边。长老逮住八戒，就是一顿训斥，八戒嘀嘀咕咕的，偏有许多不服。

见时候不早，那官员叹口气，只得把师徒每带着，往皇宫进发。一路见许多大人在家门口接孩童，不料他每一见到自家孩子，皆恭恭敬敬地跪下请安。

不提知书达礼的长老，即粗糙如行者每亦皆吓一跳。那长老瞪目言道：“这，这，这是怎么了？莫非这些人皆疯了不成，因何向自家孩子跪拜？”

那官员道：“你每是不知，这是我国风俗，凡一家有孩童读书，乃是他一家之荣，故此恭敬不已，要把孩童做祖宗看待！因怕他每耍性子不肯读

书，家长每便日日行这跪拜之礼，好求他每千万读书也！”

长老摇摇头，叹口气。

又前行，此时见到大人向孩童下跪，已然不觉稀奇。忽然见前面有几个孩童在打架。行者、八戒、沙僧看见他每打得甚是精彩，不觉喝彩。那官员却慌忙上前，把他每分开，那些孩童见是个官员，一下子跑得无影。

行者每被扫了兴，皆说那官员不好。

那官员误会了，以为怪他这国孩童会打架，慌忙辩解道：“诸位千万不要以为我国孩童皆会打架，实在有少数害群之马，败坏我一国孩童的道德！早晚要惩治他每！”

八戒骂了一声娘，道：“谁要听你屁解释！他每打得兴致正浓，俺每也看得兴起，偏你这个不识相的东西，活活把俺师兄弟每一场好戏拆散！”

那官员见八戒说出这等话来，气得脸紫，忽又傲然冷语道：“鸟兽不可与同群！”也不管长老每，只顾在前走了。

长老埋怨八戒冲撞人，八戒方才不语。四人连忙赶上，走了一会，终于到了王宫。那王宫静悄悄的，似没人一般，只宫门外站着一个卫士。

那王宫卫士听得是东土来面圣的和尚，便要他每等一会，原来此时国王正愁得神魂颠倒，实在无心国事。

长老好心问道：“不知贵国国王愁心何事？”

王宫卫士道：“今日乃是国王三个儿子考试之时，故此心焦，在龙椅上辗转反侧哩！”

行者问道：“那国王的儿子不就是王子吗？王子何必考试？”

王宫卫士道：“你每远方之人自然不知，像我这国度，第一要紧之事，便是考试。凡我国孩童，规定十日一小考，三十日一大考，最重要的考试是年中一考，年末还有一考，以此判定孩童成绩。我国王宅心仁厚，事必躬亲，他道全国孩童皆要如此考试，王子每更要超先，方能领袖群伦，将来可名正言顺地治理天下。因此，我国王子每，是一日一考，十日一大考，三十日便有一次考试，重要如平民孩童年中、年末考试，只有考试最出色者，将来才可以继承王位哩！今日正是三十日一次的重要考试。”

长老道：“我国三年方有一次全国考试，亦只不过数天而已，与贵国相

比，实在汗颜！”

这边正说着话，忽然王宫中热闹非凡起来。有痛哭之声，有欢乐之声，无数人奔跑忙碌。忽然便有许多官员从王宫内出来。那王宫卫士一看，道：“这次是三王子得了胜筹。”

沙僧道：“你却如何知晓？”

王宫卫士得意地言道：“你看这些从王宫中出来的人，皆是王子的老师每，这些脸上晦气冲天的，乃是考试不顺利的大王子、二王子的老师；那喜气洋洋，得意非凡的，实在便是三王子的老师哩！我却要上前恭喜他每去！”果然，他便走到那几个荣光满面之人身边，挨个道喜。那数人便洋洋洒洒地说了许多谦逊之语，难掩得意之态。

说完话，王宫卫士便进宫向国王通报长老每的到来。不一会，有人来传长老每觐见。

国王原来是一个驼背，这倒是诸人始料不及的。八戒忖度道：“这国王怕是小时候背的书笼太重，故留下这后遗症。”还要发扬春秋大义，被长老掩住嘴。

那国王踞在龙椅上，目光朝着下面，亲启龙嘴，言道：“那下面站着的，是何方来的和尚？”

长老上前一步，打个讯，道：“贫僧每乃是从东土大唐往西天取经的和尚。”

国王道：“你那东土大唐，离我文昌国却有多远？”

长老道：“离此恐怕有八万多里。”

国王吃了一惊，道：“竟有恁远？你怕不是大言吧？天下之国，以我国最大，我国疆土，东西乃大山，南北皆及海，从未闻山外有甚么大唐哩！”

长老道：“贫僧言语，句句是实，并不敢欺瞒陛下。”

国王道：“那也罢了——只不知你那国家风俗如何？”

长老见国王问了，便把长安城昼夜歌舞升平、人如潮水马如龙的景象描述一番，那国王只当是听天书，哪里相信？又问长老：“你这番描绘自然是做梦看见的，却也罢了，今只问你，你那国可像我国文明昌盛？”

长老脸一红，那国王已知道，大笑起来，道："说了许多，原来不过一个未开化的小国罢了！"

长老扭捏起来，作声不得，只觉惭愧。

那国王见好就收，转了话题，道："我闻得你每要往西天取经，可惜走错了方向，如今西天哪里有甚么经文，今日天下，独有我国最重文明，甚么经文、纬文、宇文、宙文，皆如山积，你每来之不易，便在此地把经取了，去开化你那蛮荒之国吧！着鸿胪寺把这些和尚领去，往天章阁看经！"说完，他打一个哈欠，要退朝了。

师徒每走了许多路，等了许多时候，其时又早过了正午，肚中皆已饥了，那国王却全然不知。八戒是等不得的，先自叫起来："取经取经！莫非要饿死，把臭皮囊当了裹经布！千万先照顾俺每肚皮，否则不及看那鸟经，先自死了。"

那国王一看，是一个面目丑陋的和尚，先前倒没注意，有些内怕，要鸿胪寺排膳去，八戒方才不言语。

饱餐过后，师徒每兴冲冲地跟着一个礼官到天章阁。那天章阁乃是一个圆形建筑，有十层之高。师徒每一看，欢喜赞叹道："果然是上国，便存书所在亦如此宏伟不堪！"

那礼官把师徒每送入一个门，要师徒每自己先寻书看着，他有事离开。长老感谢数声，看那礼官远去了，师徒每便走到那书架上随意翻看。哪知翻看许久，竟看不到一本经书。遂又上一层楼，依然没有。连连看了几层，还是没有。原来这里存的书却实在少得可怜哩！

读者每要问了，却不作怪？明明是高达十层的藏书楼，缘何没有甚么书？原来，这天章阁中藏的书皆大同小异，无非些作文要领、为官之道、发财门路、帝王伟业，皆是成套成套的，有时一套有百本之多，却不知何人写这种书，又不知他是花了多少岁月，写成这些鱼蠹的情人、风湿的宠物。长老叹口气，道："不料这等好学之国，学的全是些入不得门的腌臜秽物，真真不可外相！"

八戒道："师父何必叹气，凡今世界，都是势利的，故此只有这些势利的书，方能衬这势利的世界哩！"

沙僧眼尖，忽然看到窗下有人烧甚么东西。原来这圆形天章阁中央是空的，下面空地上，先前的礼官恰在，和着数人烧书哩。

长老道："不知他烧的甚么书，须看一看方好？"

行者乃使个神通，刮阵风。好大风也，那些烧书之人被烟熏得闭眼，行者便把那些书提上来，有些已然烧得只剩半边了。

八戒忽然从行者怀中捧的一堆书中抽出一本，他道："师父，老猪今日亦要看书了。"便走到一边，蹲在一个角落里看得入迷。长老夸赞不置，说八戒境界今日不一样了；行者却有些生疑，把书放在地上，偷偷到八戒身边一看，原来那书是个春色无边图，却有许多小人，男男女女，千姿百态，行那周公周婆之礼。行者暗笑，便去夺那书，不料八戒已然看到行者，慌忙把书囫囵吞到肚中。

行者道："八戒，你干的好事！"

八戒嘴硬，道："俺干甚好事来？"

行者见死无对证，只得把八戒耳朵揪住，扯了几扯，八戒不敢叫疼，怕长老生疑询问。

长老忽然大叫一声："好书！"

徒弟每便走上前，道："师父看到甚么好书了？"

长老指着一本书道："你每看这本书，实在是好，端的是三代以上文字哩！却如何竟被这些人放火烧了？"

沙僧道："此有何奇怪，自古就有烧书的，他又不是第一家！"

长老珍惜不置，叫沙僧把这书藏起来，好歹把它流传东土去。乃更仔细拣看那些书，不料亦看到一本春色无边图，脸一红，慌忙扔到一边去。八戒作出正经脸色，看亦不看一眼，喜得行者直笑。

八戒却从书堆中抽出一本，行者一看，名为《宫闱春色》。八戒翻翻，道："原来这书是说这国后宫淫乱的，怪道要烧它。"扔在一边。

那堆书中，还有些骂人的文字：有骂本国教育如毒蛇害人的，有骂国王蠢而自大的，还有些攻击个人的，骂人家祖宗的，亦有些胡思乱想的，非经毁道的。长老把这些书都扔在一边，最后又拣出几本，让沙僧裹着。这才离开天章阁，一路之上，他每嘲笑这国虚张声势，把人唬得不轻；又感叹真著作、真文字莫不受世人鄙薄，不知有多少才俊之士被埋没。

进了王宫，师徒每便与国王作别。国王殷勤问道："你每可否选得真经？"

八戒抢先答道："真经倒没有，多的是真纸！"

国王奇道：“何谓真纸？”

八戒道：“真纸也者，非假纸也，乃真纸也，即真正之纸也，手可触，眼可见者也，其色洁白，为墨所污，弃置道路，无人问津者也，亦可做手纸，揩俺屁股也。斯之谓真纸，非假纸之可得而比者也！”

长老听八戒这一席话，以为八戒疯了，上前给八戒两个嘴巴，道：“八戒醒来！”

不料国王突然跳起来，大叫道：“不料你这面目粗糙可憎之人，却有锦心绣口也，斯乃我国之幸也；鸿鹄何必归故乡兮，良禽择木而栖也！君倘留我国兮，置君于高位也。彼蛮荒之地，非才子之乐土哉！”

那八戒道：“非也！非也！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譬衣锦绣兮，唯故乡之可贵；譬秉烛夜游兮，知白日之不待！惜乎！惜乎！归哉！归哉！去来！”

那国王也道：“惜乎！惜乎！归哉！归哉！去来！”

这两人言谈如着魔一般，长老慌了，忽然想到，八戒最怕行者，便叫行者道：“八戒中了风魔，可与他孤拐几下，或者可惊梦中人！”

八戒听得长老叫行者打他，果然眉清目秀起来，连忙道：“师父，师父，俺已好了，不需劳动大师兄气力。”

长老道：“你如何刚才就如中了风魔相似，口里叽里咕噜，不知所谓？”

八戒道：“俺亦不知，只是见这国王，忽然就这等言语起来，论起来，还是这厮作弄俺老猪的哩！”

国王见八戒言语冲突，不觉大怒，又恨他每无求学真心，不觉怒道：“这厮每千般无礼，军士每，把他每绑了！”

一声令下，那些军士如狼似虎冲过来。行者、八戒、沙僧慌忙保护住师父，使起自身手段，水来土掩罢了，那些凡人，焉能是他每对手，一时退避三舍。国王慌地大叫：“造反了！造反了！”行者却跳到龙椅上，把国王提到半空，喝道：“造甚么反？你是甚么东西，敢言我造反，然不成我却要造你的反？”

八戒道：“就是！你这鸟国王，且撒泡尿当镜子照照，俺每何等人物，要做你的手下？造你的反？”

行者叫一声“不好”，原来国王吓得尿了裤子。行者叫苦道：“怎的这一国人德性皆是一般无二，喜尿裤子？”言下大是不解。

长老只要离这国上路，叫行者不要伤人，行者轻轻把国王扔在龙椅上，师徒每大摇大摆走出宫门，却哪里有人敢拦阻？

离了这国，长老只说了一句话，道：“那空口谈斯文的，却正是侮蔑斯文的哩！”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岂知眼有泪 肯白头上发 [21]

话说师徒每离了文昌国，这一日又到一国。

忽然一阵沁人心脾的香味传来，师徒每精神陡的一亮，皆道：“这是甚么香味，不知是甚么树上长出来的？”

进了国门，方才明白，原来这些香味都是从人的背上发出。盖这国人身体特异，只前面有衣服，背部光着，却长着一丛茂盛的梅花，把皮肤盖着，那香味，正是梅花之香也。

看官每要见笑了：哪里见过人背上长梅花的？不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鱼还有树上走路的哩，何况人是万物之灵，水里来得，陆上行得，火中去得，能上能下，能生能死，能笑能哭，能打情，能骂俏，方的能吹成圆的，圆的能吹成方的，故此做成宇宙间绝大事业，畜生每皆不能相比，他每要想在背上种植梅花，亦不是不可能之事。可惜师徒每罕见这等奇怪民族，不免心生诧异，皆啧啧称赞。八戒先言道：“不知世上有此等绝好买卖！俺老猪生得不体面，不知在背上也种植一点花花草草，或者可以改观否？”

沙僧亦有这点意思，他嫌自己脸色晦气，思量在脸上种些明媚之花，好做笑嫣之状。

八戒粗糙，心中活络了，便不管不顾，一把扯住身边一人，问道：“哆！你这一国之人，如何便能在背上种植梅花？俺每外邦之人，可也能种些花草于身上？”

那人是个眉清目秀的相公，初见八戒这等难看的形容，吓得梨花一枝春带雨。八戒大惊，道：“怎的这等心怯？那哭声却有些娘子气哩！”只得放这相公过去。遂又四处看，只见这一国来往的人，面容皆姣好非常，男如春

花，女如秋月，望去如神仙眷侣一般，把八戒羡慕得口水皆跌下来，道："也不知这国造的甚么福气，一国之人，皆出落的俊逸！师傅都比他每不上哩！"

长老喝住八戒，道："一入佛门，就要清心寡欲，八戒如何便这等羡慕皮相之色，岂不知色即是空乎？"

正说着话，忽然见方才八戒捉住的相公携着一人之手来了，那跟来的人乃是一个八尺大汉，俊朗非常，二人携着手，神态甚是亲密，大汉复轻轻安抚小相公，那小相公直把手指着八戒，嘴中说着甚么。

八戒一见，口中道："乖乖，生意来了？"

果然，那大汉放那小相公在路上，独自一人过来，一把薅住八戒领子，怒道："你便是那个毛手毛脚的丑夯东西！"

长老见二人要打架模样，慌忙上前打个讯，道："这位施主，有话可方便言说，莫要厮打，伤了和气，坏了体面。"

那大汉见长老俊秀光明，朗然照人，立刻堆下笑来，道："原来是一位得道的长老，实在失敬。"便把两道目光不住地睃着长老。

八戒对一边的行者、沙僧道："看这景象，这厮怕不又是一个喜好后庭风流的？"

说得行者、沙僧点头不已。

只听长老问大汉道："施主，请问此国如何称呼？"

大汉道："长老是远来的，原来不知我这国实在是西土之上有名的大国哩，名唤香雪国。"

长老称叹道："果然名能副实，只是不知你这国的人缘何能于背上种植梅花？"

大汉正待回答，远处那相公大哭起来，大汉道声歉，返回去安慰小相公了。

在说话间，师徒四人已惹起国人瞩目，因见他每姿容怪异——俊则俊非常，丑则丑非常——便窃窃私语，更多指着他每背的，点点戳戳。八戒慌道："不好了！不好了！俺每背上空荡荡，今要被人耻笑！"

长老平心静气地说道："八戒莫要胡说，我每做和尚的，只要明心向道，管他背上种不种花？——且去王宫面圣，把通关玉牒填写清楚，好继续上路罢。"

徒弟每都道是，向众人问清道路，往王宫进发。不多时，到了王宫。那传事的见是异国东土的和尚面圣，慌忙进去禀报。果然，国王传下命令，要师徒每觐见。

国王却是一个慈眉善目之人，原是敬重佛祖的，所以把师徒每看得甚重，便与长老谈禅起来。行者眼尖，见这国王虽能言能语，眉目中却有些愁色，轻轻说与八戒、沙僧知道。国王与长老言谈得入港，兴致大增，邀师徒每进他禅房，再论妙意。长老欣然同意。

国王的禅房在花木深处，极其安静。宾主分别坐下，小厮每送上茶，退出去，国王便与长老重拾佛祖宏旨。谈的正大好，国王忽然叹一口气。

行者道："国王何以叹气？"

国王道："长老不知，寡人虽有参禅之心，可惜不能身至西方，亲聆佛旨，岂不悲哉！"

行者道："你那国王，恕我直言，我观你眉目间愁苦非常，恐有隐忧，却不在参禅之上。"

国王听行者一言，如惊霹雳，长叹一声，道："果然圣僧眼明，却把寡人心思看穿，实在惭愧。"

长老道："不知国王陛下有甚烦心之事，可尽情讲来，我这三个徒弟乃是有本事的人，如能助陛下，实在亦是他每荣幸。"

八戒笑道："师傅倒会做得人情！"

那国王哪里管八戒说甚么，"噗通"一声，把万金之膝跪倒。

长老慌忙把国王扶起，行者得意言道："不料果然！你那国王，可把冤屈从头诉来，我每自然还你一个公道！"

国王叹了一口气，道："想来众位圣僧自进了我国，自然见到我国之人，背上长了一丛梅花吧？"

"正是！正是！"行者道。

八戒也说道："委实如此，俺每且望你亦好歹给俺每背上种上一丛，方显体面。"

国王慌忙摆手，道："圣僧每，千万不要做此想法，你每见这梅花好看，不知这梅花有毒哩！"

师徒每皆奇道："那梅花有甚毒？"

八戒且指着国王背说："若梅花有毒，怎的你却把背上种满了？"

国王红了脸，道："不瞒诸位圣僧，寡人背上的梅花其实是用胶粘上去的哩！"

八戒不信，果然去那国王背上把梅花摇几摇，那梅花果然掉下来。八戒惊道："果然是假的！如何是好。"

国王不慌不忙，拿出一瓶胶来，托八戒又把梅花粘上去了。

长老道："陛下，若梅花有毒，何以你一国之人皆在背上长着，而陛下还要涉险粘到背上？"

国王道："说来话长，其实惭愧。寡人这一国之人，长得皆甚体面，只是有一不好之处，就是好淫。他每日日纵欢不已，真真以夜继日，凡男色、女色，皆胡乱搞一气……"

八戒插嘴道："莫非你这国便像阳墟国，也是淫乱无度的？"

国王道："惭愧！正如圣僧明鉴，我国确实淫乱无度。其实像我国这般淫乱的，尚有许多国家，只是它每皆放在暗处，不像我国以及阳墟国公然宣淫罢了！却说我国人日夜淫乱，终于得了一个病，便是在背上长出这么一种梅花来。这梅花甚是厉害，在人年轻之时，它开得最是旺盛，待到凋零之时，却害惨人也：那些人皮肤尽皆溃烂，发出浓臭，又痒得要命，常常把皮肤抓得全部掉下，但剩下白森森骨头！"

长老念了一声佛，道："此真报应也！"又合掌言道："如此说来，原来国王陛下乃是一个得道的明君，并不感染这种淫风，只是何以不改革国事，扭转此风？"

国王脸红，道："不瞒圣僧，不是寡人得道，实在是寡人人道不通，不能宣淫。"

八戒先自明白了，拍手道："原来你这国王是个天阉！"

国王叹口气，道："圣僧取笑了。寡人因不能人道，故此宫中妃嫔皆寂寞得紧，亦不知找了多少面首，昼夜淫荡，寡人亦管不了她每。只是一个问题，寡人不能人道，背上便不能长出梅花，所以合国之人，渐渐都有意见，以为寡人既然不能长梅花，可见不能做国君，因此很有几回叛乱，幸得寡人知觉得早，萌芽未起，便已剿灭。此后为保险起见，只得权且粘着梅花过日。"

沙僧道："原来如此。这俺却是明白的，俺也曾听说有一国之人尽皆发风，只有国王、王后清醒，出面干预，要这一国的国民皆清醒过来，哪里料到合国之人反说国王疯了，要把他王位废除，国王无法，只得听从王后之意，每日装风，以糊弄国人，果然便把王位保存。"

"正是这个道理。"那国王道。

长老道："事情我等皆已清楚，可惜却不知如何帮助陛下也！"

国王眼睛一亮，道："这却不难。只不知诸位圣僧有甚本事？"

八戒抢先答道："俺能三十六种变化，惯会降妖伏魔！"

沙僧道："俺亦能三十六种变化，本事逊于二师兄，却也曾会过无数妖魔，也打死不少哩！"

行者道："论起来，还是我的本事最大，我亦不知自己会多少变化，只是能随心所欲罢了，至今还未逢过对手哩！"

国王一听，又跪倒地上了。师徒每慌忙把他扶起，皆道："男儿膝下有黄金，你也不用跪来跪去的，只要说出来，若我等能助你，自然义不容辞。"

国王感激涕零，道："这却是小事也——只要圣僧每变化一下，却将寡人人道畅通罢了。"说罢呼啦一声，把裤子褪了，他那前面却是葵花籽似的，果然是个天阉。他道："只要它又长又大又粗，圣僧每便是寡人再生父母！甚比亲身父母还亲哩！"

长老先自把心凉了，行者、八戒却刻薄，道："原来你是要这个东西，好去宣淫，好去长梅花？"

国王道："如何不是！闻得那些人传言这物一与女体交合，便欢快无限，滋味神妙，便比成仙还美，可惜寡人至今无缘得偿，想来岂不可悲已甚！"

行者不愿帮他，推脱不会；八戒起先亦是推脱，后来被国王缠不过，念个口诀，那国王葵花籽的玩意儿果然见风便长，把这国王喜之不置，啧啧地看得神往非常。

这事做完，八戒嚷着要走，哪里管国王千般挽留。连长老皆莫名其妙，都道八戒今日不蹭饭，果然稀罕。长老却喜他有了些长进，故此也说要走。国王无法，只得把师徒每送至城外。

走了一会，八戒忽然大笑起来，笑个不止。

长老道："八戒今日何以有些异常之状？"

八戒笑够了，方才说道："却才与那国王做手脚，那国王喜在心头，以为得了好人道，不知那东西委实是个银样蜡枪头，服软不服硬哩！"说完又笑。

众人这才明白八戒连饭都不蹭的缘故。长老气得大骂，又惧国王发觉来追，只得一边痛斥，一边驱马快行。行者和沙僧却有些喜色，当着长老面不说甚么，只不住对八戒做鬼脸。

"也不知那国王后来如何，"长老嘀咕道，"更不知这一国之人如何办法。这般淫乱，连命都不要了，怕不国破家亡？"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如何易水上 未歌先泪垂 [22]

话说师徒每离了香雪国，一路前行，这日又到一国。这国看去甚是萧条，虽至午饭时间，却难见炊烟。道路倒甚是宽阔，惜无人耳。八戒腹中已饥，此时不管不顾，便扯开他公鸭嗓子呼喊起来："吃饭也！吃饭也！"

只这一声喊，只见各家开了门，皆是些小孩、妇女、老者、残者、弱者，纷纷探头观望，见是几个和尚，各自叹一口气，纷纷关门。

长老见这些人皆面黄肌瘦，气象不佳，似是久病缠身般，甚觉奇怪。因长老自觉渐近西方圣地，这一方之人，理应气象庄严，人人安平福乐，孰料竟有这等窘贫之国？他便起个怜悯之心，命行者去问问，究竟此国人如何这等不中看；如有施舍，也随喜一点，好充大家之饥。

行者领命便去。敲了几家门，只不开门耳。幸得一老者，把门开了，行者闪进门内，老者关了门。不知行者在内何干，许久不出门。八戒先自不

忍，大叫道：“师兄却会算计，他在那厢先自吃个罄饱，却把些残羹冷炙来打发俺每哩！”乃愤愤不平，撺掇长老念紧箍咒，幸得行者恰那时出来了，不料两手空空也。

八戒近行者之身，起劲闻闻，方知行者亦不曾吃甚东西，乃悻悻然而去。行者叹口气，对长老言道：“师傅，你不知这是何等国度哩！”

长老问道：“是何国度？”

行者道：“此国唤作寡妇国！”

八戒道：“自古寡妇门前是非多，今日莫非俺每皆进不得她每门，吃不成斋饭么！”

行者冷笑道：“斋饭倒是没有！冷水多多！东南风多多，还比西北风当饱哩！”

长老道：“徒弟，此话是何意思？”

行者忽然跌下两滴清泪来，把众人吓一跳。长老慌忙道：“徒弟，你莫非遭了甚么委屈？”

行者抹去眼泪，凄惨言道：“这寡妇国实在是天下至穷之地。我方才到那老者家中，那老者独自一人过活，他详细道明国中一切。本来这国并不叫寡妇国，名宜苏国，当年亦是贸易往来的中转之地，甚是繁华，不料后来风水轮换，因他国战乱，这贸易之路改变，他这一国便迅速凋零下去。国中壮年男子，因见难以营生，不得不离去乡土，往西方上国讨生活而去，却狠心把弱妻稚子年老父母抛在家乡。不知何故，他每再不回来，这些妇女孩子老者，还有些病残之人，只得苦苦支撑。那老者告知我，这国中许多家里，往往只有一条、两条裤子，通常谁出门谁穿。那出门的，是为了找些食物，嫩树枝叶、鸟蛋、地里野菜、河里鱼虾等，不料年年这么争抢食物，却把树木全部枯死，鸟全部远飞再不回来，野菜也断绝了根，河里鱼虾更是死绝！”

长老不信道：“她每何不种些田地蔬菜，聊以充饥？”

行者道：“师傅，你看这四边土地，哪里是种地所在！”长老一看，果然这里多是荒漠干燥之地，只零星见些仙人掌之类的干旱植物尚挺立不倒。长老叹口气道：“委实辛苦她每了！”

行者道：“穷苦既已如此，我每还能要甚么斋饭？听那老者之言，现如今食物已然快绝断了，这一国之人只得隔三天，差五天吃一顿饭，那食物还

是陈年保存的哩！平素只是喝水，言能充饥。因食物难觅，这国人便连自己的巴巴 [23] 亦珍惜非常，要回收利用哩！更凄惨的是，这国人如今已然有易子而食的了！”

那长老听行者这么一说，双手合十，苦叹一声，道：“不料贫至如此，便吃人的手段亦要狠心拿出！徒弟每，你每素来自夸本领高强，难道不能想出办法，救这一国人的性命？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况我辈乃往西天取经去的，若见死不救，佛祖跟前，却如何交代？”

三个徒弟黯然相觑，实亦不知如何是好。沙僧道：“师傅，你不知俺每虽有降龙伏虎的手段，实在只是些打斗、变化本领，要让这一国忽然兴旺起来，亦自难哩！”

行者想了想，道：“且先拿这方土地来训话！”念个口诀，那土地老儿果然现身，却是一身破铜烂铁的货色，窟窿倒是无数，露出腌臜不净的躯体，连味道都是浓郁非凡的哩！他口中道：“不知是何方神圣来到此地，唤我到来？”

行者道：“你听着，我每四人乃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今路经此地，见这国人民窘困异常，却要拿你问罪，你为一方土地，便当为一方造福，缘何任此国衰落至此，人民生不如死，你却无动于衷？”说罢祭出要命的棍子，叫土地伸出孤拐来。

土地老泪纵横，扯着自家破衣服言道：“圣僧每看我这一身衣裳，便知我的日子亦不曾好过也！这寡妇国的壮年皆到他国谋生，将自家父母、妻子、儿女都不要了，弄的这一国皆不聊生。我亦曾于灶日上天言事，那些大小老爷皆不信有此等事，说自古叶落尚归根，狐死尚首丘，人亡自归故乡，焉有一离故土，再不回来之理？便说我要救济款，乃是欲饱中囊，教我百口难辨，饮恨回头。”

长老道：“那些老爷，何不亲自下来看看，则不就令他每相信了？”

土地苦笑道：“你这位长老真糊涂，你想那些老爷皆是端坐神仙台的，整日忙于炼丹、交游，哪里有闲功夫下到凡间来一看？况且要说动他每下来，要经过多少关节？送多少人事与那些看门的，传信的，后房得宠的？你想我这一方，贫困已如此，哪里拿得出丁点人事？”

行者怒道：“忒可恨！忒可恨！你且言那些老爷现在何处，我每兄弟这就打过去，管教他每神仙台塌了，神仙也不要做了也！”

八戒、沙僧随声附和，皆是张狂愤怒之状。

长老喝住，乃问道："土地公公，然不成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这国人性命？"

土地点点头，道："办法何尝没有，只是实施起来太难而已！"

行者道："你且说说看，有甚难处。实在不行，便只有打上天去！这方人不能活，则那些坐神仙台的老爷也不要做神仙了！大家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罢了，又何惧哉！"

土地道："这位圣僧真是一片拳拳之心，令人好生敬佩！"

行者道："再莫来此等勾当，现今是何等时候，说这些拍马腿的事？且罢了吧，你且说说办法？"

土地道："办法有两种。一是救燃眉之急，须把国家藏粮的丰年仓里储存的粮食尽皆发于民众……"

行者道："你说这里有个储存粮食的丰年仓？那何以至今不发粮食救人性命？"

土地道："圣僧忒天真了也！你想，这仓是国家所有，国家自然不会轻易给予人民。更何况，那些高官还要借此发财哩！"

圣僧道："却如何发财？"

土地道："那些尸禄的贪官把仓中粮食偷偷卖与奸商，奸商再在市场上高价抛售，因此便把那些穷人剩余不多的财产尽数搜罗，此后又把人口来抵粮食，不知已有多少人家失去儿女了哩！"

师徒每一听，不觉大怒，道："竟有这等龌龊的官府！"

土地道："你每不知世道险恶，现如今这些做官的，囊中已饱，只顾歌颂天下太平，糊弄天子，哪里顾下民死活？！"

行者道："你说还有第二种方法？究是如何？"

土地道："这第二种方法，便是与他处土地商借些肥沃土地，运来此处，再引几条河流，以助灌溉，使这里人民再种起土地来，如此则可治本，永绝国家后顾之忧。"

八戒道："你却好笑，要向其他土地商借肥土，你怎的不早去？"

土地道：“其实惭愧，你看我这寒酸模样，那些富裕土地哪里看得上我？平素是面都见不到的！”

行者点点头，道：“既然如此，我每分头行动。八戒与沙僧去打破丰年仓，开仓赈粮；土地与我指点那些富裕之地，待我向那些鸟土地每要些肥沃土地出来。师傅，你看如此安排可好？”

长老道：“如此甚好，为师便在此等你每喜讯，千万要救这一国人的性命！”

八戒、沙僧得土地指明丰年仓所在之地，昂然而去。

行者把土地裹挟到空中，于空中做个狮子吼，告知这一国人民，可往丰年仓领取粮食。那些看到行者、土地于空中叫呼的人，皆道是神仙显灵，慌忙叩头，一时传呼开去，大家匆匆往丰年仓而去。

且不提八戒、沙僧英雄手段，单讲行者把土地裹挟着，先到一处山上，这山上土地果然肥沃，行者唤出土地老爷，与他借土。那土地哪里肯答应，被行者发怒打了一棍子，方才哭哭啼啼地允了，却又说自己没那本事把这些土运过去。行者冷笑道，原也不指望你有这等本事。使个神通，把自身毫毛拔几根，吹口气，变作许多神猴，便欢欢喜喜地把这些地皮捧着。行者从寡妇国土地那里又知道其它肥沃土地所在，便不要他再跟随，只让他带着神猴每往寡妇国铺土地去。自己径往那些所在，使出天大手段，把那些吝啬的土地折磨得不堪，只得任他搜刮地皮而去。

幸得行者有这本事，只一会儿，那寡妇国国土焕然一新，荒漠早已不见，到处是肥沃土地。行者寻思尚需几条河，便想起小白龙，那小白龙听师兄命令，果然变回原身，寻那有水脉之处拱一拱，居然被他拱出几条大河来。那土地目瞪口呆地见行者凌厉行事，待事情成功，不免千恩万谢。

长老见行者得胜，欢喜非常，让他速去支援八戒、沙僧每。行者听师傅命令，要土地好生看守长老，自己驾一朵云，往丰年仓而去。

单讲丰年仓前，正是一派混乱，但见八戒与沙僧正与无数兵士苦苦鏖战。那些兵士亦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皆膀大腰圆，与这寡妇国的名号殊不匹配。这仓外尚有无数老弱病残之人，睁着绿色眼睛，单等这场大战的后果。行者见鏖战不是办法，便又把他的猴毛供出来，霎时间，天昏地暗，那些猴子如阵风，直冲进军队之中，把他每搅得七零八落。那些军人团团围住八戒、沙僧二人尚不能取胜，此时又撞见行者的嫡系，哪里还能坚持，遂发一声喊，顿作鸟兽散。

行者收得猴毛，与八戒、沙僧打开仓门，呼唤那些饥民，可纵情取粮食回家。这些人哪里来得及说甚感谢之语？皆风子一般冲进仓内，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当地狼吞虎咽起来。这些陈年的粮食，许多都发红、发霉了，这些饥民却吃得津津有味，眼中还流下幸福泪水。

果然大旱见雨丝，其心乐怡之处，小子的笔皆不能描述！

行者、八戒、沙僧看这些人死命吞吃粮食，居然不说一句话，满仓听得皆是吧唧吧唧之声，如吃草畜生相似。行者叹息道："可怜！可怜！到这地步，人哪里还比畜生高明？"

兄弟每正看着这些饥民每痛食，忽然听到外面车马阵阵，回头一看，只见是个少年尊贵之人来到，看他打扮，正是这国的国王哩！这国王身边尚有无数满脑肥油的硕大官吏，还有无数军士将他每护住。

那国王来到仓门口，见民众在那里不顾体面地吃粮食，不觉大喊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他身边一众官吏便吆喝起胖大嗓子，道："国王陛下驾到！"

那仓内吃食之人忽然听到国王驾到，皆放下动作，回头一看，果然是国王，神色大变，不觉跪倒在地。口中轰然叫道："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行者每见这些饥民忽然变了脸色，皆面面相觑。

只听那国王与这些饥民言道："尔等平素皆是良民，何以今日竟造反起来，不怕株九族！"

跪倒的饥民每一闻此语，皆觳觫起来，窃窃私语，那心里转得快的，竟就呜咽起来。众人嗡嗡商量许久，推一个老者站出来，跪倒国王马前，道："禀陛下，我等皆是陛下子民，哪里敢造反？只是多日无米饭充饥，故此大胆来此吃一顿。"

国王奇道："寡人听闻国家连年丰收，尔等却说无米吃？然则寡人平素吃的米，莫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何况，尔等没有米吃，何不吃肉？却大胆做造反的勾当？"

老者惶然道："陛下！陛下！我等绝无造反之意，请陛下明鉴！"那后面的众饥民便随之喊冤起来，都道没有造反之意。老者待众人声音淡下去，又说道："禀陛下，今日造反的，其实不是我每良人，实在是这旁边站着的三个异地和尚，我等皆亲眼见他每与陛下铁骑厮打来着！"

“正是！正是！”那些饥民纷纷言道。

行者、八戒、沙僧亲闻这些饥民反咬自己一口，不觉怒发冲冠。

八戒言道：“你每这些忘恩负义之人！俺老猪要将你每一个个剥皮、抽经、剁下肉来晒了防天阴！”

行者却叫道：“造反了又怎的！我每就要造你的反，你又待如何？”

沙僧亦晃着雪亮的禅杖，大言道：“俺观你这国王，不知米肉之别，竟如白痴一般，还在俺兄弟每面前卖弄威福？却要看俺禅杖答应不答应！”

不料行者每语言忒凶狠了一些，把这国王吓哭了，大声哭着要奶妈。那奶妈慌忙过来，当众撩起上衣，把个硕大的奶子塞进少年国王嘴中，这国王得了奶，方安静下来。却把一厢的行者每看得目瞪口呆。那八戒眼都直了，连道：“做国王竟有这等妙处！竟有这等妙处！”

那国王吃了个够，回过神来，问旁边的大臣每，该如何处置行者每。那些大臣纷纷上前，说了好些话，最后一致起来，道是要把行者每抓住送到马车上五马分尸。行者听了，大笑道：“尔等要五马分尸，那就五马分尸罢了，我今亦不动，你每便先把我放到马车上，也好让我兄弟知道五马分尸的程序，莫要临时慌乱了手脚！”

他便公然站立当地，任军士每把他捆住，放到五马中间，一声令下，那些马如飞一样往四面狂奔。众人惊叫一声，以为行者要支离破碎，孰料行者仍在大笑，只见他身体忽然便拉长许多，薄薄瘦瘦，如一张黄纸相似。国王看得高兴起来，大叫道：“这和尚原来是个会耍戏的！好玩！”

行者听少年国王赞他好玩，越发得了兴致，把个身体延长无限。又忽地飘到空中，连那些马都跟着飘到空中。

“好大一只风筝！”那少年国王拍手叫道，“丞相，你将这人留在宫中陪我玩耍吧！”

那丞相皱着眉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行者却发怒道：“你这泼毛孩，俺是甚么身份，做你的玩物？”大喝一声，霎时间，那五匹马如听到青天霹雳相似，竟七窍流血，命毙当场。行者从绳锁中走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人丛中把那小国王擒住，扔到八戒脚下。八戒扮个鬼丑模样，对着小国王吓唬许久，那小国王果然嚎啕大哭起来，把沙僧烦得不行，抓住这小国王，要学八戒，将之抛到天上去。忽然听到长老声音，道：“沙僧休得无礼！”

兄弟每一看，那长老被人捆着，已送到这边来了。行者慌忙飞到长老面前，把几个押送的军士踢倒在地，把长老绳索解了。长老一得解脱，便走到沙僧面前，把那小国王扶起，亲自送到那些大臣手中。

八戒嘀咕道："师傅专一灭自家威风，败人好事！"

见行者每本领高强，那些大臣亦皆胆颤，不敢强言，只得好言与长老说话。那长老将求取真经的老话说一遍，那些大臣不住称赞长老难得的心诚。那国王听大臣每意见，便在长老玉牒上盖罢国印。此时，八戒忽又闹起来，道是肚中饥饿难忍。那大臣每见机便将师徒每引到王宫去，却好金碧辉煌的王宫也！霎时摆上席来，行者、八戒、沙僧忍着气，一言不发，囫囵吞枣，风卷残云了去，摸摸肚皮，霎时便拖着长老走人。

直走出国门，徒弟每都不说话。长老忍不住询问徒弟每何以这等阴沉，那八戒抢先把事情来龙去脉源源说罢，便埋怨长老，怪长老多事。长老叹了一口气，道："人心不古！人心不古！"

行者道："这寡妇国怕要血流成河哩！"

沙僧道："师兄管这作甚，凡人自作自受，他人亦实在干涉不得也！"

只是行了许久，师徒每才将寡妇国的经历放在脑后，只因面前出现了一座山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独有镜中人 由来自相许 [24]

话说师徒每走近一山，只见那山云雾缭绕，有些五彩之色。长老合十叹道："眼见得佛国近了！"

沙僧道："师父，那佛国莫非真就到了？"

长老道："徒弟每，我自出玉门关，一路与你每相见，至今已有八年。想东土至佛国乃十万八千里，八年行走，难道还到不得？况且若不近佛国，何以这山上云彩皆是五色？"

行者道："管他到迟到早，我每且放恣前行去吧！"

便进了那山。

忽然行者叫道："如何这云雾中有一股腥膻之气？莫非妖精所在？"

说得师徒每皆有些忧心。走了一会，八戒恼怒道："如何越走云雾越浓了？何日是个尽头，让俺每见些天日？"

"说甚见天日！俺总觉到天是愈发黑暗了！"沙僧道。

又行了一会，忽然天真就暗下来，这暗却暗得古怪，乃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师徒每霎时不见彼此。长老慌忙叫道："徒弟每，天怎就恁黑了？且点火石子寻光吧，莫要失散了，山大云深，失了便难找哩！"

"正是！正是！"行者叫道："沙僧师弟，且把火石子敲点碎光出来，黑暗中好行路。"

那沙僧将火石子拿出，噼里啪啦地猛击，却哪里有一丝火星？沙僧慌道："师父，不好了，只因俺每在云雾中走得久了，火石子受湿，竟点不起火来！"

八戒一听，叫声晦气，道："莫非今日真要缘尽？"

长老喝道："胡说！徒弟每且与我手搀手，沙僧牵着白马，千万莫要走失！"

不料那白马忽然嘶叫起来，赖着屁股，只是不肯前行。沙僧打骂多次，它却更起劲地往后赖。行者听这白马叫声奇怪，摸到白马身边，听白马嘶叫一些时候，便跳起来叫道："师父，不好了！这白马说我每今已入了一条大蛇的口中！"

长老唬得跌倒在地，泣道："今日已矣！今日已矣！八年事业，转眼成空！悲哉！悲哉！"

八戒却道："师父，你莫信那猴子胡言，那白马何以就能说出话来，定是这猴子异想出来唬人，好消遣俺每！"

行者道："八戒，你不知俺当年被压五指山下，每日穷极无聊，便与那山野之兽学习兽言兽语，因此懂得白马之言。更况这白马实在是白龙变化，保师父西天取经的，它说我每入了蛇口，想见不虚！"

沙僧连忙道："师兄此话当真？然则俺每岂不真要命丧此地！"

八戒叹恨道："早知今日，俺当初就当在高老庄做那风流生意，却被你每撺掇，来这穷山僻壤，鬼怪横行之地，道是要取经成圣，不料圣没成全，

命却要亡掉了！俺那苦命的婆娘啊，你却要当寡妇哩！”说罢嚎啕大哭。

沙僧亦悲从中来，道：“俺亦后悔当初，好好在流沙河，做那没本钱的买卖，当时亦占得洞府，做得大王，逍遥自在，人人敬佩！今日命丧于此，实在不清不白也！”

那长老被两个徒弟埋怨，心中惭愧，只得吞声暗泣。忆起当日遍游名川，与天下大德往复辩论的胜景，又想及历经千辛万苦，本欲取成真经，解天下人之悬的，不料半途而废，此后谁人记得名山事业？

行者见师弟每凄惨之状，亦激起自己平日之思，忍不住叹道：“人孰无父母？可叹我顶天立地的汉子，至死尚不知父母为谁？又不知与谁结的大怨，将我埋没在五指山下？有恩不能报，有仇不能雪，真枉为人哉！本指望保护师父上西天取经，佛祖念我劳苦功高，定能告知我过往一切，今日转头成空，罢了！罢了！”说罢又唉声叹气，忽然兴发如狂，大叫道：“我是谁？我是谁？”

正叫得气冠三军的时候，忽然听得长老惨叫一声：“甚么东西？”

听得长老这声惊叫，三个徒弟如梦中醒来一般，连忙道：“师父，怎的了？”

长老道：“却似有甚么潮湿柔软的东西擦过我身子！”

“那是甚么东西？”行者每道。

八戒也叫了一声，道：“俺也碰到了！”

随后行者也碰到了。行者被这腥膻的东西一碰，醒悟过来，道：“不好，这是蛇信子，却有蒲扇之大！”

“俺每命休矣！”八戒道，大哭起来。

行者却振作起来，怒道：“叵耐这巨蛇，施下陷阱，教我师徒每命丧黄泉！此仇焉能不报？死则死矣，却亦要让这蛇活得不安分，八戒、沙僧，拿出尔等平生本事，与这泼蛇大战一番，却把它搅个底朝天如何？”

八戒、沙僧一听，正中下怀，便施展泼天手段，在那大蛇口中翻江倒海，无所不为。那大蛇想是感到口中动静，忽地抖动起来，一时把师徒每全跌倒，径往那食道滑去。说时迟，那时快，行者突地飞起来，直往那大蛇上腔撞去，这一撞有千斤之力，那大蛇负痛不过，竟跳起来。行者得势，越发在大蛇口中飞来飞去，把个铁棍舞得如流星追月。想那大蛇，从来都是

吞吐自如的，何曾被人在口中捣乱，一时心慌，没头乱窜，竟钻进山腹中，孰知反不能出来。外面被山所束，内里被行者铁棍猛打，竟死去了。

话说行者在大蛇内里不知打了许久，忽然感到那蛇一动不动，心知那蛇不禁打，死了，不觉大喜，遂大声叫起师傅来，却哪里有一丝回音？又叫八戒、沙僧、白马，亦无声音。行者慌起来，情知是入了蛇腹，不知如何是好。此时一心要出蛇口，寻个究竟，便四处乱打，却听到如磬响声，行者心知是大蛇的毒牙，便把铁棍狠命敲打，竟把毒牙全部打断。他用铁棍将大蛇之嘴撬开一条缝隙，不料前面依然是黑暗。行者用铁棍去碰碰，知道前面是石头。此时不知在何处，只得把铁棍伸长，钻过蛇口，直管往前面乱捣，终于被他捣出一个出口，透出光明。原来方才那大蛇钻进山腹，其实只差数步便要把山钻透，只因行者在内里作乱，把它力气尽皆耗光，故此不能穿透也。行者见前面有了光明，便用铁棍把大蛇巨口撑住，自家从蛇口出来，霎时已在山外。

此时那些五色之雾早已散去，大好天光，如冰如玉。看那大蛇，真真恐怖至极，即那头，便有一座楼般高大哩！额头上还有两弯五色的尖角哩！怪道能把师徒每和白马尽数吞进，还阔绰有余！行者感叹不置。忽又想起师傅、师弟每皆在蛇腹中，心中又急躁起来，扯下铁棍，便把自身变得十倍高大，一把抱住蛇头，站住身子，用尽平生力气，把那死蛇拽出山腹。那蛇竟有百丈来长！行者咂舌不已。遂来回敲敲，看师傅、师弟每尚活身否，忽然听得一处有细微声音传来。行者大喜，把铁棍化为尖刀，要割破蛇皮，不料那蛇皮坚硬与铁相似，莫想割开也！

行者烦恼不已，幸得那腹中细微声音提醒行者，道：“蛇之腹部乃至柔软之地，可从那里小心切开！”

行者依言而行，果然小心把蛇腹撩出来，拿刀划开，顿时一股浓臭之血流出。行者捂着鼻子跳在一边，只见一条龙从黑血中钻出，身量亦自不小。行者大惊，慌忙变回铁棍，欲待打过去，不料那龙却说话了，道：“大师兄！大师兄！千万莫打，俺是白马龙也！”

行者回嗔作喜道：“却原来是你！亏你早说，否则早成肉饼也！——你可知师傅、八戒、沙僧在哪里？”

那白龙道：“师兄莫慌，他每正在俺腹中哩！”果然，腹中传来八戒聒噪声。白龙张口，叫道：“师兄每，可携师傅出来！”

沙僧从龙口中探出头来，看见行者，又见外面天清气朗，心中一喜，不料一见大蛇，慌忙把身子缩回去。急得行者大叫：“那蛇已死了，兄弟每快出来，莫学缩头之乌龟也！”

只听八戒在内里叫道：“果然那大蛇已死？”

“果然！果然！”行者叫道。

如是，沙僧才从龙口中出来，肩上还挑着行李哩；随之，八戒也出来了。单只长老没出来，行者心急，跳进龙口，把师傅背出来，大喜道：“今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那白龙又变成白马，也自欢呼跳跃不已。

“咦，师傅似不对劲也？”沙僧忽然道。行者把长老放下，一看，果然是个面如金纸，命不久矣的模样。徒弟每皆大急，摇着长老，要他醒来。长老把眼一睁，看见天光，又闭上，幽幽地说道：“徒弟每，不料重见天光了。只是可惜……”

徒弟每问道：“不知师傅可惜甚么？”

“可惜我黑暗中所见的景象，真是佛土！佛土啊！”

徒弟每问道：“不知是何景象？”

长老低声言道：“那佛土不知在何方，却是一马平川的平原之地，如我那东土一般，只是无数香草铺陈于地上，也有众多果木，生得异花珍果，琳琅满目。某些树上长出的果子，并不是果子，乃是多彩美玉，且有的树竟生出五色丝绸。那树间又飞些花纹夸饰的珍禽，鸟叫之声，远胜天堂仙姬歌咏，令人如痴如醉。到处流着清浅小溪，水是碧玉之色，其间无数金光夺目、银色闪耀的鱼儿，却温顺可爱，在那水中逍遥。又见一片田地，亦不甚广大，不料其中生长着奇异大的瓠子，我去剖开一个，见那里面籽粒饱满，尽是些甜美的五谷之类。更奇的是，如此丰草水美之地，竟不见一丝毒虫恶鸟猛兽之属。我行走其中，心中安静，只觉万念俱消，身心两忘！” 说罢叹口气，道：“想为师恐怕要命尽于此，故得见佛土。徒弟每，那西行取经之任，怕要你每担当了！你每万万要弘毅起来，勇往直前啊！”

说完这些话，他喉咙中咕噜一声，便自香消玉殒。行者大哭，八戒把手放在长老鼻子前一会，亦大哭起来，道：“这次真死了！真死了！”沙僧亦大哭起来。一时三人哭倒在地。哭了一会，三人站起，行者道：“且找一地，让师傅入土为安罢。”八戒、沙僧抹抹泪，点头称是。

忽然，那白马人言起来，道：“师兄每，千万莫做傻事，只怕师傅并未死哩！”

八戒一听白马之言，破口大骂，道：“皆是你这个畜生撺掇众人跑到你腹中，说甚么能躲那蛇毒气，不料师傅还是被你害死！”说罢，拿起耙子，要来打白马，被行者拦住。行者道：“师弟莫要干急躁，须知师傅乃是凡人，不比你与沙师弟，故此在白龙肚中不能长久，却怪不得白龙也。”

沙僧亦过来相劝，且问那白龙：“你道师傅并未死，是何意思？”

白马道：“凡人一死，魂魄要归于阴曹，若赶在之前，把他魂魄截住，就可还魂。一旦被阴曹接管，送入轮回，喝了孟婆茶，则便无救了也！”

行者道：“不知孟婆茶是甚么？”

白马道：“孟婆茶者，是地狱中轮回之人转世投胎必要喝的茶，一喝之后，人便再不记得前世之事。”

行者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八戒却不信，道是白马胡言，说：“从来阎王叫你三更死，你便活不到五更也！人死焉能复生？”

行者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便入地狱一番，看能否夺回师傅魂魄再说。”

沙僧半信半疑，却不肯入地狱一趟，乃撺掇八戒去，八戒哪里肯去？行者道：“你每既不肯去，我便去！只是你等要千万守护师傅肉身，待我回来，要有毛发之损，便拿你每问罪！”

八戒、沙僧唯唯答应。

行者问白马道：“你说如何才能入得地狱？”

白马道：“俺听俺老父说过，欲入地狱，可从大荒之野的一棵大树进入，亦可从冥司进入。”

八戒疑惑道：“大荒之野是甚么所在？似曾听人说起过。”

行者心一动，亦问道：“你说那大荒之野在何地？”

白马道：“俺只听家父提过一次，却不曾问得明白。”

“这就罢了，你且说如何从冥司进入？”行者道。

“俺听闻天下名山处，皆有冥司，如华山、泰山，可惜距此太远。不过，

师兄不必急，俺听闻各方土地亦时常带生魂进入地狱，故师兄只管把这方土地唤出来，问他带路便可！”

行者道：“如此甚好！”便念个口诀，千呼万唤，那土地方才出来，忽然见到死蛇，吓得觳觫不已，道：“是哪位上仙把这妖孽除掉！”

行者道：“便是你爷爷！”

土地道：“啊呀！原来是这位上仙，你可真是我一方百姓的大福！往年不知被这妖孽吃了多少性命，因此我这一地人民尽皆逃走他方，弄得我老人家整日清汤过日，眼见要饿死，幸得上仙救命！”

行者道：“切莫念你的苦，你今日要带我往地狱一走！”

土地奇道：“上仙乃是仙人，定然是长生不老之身，何必自去求死？”

行者喝道：“你这泼老儿，本事没有，话倒是一箩筐！你管这些是非作甚，我要你作甚么，你只管作便是！若有一毫怠慢，管教你身首分离！”

那土地这才无话，战战兢兢地带行者往地狱走去。却走了甚久，如入洞穴，一片黑暗，后来上了一条路，路边有些灯笼。行者嫌土地脚步慢，便提着他，一路疾飞，只要赶在长老生魂之前也。一路耳朵中听得许多惨叫之声。飞了许久，眼前出现一条大河。

只见那河，流水黯红，波涛滚滚，水面上一层层白色泡沫，细细看去，不是别的，乃是些人肉碎块，随波逐流去也。河边有无数鬼魂，正在等河中心一条小船。行者仔细一看，长老生魂不在这些新鬼之中。他便问土地道：“这撑船的作何名目？”

土地道：“这河名唤枉死河，那撑船的艄公是专渡这些新鬼过枉死河的。”

行者点头。

却说那艄公，渐渐到了岸边，忽看见行者，大叫一声：“泼猴阴魂不散！”迅疾拨转反向，再不接那些新鬼。

行者便带着土地飞过枉死河，到了对岸，眼前一座黑黢黢的大城，名为“广大地狱”。通城的一条路上，站着好些牛头马面，挥着个叉子，赶一些鬼魂进去哩。那城里传来一阵阵烤焦之味和凄惨叫声。行者心中一动，暗自道：“似曾来过的一般。”后又想起，这是那只小猴告知过他的。那些牛头马面见行者带着个土地如飞而至，亦如艄公般叫起来，都道“泼猴阴魂不散，又来捣乱”，四散而去。

行者道：“不知他每缘何一见我便抱头鼠窜而去？莫非我比鬼还可怕？”

土地道：“这却难解，莫非知道上仙本事，故此先怕了？”

二人进了城门，眼前一个巨大的鼎，下面堆着无数材火，鼎里是滚滚的黑油，冒出阵阵黑烟。却见有些牛头马面，叉着些鬼往油鼎里炸哩。过了那鼎，就是一条大路，路两边都是些低矮的茅屋，乃是刑室。只见有被绑在柱子上剥皮的，有被铁板挤榨的，有被针戳舌的，有被送到剑树上砍的，有被狗整吞的，有被灌铜汁的，有被扔进粪池的，有被关在冰窖中的，有被抽肠的，有被剐肉的，抽血的，剔筋的，削鼻的，剜眼的，拔毛的，拔牙的，种种痛苦之状，难以言表，把行者看得心慌。

终于到了幽冥王府阎罗殿，这殿倒甚是壮观！全是金玉堆叠，描画出色，层峦叠嶂般，前进后进无数，高入黑天，气派逼人，门高院大，进出无数男女。那门口排着无数魁梧的吏卒，忽然见到行者，皆面色大变，交头私语一会，有几个胆大的瑟缩着到土地与行者面前，要他每稍等，同时，便有几个吏卒慌忙跑进王府中去了。

土地对行者言道：“上仙，此处我已来过多次，这厮每从来不正眼看我，平素进去，还要送些人事哩！不料今日与上仙同行，这些仗鬼势的小吏便青眼相看，恐怕他每是见过上仙的哩！至少亦听过上仙名号！”

行者摇摇头，道：“平日不曾来过！无事不敢到此地！”

二人又说了一会话，见几个鬼官出了门来，说道“大王有请”，便将土地与行者迎进王府。转瞬进了阎罗殿，那殿上坐着一人，乃是黑漆漆的脸，眉毛胡子攒在一起，腌臜庄严，体型魁梧。土地悄对行者道：“此是阎罗十殿之首秦广王是也。”

行者便道：“那座上的不是秦广王是谁？”

行者这一吆喝，却把秦广王吃一惊，慌忙跳下椅子，走下台阶，离行者数步，恭恭敬敬做了一揖，道：“上仙你是……从何而来？莫非……”

“甚么上仙？少拍马屁，我今来此地，不是耳朵来吃糖的，亦不是要把你这阎罗殿搅个天翻地覆，只是要借你一个人情!”

秦广王松了一口气，道：“人情？好说！好说！不知上仙要甚么人情？”

行者道：“亦不是甚么大事，不过要你将我师傅寿命延长，却不得令他早死！”

“上仙何时又有了师傅？”秦广王狐疑道。

“半路认的！”行者道，“你且说能否送情，倘口中道一个不字，我手中铁棍是不认人的！”便把铁棍舞得生风。秦广王见了，一脸苦相，慌忙道：“上仙莫要耍泼，全依上仙作主！”乃叫勾死鬼把生死簿拿过来，小心问道：“不知上仙师傅姓甚名谁？”

行者道：“我师傅乃东土大唐高僧，姓陈名玄奘，又号唐三藏，你可仔细查看。”

那勾死鬼翻来看去，一会，便叫道：“那陈玄奘却在这里：定在今日午时死，享寿四十三！”

行者一把把那生死簿夺过来，自己一看，果然，师傅名号记载上面。

却把秦广王看得苦相，道：“上仙只当看看，千万莫把生死簿撕碎咽下肚去！”

行者奇道：“我好端端撕碎你生死簿作甚？又何必把些烂纸头咽下肚去？难道纸也是好吃的么？”

秦广王被行者问得一愣，转身看那勾死鬼，点一点头。

行者看清师傅生死，便道：“拿大笔来！待我与师傅添上数纪之寿！”

秦广王慌忙道：“人老而不死，是为妖也！上仙师傅是个凡人，千万不能随便给他过百年岁，否则会遭天谴哩！”

“当真？”行者将信将疑道。

土地插话道：“实是此理！”行者方才信了，因问道：“如此，依你看来，我师傅享寿若何为妙？”

秦广王不说，要土地说。那土地想一想，道：“你那东土大唐，今有三教，所谓儒、道、释是也，那儒教教主孔子是个凡人，享寿七十三岁；道教教主老子与天地同寿，佛祖亦与天地同寿。现今，便将你师傅之寿定在七十三岁之上，如何？”

行者点头称是。土地又说道：“七十三之上，百岁之下，要论岁数，最妙莫过八十一，所谓九九归真，正是佛祖的真义哩！不如便将你师傅寿定在八十一如何？”

行者闻言大喜，道："便八十一！八十一！"乃一把夺过勾死鬼手中大笔，把长老原先寿数划去，写下八十一三个大字。

秦广王叫勾死鬼收了生死簿，让人送上茶水，意思是送客。那土地作势要走，行者拦住，道："我师傅生魂却在哪里？我要带走！"

秦广王无法，只得传令下去，教各地找长老生魂。不一会儿，那长老生魂被一个白无常牵过来。长老生魂一见行者，不觉哭出声来，道："徒儿，不料你也到此间地狱来了！"

行者未及回话，忽然看见长老一身鞭痕，不觉发怒道："叵耐这厮，竟将师傅这般凌辱！"便飞身过去，一棍子把那无常打死！

长老见行者又惹事，苦叹道："徒弟啊！徒弟！此间是何等所在？你怎的依然不改旧习！照旧耍泼！日后怕不被这里鬼亲鬼故的报起仇来，与你为难？"

行者道："师傅莫慌，委实是这畜生不该鞭打你也！徒弟打杀他，乃是为师傅报仇哩！"

长老合十言道："善哉！善哉！冤冤相报何时了？"

行者道："师傅，且不要哉啊哉的了，你这就跟我回阳世，再续取经前程罢！"

长老道："取经之事，莫要再谈！想如今我是个鬼了，却往哪里取经？"

行者道："师傅你不知，这些鬼官皆把你寿命算错了，我方才看过生死簿，师傅实寿乃八十一也——秦广王，你说是否？"

秦广王慌忙点头称是。长老半信半疑，行者却不管他，拉着长老生魂，与土地往回路而去。

秦广王见行者每去得远了，方长叹一口气，道："好歹打发了那冤家！只是怪也，不知那厮怎的又活过来了？需索往上面吱一声 [25] 去！"

却说行者带着长老生魂回到地面，那土地教他把生魂从鼻中塞进去，却怪，明明人形的魂魄，竟散成一股轻烟，从鼻孔中进去了。只一会儿，长老醒来，把三个徒弟欢喜不置。

长老道："徒弟每，此是何地？不会是地狱罢？"

三个徒弟连忙道：“非也！非也！此青天白日，哪里会是地狱？”

长老道：“我亦如此想，只是刚才做得一个怪梦，梦见被一个白无常抓住，一路被他打骂，又被送到幽冥王府，却遇到行者，打死白无常，又把我拉回来。”

行者道：“师傅做梦亦甚古怪，先梦见甚么佛土，转眼又梦见甚么地狱，我每皆不能做这等梦哩！”

师徒每便又说笑起来，此时精神焕发，便又往前行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思君如满月 夜夜减容晖 [26]

话说师徒每死里逃生，复又鼓起勇气，往前而去。这日，又望见一城，此城金光闪闪，紫气腾腾。

“徒弟每，我看这城兴许是佛国圣地，否则何以璀璨光华如斯，令人不敢仰视？”长老言道。

八戒道：“莫非又是甚么大蛇，装神弄鬼，专一骗人感情？”

“八戒，莫要胡说！”长老道。

行者乃曰：“管他甚么妖魔鬼怪，我每只管前行罢了，大不了兵来将挡，怯他怎的？”

沙僧亦道：“还是大师兄有理。人言的好，是福是祸，抵挡不住。”

长老乃小心前行，渐渐近了，只见这城果然非凡，原来城墙竟似金子铸就，一片华美。

八戒喝彩道：“这等砖墙却要凿几块回去，也好装点俺家猪圈。”

长老见旁边有人走过，那人穿着金紫色长衣，昂首阔步而过，仿佛未曾见到长老一般。长老只得叫声“施主留步！”

不料那厮依然不睬，径自过去。长老愕然。此时又见一人过来，亦如前人般着装，长老赶忙前进一步，高声道：“施主！敢问此是何国？”

这厮倒比前人知书达理，尚把眼睛低垂，扫了长老一眼，便冷哼一声，甩

一甩袖子，复扬长而去。

见师傅受这等腌臜之气，徒弟每皆大怒，真欲把这厮每劈空掇起，剥了他每体面衣裳，要他每素体朝天，那时待要昂首阔步，怕就丑陋起来。因知道长老脾性，不敢胡来而已。

此时，又有一人过来，与前二人姿态无二。长老欲再问路，被行者拦住，行者撺掇八戒去问。八戒便支着粗塌长鼻，挺着肥壮肚子，冒到其人面前，挡住此人之路。此人低头一看，不料是这般人猪混合的怪物，吓得觳觫起来，人如筛糠一般，风中之烛火，亦不能比其态。口中叫道："妖精爷爷饶命！"

八戒恐吓道："要饶你命简单！且告知俺，这是何国？你这国人何以不喜与人言语？"

那人战战兢兢言道："爷爷不知，我这国名唤黄金国，是西方路上鼎鼎有名的大国，自来产金银，因此诸国中号称殷实，连城墙皆是用金子砌成的哩！"

长老一听，大惊，道："如何这等暴殄天物！"

徒弟每却有些将信将疑。行者道："你这厮胡言，天下哪有以金子做城墙的国家？"八戒却道："果然城墙是金子铸就？却不便宜了老猪。"

那厮得意起来，道："想来尔等是下邦之人，焉知我国富如山海，不以金子砌城，还不知那些金山如何措置哩！料尔等不知，我身上之衣，乃是金箔打制的哩！"

八戒一听，果然扯那人衣服，一扯之下，叫道："奶奶个凶！竟真是金子做的！"

行者道："莫非你一国之人竟皆穿这黄金之衣？"

"自然如此！像尔等这么穿着，怕不被我一国人觑扁！"那人道。

"俺晓得了，原来方才几人对师傅不理不睬，乃是因师傅穿的颇粗陋，不入他每法眼！"沙僧恍然大悟道。

长老摇摇头，叹一口气，道："不料今日入了铜臭之国！"

长老这一叹，却使八戒心一动，原来八戒鼻子最是灵敏，此时果然闻出空气中有异样味道，只因穷惯了，一时不能断定果然是铜臭而已。

八戒放开那人，任他走去。师徒每商量起来，要如何方进得黄金国，面见国王，递上通关玉牒。

八戒道："俺看这国王是难见的很哩！只看这国平民便已这等狗眼看人，何况国王？俺每又没甚见面的人事，行李又单薄，莫非把白马卖了，换些金银出来衬衬脸面，贴贴金？"

白马听八戒说话，惊惧起来，跳来跳去。幸得沙僧骂了一句："畜生安静！"方才安静下来，心中忐忑，不知他每还要说些甚么？

行者却道："白马焉能卖得？卖了白马，师傅到哪里寻马，结束这一番征程？"白马听到这里，不禁欢喜起来，连打了两个喷嚏。

沙僧道："既然俺每忒寒碜了，便掩面偷过了这国吧，通关玉牒便不要这国王盖章了。"

长老摇摇头。

行者见状，便道："如此两难，便待如何？且莫要管他甚鸟，大步前行罢了，那厮要人事，我每是没有，要命倒有四条，还怕他拿不住哩！通关玉牒便递上去，怕他不盖章？"

长老无奈，只得听行者，四人一马便走进城里。果然，这城里人山人海，皆穿着黄金长衣。大家仔细一看，发觉这许多看去一般无二之人，却也自有分别：女的皆肥胖无比，男的却瘦子居多；虽然人人穿黄金衣，却只有少数人戴黄金面具的，穿着黄金鞋的倒有不少，只是那鞋子或者忒重，那些穿着黄金鞋的人，皆步履蹒跚，幸得不曾跌倒。四人便议论起来，八戒先言道："女人之所以胖，是因可以穿更多的黄金，以此炫耀于人——兄弟每不知，女人皆喜以多财多色多衣炫耀于人的哩！"

沙僧道："二师兄，如你所言，则男的何以不长胖一些，也好显显富？"

八戒道："三师弟，你是淳朴人，实在不知，普天之下，凡女子胖的地方，男子皆瘦不喇唧哩？"

沙僧摇头不解，行者亦不大信，道："八戒此话果真？"

八戒道："俺是经验之谈，想当年，俺尚未嫁为高家婿，身子乃更宽阔宏大哩，只因做了人家倒插门女婿，至今身子便不复当年之勇，恐怕瘦了有一半之多！"

长老道："八戒一片胡言乱语！"正说话间，那些站在楼上之人忽然向师徒

每扔起杂物来，一边大笑道："快看！快看！是几个外来的古怪乞丐！"

八戒不小心，被一金色香蕉皮滑跌一跤，看的人越发喜乐，如见活宝。八戒恼怒，欲待耍泼，因长老在，耍泼不得，只得嘴里骂骂咧咧而去。忽然，师徒每在些墙旮旯处看见些形容猥琐之人，也是遍身金黄，只是不知他每蹲在角落，为何浑身颤抖，似是甚冷。

行者过去一看，跑回来对长老道："师傅，原来这些人没有衣服穿哩！"

长老不信，道："这黄金国盛产黄金，焉能穷破至此？"

八戒道："这有何奇怪！想来那些卖肉的，难道肉中不生些蛆？只是外人看不出来罢了！"

沙僧道："大师兄，你言这些人没有穿衣服，何以他每浑身皆是黄色？"

行者道："这并不奇怪，这些穷汉虽穷斯滥矣，体面却是死命要保留，故此便在全身染了金黄之色，亦聊胜于无。"

八戒听了呵呵笑，道："叵耐这厮每！叵耐这厮每！真真心灵手巧！"

行者道："不仅身上涂了金黄色，连脸上皆是哩！"

沙僧道："人说泥塑的菩萨，今日俺每却有幸见到染色的富人了！"

长老摇摇头，道："世风零落至此，人人只知拜金，长此则恐身坠阿鼻地狱，彼时待欲后悔，那时悔之晚矣！——不知佛法可救得他每么？"说罢叹气不已。

沙僧问道："师傅何以悲叹至此？这不过一国如此，又非普世皆然，难道大唐人亦是这般不知好歹，逐日价拜金拜银？"

长老叹气道："何尝不是如此！尚有更可恨者！盖大唐人内里拜金拜银，表面却还要大做文章，捉弄风雅，奢谈礼义，自比清白。可叹！可叹！为师见此，故才生起西来求经之心，乃千辛万苦，度越关山，幸得徒弟每保护，方能至此。"

行者道："师傅切莫忧惧，但问心无愧、尽人意、听天命十字而已。"

八戒道："快哉！快哉！如闻高论！"

行者怒道："你缘何无故怪言怪语。莫非孤拐发痒？"

八戒道："俺见师兄你言语忽然非凡，因忆得当日在文昌国，恐你亦学得一二妙语，转来卖弄，不觉把俺争竞心勾起，故亦把先前学得的妙语冷饭再热罢了。"

师徒每说些没骨头的话，终于走到黄金国王宫。只见这王宫气势非凡，那纯金的墙壁、屋檐上，还镶嵌数以星星记的宝玉，光辉夺目，可堪与日争光。

连那宫门前的路都是金子铺就，想来白龙马未曾走过这等路程，脚下打个滑，摔了一跤。心下恼怒，不觉骂了一声娘，不料被长老听到，道："不知是谁在骂人？八戒，可是你无缘无故说脏话？"

八戒见被冤枉，慌忙辩解，道是白马说的。那长老又没见过白马说话，哪里肯信，反埋怨八戒胡言，要他装出稳重体面出来，不要在王宫重地胡闹。八戒只得嘀咕着答应。

守门的卫士见是几个穿着铁打衣服的僧人在王宫前聒噪，不觉喝道："王宫重地，岂容叫花子胡搅蛮缠？"便呼朋唤友，要把长老每轰出去。长老慌忙表明来意，那卫士哪里肯听，就要动手。行者大怒起来，扯着嗓子吆喝起来："今有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来此，还不快快来接！"

这是行者使的神功，故声裂金石，响遏行云，直传到王宫深处。那些卫士见行者大声吆喝，不觉亦怒起来，欲待动武。幸得那时小黄门跑出来，道："东土的和尚在哪里？"

那小黄门果然是小黄门，浑身衣服、帽子皆是黄色的。

"贫僧等便是！"长老打一个讯道。

那小黄门忽然掩住鼻子，甩着袖子。

长老疑惑道："莫非有什么味道难闻？"

一个卫士道："正是！想俺黄门大爷，鼻子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他生平最闻不得穷酸气，今日见到你每，自然便对他鼻子不住了！"

说得长老脸红。那黄门一边掩住鼻子，一边嘀咕，尽是埋怨之语，道皇上不应把这些蛮荒穷民牵扯；无奈将师徒每带进王宫。

那国王正做龙椅之上，身上龙袍亦是金子做的，头上王冠亦是精金打制，那龙椅精雕细琢，点金缀紫。但见国王他坐在椅子上，却不见腿，想来盘于椅中。他倒坐得舒坦，身边有数名宫女，把着扇子扇风。她每却穿得怪

异，露出大段雪白肉，却只把两个奶子与那羞耻之处用黄金片遮住，把八戒看个不住，直叫稀奇。长老一见心慌，忙低下头，只当未见。

国王此时见到长老每，问道："下方何人？何以不跪？"

长老低眉顺目，言道："贫僧等乃自东土大唐而来的和尚，一生只拜佛祖师傅，尚请大王原谅则个！"

"原来尔等就是在宫门外大呼小叫者？寡人且问你，你说自己身自大唐来，寡人闻得大唐乃富庶之所，缘何尔等却着此奇装异服，显得寒酸出众？"国王问道。

长老言道："陛下差了。大唐自然富庶，只是亦有穷人，便如贵国号为黄金国，国中亦有人穷得没有衣服穿，只把身子涂抹成黄金色罢了。"

那国王听长老这番说话，不觉大怒，道："你这厮如何竟敢诬蔑我国！想我国立国至今已有数百年，歌舞风流，人人富足，从来无一个穷人！你是受何人指使，敢做这等胡言！来人，斫这和尚头去！"

这边恼了行者、八戒、沙僧，一齐跳出来，破口大骂道："你这鸟国王，甚么出身，亦敢斫俺师傅头颅？你连替他端屎端尿都嫌资质平庸哩！"

那国王想是从不曾听见有人这等对他说话，一时愣住，一看三人，长得没些人模样，不觉怕起来，道："这是从何地冒出来的妖精，快救驾！"

不料一旁的大臣每，与那护卫见行者每凶得厉害，只在旁边大声喝骂，并无人敢上前抓住行者每。

八戒一时兴起，忽然就飞到龙椅边，一把把国王全身提起来，忽然惊道："这厮如何连腿都没了？不好，还是一个太监！莫非世道变了，废人与太监抢班夺权了？"

那国王又羞又怕，身边的宫女却掩住嘴偷笑起来。八戒见这些美貌少女笑颜如花，不觉大喜，越发神采，把那国王在空中甩来甩去。——这着原是在文昌国用得熟稔起来的。

此时殿上已大乱起来，大臣每吵来吵去，道原来国家无嗣乃有此缘故，有倡议太后临朝的，有议论另选皇族的，一时不休。

国王见形势不妙，忽然计上心来，对着八戒耳语几句。八戒寻思一会，便把国王放回龙椅上，大声道："列位少安毋躁，俺师徒每都是大有本事之人，你这国王没有腿，俺每能给他活生出腿来，你这国王鸟飞走了，俺每

亦能把它安上新的去，何必废他王位？”

有些聪明之人，一听八戒之言，转了口风，立刻舞蹈万岁起来，都称活佛来了，乃一国之福。说完甜言，便骂那些大臣见风使舵，为臣不忠。不料众臣子皆矢口否认起来，都说方才正要想法救治国王。

国王也装糊涂，大赞群臣忠心，说要人人赏赐一番，惹得群臣大喜，纷纷跪拜起来。

国王道："列卿莫要奇怪，想寡人天天坐在此椅上，此椅又是天下最纯金子打制，久乃生神，便逐日将寡人双腿吸去精华，日久连肉都消散了，骨头也没了，更把寡人命根子尽数吸干，故有此模样。幸得这几位高僧法术坚强，定能将寡人复原也。"

行者不知八戒卖弄何等关子，此时顺着八戒意思，大言道："像这等生肢的小事，忒也简单，有何不可？只是尔等先要承认你这国原也有穷滥小人，还我师傅清白。"

那国王果然吩咐人去找穷民去。不一会儿，却有许多穷民跪在殿中。那国王有些不信，道："尔等果然是清贫之人？"

那些小民颤抖言道："小的每给皇上叩头！"

国王一见这些人果然穷得连衣服皆无，不觉问群臣道："这些穷人从何处而来？"

那些大臣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见一人站出来，躬身言道："禀大王，微臣具知，这些人实在是演戏耳，盖我国久已无穷人，人皆不识穷人为何物，他每自告奋勇，在国中装扮穷人模样，以警惕国人不可遗忘过去穷日子时候。他每表演逼真，竟迷惑住四位圣僧，正可见他每尽忠职守，恳请大王予以赏赐！"

那些小民一听，便在地下捣蒜起来。口中叫道："小的每委实演的辛苦，求皇上体恤！"

国王龙颜大悦，道："原来如此！你每却可敬可佩！来人！赏这些小民每人黄金长袍一件，黄金百斤！"这些小民立刻山呼万岁起来，有的流了泪，便夹着个瘦屁股，昂然去了。

国王转对长老道："原来圣僧是被这些人演戏迷住，不知我国实在情形，不怪你——不知哪位长老有本事将寡人身体复原？"

其时师徒每正看这些小民动静，皆有些半信半疑。听国王说话，回过神来。八戒道："这却再容易不过，只要找两条活人之腿，待俺施展大法，便能将你双腿装上；至于你那话儿，亦可如此办理。"

行者、沙僧点头称是。长老问道："莫非此即华佗遗传神功？"

沙僧道："师傅所言不错。那华佗死后上天，成了天宫一个小毛神，当年要讨好二师兄与俺哩！当时也曾就他手上学得几招。"

长老道："倒是起死回生的春术，可惜到哪里找活人之腿哩？"

国王听长老这么一说，便言道："众臣工可有什么法子助寡人找到活人双腿和活人话儿？"

只见人丛中站出一人，道："我王莫急，此甚容易也！只须在王宫门外贴一榜文，想我王在人民之中普受尊敬，榜文贴出，管教人民争前恐后，要为国王陛下献身哩！"

那国王大喜，道："便如此去办！"

说话间，榜文已经拟好，立刻挂到宫门之外。果然，不一会儿，便有卫士来报，道是许多妇人携儿带夫，在门外吵着要献身哩！

国王得意非凡，道："果然日久见人心。来人，且把这些人都带到殿上！"

果然便有许多人来到殿上，倒是女子携夫带儿者多。只这些人皆不穿黄金长袍而已，或有光屁股的。国王恍然大悟道："原来他每皆是演戏者，却叹他每忠心。"

国王于人群中瞩目，却看中数人，便将这数人带入内室，挑选许久，留下一人，将他人退回。那中选之人家属狂喜不已。国王自内室出来，便教大臣每赏赐这些忠心之人，被选中之人家属更得到黄金万斤的赏赐，且命其家世代为官。那些得了赏赐之人，无不叩谢隆恩。

此时，国王对八戒道"圣僧，可否即行大法？"

八戒点头称是，与那国王进了内室。约有一炷香时间，那国王生龙活虎地出来了，众人晓得事情成了，皆恭喜起来。国王喜悦非常，对八戒道："圣僧，多谢你神功。现今你便是我一国的恩人，但有要求，只管开口。"

八戒看看长老、行者、沙僧，一时踌躇，不知言何？只道腹中饥饿。国王

便教排宴。宴上，八戒风卷残云，吃了一个罄饱。国王见八戒吃饱，却把八戒叫进密室，说有话与八戒言谈。八戒欢欢喜喜，与国王而去。这边行者生疑起来，对师傅说道：“我不放心八戒，且待变化了过去，看这国王有何古怪？”乃变成一只花脚蚊子，跟在二人身后。

只见二人进了密室，行者听国王道：“圣僧，我每前言约好，只要你助寡人保住王位，你要什么，寡人无一不予。不知圣僧究竟要什么？”

八戒道：“前时俺师傅在，不方便言说，其实俺亦只是好奇，想研究一下贵国宫女身上穿的衣服而已……”

国王笑起来，道：“原来如此，此事好办！好办！不知圣僧要研究多少宫女？”

“多多益善！”八戒笑道。

国王便口唤一个黄门过来，低声吩咐几句。那黄门离开，不一会儿，听得脚步轻盈声，十位穿着奇异服饰的宫女款款而来。八戒眼都绿了，喜得手足无措，连忙叫道：“姐姐每上座！上座！”

国王笑一声，便与八戒告别而去。那八戒哪里管他，此时早跌在香艳堆中，与那些宫女言谈调笑，不断用手指敲那三片金子，惹得那些宫女吃吃笑个不住。

行者见不是个话，便飞上前，狠戳了八戒大耳朵一下。那八戒疼得跳起来，道：“甚么虫子，这等冲突俺？”

那些宫女先吓一跳，忽又笑起来，扯住八戒道：“圣僧，是只蚊子，不用管它，且与俺每取乐吧，风流一刻千金哩！”

八戒大喜，不觉上下其手，与众宫女混做一团。行者又戳一下。八戒疼得跳起来，道：“这蚊子古怪，只管咬俺怎的？”忽然叫声“不好”，抱头鼠窜而去。

行者偷笑，却飞在前头，先八戒坐在师傅旁边。

八戒跑得脸红，一见行者、沙僧、师傅皆好好坐着，不觉叫一声晦气，欲待回身便走，行者却不让，笑道：“八戒，你耳朵红了怎的？莫非被甚么花脚蚊子咬了？”八戒此时方才晓得行者果然下了手脚，却有苦难言，只恨恨地道：“该死的蚊子！却管它怎的！”

长老正色道：“我观这一国非正大光明之地，我等还是早走为妙！”

行者、沙僧点头称是，只八戒留恋非常，有些嘀咕。众人回到宫殿，只见那国王又坐到龙椅上不肯下来。长老递上通关玉牒，国王盖了玉玺，知道师徒每坚持欲走，不觉又要送金又要送银，皆被长老回绝。

离开黄金国，行者道："我观这国王，才治好身子，便又坐在龙椅上不肯下来，只怕待我每从西天回来，还要与他治身子哩！"

八戒焦躁道："俺老猪一人即可与他治好，却要你烦心来！"

行者见八戒一脸牢骚，不觉笑起来，也不说破，只管走路前行。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自君之出矣 弦吹绝无声 [27]

话说师徒四人离开黄金国，一路前行，忽然觉到前途渐热。长老抬头看天，道："徒弟每看！这地方太阳比别处格外壮大成功些哩！"果然，那太阳忒大了些，恰如炭热的大饼，金黄璀璨得要命，把徒弟每叫起苦来。八戒道："行了半日，又饥又渴，偏又遇这等恶毒太阳，兀的不焦杀俺每也么哥！"

行者道："这太阳是有些诡异，不似平素所见，莫非又有甚么新太阳出来了，却把前任赶去西山了？"

沙僧道："师兄不免猜测，自后羿射日之后，天地间常留得一个太阳，哪里去寻个新太阳出来？"

师徒每只得暂止住脚步，欲待寻一个大树乘凉，却哪里找片叶子？八戒见长老浑身是汗，不觉体贴道："师傅，这天如此炙热，你不如缩在马腹下，也好趁些秋凉吧？"

长老要体面，千般不肯，八戒只得自家钻在马腹下，可惜身大，藏头露尾，藏尾露头。

正烦躁间，忽然见前方一条汉子过来，却是赤裸无衣，只在羞耻处遮一条凉布，他那脸黑如铁炭，光顶无发。

行者道："好了，有问讯的来了。"便上前问那人道："施主，我每师徒乃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不知贵方何以这等闷热？"

那人看了行者一眼，道："你这厮七分像猴，三分像人，如何也学人去做

和尚？”

行者笑道：“你说我不成人模样，我却看你不成人模样哩！我亦曾走遍四方，何曾见人如你这般纰漏大开？”

那人脸黑红了，呵呵一笑，道：“既然是彼此彼此，则我亦不计较你和尚身份了。诸位听我好心一劝，就此回头，却不必再取什么西经也！”

长老一听，忙问道：“施主这话从何说起？”

那人道：“你每有所不知，前去有一山，名为童山。那童山遍山无一草木，到处是裸露山石，前些时日天上掉下一颗大星，把这山引起火来，自此烧得旺盛，日夜不休，直把那些山石尽烧成浆水，汩汩流动。你每想啊，要西天取经，童山乃必经之所，今被这大火所阻，你每如何过得去？”

八戒一听，在马腹中先自大哭起来，道：“悔了！悔了！可怜辜负俺十年青春！”

沙僧亦黯然起来。

行者叫道：“先莫学娘子每叫难叫苦——我且问你，你说这童山何以无一草木？那天上大星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此地无雨，不能将此山之火熄灭？”

那人道：“不满这位小长老，实在这童山本来葱葱茏茏，多的是草，多的是木，就如小孩新生之发，我一国之人都不去采割它每，任它每自然生长，故此人唤作童山，我这一国亦唤作童山国。不料某日，一批外来客商看见童山上草木，说那些草木有的是药材，有的是上好原木，情愿以大价购买。消息一出，举国若狂，皆携妻带子，食住于童山，日夜斫木，寻草根，不上一年，把童山斫得罄尽，只留下光秃秃一个山体。人祸恰逢天灾，那日，天上掉下一颗大星，我一国之人皆亲眼所见。那大星从天空滑落，白炽异常，光热灼人，留下一道白线，数日方才散去。这大星落到山上，就把山砸了一个大洞，且燃烧起来，把那些山石全数点燃。更可怪者，自此之后，本地再无点滴雨丝，众人渴望甘霖，如太监想媳妇般，想得无望哩！”

八戒一听，大言道：“若要下雨，却有何难！”

那人一听八戒夸下海口，不觉大喜，连忙道：“人言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长老若真能使这童山下起雨来，我这山两边的人民却不要欢喜死！都要供奉众位香火哩！”

八戒笑道："供奉香火且免了，只要填饱俺肚子就好！"

那人慌忙道："这个自然！自然！"

八戒对着长老道："师傅，待俺老猪上天降雨去，也好解这一方人民困苦哩！"

长老欢喜道："甚好！甚好！普渡众生之苦，乃我出家人本色也！"

八戒踊跃道："这就去！"乃驾朵云，纵上天去了。

那人见八戒旱地拔葱，霎时消失在半空，连忙跪倒，口中道："小民有眼无珠，原来是菩萨到了，我这方人民今日有救了！"便爬起来，一路跑，一路喊。

沙僧道："莫非这人欢喜疯了？"

正狐疑间，只见来了好些人，男女老幼，一见师徒每，皆跪下道："是菩萨每来救我每性命了！"

长老慌忙将他每扶起，道："我每不是菩萨，其实是往西天见菩萨之人也！"

他忙着扶众人起来之际，忽然天黑起来，乌云蔽日，一霎时冷风陡起，天地间轰然一声巨雷，又是几朵耀眼金色闪电如城垛一般折叠过天空。便在那时，豆大的雨珠噼里啪啦砸在地上。长老与行者、沙僧正愁无躲雨之地，那些男女却欢乐起来，皆狂奔呐喊，仰头喝雨水，瘫在地上嚎哭起来。

"天老爷开眼！天老爷开眼！"他每又哭又笑地喊道。

行者见这些人如痴如醉，不觉喊道："尔等说甚么老天爷开眼？这下雨之事，还是你每那猪菩萨显灵得来的哩！"

正说话间，八戒从天上洋洋而下，得意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俺老猪脸面如何？果然一说便就下起雨来！"

沙僧贺喜道："还是师兄面皮大，究竟是天篷元帅也！"

这些人一听，便扑到八戒脚边，扯住八戒，道："菩萨！菩萨！救苦救难的菩萨也！"争先要将八戒请到家中供养。

正热闹间，忽然一声霹雳，细听不是霹雳，乃是一声大叫。行者一看，大声叫道："不好，此地有妖精！"

果然，从半空中跳出一只猴子，却是个金黄毛发，火眼金睛的猴子，面相凶狠，手抓一根铁棍，如有山海之怒。

一到近前，在空中停住脚步，喝道："俺道是谁，敢在俺地盘坏俺好事？却原来是你每四个送死来着！"

行者亦跳到半空，道："你这野猴，夸甚海口！何不真刀真枪较量几番，那时才知谁生谁死！"

那猴子道："孙悟空！你这个不知本来面目的贱种！你的本事倒大的很，可说人天无敌，可惜空有一身本事，却像个无知无识的虫子一般，又有何可钦可佩！来！来！来！你我大战三百回合，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往日情面，付诸东海去也！"

行者一怔，道："我是孙悟空？你却是谁？"

那猴子道："你可仔细看清了！"

行者仔细一看，道："似曾相识……"

那猴子道："不错，俺就是你扔到空中的猴子，孙悟空是也！"

行者恍然大悟，道："原来是你！"却有些许惊喜之情。

那猴子冷哼一声，道："俺却要谢谢你！那日被你如风筝扔在空中，思前想后，回首半生，不觉齿寒，莫非天地真是无情，视万物为刍狗？却把个世界弄得黑白颠倒，是非不分，香臭混淆，正义如水淡，人情如纸薄，一切皆是捕风，一切皆是捉影！故此不服！俺有大仇难报，本待将你唤醒，由你报仇最好，不料你是个腌臜的畜生，糊涂的臭虫，认贼作父，舔痔苟且之人，却枉费俺心思。当时俺一念之间想到，靠你不行，还得靠自己，你那本事，亦不过七十二变，难道俺便不可学？幸得彼时想及于此，方不至绝望求死，便在空中念起咒语来，却果然灵验，亦能飞行，亦能变化，只是不熟而已。因此把筋斗云驾起时，一不小心，慌张之间，跌下云层来，恰好落在童山之上。这童山之上，尽是白石，俺撞在上面，却把这些石头撞出无数火花来，说也奇怪，这些石头忽然燃烧起来，俺措手不及，被烟薰火烧，作成个火眼金睛的模样，连一身皮毛皆变了色，却不曾烧死。后来一想，俺本是石头中迸出的，无父无母，石头乃是祖宗也，焉能烧死俺？日子长久了，俺却将这火烧的童山做了巢窝，并无人来吵闹，故此专心功夫，欲练成七十二变，与你较量个胜负，那时，俺才能称完完全

全之孙悟空也！”

行者奇道：“何以称完完全全之孙悟空？”

那猴子道：“本来俺乃孙悟空之三魂之一，知他过往种种，而你乃孙悟空之体，空有他一身本事。今日，俺练成神功，乃既占了体，亦占了心，只要打败你，俺便名正言顺，再树起齐天大圣的名号也！”

行者摇头道：“俺不信。人之魂魄与体焉能分离？”

那猴子道：“有何不可，人死魂魄归于地府，肉体归于尘土，岂非两两分离，今日看来，你便是那行尸走肉哩！”

行者怒道：“叵耐这厮无礼，你说练成甚么七十二变？好！好！好！今日你敢跟我赌吗？”

那猴子道：“有何不可？你说如何赌法？”

行者道：“这样，你看我变化什么，你也来变化，那时方显得你所言不虚哩？”

那猴子道：“甚好！”

行者便化身万丈金刚模样，低头看那猴子，恰如蚂蚁一般，道：“你也来变变？”

那猴子一言不发，抖擞抖擞身子，一变，果然变得与行者一般高大，却冷笑看着行者。

行者一扭身，变作一个麻雀儿，扑扇着翅膀在天上飞。那猴子也学着化作一个麻雀儿。行者又变作一个鹰儿，抖开翅，凌厉笑傲。那猴子依样画葫芦，亦变作一个鹰儿，与行者一般无二，就是身上的毛也根根不差。行者又变作一个大鹚老，冲天而去。那猴子亦变作一个大鹚老，在后面尾追不止。行者一见，变作一只大海鹤。那猴子焉肯认输，照变不误。行者见变些天上飞的尚难他不住，乃变一条小鱼，便在那雨中形成的沟渠中倏然来往。那猴子见了大笑，道：“你却将这偶然充水的涸辙当作江湖哩，且待俺与你相忘于江湖也！”也化作一条小鱼，还用尾巴打了行者尾巴一下。行者脸红，变一个鸬鹚，双脚立在沟渠中，尖嘴对着那猴子变化的小鱼。那猴子叫道：“想一想，吃不得，同类相煎，何必太急！”也变作一个鸬鹚，黑亮一如行者。行者变一条水蛇，青绿如碧，蜿蜒而行。回头看那猴子，不料这次那猴子不曾变作水蛇，却变了一只朱绣顶的灰鹤，伸着一个长嘴，锄头一般。行者大笑，道：“这次你却不行了，何不认输？”那猴子

却笑道："认输？认甚么输？俺这只灰鹤却正要啄你这条忘本的水蛇哩！"果然便给了水蛇一嘴。[28] 行者疼得跳起来，回复原形，怒道："你这背信的野猴，拿命来！"那猴子亦变回原形，也怒道："你这忘本的泼猴，往死去！"

骂阵已毕，二人便挥着兵器，在半空忘死相斗。把那些小民惊得目瞪口呆。就连八戒、沙僧亦看得喝彩不断。只长老有些着急，催促八戒、沙僧做行者帮手去。

沙僧道："师傅，这个忙俺每不能帮也！"

长老喝道："是你每师兄有难，你每做师弟的，焉能袖手旁观！"

沙僧道："师傅，你不是不知师兄乃是极要脸面的人，方才与那野猴赌斗，原已输了半着，吃了大亏也！故此要与那野猴真刀真枪，生死相拼，却要打败那野猴，挽回颜面。倘若此时俺每杀入阵中，即使打败那野猴，师兄却不要恨俺每惹是生非，坏了他脸面，此后江湖上传言起来，是师兄每三个方才打败了野猴，却不坏了师兄名号？你想，那时他不要与俺每着急？到那时内斗起来，取经之行，怕要作废也！"

八戒连忙点头称是，那长老见沙僧言之有理，只得叹息一声。

八戒却安慰长老道："师傅，你且放心，以师兄本事，焉能败给那野狐禅、三脚猫的野猴？"

沙僧道："正是如此说！"

此时，行者与那野猴越打越起劲，飞得亦越发高远，那些凡人皆看不见了。长老见行者不见了，急道："徒弟每，且去看看师兄如何了也？"

八戒与沙僧得令，乃吩咐众人："且好生看护俺每师傅，倘有半点损失，拿你每小命是问！"众人慌忙点头答应。八戒、沙僧便驾起云来，霎时飞走，不见踪影。那些小民惊叹道："这些皆是菩萨也！"便对长老格外恭敬，只道徒弟已如此，师傅更当高妙，哪里敢轻视，皆当作活佛供奉起来了。

不讲长老这边，却说八戒、沙僧追上打斗的二人，只是远远跟着，不敢上前插手。这二人当真斗得你死我活，加上本事一般无二，你来我挡，打得煞是好看，如舞蹈一般，把八戒、沙僧眼都看花了也。

虽说本事一致，只是行者手上棍子殊非凡品，那猴子手上棍子却是普普通通一根铁棍罢了，打得久了，显出劣势。那猴子见落了下风，发了急，

道：“你不过以兵器欺人，俺不与你玩了！”便一个筋斗云，杳然无影。这边行者也是一个筋斗云，追上去了。八戒、沙僧见追不上，只得回来。

长老连忙问道：“你每如何便下来了？行者呢？”

八戒道：“师傅！你是不知，本来打到最后，师兄占了先机，那野猴不肯认输，竟驾一朵筋斗云飞走，师兄便跟上前去。你想，那筋斗云一纵，乃有十万八千里，俺每哪里有那等本领，故此只得回来。”

沙僧道：“师傅莫急，大师兄本领虽不能定胜那野猴，只是他手上兵器乃是神器，那野猴招架不住也，不过许久，大师兄定能得胜回来。”

长老这才放下心来。

果然不一会儿，行者一阵风般地来了。不料他却并无喜色。一降到尘土，便跪倒在长老面前，哭着道：“师傅救我！”

长老慌道：“行者，你却怎的了？”

行者哭着道：“我追那野猴到了天边，那天边有一颗美妙桃树，正生着无数鲜美桃子。我那时渴了，四顾不见那野猴，便摘了几个桃子吃。正吃着，忽然耳中一阵奇痛，原来是那野猴变化成一个小蜜蜂，乘我不小心之际，一下钻了进去。”

长老、八戒、沙僧大惊，道：“这却如何是好？”

行者哭道：“不好，这回他已经钻进我脑中去了！师傅！我这回亡命了！”

长老急得团团转，亦大哭起来，道：“天哪！八年师徒，一朝缘尽！悲哉！悲哉！斯人也而有斯命也！斯人也而有斯命也！痛哉！痛哉！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这时，一个轻小的声音自行者头中传出来，道：“谁在哭丧呢？”

行者疼得在地上打起滚来了，口中只是叫痛。

八戒、沙僧看得面冷，八戒忽然灵机一动，道：“师傅，有法了！有法了！”

长老流着泪，道：“怎么办？”

八戒道：“师傅，师兄最怕甚么？”

长老道："甚么？"

八戒道："紧箍咒啊！"

长老心下明了，不觉欢喜起来，果然端坐在地，口中念起紧箍咒来。那紧箍咒一念，行者在地上滚得更其厉害，不觉龇牙咧嘴，把个铁棍胡乱挥舞。那金箍狠狠地陷进肉中，却果然有效，那野猴在行者脑中亦喊起疼来，不一会儿，便尖叫起来。

八戒、沙僧赶忙道："师傅，加紧再念，待那野猴不叫，便是成功。"

长老果然更加念得急，却把个行者疼得难言其苦，真正痛不欲生。忽然，只听八戒大叫一声："停！"长老果然停住，问："如何了？"

八戒道："再念下去，那野猴没有死，先把师兄咒死了！"

行者得了喘息，方才不喊痛，却也奇怪，那野猴也不说话了。八戒一看行者神智有些清明，大喜道："师傅，成了，那野猴被咒死！"

只是行者却忽然冒了一句："此是何地？"看了看长老、八戒、沙僧，恍惚道："你每是……取经的和尚？那我究竟是谁？"忽然厉声叫起来："孙悟空！你出来！"

长老、八戒、沙僧面面相觑，低声道："莫非行者糊涂了？"

行者冷冷地看着八戒，道："俺知道了，你是猪八戒，你是沙僧、你是唐三藏，那么俺是……行者？"

八戒欢喜道："对啊，你就是行者，乃是俺每的大师兄啊！"

行者点点头，冷冷地道："果然俺是你每师兄。"

八戒对沙僧嘀咕道："你觉得有些不对劲吗？"

沙僧道："有甚么不对劲？师兄还是师兄嘛！不过是受了紧箍咒之苦，暂时有些不快而已，好在野猴已除，俺每可以放心西行取经了也。"

长老一听，欢喜道："好极，我每这就上路吧！"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昔日横波目 今成流泪泉 [29]

师徒每继续前行，过了青丘山、祷过山，眼前又是一座高山也。八戒叹苦道："山外还是山，究竟何处是个尽头？"

长老道："八戒莫要心焦，走了这许多路程，想来离西天已不甚遥远。"

众人只得勉力前行，近了那山，八戒、沙僧手中兵器忽地飞走，只行者兵器变化成绣花针，藏在耳中，故此不曾飞走。八戒、沙僧大惊，慌忙赶过去，熟料不及，那两件兵器已然嵌入山岩中。

八戒、沙僧赶上前，抓住兵器，要将之拔出来，不料那兵器像是生根一般，任凭八戒、沙僧使出吃奶力气，径自纹丝不动。

长老见八戒、沙僧吃苦，叫行者去帮忙。不料行者充耳不闻，泥塑的表情。却把八戒恼了，又不敢破口大骂，便嘀咕道："一路以来，不知是谁惹这猴头魔障，一味冷清对人，连师傅都不放在眼中！"

沙僧道："怕是师傅上次念紧箍咒，念得忒狠，把大师兄勒得九死，故此生了怨气。或者连人也糊涂了些，你不见他多日不言不语，连行动皆不灵光了也？"

"正是！只见他整日低头看路，从不见他看天，有些丧气模样。"八戒道。

沙僧道："如今大师兄不肯帮忙，却如何把俺每吃饭的家伙拔出来？"

八戒道："俺亦无法！"

沙僧想想，道："何不要这土地出来，问问清楚，若是山中有妖精，使法术把兵器吸住，先把妖精拿下再说，则兵器自然到手。"

八戒道："有理！"便狠命踩着大地，嘴中破骂，果然将这方土地公骂出来了。八戒一把揪住此公胡子，怒道："你这厮无礼，知道爷爷每到了，敢欺生不来跪迎？"劈头一个巴掌。

长老一见八戒使泼，慌忙拦住，向土地打个讯，道："小徒不肖，请土地公见谅则个。"

土地先自吃了亏，本待发火，此时看清四人形容非凡，知道不是善与之辈，只得咽下怒气，答道："好说。不知四位长老是何方人士？"

长老道："我每乃是东土大唐前往西天取经的和尚。"

土地吃了一惊，道："莫非尔等便是唐三藏、行者、八戒、沙僧四人？"

八戒抢口答道："何尝不是！"

那土地一躬到地，道："原来是圣僧每！小仙已经听闻圣僧每大名许久，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也！"

沙僧道："顺溜话少表！俺且问你，你这山中是否有甚么妖怪？"

土地摇摇头，道："此地自来清平，哪里有甚么妖怪？"

沙僧道："若无妖怪，俺每兄弟的兵器如何便嵌在那山岩中拔不出来？"

土地一看，笑了，道："原来圣僧每不知，我这山唤作磁石山，专吸人家铁器，二位圣僧兵器既是铁打的，自然要被他吸住！"

八戒道："果然？"

土地道："果然！"

沙僧道："然则能否将兵器拔出来？"

土地笑道："这有何难？不是小仙夸口，任你本事再大，要凭自家蛮力拔出兵器来，恐非易事，普天之下，只有小仙一人可以从此山取拔铁器哩！"

八戒道："乖乖隆地东，你倒做的无本买卖！又是独家经营，又是垄断此山，凡从此山过，都要被你狠狠盘剥，金银器物，怕不全被你收入囊中！"

土地呵呵一笑，道："那是自然！不过话说回来，做这等垄断买卖者，又非我一人；况者我上有老母，下有小鬼，中间还有一个土地婆，不千方构思，弄些外快，贴补家用，岂非要饿殍流荡了？"

沙僧道："莫要再哭穷，先将俺兄弟兵器取下来！"

那土地扭捏着不肯，伸出手，比划了几下。

八戒一看，道："你这厮犹豫些甚么？"

那土地言道："尔等何以不知规矩？"

八戒奇道："甚么规矩？"

土地道："现如今是有礼无钱事难办，你每求我办事，好歹出些人事，也

不枉我辛苦一场！”

八戒一听，大怒道：“你这剥皮的畜生！竹杠敲到俺老猪头上来了！”豁的又给土地一巴掌。

土地气得发抖，八戒还要打，被沙僧拦住。沙僧道：“你这土地莫要不识好歹，俺兄弟每都是杀人不眨眼之辈，你还是识相，做回好人。”

土地无法，只得念几句含含糊糊的咒语，两件兵器果然掉下来。八戒、沙僧欢喜接住。

长老乃问土地道：“敢问土地公，前此是何地？”

土地没好气地道：“前方是三面国。”嘀咕几声晦气，钻进地下。

过了磁石山，走了不久，果然看见一座城池，大书着“三面国”三字。长老道：“不知叫这等怪异名字的国度又是何种模样？”

近得城门，看见那一国之人，果然古怪，原来头皆有三面，乃是前、左、右三面，皆是一模一样面相，独后面是空着的粉红头皮。师徒每看见，皆咄咄称奇。八戒拦住一人，问道：“贵国何以长相如此古怪？”

不料那人一见师徒每，不觉大笑起来，那一旁的人被这笑声吸引，亦不觉大笑。

长老被笑得脸红，不知何处不周正，惹这些三面之人大笑。却恼了八戒，抓住一人，怒道：“你这些泼畜生，何以敢嘲笑俺每？”

那人道：“我每乃是文明之邦，焉能无故辱人，要怪还要怪你每自己哩！”

八戒奇道：“怪俺每？有何说？”

那人道：“怪就怪你每只有一张脸也！”

沙僧插嘴道：“树是一张皮，人是一张脸，有何可笑之处？俺看你每三张脸才是宇宙罕见哩！”

那人道：“料你每不知！实在我国独步天下者，正在这三张脸皮也！”

长老道：“施主夸赞三张脸皮独步天下，莫非有什么特别好处不成？”

那人道：“果然！果然！盖人有三面，却有好处。一者，前面乃是一味朝前看也；左右两面却可以旁顾，这样做起事来，便可勇往直前，又可左右

逢源，端的便无阻无碍，顺流直下……”

长老道：“然则后面何以不一齐长出来？”

那人嗤笑道：“后面是要不得的！从来只知往前奔也，过去还要它作甚！唯有抛弃过去，永不回头，方能信心百倍；若常常想及过去做的甚么糗事，便要恶心难受，那时煎熬，谁能忍受？故聪明之人，皆知断绝回忆，隔绝过往种种，如此便觉到前途一片明亮，过去的影子便不再跳出来搅扰人心情也！”

长老惊讶道：“如此说来，你这一国莫非没有历史？”

那人道：“说老实话，要较真起来，此一刻非彼一刻，你刚才问的问题，我早就忘掉；我刚才说的话，我也早就忘掉！譬如流水，绝不能异时踏入同一流水也！我姑且念你外人，不知我国非凡念想，才与你多言几句——要说历史，乃是过去之汇集，我国既已铁心向前，自然弃置历史于尘土，管它则甚！你也不能挖人土坟，掘人棺材，指点议论，否则死者难休，生人难受。盖生人者，乃死人之后人，或死人之友朋，斥骂死人，乃斥骂生人，人无完人，自然皆要受骂，如此骂来骂去，大家淹于口水之中，便把向前的那般心思丢盔弃甲了也！”

八戒道：“似有其理，只是‘人’说的太多一点，把俺绕得糊涂了。”

沙僧道：“你刚才说人有三面乃有好处，说甚么‘一者’，莫非还有‘二者’？”

那人接着道：“二者，人有三面，可以分饰三种表情，盖人之基本表情有三：喜、悲、怒也。其中怒者最多，悲者次之，喜者最少。然而人生于世间，需周旋众生间，带悲带怒，岂不惹人烦厌？故此我国之人皆甚聪明，分将三种表情在三张面皮之上，与人交流，则无不以喜乐之面相对之，如此这般，自然无往不利，天下太平也！”

“说的甚好！”行者忽然插嘴道。

长老、八戒、沙僧皆瞩目于他，不料他自说了这句话，又不言不语，把长老每弄得甚是尴尬。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相思黄叶落 白露点青苔 [30]

话说师徒每离开三面国，一路除了行者寂寞，长老、八戒、沙僧皆谈那三

面的好处，意见不一，亦不细表。

这一日，到了一山，名为浑夕之山。问了山中樵夫，知道过了这山，乃是一水，名为桃水，深有千寻。

“那水却大也不大？”长老问道。

樵夫言道：“这水自然盛大，有千寻之深，却甚为平淡，亦无波澜，可惜难渡，看各位造化而已。”说罢吟歌而去。

长老大是赞服，道：“这樵夫倒是有些方外之意，可见离西天佛国越发亲近了，否则樵夫焉能如此逍遥？”

八戒却道：“说甚么方外？俺观他所言驴头不对马嘴，语焉不详，才说水深千寻，又说水无波澜，忽然又说难渡。有这般古怪的水么？”

沙僧道：“争他怎的，只管前行，看那桃水究竟面目如何而已。”

长老说是，四人便往前行。果然，站在山巅，便见山下前面，晶亮广阔的，乃是一条大河也。

四人走到水边，不料无一船只，果然愁渡。

八戒埋怨道：“师傅身无法术，如何渡的他过去？却须在此停滞，做一条木筏子才好，那时方可横流到彼岸。”

正埋怨间，忽然见水中有个黑色东西，仔细一看，是一个人头也，却是一人在水中俯伏。

八戒一见，得意道：“果然那樵夫话语不真，若这河深可千寻，这人焉能在这水中如啄米似的沉没起伏？”

那水中之人闻到人声，把头抬起来一看，是四个异乡的古怪僧人，便道：“尔等是何方小人？”

沙僧喝道：“咄！大家初次见面，缘何言语伤人？”

那人大怒，道：“俺好心好意与你每说话，你每却敢恁般无礼！”说罢，忽然便从水中拔出手来——那手不知多长也，直伸入云天去了，却瘦得如竹竿似的，把师徒每惊出一身冷汗。

“妖精！”八戒道。

见八戒出言不逊，那人把鬼长的手臂劈空砸来，八戒、沙僧慌忙拿着兵器抵敌起来。单只行者在一边宠辱不惊，长老在一边瑟缩不已。那人有些怕八戒、沙僧的铁器，躲开了，两只长臂却一把抓住长老和白马，忽地举到半空。

“师兄，救师傅要紧！”沙僧惊呼道。

行者倒也拔出兵器，只是动作不比常日利索，眼巴巴地看着长老与白马被长臂人扔到对岸去。那对岸水草丰美厚重，长老与白马掉进去，无声无息，不知是何等结果。这边却把八戒与沙僧沮丧至极，皆道：“好好的师傅命丧了！”便发起泼天怒火，奋勇向长臂人攻去。那长臂人虽有长臂，其实法力全无，只是能吓唬人而已，此时见八戒、沙僧能飞能打，一时亦慌张起来，便向对岸退去。水落石出，这水渐浅之后，那人身材方显现出来，实在算得上如山之高，只是如芦柴棒似的，颇不稳称。只见那人迈开两条长腿，一步如越数里而去，八戒、沙僧哪里赶得上？

“似是龙伯族人？”行者嘀咕道。不料被八戒耳尖听到，怒道：“原来是你这泼猴捣鬼，引这人陷害师傅！”

沙僧慌忙掩住八戒嘴脸，道：“莫要胡言，大师兄焉是此等人！”

八戒扯开，道：“你不听他说甚么龙伯族人？明明是认识的！”

行者怒道：“认识又待怎的？”

八戒道：“沙师弟，这畜生已然公认了！”

行者大怒，扯住八戒待打，被沙僧死命拦住。他道：“如今师傅生死难料，且寻得师傅再打不迟。”

八戒方嘀嘀咕咕地舍了行者，却驾了云往那水草深处寻长老。寻了半天，被沙僧看见，叫道：“师傅在这里！”八戒慌忙赶去一看，大哭道：“师傅没了！师傅没了！”行者亦飞过对岸，细细一看，道：“明明有气，如何便说师傅没了？”

便把长老扶起，灌了一口水，那长老回过气来，蔫蔫地道：“徒弟每，这是何地？”

八戒抢先言道：“师傅，是这泼猴引外人来陷害俺每，要置俺每于死地哩！”

长老摇头道：“八戒莫要胡言！你大师兄本事，你是最清楚，若说要置我

每于死地，何必弄这许多周折？”

沙僧亦打圆场道：“大师兄一路保护师傅，焉能害师傅？如此岂非前功尽弃？”

那八戒被众人说他，恨恨不言。

这时，那白马亦从深草处拨刺而来。长老一见，不觉大喜，抚住白马道：“幸得你命大不死！”

长老又问：“那长臂怪物却哪里去了？”

八戒原自赌气，本不准备说话，此时听长老提及此事，恐别人贪功，慌忙道：“那长臂怪物是被俺与沙师弟打得落荒而逃！”

长老喜道：“八戒、沙僧却立了大功也！”便看了行者一眼，有些闪烁。

众人说话之间，忽然那白马嘶叫起来，对着水草喷汽。大家一看，那水草之中露出一个人面，眨巴着眼睛，正怯怯地看着师徒每哩！

八戒大奇道：“这是甚么东西？”便拨开水草，不料忽然听得几声鸳鸯叫，那人面的东西居然会鸳鸯叫？八戒仔细一看，原来这是人面鱼身的东西，也不知道它的名目。众人听八戒喧哗，皆来看，果然稀奇之种。

“却有人参果的流风遗韵。”长老道，“只是长成这等可怖模样，却谁敢吃它？”

“说不定那怪人偏就喜好吃它哩！”行者忽然道。

八戒冷笑道：“要论知人，自然大家皆不如你。”

师徒每又往前行，终于出了这水草丰美的所在，回望水泽，却有些闲看的意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前方所到，乃是一国，名为歧舌国。师徒每看到国名，皆道：“这国名为歧舌国，不知有何古怪？”

“歧舌，歧舌，莫非这国人舌分两半，如蛇吐信子一般？”长老道。

这边一人过来了，师徒每便拦住，问这国起名之义。

那人说话，八戒便盯着其舌头看，道：“不是舌头分两半。”

那人说的是："今天天气甚好！"

长老道："施主，我每乃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初到宝地，不知贵国风俗，故有此一问，还望施主表明。"

那人翻了翻眼睛，露白言道："难！难！难！"忽然便大摇其头，横着身子而去，全然不顾师徒每殷情求问之意。

沙僧道："师傅，这人像是一个风子！且莫管他，待俺再去问一人。"便将走过身边的一人拦住，慈悲问道："施主，请问贵国名为歧舌国，有何特别之义？"

那人看了沙僧一眼，又看看天，道："乃要风雨晦暗了！"

沙僧一看天，明明乃昊日当空，明耀光亮，何曾有些山雨欲来的意思？便道："你这施主好不晓事，明明晴空万里，说甚么风雨晦暗！"

那人点点头道："果然世人皆俗，都是人云亦云之辈，何曾有拨云雾见青天之人？所谓众人皆醉我独醒，能不悲乎？"

八戒对长老言道："不好，这是文昌国再现，可怕可怕！"打了几个哆嗦，有些寒意。

师徒每皆有些惘然，正在这时，最初被问之人忽地出现，一把薅住言风雨晦暗之人的衿领，怒道："你如何便与我作对，明明是我提出晴天论，偏偏你就唱反调，提出甚么风雨论，果然要生是非，何不于大众决之？"

那言风雨晦暗的人公然不惧，大言道："你那晴天论乃是短浅之见，焉能比我风雨论，洞观过往未来？若于大众决之，我自然胜你！"

二人便纠缠着，呼喊起公众来。那公众一听要分别二人是非，皆踊跃非常，很快围成一个小圈子，二人便在这圈子中央公然舌战起来。

那提倡晴天论者言道："举凡世间万事，以亲见者为真，诸位仰首望天，自然见天日朗然，何曾有风有雨，此君好为谬论耸人，以博一时出位，此等投机心态，实乃小人之心。"

那提倡风雨论者言道："凡晴日风雨之天，各为天气一半，非晴日即风雨也，故今则为晴日，焉知昨日来日不为风雨乎？凡时间者，乃流逝之物，此时所见所言，乃过往也，譬如此君言天乃晴日，言罢即已，并无关于晴日风雨本身也，即我言风雨，亦不过言罢即已，何曾关乎晴日风雨？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风雨晴日，不过前人胡乱命名而已，焉知当时

前人不曾以晴日一词比风雨之景，以风雨一词比晴日之景乎？”

此论一出，周围观者轰然叫好，那提倡风雨论者得意非凡，却激起晴天论者如山之火，忽地扑到提倡风雨论者身上，二人迅即纠缠在一处，一时不可开交，而观者皆品评指点，兴致盎然。

二人正交战酣畅时候，忽然有人大叫起来，道：“那边有精彩交锋也！”

众人一时把正打斗的二人忘掉，问道：“精彩在何处？”

那报信的人言道：“那边有两个海外归来的学者为着争论不休，已然打起来了，还动上了牙齿，一人将对方耳朵咬掉一块哩！”

众人听了，皆欢呼起来，道：“果然激烈非凡，却不知二人所争何事？”

那报信之人言道：“其中一人从西海学到甚么思想论，乃是西海一著名学者潜心多年研究得出，据此人言，乃是贯通古今宇宙的妙论；另一人乃是从东海一著名学者那里学得的想思论，据此人讲，这想思论才是穷究天人之变的最后理论，那思想论，乃是西海学者偷学东海学者之论，毫不知耻据为己有。故此，这二人便为自家师承打起来了。”

众人叹道：“还是出海者所学非凡，竟无一不号称能解决所有疑问！便是那些出海学者归来，亦是洋气非凡哩，言必带些难言之词，非我辈所能了知，实在高深莫测之论也。”

有一人大怒道：“尔等乃崇洋媚外之辈，想我国典籍悠远，传统绵长，乃在诸国之上，自然有无数理论，只是后人不学，不知前人早将所有问题研究殆遍，却要跑去甚么东海西海，挂甚么洋狗头，卖甚么洋狗肉，骗混吃喝，唬人不浅，实在可耻！”

其他人皆驳他道：“现今何等世界，你还抱残守缺？古书今皆已焚毁，只为新理论层出不穷，早已研究不过来也！况且世人皆知，东海西海，乃学问昌明之所在，非我国穷乡辟壤所能比。”

那人依然不服，便与众人舌战不已，非要众人承认国学乃独步天下之学问，众人被此人惹毛，忽然群起攻之，一时拳脚如雨，此人鬼哭狼嚎不已。

师徒每看得目瞪口呆，但见全国道路之中，皆是群聚之人，无不在大言大语，讨论这，讨论那，一言不合，便拳脚相见。

长老叹道：“不料这国人如此爱好学问，果然可钦可佩！我那东土大唐之

人，却沉迷享乐，不可救药，实在要向此国人学习哩！”

八戒偷笑，对沙僧低声言道：“师傅亦要学这些过海的学者，往西天取经，好回他的大唐做独步天下的学问哩！”

沙僧道：“莫要胡说，讨师傅嫌！”乃对长老说道：“师傅，如今看来，这歧舌国之义，乃是表明这一国之人喜好议论，且每每意见不一，所以舌头虽多，却是歧路，不是并行的也！”

长老道：“果然沙僧言的有理。”

师徒每便离开这些吵闹人群，找到王宫，呈上通关玉牒，那国王见长老乃是东土来的，以为多有学问，欲与长老舌战一番。长老早知此地舌战是不死不休，今舌战者为国王，自然不能死，盖死者只有自己，如何能战？便自言无甚学问，故此要往西方圣土，要向佛祖求取大道。

那国王亦知有佛祖一人，便邀长老取得大道回头，在歧舌国开一场法会，任人提问，辩驳一番，他的意思，是务要寻得佛法的破绽，亦好显得此国不凡。长老不敢否定，只得含糊认同。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 [31]

前去过了些令丘之山，钱来之山，又到一国，名为“女子国”。一见这国名，长老便有些胆颤，道：“观这国名，似乎尽国之人皆女子也，我等男子，进这女子国，恐多有不便之处。”

八戒道：“师傅，你怎的这等胆小怕事，想俺每堂堂男子，焉能惧那些女子，况且师傅不知，那女子若离了男子，真真可称生不如死也！”

长老喝了一声，道：“八戒又来谬论！”

只是要往西方，不得不过此国也。长老只得皱着眉头，低眉顺目，进那国都。八戒却有些喜色，挺着胸膛，大步前行。

果然这一国之人皆女子也，忽然见到四个古怪的和尚，无不侧目而视，议论不已。因天已晚，师徒每便寻思找一家客店，也可歇脚，待明日觐见国王，交那通关玉牒。

不料因四人皆男子，那通国之人嫌他每身有男子浊臭，哪里肯与方便，皆

掩鼻拒绝了。

长老每又不好与这些弱女子纠缠，只是抱怨晦气。八戒嘀咕道：“早知如此，化身为女子也就罢了，好在世上无男子国，专门拒绝女子进入的！”

寻了许久，方被一家客栈收留，盖店主乃是一个老婆子，眼不明，耳不聪，八戒细着嗓子学女人说话，方才把这老婆子骗过，慢慢吞吞地为四人找到一间客房，四人方才安稳下来。

长老甚是忧虑，道：“这国全无男子，想来那国王更难见到，不知如何方能得那通关玉牒上敲一印？”

众人亦觉甚难，都沉思不解。不料八戒忽然跳起来，道：“这有何难，待老猪夺这功劳去也！”

长老问他如何做法，他笑而不言，只叫等他便是。话完，拿起玉牒，学当年拿云的手段，化一阵清风，转瞬而去。却许久之后，方才回来。只见他面有呆色，摇头不已。

长老道：“八戒，通关玉牒在哪？”

八戒交上去，长老一看，果然上面已戳了女子国玉玺，不觉大喜。然见八戒神思怅惘，有些不清，不觉疑问，道：“八戒，你如何戳了玉玺？莫非做出甚么歹事来？却从头交代！”

八戒道：“师傅，此行令老猪甚是尴尬，只因多见了些不该见的人，多闻了些不该闻的事！”

沙僧奇道：“有甚奇怪之事，莫非此地有妖精？”

八戒点点头，道：“果然，此地妖精多着哩！”

长老一惊，道：“果然有甚么妖精，你却从头说来！”

八戒慢条斯理地说道：“话说老猪化身清风，飞到王宫，那女国王却正在批阅文书——要说那国王，真乃老猪生平所见最可怕之女人，只见她丑如嫫母，形如方相，前额如秤锤，双眉如荒草，身体如搓衣板，肤色黑若漆，形容惨烈非常……”

行者忽然插嘴道：“果然你见过嫫母？”

八戒撇嘴道：“俺却哪有闲情逸致见这种丑人，况嫫母乃上古死人，俺焉

能见她？”

行者沉默不语。

沙僧催促道：“果然这女人生得丑陋——却说后来如何？”

八戒道：“那国王当时批阅文书，玉玺正在其旁，俺便吹一阵风，将这国王迷昏住，便取那玉玺盖章。事毕，只听那国王叫了一声，道是身乏，侍臣每便叫摆驾，俺一时好奇，便跟住轿子，只见这国王进了宫寝，躺在龙床之上。侍臣便奏道：‘吾王，今日哪位妃子侍寝？’那国王便道：‘待我拈阄。’遂选了个三百三十二号。俺当时以为，所谓妃子，在此国，便当是面首也，不觉好奇，不知此国果然有何种男子。不料进来的却是一女子也。那女子竟天仙也似，不减嫦娥姿色，令俺大吃一惊。只见那妃子手中拿着好些器具，无非角先生、肉芙蓉……”

长老道：“这角先生、肉芙蓉是何物？”不单长老不知，沙僧、行者皆不知也。

八戒不觉得意，道：“俺料你每皆不知，这角先生、肉芙蓉，便如尊下裆中悬垂那物，只是乃别物所制，却能解女子一时之渴。更妙者，此等物可用之无穷，且操纵自如，要论实战，裆中之物岂其敌手？连那天上仙女，俺亦常见她每享用哩！”

沙僧、行者一时明了，只长老寻思甚久，方有些意会，不觉脸红，道了声“孽障”。

八戒继续言道：“那妃子却并不着急用这器物煞那国王之渴，却爬到那国王身上……”

长老喝道：“八戒，你言语有些秽淫，那女子与女子焉能……”

沙僧道：“是啊，师兄，事涉不宜，且删去若干字如何？”

八戒道：“师傅，你是方正之人，也知女子与女子，不能做那苟且之事也，何况老猪早是风流场中流连过的，焉能不知？不料今夜所见，方使俺赞叹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原来女子与女子亦能做那勾当也，妙处只是那香唇。”

沙僧道：“师兄莫要再说，意会即可，倘隔壁有人，岂不被人说项？”

八戒点头道是，继续言道：“俺见这场景，一时目瞪口呆，看了半宿，只见她每翻云覆雨，颠倒不已，想是欢喜非常，心中暗道：莫非世间已无真

男子，才使女子寻这等方式逍遥？委实可怜！看了许久，情知师傅挂念，老猪赶忙回来了。”

沙僧道：“果然奇怪，你说这偌大一国，何以便无一个男子身影？”

八戒道：“要知内里，还需问个中人，待俺耍个手段，问那店主老婆子一声。”

他便化作个粗夯的乡下婆娘，到门外敲起门来，那老婆子开了门，问是何事，八戒细着嗓子，道是外乡来此寻亲友的，因久寻不见，不得不权且住店。那老婆子便为之安排。八戒故意问这老婆子道：“奶奶，俺今日到这国中，见一国皆是女子，不知何故？”

老婆子道：“你是外乡人，想来不知我国风俗，我国自来并无一个男子也。”

八戒问道：“这却是何故？”

老婆子道：“在老早时候，尚无女子国，周邦那些吃了男子苦头的女子，纷纷聚于此地，日久便成一个小国。阴气遂日渐旺盛，久之，我国冒出一泉，只要喝了那泉水，女子便无夫自孕，生下来的，皆是女子，故此女子越来越多，遂号称大国。”

八戒道：“不满奶奶说，俺是个乡下婆娘，在俺家乡高老庄，俺亦有个男人，若说男人讨厌，却也着实讨厌，不过俺想奶奶不知，那男人有一物，实在是宝，俺每女人得了它，有无限畅快所在，实在不能割舍哩！”

老婆子叱之以鼻，冷笑道：“你所言莫非是男人裆下那话儿？”

八戒故意笑道：“原来奶奶亦识得个中妙处？”

老婆子却喝道：“你是糊涂！”她便自一抽屉中拿出一个角先生，对着八戒道：“你观此物如何？”

八戒故意道：“这物如何便与男人那话儿相似？”

老婆子道：“谅你村妇，不知此物，它却完全可代替男人那话儿，且可任意使用，要天长地久，便可天长地久，男人那话儿，用不多时，便坍塌了也。”

八戒道：“果然有这等好处？”

老婆子道：“那是自然。凡我女人，只要明晰此中道理，难道还要男人？只此一物，便可视男人如无物，弃之若破鞋了也！你想一想，男人除那话儿尚有一二可观之处，还有甚么好处？他每除了自觉天下主人，玩弄女子，喜新厌旧之外，还有甚么良善？我等女子，一入男人之手，便受他每百般欺凌，倘再不觉悟，难道要终生以泪洗面不成？不瞒这位大嫂，我当年亦做过人家媳妇，我那男人，在外花天酒地，一有挫折，回家便寻我出气，他是拳打脚踢，恶言恶语，何曾将我当人，故我千辛万苦，逃到女子国。”

八戒道：“奶奶所言，果然有道理。只是那些丢了媳妇的人家，岂不要来寻衅问罪？”

老婆子道：“早先时候，自然有许多人来此捣乱。我每女子，天生体力不比男性，当年不是那些人敌手，那些被掳掠回家之人，因知道世界别有乐趣，早无侍奉男人之心，故尽数请死。生者痛于此，便下定决心，要建立铜墙铁壁之国土，打败一切入侵者，为天下苦难女子设一乐土。众人思索多日，乃决定选贤选能，建立王国，又发动国人，建筑城池，总算万众一心，建立了金汤城墙。又教育女子打仗之术，发明防御之术，后来入侵者，被我每打得落花流水，伤亡惨重，从此诸国皆知有女子国，不敢再来瓜葛。我看你也是受欺凌者，何不入我国籍？也可早登乐土哩！”

八戒点头称是，忽然想到，他每是不费气力进入此国，甚觉奇怪。乃问道：“奶奶，我今日入城，听得人说有四个和尚来到女子国了，缘何这些和尚可以进来？”

老婆子道：“你是不知，我女子国遇见百人以外的男子，就要关上城门，开始打仗；若只是少数男子进城，却并不怕他，还要任他每在城中逛逛，待禀明国王，选黄道吉日将这些男子抓住，从此折磨他每，以为天下女子雪恨哩！”

八戒一听，魂飞魄散，连忙说累了，要去休息。进了房间，乘店主老婆子不注意，又溜进长老房间，将方才对话，合盘托出。大家一听，皆惊惧非常，决定天一明，便出城去。果然闻得鸡鸣，四人一马，赶出城门，守门卫士欲待阻拦，被沙僧架开，四人一马如飞而去，那些女兵哪里追得上。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长老苦吟道，“今日我每乃如丧家之犬，却知晓世间原有憎恨男子之国也！可叹！”

八戒却嘀咕道：“莫非在女子心中，男子真有这般可恶？如此，何不大家皆去了势，或者便天下太平，道德臻美，和平永固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门前两条辙 何处去不得 [32]

师徒每继续前行，一日到了一国，名唤深目国，那一国之人，皆是深目，面上若凿了两个洞，瞳子皆不可见。可怪的，是有两只兔子般发达耳朵。师徒每一问，方知这一国人原也如正常人一般，有秋水般明眸，只因数代前人不识大体，终日忙于数钱，连日月都无兴趣看，日深月久，遂把两只眼睛看得深陷，至今后人看天，只如一线；看人，乃是对面相逢若无，非得听声辨人不可，故此两只耳朵有异样妙用。那深目国的人常年如坐井观天，故此深恨前人，听得师徒每乃是自大唐而来，又复有明亮双眼，不禁羡煞。

问了路程，方知再往西，乃是无肠国、无心国。听这名目，便知是非凡之国也。

师徒每又经了些路途劳苦，先至无肠国。进了这国，见那街头上尽是蹲坐着的人，他每甚是高大，而腰围尤粗，形如大象。奇的是，这些人皆没有腿，都是坐在地上，垂头肆意狂啖大嚼。这些人面前，真乃山珍海味、珍羞罗列、香飘千里，皆是些罕见佳肴。八戒一闻这味道，霎时腹中空洞，轰然作响。便不顾师傅，大步上前，殷情问道："列位施主有礼，贫僧乃往西天如来处求取真经者，今行至贵国，腹中实在饥饿，尚请诸位施主好歹施舍则个！"

那些饕餮之人听得人言，忽抬起头，见是一个猪脸人身的和尚，皆呆住，一时停下手中、 口中动作，抬头把八戒看得稀奇。

这些无腿者一抬头，却把八戒唬了一跳，原来这些人头颅硕大，直如大斗，面目不甚清晰，五官亦难看清，唯有一张嘴醒目异常，鲜红夺目。

此时长老等亦皆看见。长老何曾见过这等人物，叫了一声，道："这是甚么人物？"

那些人被长老叫声惊醒，把硕大头颅点点，道："原来是外邦来客，我这国多年来却少见客人了也！莫要怠慢！莫要怠慢！"真是这人也喊，那人也叫，皆要师徒每到他面前共进美食。八戒一听有这等好事，如何不喜？便昂然坐到地上，正欲大嚼，被长老喝住。只因长老持守斋戒甚严，因见这些食物多是荤腥，故此喝止八戒。

八戒悻悻然地，依依不舍，只得勉强站起，欲离不离的。

见师徒每不肯赏脸共嚼，那些人皆大怒起来，都道和尚每忒不识抬举，肆意大骂起来，一时唾沫横飞。怒极的且将一口黄灿灿、浓郁郁的厚痰排出来，正中沙僧衣裳。沙僧岂是受得这等不白之气的，一时怒火中烧，突的上前，亦不顾长老意见，竟将那吐痰之人劈胸举起，一把扔到地上。

却只听得哗啦一声，师徒每一看，原来自那人腰下流出一大堆食物，却是保存完好者，与那摆在众人面前的美味一般无二。

师徒每这才知晓无肠国之所以为无肠国也。

八戒此时明了，不觉直道晦气，差点食了人排泄之物。

那些人听八戒如此言说，皆大摇其头，纷纷道："尔等外邦小国，自然不知我天朝上国道德。想我国立国以来，便将无肠之意发挥极致。尔等想啊，凡人生于世间，最重要亦最繁琐之事，莫如吃喝。而天下人滔滔者，亦莫不奔走于寻找食物之路上，如此，便把人生最重要时光尽皆抛弃。我先民忧心于此，乃穷心尽想，终于被他每想出一条前无古人之策，一举解决食物困恼。"

长老问道："不知贵国先民如何做法，可以一劳永逸？"

那些人道："其法甚为简单，而世人无敢行之者。尔等想，那食物自进了口中，需经过胃与食肠，在此过程中，浪费甚是严重，而从后面排出来的，乃成废物，岂不可惜。正因这一些浪费，世人需要日常进食，故此繁琐。我每先人能为人之所不敢为，他每想到，如果将肠道切去，则人之食物，自进食起，到从胃中排出来，大部分都保留着，新鲜如故，且亦无废物产生。于是，他每便将自家腰以下部位尽皆割去，果然，这一法甚是有效。尔等看，我每进食一顿，循环利用，可抵常人一年消化，岂非功在天下千秋之事？"

八戒忽然道："你每将腰以下部位切去，则莫非成了太监不成？"

那些人皆大笑道："你这和尚倒是个风流种子，言谈难忘男女大欲！其实那男女之事，最是伤人精髓，令人沉迷，遂逐日往死路上去而不知哩。"

长老道一声善哉，道："这话甚是有理，八戒可听清了？"

正说话间，那被扔在地上的人难以翻身坐起，在一旁苦求沙僧不住。长老见状，命沙僧将之扶到原位。

随之，师徒四人便离了无肠国，继续前行，乃到了无心国。

到了此国，一见，乃知无心之为无心了。原来这一国之人，虽有后背，却无肚皮，因此之故，内脏五府，敞亮可观，果然没有心。这些人把内脏栉风沐雨，却若无事，与常人一般。师徒每瞧见，不免大觉稀奇。

沙僧先上前问了一人，说了许久话，回来向长老禀道："师父，这无心国人其先原是有心的哩！"

八戒道："既然有心，何以后来便没有了？"

沙僧道："后来是因为这国人发觉自家的心不甚正常，先是红色，后变为紫色，再变为黄色，再变为金色，再变为黑色，复又变为白色，如此变来变去，众人不堪，觉得这等五颜六色的心被异邦之人看见，要宣扬得举世皆知，把无心国名声弄臭了，从此江湖上行走甚难。"

八戒道："心之色彩变化又何羞耻如此？"

"师兄，你是不知，"沙僧道，"这心之色彩是有说法的哩！凡红心者，乃良善之人，世间已然少见；这紫色之心者，乃是妩媚之人，专一谄谀，世间倒是甚多；这黄心之人，乃是目迷女色、男色之辈，被欲气熏染如此，凡人皆有此心；提及金心之人，乃是与孔方兄义结金兰之辈，如今普天下皆是此等人也，所谓天下熙熙，皆为此来，天下攘攘，皆为此往者；而黑心之人，乃是人性已失，属无恶不作之辈，故此等人之心，常日已难见阳光；而白心之人，乃是些毫无定见者，议论全依他人，殊失自家态度，人云亦云，此等心，盖被世人漂白一遍也。"

八戒道："如此说来，世人亦皆有红紫黄金黑白心也，只是何以独独这国之人忽然便没有心了？"

沙僧道："师兄难道不见这国人皆无肚皮吗？世人心之色，他人难知道，所谓人心隔肚皮是也；只这一国人，天生异禀，生来无有肚皮，故此心之色，每被人看破，好在这些人尚有些羞耻之意，故此一国人表决，乃一齐将自家心割去，从此他每便皆保住了自家心底之私，任谁也难知晓。"

长老听了许久，叹一口气，道："若要不知，何不本无？倘本无那些财色罪欲，则心之底色，何尝失去？可笑此国人做此釜底抽薪的手段，果然瞒得过天下人，却难瞒得过自家也。可悲可悲！此去佛祖，定将此国情形禀告，俾佛祖差先辈能人，来此布道说法，定能感得顽石点头，枯木开花也。"

八戒、沙僧道："果然师父是苦口婆心。"

过了无心国，乃是灌湘之山，尧光之山，石脆之山，鹿台之山，一山连着

一山，形势陡峭，观者心惊。好在长老是心如磐石稳，行者、八戒、沙僧是艺高人胆大，皆平安过去。这日到了一国，名为黑齿国。

黑齿国多水泽，即都城中人家，无不枕水而居。这国人肤色甚黑，形状伟大，甚是热情。见长老每乃是不远千里求取真经者，皆钦佩非常。家家都邀长老每随喜。师徒每不觉大喜。

却是一家宽宅大院的员外抢先将师徒每迎进宅第。长老先迈步进去，忽然大叫一声。八戒冒头进去一看，也叫一声，慌忙将长老捉回门外。

却是为何？原来那院中薄薄地清浅着一层水，在那水上徜徉的，是无数条赤蛇。

那员外见长老惊吓到了，慌忙扶助，问道："长老莫非怕蛇？"

长老惊魂暂定，道："某亦曾山居，亦见过蛇来，其实不怕，只是不曾见这许多蛇团在一起，且聚于人家之中，公然游窜。"

那员外道："长老莫怪，我这国人以蛇为友，家家皆要养许多蛇，蛇多者，人人艳羡；蛇少者，人人厌弃。"

"我那东土不然，是金多者，人人艳羡；金少者，人人厌弃。"长老道。

"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员外笑道。

"正是。只是不知这些蛇可会咬人否？"沙僧插嘴道。

员外道："长老每放心，我国之蛇皆不会咬人，且能助主人看家，与主人家孩儿玩耍，故此人人珍贵；想来东土之金，亦有诸多好处否？"

长老叹一口气，道："所谓金毒于蛇，噬人非浅，想员外当能想象。"

话说明白后，四人进了员外家，乃重重地吃了一顿饱饭，告谢而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知子去从军 何处无良人 [33]

行了许久，被一水拦住。

师徒四人便在水边寻觅起船只来。恰巧，对岸有一船夫，正摇橹而来。八戒慌忙大着嗓门喊道："船家！船家！这里！这里！"

船老大听得声响，便摇过来。

四人与白马上得船。那船老大问道："长老每这是欲往何处去？"

长老打个讯，道："贫僧每是要往西天我佛如来处求取真经而去的。"

那船老大叹道："原来是一心向佛的和尚，真真可敬可佩。"

说话间，行者因是口渴，弯腰捧了一口水喝起来。

船老大一见，慌忙道："不好，这位猴子长老要发狂了！"

长老一惊，道："船家，这是何说？"

船老大尚未言语，行者忽然大叫起来，道："俺是孙悟空！俺是孙悟空！"便舞着他那铁棒，突一声跳进河中。

长老、八戒、沙僧皆看得目瞪口呆。那船老大说话，道："果然猴子长老活活发狂了！"

长老回头问道："船家，何以你说我那劣徒发了狂？"

船老大说道："长老每，你等不知，这条水叫做狂水，凡饮此水的人，说话皆如风子。前此一国名为风狂国，那国之人，日日饮这水，故此说话颠三倒四，风马牛不相及。今日你的高徒喝了这狂河之水，难免要风言风语起来。"

长老慌得大哭起来，道："行者！可叹你一路开山架桥，经过多少风险，驱过多少妖魔，今日无心被这狂河所害，竟变疯了！"

见师父这般痛哭，连八戒、沙僧皆有些伤感。八戒亦道："师兄，俺是怨你近日有些言行古怪，却也记得你诸般好处，今日你狂了，便不得取经去也，半途而废，好好功名，付诸流水，实在令师弟每心伤！"

沙僧也掉了几滴眼泪，道："大师兄，你本领这般高强，天下又有几人能敌，不料天妒英才，把你毁在此地，叫俺每独自去取经，如何再敌那些妖魔鬼怪？"

正抱团痛哭着，行者从水中跳出来，大叫道："谁是行者？谁是你每师兄？俺孙悟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是天地间有名有号，地狱中响当当一个英雄，何曾情愿跟了你每做这等没出息取经勾当！"

长老一听行者说出这些话来，哭道："八戒、沙僧，你每看，你每师兄果然疯了也！"

行者骂道："俺坦然说出这些话来，你如何不识好歹，说俺疯了？想当年，俺大闹天宫，搅翻九幽地狱，尔等还不知在哪里投胎哩！"

八戒忽然叫一声不好。

沙僧收住泪，叫道："如何不好？"

"只怕大师兄脑中那个作孽的猴子又跳出来了！"八戒道。

沙僧道："果然，师兄说话口气与那猴子一般无二。"

长老一听，更急，催着八戒、沙僧道："你每师兄已然如此，你每皆自称有本事的，可去寻那能治师兄之风病的人来！"

八戒、沙僧道："要生要死，倒也不难，只是师兄乃是喝了这狂水发的风，这风病如何医得？难！难！"

船老大好一会儿不说话，此时忽然说道："要救他恢复清醒，又有何难？"

长老每一听，大喜，道："船家，莫非你有甚么灵丹妙药？"

船老大道："我倒是没有，有一地方却有哩！"

长老连忙问道："何处有？"

"风狂国都城东有一口废井。据闻多年之前，那里井水专能治人风病，因此之故，风狂国人都要自那里取水回家备用，以备家中人或者发狂。天长日久，那井水下降，一国之人为这水打起架来，国王无奈，将那井收为国有，先论桶而卖，再论罐而卖，最后论勺而卖，那价钱更是水涨船高，渐成天文之数，即那贵族大臣，亦自负担不起，后来国王见井水要干涸，便不再卖水，专将那水自家用。这倒好，出了大事……"船老大道。

"不卖水而已，会出甚么大事？"八戒道。

众人正说着话，行者又在水中翻腾起来，口中将天地神祇通皆骂了个够，口中嚷道："究是何人将俺老孙困在五指山？究是何人将俺打昏在地狱？那卖酒的小二是何人？那称作上仙的又是何人？如何前后皆知，只这一段时间里，一切统统不明了？"

沙僧不忍，对行者道："大师兄，你且莫心慌，俺每等知道如何救你，快马而去，端教你恢复清醒真身！"

行者回头道："说甚么清醒真身！俺老孙现在清醒得很哩！"

八戒道："你若清醒，何以说这些没头脑的话？"

行者怒道："你这死皮癞猪，焉敢骂俺！伸你孤拐出来，待俺敲击！"

八戒忽然大喜道："师兄，莫非你已清醒，如何便拿惯用的混语骂俺老猪？"

不料行者忽然又低头，自顾言说起来："不通！不通！莫非做了一场大梦？"

八戒道："不好！师兄还是风着！"

长老见行者口中只是叫着不通，心中甚是难受，慈悲言道："徒儿，你有何不通之处？若有不通之处，可问为师，即为师不明，难道世上便无人明了？"

行者被长老一语惊醒梦中人，跳起来大叫道："俺自不通，自有通人！俺自不通，自有通人！好师父，你这话端是妙哉！"忽地一个筋斗，消失于天际。

长老合掌悲道："行者端是发疯了，这一去，不知他到了哪里？却不要惹祸，早些回来的好？那风病还要治哩。"

沙僧道："师父，还请宽心，大师兄何等本领，平凡神仙哪里动得他一根毫毛？今虽不知他一个筋斗到了哪里，料他无居无所，天地间只有师父所在，方是他故乡也，看他不回来？"

八戒点点头，转对船老大言道："那方才说有甚么大事？"

不料那船老大却有些呆住了，此时见八戒问他，忽然跌在船上叩头起来，口中道："原来是现世活佛！现世活佛！小的看走了眼。"

长老慌忙将他扶起，道："船家快快请起，小徒只是有些降龙伏虎的手段，算不上甚么活佛也。"

那船老大战战兢兢地起来，口中继续言道："是出了大事，原来那国王被臣民杀死，另立了一个国王。"

长老不解道：“好好的，如何便要杀死国王？”

船老大道：“活佛心地慈悲，自然想不到人心险处。实在是那一国之人皆风惯了，习以为常。唯独那国王不风，那一国之人反觉得这国王行事乖张，皆道国王疯了，便一齐努力，将那国王杀死，另立国王。自此之后，那口井被新国王封住，再无人开启，到如今，不知其中还有井水没有，倘若还有，千万掇一碗来，救那猴子长老清醒过来。”

“原来如此！”长老道，“然则八戒、沙僧，你每中一人去那井边看看，有水好歹掇一碗来。”便去行囊中取出化缘的碗。沙僧救行者的心甚切，便请缨起来，得长老允了，驾一朵云如飞而去。

众人便在这船上等人，长老一面与船老大话些家常，一面赏玩那水景，心中感叹，不信如此清丽之水，却能引人发风。八戒等得无聊赖，转在船上呼呼睡起来。

过了许久，行者先出现了，他从半空中跳至船上，口中喋喋不休地骂人，把八戒惊醒。

长老好心问道：“徒儿，你到哪里去了？”

行者恨恨地道：“莫提！莫提！俺老孙先去天宫，那天宫之人皆说孙悟空早已死去，装作不认识俺，那玉帝老儿亦推托不认识。俺待动粗，被那些不识好歹的天兵天将拦住，正待与他每大打出手，玉帝那厮过来和事，劝俺去往南海问观音菩萨，或者知晓前因后果。俺老孙乃往南海。不料观音菩萨托着个鱼篮，在水边观鱼，对俺发问，只管摇头，命俺往西天如来处询问。那如来倒好，与俺卖起官司来，半吞半吐，只不明言，他道待俺取经至彼，一切自然明了。俺如何明白，欲与他强项起来，料不是他敌手，只得罢手。此时无路可去，想及当日是在地狱中开始忘事，便入地府，不料那些船夫、鬼卒、冥王一口咬定，说甚么孙悟空早就死了，它每并不认识俺。然则俺不是孙悟空又是谁也？俺又提及当年游历九幽地狱的旧事，那厮每却说其实无九幽地狱，岂不消遣俺老孙来着！俺一怒之下打死几个老鬼泄泄气。上至天宫下至地狱皆瞒着俺老孙，岂不可恨极了！”

此时八戒已醒，恨行者搅了他好梦，故意说道：“他每不是不知，恐怕并不曾有这等事哩！说甚么九幽地狱？俺老猪好歹也是个天上神将，怎的从不曾听说过？只怕你是一场春梦中去的哩！”

行者怒道：“你这偷吃偷懒、偷看春色的黑猪，如何敢诬蔑于俺？”

八戒被行者揪出旧事，恐师父责怪，便道：“师父，你看，师兄又疯了，

别人不知，难道师父不知？想老猪一路随师父以来，莫不循规蹈矩，师父千万莫信这猴子风言风语。”

行者怒道：“你如何一再说俺疯了？”

行者骂道：“俺坦然说出这些话来，你如何不识好歹，说俺疯了？想当年，俺大闹天宫，搅翻九幽地狱，尔等还不知在哪里投胎哩！”

八戒道：“你若不风，缘何说甚么当年大闹天宫、游历地狱？想那孙悟空早已死去，天上诸神仙尽皆知晓，你自称是甚么孙悟空，莫非那孙悟空回魂了不成？这难道不是风言风语？”

一席话说得行者无言，八戒得意。

长老见行者沮丧，便道：“行者不必心焦，既然佛祖允你取经完毕便告知你前因后果，你也不必到处去问，好在我每走了数年，想来离西天雷音寺已然不远，何不再等上一等？到时水落石出，自然还你清白。”

行者听长老这么一说，似有些领会，低头思索去了。

此时，只见沙僧取水回来，众人见他一脸喜色，料得了井水，长老不觉大喜，连忙对行者道：“徒儿，快来喝水，把你风病治一治。”

行者却有些愕然，道：“治甚么风病？”

长老道：“你难道未曾听到船家所言，方才你饮的这河水，乃是狂河之水，饮这水的人，皆要发风哩。”

行者变了脸色，道：“你这个软蛋和尚！取甚鸟经，救你那大唐无妄的穷民？又缘何说俺老孙发风？”

沙僧面露得意之色，道：“师兄，你平素有一次骂过师父没有？方才你骂师父，不正说明你发了风，还是吃了这井水，把你风病治好，俺每好赶路上西天去啊！”

行者一愣，暗觉奇怪，不料口中又说出话来：“叵耐你这悔脸的和尚！见你如见瘟神，却不离俺远些！”一说完，掩住自家嘴，有些莫名惊诧。

见行者如此骂他，沙僧不怒反喜，道：“这下越发明了，师兄你真的风啦。方才俺到了风狂国，问那国人城中水井何在，不料他每先自不答，却脱口骂俺，那话说的与师兄一般无二。怪就怪在，当俺揪住一人，提到半空，那厮吓得尿流，俺问他怕是不怕，他道怕；待俺问他自家是否真是晦

气脸，他道是晦气脸。俺要把他扔掉，那厮方才说出来，原来他是真怕，可见到俺脸便只能说晦气脸，其他话千万说不出来，却也怪哉，果然是些风狂模样。后来还是告诉俺井在何处，天幸那井虽然被封，待俺掀开盖子，井中尚有些残水，师兄且喝此水，好歹把你那风狂之病治好，不误俺每赶路之功。”

行者半信半疑，却又不得不信，只得将那井水喝了些，果然自觉有些不同。也不骂长老、也不抢白沙僧、也不揭短八戒、也不提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旧事。实乃皆大欢喜。

众人谢了船老大，往前路而行，只因沙僧已然去过风狂国，故此，到了那地，任那过往之人口枪舌剑，百般辱骂消遣。有讥诮三个徒弟面目别致的，谓直如妖精；有怪异长老身份的，皆以为乃是白面相公，做了三个妖精的面首；有知晓四人取经之事的，便大笑其无聊至此，乃敢大言救人性命，其实天下皆溺，救亦无用。不料师徒每皆抱定慈眉顺目宗旨，即性急如八戒的，亦不曾将眉毛皱一皱。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身去兮天畔 心折兮湖岸 [34]

这一日，过了槐江之山，前面遥遥地见着一个都城，行进一看，乃是屙丝国。似这等奇妙名字，师徒四人却不曾听过。

何为屙丝？进了都城一看，方才明白。原来这国都中，人家终日忙碌的，是蹲在家中，摆出肥白臀腚，对着一个大箩筐，似在屙甚么东西。是八戒好奇，私自跑去一看，飞奔来报告，道是这国中人屙的不是屎，乃是丝也。

长老其先不信，道自古只听说有蚕产丝之说，何曾听说人亦会屙丝？他自家腼腆着偷去一看，果然如此，惊得咋舌不置。

“反正俺每西来途中，所见非是妖精，便是怪人，又何必惊讶！”沙僧道。

“只不知这国人吃的何物，竟能屙丝？倘知此秘密，传布至中土，亦能救多少穷苦人家性命！”长老道。

“师傅，这还不明显，想来这些人每日吃的皆桑叶也，所以才能屙丝！”八戒道，“早知如此，俺也好教俺娘子以桑叶为食，免得她每日田中劳作之苦！”

长老喝道：“呆子胡说，出家人四大皆空，如何整日把娘子挂在嘴上？”

沙僧道：“师傅，待徒弟变化了去问问。”他便化作一个十一二岁的小沙弥，清净可人，甚得人爱，八戒不觉叫好。

沙僧走进一户人家，做施舍之问，果然人以貌相，见他是个漂漂亮亮小和尚，那户人家甚是欢喜，施舍了许多。沙僧借机问道：“众位施主，我观你每这国，人人皆能屙丝，真真天下独一无二哩，却不羡煞天下人！”

不料这番恭维毫不奏效，那些人反愁眉苦脸起来，家长道：“小和尚，你是外邦之人，果然不晓得我国国情与他国不同。虽然人人能屙丝，不必种桑养蚕，亦能使丝品畅销列国，但我辈却着实被这丝苦了也！”

沙僧打个讯，道：“如此便要请教了。”

那家长道：“本来我这国人有非凡禀赋，常人吃了食物，屙出来的是屎；只不知何故，我每屙出来的却是丝也。早先时候，这些丝不过与邻国作些互换，得些日用之品，以补生活之需，平素还是以种田打鱼为生。孰料时候不同了，我这国的人丝忽然走俏，宇宙列国皆辐凑而来，富商大贾，骈列国中，争相要这人丝，因此人丝暴贵。故此，我每官府着了急，动员全国人力，放下手中一切活计，专心致志，每日以屙丝为主，凡十二个时辰，蹲在箩筐之上的，规定最少十一个时辰，在箩筐上吃，在箩筐上屙。另一个时辰，方可用于行走散步，做些杂务而已。”

沙僧惊讶道：“莫非觉亦不准睡吗？”

“觉？没有说不准睡，只是要睡，也只能睡在箩筐里。”家长说道。

其家一个男孩，此时插嘴道：“其先我还以为这很好玩哩，因为官府免费发食物给我每啊，要甚么给甚么，越能吃越受夸赞，我倒是吃了好多好吃的哩。可惜不让我出去玩，从此再不能到田中摸鱼摸虾抓田鸡，与伙伴每捉蝴蝶、捉迷藏了。学也不能上，虽然上学也讨厌着哩！”说到这里，男孩忽就哭了起来，抓住沙僧的僧袍，道：“你多好啊，做了和尚，能到处跑。爷爷，我可不可以做和尚啊？”

那家长回答道：“做和尚？现在和尚也规定每天十个时辰坐在箩筐上，倒是留一个时辰念佛，还算是照顾哩！”

沙僧安慰道：“好在人丝既然价高，你每亦能攒钱，后来可以去他国过那安乐日子。”

不料众人听沙僧这等说，皆笑起来，道：“你这小和尚，可谓天真！人丝

价格再高，那钱也到不了我每手里！上面不知有多少大官小吏层层盘剥着哩！要说从前，那时人丝不值几个钱，我每常日以种田打鱼为生，日子倒也过得滋润！现在倒好，人丝价涨了，我每却一齐变成穷光蛋了！”

沙僧道：“小僧又不明白了，虽说那些官吏总要盘剥些，可毕竟人丝是你每自己屙出来的啊？价格既然这般高，你每总能得些好处吧？”

“好处？有甚么好处？我每现在连身子都不是自家的了，屙出的丝全是国家的哩！官府说这是珍稀物产，早就收归国有啦！”家长道。

沙僧这才明白，道声谢，匆匆回复长老去了。

长老一听，长叹一口气，道：“不料世事如此，人已不成为人，只是屙丝的工具！”

八戒接过长老的叹息，喊了两声：“悲哉！悲哉！”

长老道：“八戒，你也学会慈悲了！”

行者冷笑一声，道：“日日喊悲哉，又有何用？”

长老被行者之语噎住，却也不知如何堵他嘴，实在真的是，再如何“悲哉”也无如这国人民之苦何啊。

离了屙丝国，师徒每过了一山，名为求如之山。又过了一水，名为浮水，那浮水却有一等好处，任多重的人物，只要进这水中，皆要高高浮在水面，故此师徒四人如蜻蜓似的，轻轻巧巧把河过了。

过了河，又走数日，才见一座城。长老道：“前面那城，不知又是甚么所在？徒弟每，哪个去探望一番，做个入乡知俗之人，不要再像前番几次，一味只知惊讶咋舌，不知那些国人暗中如何笑我每自称上国之人，却孤陋寡闻哩！”

八戒踊跃争先，变化成一个胖大小和尚，学沙僧模样，大摇大摆，进了那城。不一会儿，八戒回来，一脸惶然之色，只叫道：“不得了，不得了，又是一个诡异所在！”

长老问道：“却如何诡异？”

八戒道：“数日之前，俺每在那屙丝国，见到的是人屙丝，已经大觉怪异；不料前面那国名唤卵生国亦不遑多让，他每是能生蛋哩！”

长老、沙僧、行者皆不信，道："人如何便生起蛋来？"

"不提你每不信，老猪若非亲见，亦不敢信也。"乃绘声绘色地言道，"这国人风俗与他国不同，乃是女子养家糊口，只因她每有一项非凡本事。"

"师兄，她每有甚么非凡本事？莫非能点石成金否？"沙僧道。

"甚么点石成金！俺方才不是说了嘛，这国女子会生蛋也！"

"莫非如母鸡一般，一窝生好多鸡蛋，卖与人家赚些外快贴补家用？"沙僧道。

八戒撇撇嘴，道："究竟是河里住惯的，小家子气！就是生再多的鸡蛋，焉能养一大家子人口？这些女子，是能生人也！"

长老道："八戒，你说来说去，把我闹糊涂了，方才不是说女子生蛋吗？如何突然又生人了？"

八戒道："师傅，你没听清楚，老猪是要说，那些女子生蛋，蛋孵出来的是小娃娃。"

众人摇头，道："果然匪夷所思！"

八戒继续讲道："这国妇女委实厉害，一窝能生四五只蛋哩！远近各国皆知这国妇女能耐，故此凡不能生育者，皆至此国，只花不多的钱，便能买回一只蛋，回去只要放在温暖火灰中，不下数十天，便能孵出一个小娃娃哩！这些妇女更厉害之处，是隔上一月，便能生蛋一次，故此生意做得甚大，家家门口车马络绎，门庭若市，讲价砍价的乱成一团！"

长老道："却有这等本事！但愿不要如屌丝国政府一般，把这些妇女全部国有了！"

"师傅这却放心，这国官府开明的很哩，他每只从那些妇女身上收些孵蛋税，对买蛋者收些交易税，便不管不顾了，所以，此地家家富庶，人人阔绰！"八戒道。

沙僧又问道："这国女子皆管生蛋，然则那些男子做甚么用？"

八戒道："这倒问的好！经俺打听，这国男子分成两类，一类乃是为人家做杂务充厮役的，另一类，则专做那些女子的面首。这国每年都要定期举办相亲会，凡身强力壮貌美男子皆上台裸露身段，凭那些女子挑选，以价高者得之，领回家专供女子享用，以此可保证女子产蛋数目足够，且质量

优良。俺闻得这些男子不仅来自本国，更有来自千里之外的异邦哩，连师傅本邦大唐，据闻亦有无数男子在此以面首过活。不瞒师傅，俺去那里询问，许多妇人人见俺长得壮实，都争着要把俺买下哩！像师傅这般貌美的，恐怕难过此国！”

长老一听，不觉大惊失色，连问道：“这却如何是好？这却如何是好？”

八戒道：“俺早为师傅想好了，只要用些烂泥抹在脸上，充小黑脸，保险能过此国！”

八戒却说的有理，长老无奈，只得依样行事，却惹得三个徒弟窃笑。好歹过了卵生国。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离恨如旨酒 古今饮皆醉 [35]

据闻前方有一山，名乐游之山，此山无甚稀奇，唯过了此山，便是寿麻国，那国酷热非常，人皆黑种。

师徒每一路听人将此国之热渲染，仿佛非此国人，则难忍那里太阳，肌肤皆要烤焦。

八戒道：“若寿麻国这般热，与童山比如何？俺老猪顶多再上天一次，降一阵清凉雨，好歹供俺每过去！”

行者见八戒提及童山，不觉变色，道：“提童山作甚？”

长老却以为行者乃是隔山打牛，意下是怨恨自己紧箍咒念得忒狠几乎要了他命那一段过节，心下甚是惭愧，便道：“行者，那时委实是为师不对，且莫怪八戒嘴快！”

行者看看长老，见其一脸诚恳，却也无从发怒，只得罢了。

行得不久，果到寿麻国。这寿麻国当真甚热，师徒每立刻汗津津的，忙不迭地举手挥汗。

“却迅即过了此国方好！”长老道，“我每这就去找那国王，将通关玉牒打上玉玺之印！”

徒弟每答应了，忍着一身臭汗往城中走。走着走着，四人觉不对劲，只因

这国都中忒也安静了些，竟寂无人声，连个狗都不吠。街道却甚宽大，惜无人走动，故亦不知从哪里问路。

八戒焦躁，道："那王宫却在哪里？"

沙僧道："却须寻人问一问方好。"言下便去路边人家敲门，孰料并无一户人家应门的。"怪哉！怪哉！莫非这是一个死城，城中之人尽被热气蒸发了不成？"沙僧道。

八戒道："待俺老猪来看一看！"便突地飞上半空，看了会，下来道："师父，那王宫却在城北，离此不远，俺每顺北而行，当能见到。"

四人便向北而行。八戒见长老忒热，起了一个孝心，把自家两只蒲扇耳扑哧扑哧地掀起来，聊取清凉之意。走了一会，实在焦渴得不行，却哪里寻水喝去？八戒发起气来，道："恁大个城池，却做了鬼都一般，人影皆不见一个，到哪里找水喝着？"见路边皆是人家，便对长老言道："师父，反正这城中无一人影，俺却去这些人家看看，倘有水，也好接济众人，否则焦渴而死，哪里还取甚么经？"

长老无奈，只得取个权变的意思，命八戒寻水。

八戒耸身进了近旁一户人家，不一会儿，便从那户人家跳出来，大叫道："活见鬼！活见鬼！"

长老喝道："八戒莫要胡言！"

八戒道："师父，你是不知，俺方才进去一看，这户人家正堂端端正正坐着十几号黑人，却一动不动。俺说明来意，指望那些人方便施舍些水，不料那些人一言不发。俺初以为他每皆是死人，其实气色不像，更况他每两只眼珠子却轮转得厉害，似有无穷之言要表，只是身不能动，口不能言。老猪亦不知他每何故，不敢擅作主张，请师父示下。"

长老甚觉怪异，道："莫非他每被你一时吓住？抑或中了妖魅？"便叫八戒依前跳进去，开了门，大家进去一看，果然八戒所言是真。连行者一路有些不阴不阳、情绪低落之人，皆好奇起来，跑近这些人身边，左撩拨右撩拨，果然这些黑人除了把眼珠子转一转，并无别的反应。

此时八戒已然找到水，先给师父喝了，自家又咕隆咕隆喝了许多，这才给沙僧、行者些。

长老喝了水，精神有些起色，乃端端庄庄打个讯，道："众施主，贫僧每是从东土大唐来往西天我佛如来处取经去的，路经贵地，实在口渴非常，

才擅自破门，喝了诸位的水，还请诸位见谅！”

这些话说的本来甚是标致，不料这些人依然不言不语。师徒每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八戒却道：“这些人死活不说话，俺老猪却有办法叫他每说话也！”他走到一人背后，忽然把两只手伸到那人腋下，不一会儿，那人脸上神色变化极大，先是微笑，继而拼命忍笑，最后终于忍不住，“哈哈”一声笑出来，这一笑出来，八戒便得意非凡，道：“果然俺这法有用！这厮每不是哑巴哩！”

不料这人刚笑一声，突然用手捂住自家嘴巴，脸上现出极恐怖神色来。连那些没有被八戒捉弄之人脸上神色亦非常害怕。

师徒每愈觉不可理喻。八戒拽住方才笑的那人，道：“你还不说话，再不说话看俺打你个落花流水！”

那人却不说话，原来不怕被人打。八戒见他不怕被打，却也没有法子。忽然道：“你不说话，难道其他人便不说话么？待俺再去捉弄几个，管找一个能说话的出来。”

此言一出，那呆若木鸡的众人竟一齐摇起头来，还对着方才笑的那人直使眼色。那人见状，忽然叹一口气，身子耷拉下来。八戒把他扶住，道：“你这人，好歹亦是一条汉子，莫非中了邪，如何便话也不敢讲一句？笑也不敢笑一声？”

那人看着八戒发呆，忽然拔腿就跑，众人不知何故，回头一看，原来他是把门关上，才又回来。八戒又要问话，只见这人捂住八戒大嘴，轻声道：“和尚你且轻言！”

见此，师徒每才知其中果然有些邪门。八戒点点头，那人又看着长老、行者、沙僧，三人亦皆点头，那人方把手挪开，却忽然掉下泪来，轻声道：“你每忒鲁莽，只怕今日我命送在四位手上！好在既然已说话，则亦无法挽救了！只得多说几句，生死听由天命罢！”

此言一出，把师徒四人吃了一惊。长老慌忙问道：“这位施主，不知我每四人做了甚么错事，连累施主命丧？”

那人轻叹一口气，道：“其实不怪你每异乡之人，只是你每不知我国白日若说话行动，实是要杀头的呀！”

“当真？”

“果然？”

师徒每皆愕然不信。长老道："哪里有这等古怪事情！莫非万马齐喑，便是正常；而百口敞开，便要索命？这世界青天白日，难道是鬼域阴森？贫僧遍至列国，从未听说有不准人说话的规矩！"

那人轻声说道："其实我这国白日不说话，也自有其道理。盖我国常年酷热，人皆不愿出门，即说话亦要费气力，所以白昼人人皆在家中，只到晚上天气清凉之时，才出来活动。自然，虽然白日大家皆不愿说话，然而总有要说话的时候，也总有要活动做事的时候，以前亦不曾见国王禁止过。只是近日新王登基，却定了一条法令，明文规定白昼一律不准说话、走动，违者斩首。"

"那却是为何？"长老问道。

"只因这新国王白日要睡觉，且他耳朵甚是灵敏，倘有人说话、走动发出声音，他便能听到，影响他睡觉也！"

行者忽然大笑起来，道："你这话莫非骗人！新国王既然厌听人说话、走动，自然不会派人巡逻，如此，倘有人说话，他又焉知是谁？"

那人冷笑一声，道："你这和尚好不晓事！我每国王何等神通！只要你说话，晚上自然有官府之人抓你归案，下进大牢，那时生死难料！更何况，你不知他在谁家安排眼线，或者隔墙便是官差，甚或家中便有线人，且我国顺风耳又多，一声咳嗽，都有人记录在案哩！"

"如此说来，你不是死定了！"八戒道。

那人一听八戒说话，伤心起来，顿时泪流满面，那不说话的家属每亦皆流起泪来，惹得长老怨八戒口不择言。

行者不言不语，低头沉思一回，也不跟众人说一声，忽然一个筋斗，到了天上。

八戒惊讶道："不好！这猴子闯祸去也！沙师弟，你在这里保护师父，俺看看便来！"便驾一朵云而去。

那人见两个和尚平地飞升起来，道是菩萨显灵，慌忙跪倒在地，千万求长老救命。长老看着沙僧，沙僧道："你且起来，俺每师兄弟定会想法救你一命也！"那人方才起来。

众人正在这边纠缠，忽然平地里起了一声雷："鸟国王！鸟国王！……"声音如斯之大，令人掩耳。这"鸟国王"叫声也不知连续叫了多少回，只把这寂寞的国都叫得轰隆隆直响。叫了一会，忽然那声音停住。

沙僧便道："听这声音，似是大师兄在叫唤哩！"

正在这时，八戒降下来，乐呵呵地道："师兄果然闯祸去了！"

长老慌忙问道："行者做了甚么？"

八戒得意言道："师兄飞到那王宫之前，直挺挺地站着，大叫起'鸟国王'来，一遍又一遍地叫，叫得果然声遏行云！把那王宫都振起来。不一会儿，那王宫卫士涌出来，责怪师兄扰乱宫廷，一时刀枪招呼过来。你每想啊，那猴子是个甚么人？见有架打，他难道不挺身上前？此时正打得酣畅淋漓哩！"

沙僧埋怨道："你如何不帮大师兄的忙，却只顾回来？"说罢，拿起兵器，便欲帮忙而去，被八戒拦住。八戒道："沙师弟，你去作甚？你也不想想，那猴子是甚么手段，对付那些凡夫俗子，莫非还要俺每插手？况且近日他心情不定，不要冲了他的霉头，寻你晦气，那时悔之晚矣！"

沙僧犹豫起来。

长老却急了，道："你每赶快过去，千万教行者慈悲为怀，莫要滥杀人命！"

八戒、沙僧只得答应，驾云而去。

等了好一会儿，忽然听得阵阵整齐脚步声自远而近，方才被逼说话的那人一听，魂魄皆散了，跌在地下，道："不好！不好！我的小命完了！"

长老道："怎么了？"

那人道："你没听到那是军士每来拿我了吗？"

果然那脚步声在门前停止，却有人敲起门来，恭恭敬敬地叫道："请问唐朝圣僧在否？"

长老望一望这一家之人，只得独自去开门，门外果然站着无数军士，只是皆和颜悦色也。还有一亭轿子。

为首的一名军士道："敢问哪位是唐朝圣僧？"

长老打个讯，道："不敢，贫僧便是唐朝来的。"

那军士大喜，道："如此好极，请跟我每走吧！"

长老惊慌道：“跟你每去哪里？”

那军士道：“我每大王有请，您那三位高徒正在王宫等您哪！”

长老这才放心，跟此人前去。进了王宫，只见三个徒弟正坐在席上，啃西瓜哩！那国王坐在龙椅上，一见长老到了，作出亲热之状，慌忙下了龙椅，将长老扶住，道：“不知圣僧光临敝国，实在有失远迎！”

长老慌忙谦逊了几句。

国王便将长老请在席上。长老问明沙僧，方知行者把这国的兵打得大败，国王无奈，方将他每供奉起来。长老大喜，乘势送上通关玉牒，那国王欢欢喜喜在上面戳上玉玺。

只见八戒对国王大言道：“你这国只因忒热，才惹得这些破事，待俺与你个方便，让你这世界清凉起来吧！”

国王大喜，道：“若得圣僧之助，将我国变成清凉世界，则我国定将诸位圣僧供奉起来！”

八戒不及多语，便飞身上天，消失不见。不一会儿，天上打起雷来，忽然一阵暴雨，果然清凉许多。国王赞叹不置。忽然，有大臣在殿外禀奏，宣进来一问，原来城东现了一条金龙，在地上滚几滚，滚出一条大湖来。这边正奏着，又有大臣进来，禀道，城南蓦地飞来一座山，清脆欲滴，葱葱绿绿，遍山是树哩！

不多时，八戒从天上下来，得意洋洋，道：“却看俺老猪手段如何？俺已命雨师定期为你这国降雨若干，东边又有了一条大湖，南边又有了一座大山，从此有山有水，想燥热，怕不能了也！”

国王当真有如天之喜，即全国臣民，闻此消息，亦皆欢心鼓舞起来。国王大喜，要重金酬谢，被长老极力婉拒。师徒每只要上路而去，国王不舍，却也无法。

一路之上，八戒出奇兴致，行者却冷笑起来，道：“你果然做得好本事！”

八戒道：“你莫非嫉妒俺？”

行者冷笑道：“你单以为救了一国之人，只怕却救不得一家人哩！”

八戒怒道：“你这是何说？”

行者道："你自去寻思，想来亦能明白！"

长老不知二人说的甚么，问行者道："你说甚么救一国人，却救不得一家人？"

行者道："俺只是忧心那一家人，只怕此时已经命亡！"

长老不信，行者道："倘若不信，则可令八戒去望一望，定能带个消息回来！"

八戒不待长老吩咐，便驾云而去。不一会儿，人回来了，一脸沮丧。长老问他，他只是不言不语。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由来花性轻 莫畏莲舟重 [36]

师徒每继续前行，这日来到一条水边，界牌上写着"溸水"，好在水并不深，明可见河底之圆石，师徒每便搴裳而过。

眼前现出一座明媚青山。一路行来，属此山为美。师徒每心情便好，加力而行，指望过了这山能有一处两处村居，也好歇脚歇脚。不料进了那山，却见这山上茅屋遍处皆是，只是忒矮了些，宽倒甚宽。

师徒每正忖度这些茅屋是何人所居，百思不解之时，却有人出现了。

咄！是何等样人！如何便在地上爬着前行？分明是人模人样，却学蛇行，在地上扭动，也不怕草石摩肚皮，动作甚是快捷。

那地上爬行之人见到师徒每昂然站立，吃惊不小，就大呼小叫起来，不一会儿，只见从树丛中、草丛中、树上、茅屋中钻出无数人来，皆是爬行敏捷之人，把师徒每围起来，叽叽喳喳，说的是方言，似在议论。

师徒每正不知所措间，忽有一人，大喊一声，围观之人，一时辟易，中间爬出一个老者，围观之人皆恭恭敬敬地目送他。

老者忽然用唐言说起话来，道："不知众位何方人士？"

长老道："贫僧每乃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路过宝地，望行个方便，容我每过去。"

老者摇摇头，道："如何便轻易容你每过去？"长老一惊，以为要多生事

端，那老者继续道："你每既是东土之人，便是我辈故土之人也！今日相见，乃是天大缘分，但请安心在此歇息几日，容老朽向长老每咨询些故人。"

长老一听，这才放下心来。恰那时，一轮红日已然垂于天际，暮色大增，飞鸟归巢，形迹甚是匆匆。长老决定在此借宿。

沙僧将马系在树上，随着师父躬身进了老者的茅屋。茅屋内倒也清爽，只是忒低矮了些，师徒每只得屈膝坐在地上，就着烛光，吃些米饭、菌菇、野菜，聊以填饱肚皮而已。

老者一家乃有四口人，儿子、媳妇及孙子。那孙子起先见师徒每形容不一，除长老清秀外，行者、八戒、沙僧形貌皆甚怪异，甚是害怕，后见诸人并不凶，发了好玩之心，爬到八戒腿上，摸起八戒嘴脸来。八戒倒是心平气和，任他拨弄，只听老者与长老秉烛夜谈。

长老问道："老人家，不知这座山唤作甚么名目？"

老者道："我每这座山唤作继无山，山上居民便唤作继无民。"

长老点点头，道："但不知何以这里人民行走皆如此不方便？"

老者叹口气，道："不瞒长老说，我继无民人天生没有骨头，故此在东土被人排挤，不得不翻越山河，处处流浪，后找到此山，因少人迹来往，方得稳定下来。"

八戒插嘴道："这却怪哉！俺亦曾于东土来去过，那里如你这等没有骨头，软绵绵做爬行之状者，比比皆是哩，何以独独你每便遭人排挤，迁徙无常？"

老者道："这位猪脸长老此话当真？若如你言，则我每岂非可以重返故乡了？"

八戒道："俺是惯于老实的，绝不骗你！当今东土，果然是这些没有骨头的吃得开，他每势力颇大，上下一气，互相提携，因此之故，凡要升官发财者，多入这一派。那些有骨头的人已然没了生计，死的死，风的风，装傻的装傻，装瞎子、聋子的装瞎子、聋子，实在坚持不下去者，不得不自卸骨头，以顺世界耳！"

老者一听，大喜，道："想我每继无民祖先身在东土周国，那时人并不多，亦并不碍人，只是那周民忒也可恨，百般欺凌我每祖先，时常唱些下贱的歌污蔑我每祖先没有骨头，我每祖先无奈，只得自周而西，经历千把

年头，方到此地安居——莫非东土风俗变化，却欣赏起我继无民的好处来了？果然风水亦是轮流！江山并不永固！”

沙僧咋舌道：“你等祖先从东土迁徙至此，竟花了千把年头！怎地便如蜗牛般！”

老者道：“你是不知。我每祖先从周土出来，曾在各国试居，不料住不多久，便被当地人赶出来。你想，从东土至此，其间有多少国家兴亡？况且千年之间，到处战乱，我每祖先战战兢兢，保命为先，千万留下继无民的血脉，只有看准和平之际，方敢寻找出路，故此蹉跎了，断断续续，用了千把年，才到此地安居。”

长老道：“老人家，目今世界，乃是太平盛世，自此往东，但放心前去，一路畅通无阻。”

老者喜道：“如此甚好！如此甚好！我等便寻一个良辰吉日，杀回东土故里，再振我继无民的雄风也！”

一夜无话，次日，师徒每便告别继无民而去。

离了继无山，师徒每过了白边之山，渡过柘水，见前面有一大城，近前一看，乃是一国之都，那国名为“反踵国”。

仔细一看，这国之人的脚果然是反踵的，却也无碍其阔步。还有一独特之处，乃是彼国人上嘴唇甚大，乃垂至下巴。师徒每暗暗称奇不已。

长老道：“不料脚踵反了，亦能自然行路，可见天下奇事多乎哉！多也！”

师徒每便到了这国的王宫，讨那国王玉玺盖一印。

国王闻得是几个东土的和尚往西天佛祖处取经的，便宣上来。那国王是个喜道之人，请长老每坐了，便寻一国学问大师来此与长老每论道。不一会儿，那些大师洋洋而来，皆面露油光，腹下便便，脚轻而头重，语多而声粗。一听长老每乃自东土大唐而来，便嘘声道：“大王如何把这几个东土的和尚拿来与我每论道？我每早闻得东土论学者，不过取四海之学，杂而混之，下锅搅拌一下，便成自己伟论，似这等二道末流贩子，焉能与我国学界等样齐观？”

长老被这些人说得脸红，国王见状，笑道：“或者如尔等所言，东土确多此等人物，不过也不全然，这位长老一片至诚往西方我佛如来处取经，朕观他气象庄严，料非浮泛之辈，定有甚深妙论，诸位与他谈论一番，必然水落石出也！”

那些人听国王发话，方才无语，便请长老先讲道一番。长老谦逊一会，因被那些人说成胆怯，只得就“无生”之论立言，说了许久，自以为乃多年浸淫，端的无懈可击。不料那些人待长老话音一落，立刻大呼小叫起来，有道“谬论！谬论”的，也有道“陈腐！陈腐”的，一脸鄙夷不屑之色。

长老胆寒，只道自家立论果然颇多漏洞，红着脸，请这些大师每赐言。

这些大师每且先不理他，只是团在一起，互相辩论，一时词锋山起，唾沫横飞，声若洪钟，势若风雨。长老细听他每互相交锋，先是有些敬畏，果然涉着无生妙旨。不料听得入了港，却有些相识。再听得仔细些，却原来这些大师不过是将他所论大卸八块，拆分凌乱之后，再就一面，做琐屑之论；或者重新调整次序，以为新论——实在并无甚大发明也。这些大师每议了许久，公推出一人来，只见这被公推出的大师，清一声喉咙，便以洪钟之声，口若悬河般议论起来，其间夹杂着其他大师每喝彩之声。

八戒对此论道只觉无趣，行者一路不说话，只有那沙僧听得甚仔细，听了许久，他对长老道：“师父，如何此人所言，与你却多有相似之处？”

长老道：“天下学术本一也，又有何奇怪？”

不料那宣讲中的大师听得师徒之间的对话，便打住，对着长老道：“你这厮果然道貌岸然，明明你之立论，皆是偷袭自我国，却转来我国卖弄，今日露馅，还要公然以‘天下学术本一’掩饰，却不可笑得紧！”

那些大师见此，皆嘲笑起长老来，一面转向国王，山呼万岁，口中道：“远方和尚，已然被我国学界辩驳至无言！此实证明，但得陛下英明领导，我国学术，永立于天下不败之地！呜呼！圣哉！”他每便舞蹈起来，那光荣尊严之相，料来笔墨难传。

长老摇摇头，低声喊着徒弟每，大家无声离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苔深不能扫 落叶秋风早 [37]

话说师徒每行了多个年头，经了无数风雨，其间辛苦之处，真言语所难形容。只看八戒，一路走来，人已瘦了一圈，转变了苗条。沙僧之胡须，亦丰茂非常，其间可筑巢了。长老本是个端庄漂亮和尚，如今已面瘦肤黄，寒酸对人。行者面目倒无甚变化，只是人变得诡异，话亦少，人亦懒散，终日无精打采。

这一日，师徒四人忽遇到一条大河，其水无名，却宽阔异常。彼岸乃是一个甚深树林，花木丰美，日光遍照，光明剔透，令人目眩。长老一见，心下不觉宽慰，对着徒弟每道：“似这等光明所在，怕是近佛国了。”

八戒、沙僧皆摇头道：“西方缘何那般容易到得？恐怕那树林还是甚么妖精装的幌子，骗人进去，他好一口消化了也！”

长老想起当日被巨蛇所吞之事，不觉叹一口气。

其时行者忽然开口道：“八戒、沙僧莫要胡言，此大河之彼岸，果然便是往西天如来而去的康庄大道。”

长老一听，大喜。八戒却道：“你莫唬人！你果然往西天去过一次，想来不过昏头昏脑，且从云中往来，何曾渡过这河？”

行者并不理他，只问长老道：“师父，你果然决心要过此河？”

长老怪道：“我等四人千辛万苦，所为何事？岂不正为着有一日得见佛祖，求他布法，取经回到东土，俾佛音普被天下无知无识，深陷苦海，不知回头之人！”

行者道：“好！好！好！师父果然慈悲为怀，只是却不知倘若取得佛经，果然能救得那一众人否？”

长老道：“行者此言，却是何意？”

行者仰天长叹道：“俺深心敬佩师父，却怕师父一番良苦用心，不免化为流水，那时却不要悔恨当初！”

长老怔了一怔，看着行者道：“你这话是说即使取回佛经，亦不能将那些人民险恶之心化为良善？”

行者黯然点一点头。

长老大怒，道：“想我主如来菩提树下顿悟甚深妙法，乃穷天人之思，可解众生一切烦恼，这等妙法，我东土陷于水深火热中的大众倘然见了，岂非趋之若鹜，那时自然救得众生脱离苦海！”

行者摇摇头。

长老越发怒起来，要念紧箍咒，被沙僧慌忙劝住。沙僧要行者向师父陪个不是，行者不语。八戒见状，乃挑动师父怒气，道：“师兄如何便胡言糟

蹋如来佛祖的大道？若有证据，还情有可原；若无证据，岂非信口雌黄？即佛祖不谴责于你，师父也要念紧箍咒念个十天半月哩！当真要向师父赔不是！”

长老果然道：“八戒说的好！行者，你且拿出个说法，有说法则好，无说法我就念起紧箍咒来，那时教你知道欺师灭祖的好处！”

行者冷笑道：“证据？要见证据，又有何难？”说完，从口中吐出一个镜片，形状不甚规则，只巴掌大而已。

八戒笑道：“师兄又显摆了，这一块破碎的镜片，算甚么证据？”

行者冷笑道：“似你这等鼠目寸光之辈，焉知此镜片的妙处？”

八戒道：“你这镜片有何妙处？”

行者道：“此镜片能照见一人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行为。”

八戒道：“俺老猪不信，焉能有这等神奇镜片？待俺一看。”果然端着镜片看了一会，忽然大叫一声跳开，道：“绝无可能！绝无可能！”沙僧慌忙将八戒扶住，道：“二师兄你看到甚么了？”

八戒道：“俺果然看见当日种种，连醉酒调戏嫦娥那段风流亦若在目前哩！却不是白日里见了鬼？”

沙僧道：“俺也来看看！”看一会，也跳开来，道：“果然！果然！俺过往种种，便如亲身再经历一番，此是何故？”

八戒一见行者有这等宝贝，便巴结起来，要再来看看自家未来如何，行者却不允他看了，百般纠缠，亦不管用。

长老见两个徒弟言语历历，不像个扯谎的，心下也就狐疑，不知该否去看。那边急了八戒、沙僧，推着长老道：“师父，你好歹去看一看，且告诉俺每取经后果如何？”

长老这才走到行者面前，拿过镜片看了一会，忽然流下泪来。

八戒、沙僧道：“师父，怎的了？”

长老道：“于这镜子中，为师看见自家幼时后院玩耍情景，想及那时父母兄长尚存，不免起了个悲切之意；又见自剃度后，遍游天下庙宇，寻访大德高僧，那时意气方遒，指点江山，何等青春！现在却不觉老之将至

也。”

八戒、沙僧道：“师父是有情了！继续看啊！”

长老只得定一定心神，又看那镜片，看了许久，又流下泪来，黯然道：“行者，你且将镜片收起来罢。”

行者将镜片收起，道：“如何？”

八戒、沙僧也围住师父道：“师父，究竟看到未来是何等模样？”

长老黯然道：“为师看见：到了灵山，为师祈求佛法，蒙佛祖答应，终于将大法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带回东土。后我在一寺中翻译佛经为华言，并在茫茫人群中宣扬大法。后来为师精力渐衰，终于蝉蜕，一灵不灭，奔赴西方世界，为我佛座下弟子。”

八戒、沙僧问道：“然则可曾见徒弟每甚么结果？”

长老摇头道：“只见你每与为师同登三宝殿，拜见如来，嗣后就不曾见着你每。”

八戒、沙僧慌道：“莫非俺每人到灵山，小命便飘渺呜呼了？”

行者道：“这倒未必然，实在此镜只能照见本人未来。俺每三人未来结果，师父哪能看见，”转对长老道，“师父，你可曾看见取经之后世界？”

长老黯然道：“罢了！为师只见后来化身千万，往东土询旧，不料人事代谢，那世间种种人事，丑恶之貌，无耻之状，比取经之前更甚，难道这果然便是未来世界？”

行者道：“若未来果然如是，则师父还要取那真经，救那些世俗之人否？”

长老哑然，踌躇不定。

八戒、沙僧道：“师父又何犹豫之有？既然镜中表明你已然取得真经，则真经自然得取，否则此镜则是假的了！”

长老点点头，道：“八戒、沙僧，你每二人说的有理。”

行者道：“莫非师父真不觉有改变未来之可能？”

长老道：“你问我，我亦不知。不过今日已然到此地步，莫非还有后退之路不成？”

行者这才无语。

八戒、沙僧却着急起来，道：“这就过河！这就过河！且看看俺每未来究竟如何？”

那时，彼岸却有一尾船，一点渔夫之影。

八戒扯着嗓子喊道：“船家！接人则个！”那船家看见师徒四人，咿咿呀呀摇着船过来。师徒每便欲上船，被那船家拦住，道：“马屁也要拍，钱财不能少，要从此水过，先付买路钞。”

行者道：“这话恁的熟口，似曾听过来。”

长老便翻行李，找出一块碎银。那船家嫌弃少，长老千言万语，才勉强收住。于是，五人一马一船，往彼岸而去。

至彼岸，师徒每步入林中，听得许多鸟噪之声。前去一看，只见一枯木，如人之形，甚是矮小，却有许多鸟集在那枯木之上，见师徒每走近，轰然一声，飞进林子深处。

师徒每上前一看，大是诧异，只因此枯木忒像人入定之状，而须眉宛然，骨架清晰。八戒大胆上前摸一下，忽地往后一跳，惊讶对众人言道：“此枯木似个真人！”

长老道：“我方才镜片中似曾见过一人，甚像此木。莫非此木果然是个真人？”

八戒道：“果然！果然！徒弟方才摸那枯木，恰如人肉，虽然干瘦，却有弹性哩！”

长老一听，慌忙跪下。

八戒、沙僧大惊道：“师父怎的了？”

长老道：“我记得当年释迦为寻觅大道，入定清修，乃至身如枯木，只怕此人亦是得道的高僧哩！”

正说话间，那枯木果然动起来，却是一个如梦初醒之人，一脸茫然，口中说道：“此是何世，尔等是何人？”

长老恭敬言道：“大师，此乃我佛如来时代，我每乃是从东土大唐往如来处求取真经者。”

那枯木之人叹息道："某在如来之前便已入定，盖当时料到如来时代，天下骚乱，故此苦修，忘却天人，只道醒来如来时代已过，孰料日子尚久！"

长老问道："不知如来时代结束，要在何时？"

那人道："如来之世，定为百劫之期，百劫既过，则世界成灰，有新世界出现，那时方是某解脱之时也。"

八戒、沙僧、行者皆咋舌，叹道："百劫之期，却不远哉！可叹！可叹！"

那人言罢，闭目入定而去。

四人离开那苦修僧，再往前行，忽然前路跳出十数人，手执兵器，额头涂着血，大叫道："来者何人？莫不是送死者？"

长老一见，胆战心惊，道："徒弟每，那几人要取我每性命哩！"

八戒道："师父莫慌，想那一路上要取俺每性命的妖精不知有多少，他每皆是有本事的，兀自不能取你性命，况这几个蠢贼？"

那十数个蠢贼果然言道："中间那和尚还算标致，我等祭祀突伽天神，苦于无质状端美者，今见此僧，正是其人，何不杀之，以血祭神？定然得神之欢心哩！"

沙僧喝道："你这几个蠢贼，身无本事，亦敢大言取俺师父性命？且吃俺一杖！"便将那禅杖如风如雨打去，那十数个蠢贼不过凡人，焉能抵得过沙僧神力，一时披靡，害怕而去，转瞬逃进密林中。

行了不久，出了树林，前方一片坦途。但见走来一队鼓吹人群，人群前有头大象，大象身上伏着一人，坐着一人。

八戒好奇，跑上前一看，坐着的乃是一妙龄女子，伏着的乃是一赤身露体之死者。八戒惊问，那些人道，死者要送往林中，投伺野兽，俾其灵魂升天；妙龄女子乃是死者之妻，自愿随死者去林中，一并喂饱野兽——只是却哭得个梨花春带雨。

八戒不忍，回向长老禀报，如此如此，说了一番。

长老道："此乃本地风俗，我等能奈其何？"

八戒甚是不满，嘀咕道："平日里只管青天白日的叫甚么慈悲为怀，到要

慈悲时就腿软，忒不是好汉！”暗中却将灵魂出窍，做一阵旋风，掇那女子而去，置于无人之所，方才回魂。长老、沙僧自是不知，行者却知，拍拍八戒肩膀，道：“真好手段！”

此时，那些人见忽然没了寡妇，一时大惊小怪起来，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将个孤单死者驮向密林去了。

师徒每继续前行，傍晚时分，到了一城，名为曲女城。

奇怪的紧，那城前立着许多官人，见师徒每到达，一齐高叫起来，道：“圣僧每到了！”

在喊声中，从城门中走出一座璀璨的象轿，那象轿之中，坐着一个辉煌的君王。长老一见，对徒弟每言道：“此人镜中曾见，乃是全印度有名的君主，名为戒日王的便是。”

那戒日王从象轿中缓缓下来，快步上前，便顶礼双足，一时官人散无量香花，大家皆颂起歌来。

戒日王道：“圣僧终究到了，寡人却牵挂得紧哩！”。

长老合什言道：“戒日王陛下，如何便识得贫僧每？”

戒日王笑道：“本王最敬佛祖，三年之前，便知东土有一圣僧，虔心向佛，不惧十万八千里之遥，欲往我佛如来处领取真经！私心仰慕得紧！故此数年之前，便已派人在殑伽河畔守望，却守望了三年，今日得了消息，知道圣僧每终于到了！”

长老感激道：“如此难为大王了！”

戒日王把手笑道：“圣僧说哪里话？寡人虽为国主，却不如圣僧求道之人，可得永生，故此钦敬，正欲向圣僧访求大道哩！”

乃吩咐下去，将师徒四人迎进曲女城中。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月暗送湖风 相寻路不通 [38]

话说戒日王将师徒每迎进宫中供养，甚为丰富。那戒日王对长老道：“不知这三位是圣僧徒弟否？”

长老道："正是劣徒，一路上亏得他每降妖伏魔，方保护贫僧到得贵土。"

戒日王道："如此看来，三位长老乃是大有本领者？"

八戒拍拍肚皮，道："俺不是胡里海天 [39] ，俺每兄弟三人皆是打架的行家，杀人的里手，一路保护师父而来，其间不知打杀多少妖魔鬼怪哩！"

戒日王道："如此失敬了！"正与师徒每谈得馨美，忽然听得宫殿之外格外热闹，戒日王大怒，道："寡人在此款待贵客，却谁敢在宫门外喧闹？"

执事者慌忙跑出去，一会儿回来，跪在地上禀道："必胜戒日王！那宫门外喧闹者，乃是我国一些外道，闻听得圣僧自大唐东土而来，得王倾心接待，皆大不服，要与圣僧论会，一较高下哩！"

戒日王大怒，道："叵耐这厮每！寡人早已明言，方今天下一统，只许信我佛如来，这些外道异端胆敢公然信奉异道！来人哉！将刀去，斫这些外道的头来见寡人！"

长老慌忙止住，道："大王，佛祖以慈悲为怀，且留他每残命！"

戒日王踌躇道："圣僧果然慈悲，只是这厮每忒也不敬圣僧，若不教训他每，圣僧何以于我国立足？且传至全印度，人皆知圣僧被些外道所侮，却不丢佛祖之脸？"

长老双手合什，道："大王，贫僧情愿与他每议论，一较高下……"

戒日王大喜，道："甚好！甚好！圣僧妙论，寡人亦想一聆，便请圣僧与之较量罢，却要挫了他每锐气，显扬我佛如来光辉也！"

戒日王便随着长老出了宫门，果然宫门之外，皆是奇异之人。戒日王道："圣僧且看，这底下异端外道，凡分四种。一者餔多外道，你看他每遍身皆涂白灰，仿佛艾白；一者离系外道，遍身无衣，最害风化，且其喜欢拔掉头发，划破肌肤，使若临河之朽树，这等人，乃使我国少女见之如狂；一者髅鬘外道，以绝食为道，全身骨感，常杀人，以髑髅为项链，攒挂颈项，行若夜叉，却自序标奇；一者殊征伽外道，摹拟犬豕，恶衣恶食，饮啖便秽，浑身腥臊，若新发于溷中。" [40]

八戒见髅鬘外道，甚觉亲切，对沙僧道："沙师弟，莫非那是你的旧相识？"

长老却朗声道："诸位求道之人，贫僧便是大唐东土来的和尚，不知诸位有何赐教？"

那底下之人吵吵嚷嚷，人人皆想先出来与长老辩论一番，获个头彩，亦好为自家一派争光，因此争执不下。

戒日王大怒，道："你每这些异端外道，寡人有幸请得圣僧，你每却来捣乱，要甚么辩论！今圣僧屈尊出来，你每又大吵大叫，无人出来辩论，成何体统？莫非在嘲笑寡人么？来人，将这些无礼的畜生每斫去头颅！"

那些人一见戒日王发怒，皆惶恐起来，道："必胜戒日王莫恼！道人每只是不知该由何人与这位东土来的和尚辩论而已！待道人每商议片刻！"

只见他每议论许久，公推一人出列，道："必胜戒日王！道人每一致以为，这位东土来的和尚若真有本事，可至殑伽河，与阿耆尼圣者辩论。"

戒日王大惊，对长老道："圣僧，这阿耆尼乃是我印度有名苦行者，苦行清修，已然数十年不发一语，不见一人，不知圣僧可有把握辩论过他？"

长老道："贫僧不远万里，来到贵土，正要遍证高人，若胜过他，自然是好；若胜不过他，亦是我师，有何不可？"

戒日王道："圣僧有所不知，那阿耆尼修行之地，与众不同，他在殑伽河立一高柱，端坐其上，又将登云之梯毁弃，他人皆不能上去，他亦不与人语，只与鸟对谈。法师却如何上去与他辩论？"

长老笑道："大王且放心，我那三个徒儿颇有些本事，要送我上高柱，殆非难事！"

戒日王大喜，便宣诏赴殑伽河。至殑伽河，果然见一高柱，约莫百米之高。上有一人，枯瘦如木，端坐不动。那些道人见之，皆热泪满面，五体投地，口中贡献无量颂词。连那戒日王亦恭敬其心，手膝踞地，拜了三拜。

长老回头对徒弟每言道："你每哪个送为师上那高柱？"

却是八戒格外踊跃，争先立功，拉住师父手，忽地上了天，将戒日王众人惊得目瞪口呆。

戒日王大喜，道："果然圣僧了得！"

那些道人亦窃窃私语，道："果然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究竟是有本事的，不然亦不敢只身万里，飞越关山，到我这国度来求学问道。却小觑了他也！"

八戒将长老放在台上，自家又下来，随喜了戒日王许多恭维，自然得意。

却说那高柱本亦不大，只容二人也。那平台之上，却有些腥味，多鸟毛和血点。长老掩鼻不乐，端详那阿耆尼，只见这道人面黑如泥，身瘦若竹，毛发长似乱草，身上只挂着绺绺衣丝，肋骨高高隆起。只是眼睛有些怪异，长老细看，才知此人眼珠早已不知去处，只剩两个窟窿。

长老不觉生了惺惺相惜之情，恭敬道："大师有礼！"

阿耆尼颤颤地言道："你是何人？"言辞中却有些惊喜，有些忧惧。

长老道："贫僧乃是东土大唐至我佛如来处求取真经的和尚，今到贵国，贵国学道者意欲辩论，提出大师名号，故敢上台，与大师言语周旋，望大师多多指教。"

阿耆尼闻听此语，两个眼窟窿中流出许多清泪来，颤抖地道："哀哉！哀哉！我亦不知过去多少年月，自家只疑从此永在高柱上，孤独了此一生，死为野鹰之食，不料尚有人来此！我且问你，你是如何上得此台？"

长老道："贫僧劣徒颇有些本事，是他送我飞上来也。"

阿耆尼道："你那徒弟能送我下去否？"

长老道："大师？我闻说你数十年前上此高柱，意欲穷究人生，参透生死，莫非大师已然了悟一切？"

阿耆尼道："甚么了悟生死？我实在是被骗的哩！"

长老大惊道："此是何说？"

阿耆尼道："数十年前，我尚是一个年轻人，一心求慕大道，听说殑伽河边有一圣者，便虚心求道。那圣者道，欲知大道，非苦修不成。我不知如何苦修，那圣者便告知我河中立柱之法，他说只要在柱上端坐，在绝对孤独中苦思数年，自然瓜熟蒂落，了悟大道。我轻信此说。那些闻得我要在河中立柱者，若发狂一般，为我建起柱子来，我便顺着登云梯爬上高柱，当时真不知死为何物。待上了高柱，我为求决绝，令人将登云梯折毁。当时心中，却恁决绝！但见下面人群，敬我如神明，拜我如父母，我那私心，更不知有多少得意！"

阿耆尼咽了一口唾沫，继续言道："起先在高柱之上，我尚能坚持数日，后来不能坚持，盖当时只知修道，却不知生计，连食物都不带，如此岂不苦了！欲待叫下面之人送食物，可是听他每敬佩我不食不语，端坐不动，

果然大德之貌，我那虚荣心便阻止我开口。你想，倘若不数日便要下来，且要食物，岂不惭愧于心。实在无法，只得觅些鸟儿，盖我端坐不动，正成鸟儿倦栖之处，好在我敏锐，常常捉住它每，才解饥饿。幸得此地多雨，又解决燃眉之渴，故能长年累月坐在此处。我又觉孤独，渐渐便与那些鸟儿言语，其实不过自言自语。不料下面那些人见了，皆以为我已通大道，都非常佩服，越发钦敬，我更不能开口下柱。如此便使我度过这许多年月，至今都已绝望，以为此生无再下柱之机。不料你却上来。可叹你上来与我辩论，我其实哪里有甚么大道，数十年光阴，只是苦熬而已！”说罢痛哭流涕。

长老大是可怜，道：“不料果然如此！先生原来恁般无奈，然则我命劣徒送先生下柱如何？”

阿耆尼大喜，道：“如此多谢！只是还请你下去之后，莫要提我方才所言，我也好受人供养，将残生打发了，从此再不受饥渴之苦。”

长老踌躇道：“只是戒日王若问起辩论之事，则我待何说？”

阿耆尼却不知戒日王何人，经长老说了，方才明白，点头道：“既然如此，我便对那戒日王说你辩论全然胜过我，也算报你救命之恩。”

长老道：“也只得如此。”

便对下面喊道：“徒弟每，辩论已毕，却带为师下去！”

这次是沙僧卖弄争先，飞上去，听长老之言，一手提一个，将二人送下大地。

阿耆尼一至大地，便跪在尘土中，亲吻那土地，眼中流下泪来。见阿耆尼如此，那一众道人尽皆跪下，也学阿耆尼之样，亲吻土地起来。

戒日王道：“圣僧，辩论之事如何？”

长老正踌躇，不知如何回答，那边阿耆尼道：“莫非乃是戒日王么？数十年前，我上此柱，还不曾听过你名字哩！”

戒日王慌忙道：“正是！正是！大师参道数十年，小王不过掌国十数年而已。”

阿耆尼道：“你也不必问，方才辩论，我已败于这位东土来的僧人，他果然议论精深，乃不可多得的高僧！”

戒日王大喜，道：“果然？”

阿耆尼道：“果然！”

那一众道人听得如此，皆咋舌不已。阿耆尼对道人每道：“我虽了悟大道，此僧却是后起之秀也，尔等今后可多向之求教！”

那些道人唯唯答应。

阿耆尼便道：“如此，你每且将我抬走罢！”

一时便有无数道人抢来，要将阿耆尼夺回去供养。戒日王凭借王者身份，抢先命人将阿耆尼用象车接回宫供养去了。见阿耆尼尘踪已去，戒日王又顶礼双足，对长老恭敬起来。随命众官，将长老师徒每恭迎进宫，因是辩论得胜，曲女城人人皆知，见香车路过，皆伏在尘土中，口中但叫圣僧不已。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桃花带露泛 立在月明里 [41]

师徒每便在城中受尽供养。

戒日王答允长老，当亲带兵马，护送长老朝圣灵山。长老感激不尽，因此情愿多留宫中，以备戒日王与王子、王孙每询问大道。

这日，长老问戒日王道：“我闻得曲女城中有佛家遗迹，不知何在？”

戒日王道：“城之西北，有一窣堵波，乃无忧王所建，当年我佛如来曾于此说法七日，至天散香花，如来复留发、爪、牙于此，实乃印度名胜。”

长老大为赞叹，发愿要去拜见。戒日王无空，长老便与三个徒弟往窣堵波而去。路亦甚长，师徒每此时方得机会细细观察印度民风。但见那些男女，皆修鼻大眼，肤黑浏亮，大多赤脚，欢喜染其牙齿成赤色或黑色。男子绕腰络腋、横巾右袒，衣服似是蚕丝所制，轻薄如风，或红或白，他每髭发剪得甚是讲究，如二月牙，敷贴唇上；女子则襜衣下垂，顶上立着一段小髻，余发垂下。男女大体如此，但亦有异常者，如女子或于头上戴一花冠、树冠，身上则悬挂璎珞，行动如音乐；或者短衣，颇同胡服；或者身上插着孔雀羽尾，明丽如日；那披挂髑髅的乃髅鬘外道，天体的是离系外道，艾白者餔多外道，师徒每早知；亦见有以草覆身上作为衣服者。

果然是异邦风流，情调动人。

忽然听见前方有敲锣之声，只听得市人闻声躲避，如避蛇蝎。师徒每惊诧，不知是甚么惧人之物，待那声音近前，听得仔细，乃是：

“首陀罗至，众生避！”

那喊叫的乃是数名枯瘦体格之人，面目黧黑，形象模糊，难以分清五官。他每一人背拉车，后面、旁边皆有人帮着推，那车沉重碾过大路，散发臭浊之气，路人纷纷掩鼻。

八戒却不惧这些浊气，道：“不过屎溺而已，何以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俗话说：道还在屎溺之中哩！”便扯着旁边一人，问道：“这些是甚么人？缘何你每这等避着他？”

那被揪住的人见是八戒，也是识得的，知道是东土来的圣僧，国王贵客，恭敬非常，道：“圣僧，你不听他每自报家门么？他每便是首陀罗，乃我国最贱之民，人人皆避之。”

八戒不解道：“俺闻得佛祖说过，众生皆平等，何以这些首陀罗便是至贱之民？”

那人道：“你不看么？那些贱人只能打扫屎溺，清理垃圾，所食之物，亦不过垃圾中收拾出的残羹冷炙，他每不是贱民，还有谁当得贱民之号！更可怪者，最近这些贱民目无王法，公然白昼处理屎溺，怕不是要造反么？却不找死也！”

八戒大摇其头，对长老道：“师父，这印度乃我佛如来发源之地，想那佛祖光芒自然普照，何以这曲女城中还有那么些异端外道？人亦分贱民与否？”

长老亦不明就里，只得道：“过不多久，便到灵山，到时可向佛祖当面求教，想来定有道理在。”

四人又前行一会，忽然见路上一人，公然高耸其腚，就那路上屙出一泡屎来。八戒欢喜不置，跑过去，拍那人一肩膀，道：“老兄，你是首陀罗否？”

不料那人一听八戒喊他做首陀罗，不觉大怒，屁股亦不擦一擦，裤子亦不及提起，便腾地跳起来，给了八戒一巴掌，道：“你老子才是首陀罗哩！”忽然看出八戒乃是殑伽河边能飞的东土和尚，不觉害怕起来，提起裤子，如飞跑开。

八戒被人无端打一个巴掌，尚未明白过来，那人已然跑得无影无踪，不觉大叫晦气，却也不明其中道理，自家嘀咕道："明明看你在路边公然屙屎，想来亦只有首陀罗贱民方如此不拘，难道你便不是？"

沙僧道："师兄，你莫嘀咕了，难道这一国之中，只有拖屎溺的人才会屙屎溺？想来这位仁兄一时情急罢了。"

长老亦招呼八戒，令他弃去前嫌，努力走路。

这么行着，却到一个衙门所在，只见围着许多人。八戒、沙僧、行者皆不免好奇，撺掇长老去看一看。围观之人见是东土圣僧来看断案，自然让出道来。只见衙门之下，跪着两人，听众人议论，方知是甲称乙偷了他牛，乙则坚决否认，以此纠缠不下。

那官长见事难定夺，又见东土的圣僧来看案，急于表现，便叫道："无知小民，快快招来，如若不然，水火伺候，那时分出因果，后悔不及。"

长老道："徒弟每，这水火伺候是何意思？"三人皆不知。旁边的人说道："圣僧往下看便知，除了水火，还有秤、毒哩！总有一法，自然使做贼的显露形迹。"

只见小吏用盆端出两块烙红的铁板，放在地上，那官长命二人分别站在一块上，那二人不惧，立刻站上去，只听嗞嗞声响，脚下冒出白烟。二人遂被抱下来，平躺在地上，小吏每看那脚掌，比较一会，对官长言道："二人脚掌，皆无损伤，不知何人做恶。"

八戒奇道："这是甚么铁板，如何人站上去，竟无损伤？"

此法不灵，那官长便命二人以舌舔那铁板，二人又丝毫不惧，果然亲密那铁板，却不叫一声疼。小吏每又校验过，道二人舌头仍无损伤。

这使师徒每更其惊讶起来。

官长又叫人拿来两朵花蕾，命这二人执之向铁板，花蕾皆焦了。小吏道："花蕾皆焦了，二人虚实，依然难定。"

官长有些恼怒起来，道："取缸来！"只见小吏每十数人哼哼哟哟地搬出一个高达两米的水缸，缸中尽皆是水。那官长先命人将一块石头与甲砰一声扔进水缸中。

长老惊得叫起来，道："莫不要淹死么？"

旁边的人道：“圣僧放心，那有罪之人，才会沉底而石头浮出水面；无罪之人，会浮出水面，而石头会沉下去。”

长老咋舌，道：“石头竟会浮出水面？委实难信。”

甲却果然浮出水面来，石头沉了下去。甲不免欢喜大叫起来。官长便道：“乙明显乃偷牛者，来啊，罚他出一头牛！”

不料乙跳起来，道：“老爷不公，小人清白，不信将小人亦扔进水中。”

官长无奈，便照样将乙与一块石头扔进水中，过一会儿，乙亦浮出水面来，石头果然沉下去。

官长脸已急红了，喝道：“拿秤来！”

那秤是立在地上的，甚大，一头放了一块石头。甲被命令站到另一边上，那石头重，人升到半空。官长喜道：“甲是讲了实话！”

乙又不服，也要上秤。果然，他也升到半空。

那官长已然铁青了面，道：“叵耐刁民，老爷我难道便无法治你每？来人，拿毒药来！”

长老问旁边之人，才知，那官长要给这二人吃毒药，谁有罪，自然被毒死。长老唏嘘道：“这不是草菅人命是甚么？判案竟如此儿戏！”

不料这招倒甚有效。只见乙公然不惧，拿过毒药，看着甲，得意道：“这下看你能如何？”甲却犹豫起来，官长一见，道：“乙不用再吃毒药，甲这厮不敢吃毒药，明明心中有亏，可见是无赖诬陷好人！来人，将甲重打五十大板！”

长老歇一口气，道：“幸亏没出人命！”

四人离开官衙，继续前行，终于看到西北一小山之上，一座寺庙，庙中一座塔，甚是光明璀璨。长老欢喜，道：“想来此地便是我佛讲法之地！”脚步匆匆，便欲参拜。不料刚至山脚，被两个和尚拦住，喝道：“你这和尚，如何不知规矩，胡乱便往佛祖圣地跑？”

长老双手合什，道：“二位长老，贫僧是外来和尚，委实不知贵寺有甚么规矩！”

两个和尚道：“原来如此，也不怪你。你是要上山参拜佛发、佛爪、佛牙

否？”

长老点头称是。

“然则一人输金十两！”

长老唬得一跌，道：“我一个出家人，哪里有这许多金子！”此时徒弟每已到，闻说和尚要收金子才让长老参拜，不觉大怒，要打那两个和尚。

两个和尚公然不惧，道：“这是寺里定的规矩！想那佛发、佛爪、佛牙岂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参拜的？再说了，不收你每些小钱，我这寺里几百号和尚莫非要喝西北风？”

“你这和尚，好不明事理，要收钱也好，难道要收十两金子？回家开棺材铺怎的？”沙僧怒道。

两个和尚道：“你这和尚，才真真不明事理！尔等想想看，这佛发、佛爪、佛牙，天下能有几处？像这等稀缺资源，乃是我一寺发身脱贫之计，不多收点钱，一来显得我佛忒没体面，二来显得我这庙忒没身价。尔等再想一想，若不收钱，或收钱甚少，那些香客还以为这佛发、佛爪、佛牙无甚稀奇，甚以为是假的哩，焉能来此烧香？如此，我一寺和尚岂不真要山穷水恶了！”

长老叹一口气，道：“能否通融通融？且让我每上去参拜，待回头，我每便送金子来。”

两个和尚依然不允，道：“你四人便是四十两金子，我每焉敢赊账，你每又不是不知，现在世道险恶，我每哪里敢信你每？”

八戒大骂道：“叵耐这些秃驴，欺行霸市像是个惯了的，俺每也不要理他，打上去便是！”

两个和尚回骂道：“我每是秃驴，难道你每便不是秃驴？至少这三位还是丑模丑样的正宗秃驴哩！”

行者忽然叫道：“这厮每有种！这厮每有种！俺老孙欺人惯了的，亦不曾有他每这等欺人本事！”也要打人。

却被长老喝住。长老道：“人家有这等规矩，亦不便为我等擅改。罢了，我每且回去吧。”

徒弟每哪里肯走？正纠缠不清时候，戒日王派人来此找师徒每了，一见此

景，慌忙抓住两个和尚，把长老每身份一说，两个和尚方才有些慌张，也不敢要钱，便让师徒每过去。

师徒四人却心绪低落，看那佛发、佛爪、佛牙亦无甚心情。八戒说的是：“这些东西，看来亦无甚稀奇，俺正怀疑是这些和尚从棺材里偷出来胡乱骗人的哩！”

不料事为寺庙住持所知，心下起个不服之心。待长老每回宫之后，他也就带着徒弟每浩荡下山，到宫门之前，声称要与东土来的和尚较量佛法。戒日王见是曲女城里最有名的和尚公然挑战，也不能让长老不战，他却想个方法，是要在曲女城中为长老做一会，召集五印度所有沙门、婆罗门、外道，与长老共证大道。那时机锋交战，任人施行，胜负自有公论。八戒、沙僧惊慌起来，生怕长老不胜。长老却公然不惧，似成竹在胸，一面说道：“胜败何必管他，但与高僧大德每商量机锋，亦自盛事！”

戒日王却一心要长老在机锋交战中夺魁，他的意思是：“日光既出，爝火当熄。”长老却称不敢。不料长老一夜做了个梦，梦中见如来对他一番授受，却如注进光明于心中，长老心下豁然大悟，以往种种模糊教义，今日尽皆明晓，却不喜哉！

果然，消息一传出，四方沙门婆罗门外道等，博闻广识之辈，纷纷会集曲女城。戒日王亦造了一个大殿，可容千余人，其中遍置香花音乐，乃请长老升座，宣讲佛教大义。长老自那夜梦后，对佛教经义果然烂熟于心，讲得滴水不漏，僧人每皆大欢喜，连曲女城卖票的住持亦佩服得五体投地。只那些婆罗门外道等议论纷纷。戒日王吩咐道：“十日之内，凡能驳倒圣僧者，其道方可存于世间，凡不能者，皆需改信我佛，违者杀无赦！”

此令一下，合国沙门婆罗门外道等皆惊惧，故此极力要驳倒长老之论。可奈长老受了如来私传，那些人如何驳得倒长老，于是败者披靡，余者惊惧，不敢挑战，十日之内，长老无敌。戒日王大喜过望，令全国道路，皆要宣扬：“东土法师论胜！东土法师论胜！”不料乐极生悲，那些虽被驳倒，却依然不服的婆罗门外道的祸害来了。只因违抗戒日王改宗之令，戒日王挥起屠刀，立地成佛，一时杀得血流漂橹，单只瞒着长老师徒每，盖怕长老慈悲阻拦也。可怜长老师徒每尚沉浸在佛法大胜的喜悦之中，哪里料到世变？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竹叶坏水色 郎亦坏人心 [42]

话说长老在戒日王宫中享了两月的风光，其心却无日不向往灵山也。这一日，便对戒日王提及。戒日王踌躇半晌，道：“寡人本欲供养圣僧毕生，今圣僧既欲拜见佛祖，寡人自然不敢挽留，只是……”

长老道：“大王有何难言之隐，贫僧若能助力，但请直言不妨。”

戒日王看着长老，忽然流下泪来，道：“圣僧若真能帮助寡人，寡人感激不尽！”

长老只得虚与委蛇，道：“大王且说，贫僧尽力而为便是。”

戒日王这才缓缓道来：“寡人打下江山，亦非易事。只是年华似水，生命不永，倘一日寡人驾崩，这大好江山，莫非转手他人？寡人思之，五内俱焚，生平无日不在求仙问道，指望能有一人传寡人大法，俾得永生，不料那些外道尽是涂抹虚言，焉能长生？寡人也曾虔心往灵山而去，无奈灵山乃是圣境，我等凡人，哪里能够近前？后来听得圣僧乃是往灵山拜会佛祖的，故此敢请圣僧兼问佛祖一声，要如何是好，方能使寡人寿与天齐？”

听戒日王这一说，三个徒弟却笑起来，道：“要长生却有何难？”

戒日王一听，不觉大喜，道：“莫非三位长老有长生之术？”

八戒抢先道：“你这个国王只晓得观人外貌，比如俺师父，虽然长得俊俏些，其实只得念经的本事，要说修炼长生之道，还要看俺每三个不成文的徒弟哩！”

戒日王虚前席问道：“莫非圣僧果然有长生之术？”

八戒道：“这个容易，你只要放下王位，与俺入道山中，勤苦修炼，便能白日升仙。想当年俺亦修炼了三百年，方能白日升仙，做了天宫的元帅哩！俺看你资质平庸，肥油满脑，要想升仙，恐要七、八百年！”

沙僧道：“正是！正是！俺当年亦是修炼了四百年，方能得升天界，做了一个仙人哩！”

戒日王一听，苦道：“七、八百年远离国王之位，在那深山中餐风饮露，寡人哪里受得了？”

八戒把手一拍，道：“自古入深山修炼与在红尘逍遥，乃是不搭架之事，二者必居其一，你这国王仔细想想，古往今来，难道有过一个在王位的仙人吗？”

戒日王脸现苦瓜之色，踌躇不语。

行者忽然笑道："还有一法，亦可得长生。"

戒日王若拨云雾而见晴天，道："圣僧，是哪个办法？"

行者道："只要去那地狱中，将生死簿上你的名字勾去，则你便不服三界管辖，无常亦不来勾你魂魄，你便可长生了。"

戒日王道："到地府中做这等勾当，哪里那么容易？"

行者道："谁说不能做！想俺老孙当年，便曾踏平地府，逼那些鸟官送上生死簿，将我花果山猴子一族名字尽皆勾掉，他每便自长生，那些地府之官，至今屁都不敢放一个哩！"

八戒道："这猴子又在风言！他却哪里去过甚么地府？"

但戒日王信以为真，忽然便在行者面前跪下，流着泪道："圣僧！圣僧！你且千万救寡人一命，为寡人往地狱走一遭，寡人情愿将半个江山拱手相送！"

行者大摇其头，道："要俺老孙往地府去也容易，俺也不要你的江山，只是有一条件。"

戒日王赶忙道："圣僧尽管提！"

行者道："你余生却要到俺花果山去，与俺那猴子猴孙做一路生活，听俺号令，俺才为你走一遭。"

戒日王一听此言，不觉怒起来，道："寡人身经百战，才打下这个锦绣江山，难道要扔掉，跟你去做猴子！你莫不是消遣寡人！"

长老一见戒日王发怒，慌忙拦住，道："大王却莫与我徒弟计较，他每是山野草莽之人，不识朝廷规矩。你若真要长生，待我面禀佛祖，求他赐个仙方，或者佛祖愿意，可令你得了长生也说不定？"

戒日王转怒为喜，道："圣僧若真肯美言，则是寡人再生父母哩！"

此后，戒日王便举全国之力，凡动员象车十万乘，浩浩荡荡，送师徒每去往灵山。

走了十数日，灵山终在眼前，却是云雾缭绕，缥缥缈缈，如在半天之中。

那灵山之前，尚有一水，色若烂金，微波动荡。

戒日王道：“圣僧，前此便是灵山，俗人不能进去。寡人送君，只能至此，万望圣僧面圣之时，千万为寡人求问长生之术！”

长老道：“贫僧定当仔细询问！”

戒日王道：“那就深谢了，寡人便扎寨于此，静候佳音！”

正言谈间，忽然半空中响起一阵霹雳，一个声音道：“前方来的可是唐僧、行者、八戒、沙僧四人？”

长老慌忙跪下道：“正是！正是！”

“甚好！甚好！佛祖命你四人一马在面前水中净身，赤体诚心，方可见我佛也！”那声音道。

长老便道：“谨遵佛祖之命！”

那声音又道：“身后俗人，退避三舍！”

戒日王待分辨，忽然一阵狂风，长老回头一看，那十万象车已然渺无踪影，只有长老白马，还兀自在岸边徘徊。长老乃放心，脱去尘衣，步入金水之中，徒弟每皆跟进。那水甚是温暖清明，且香喷喷。八戒、沙僧是个惯玩水的，一见这等好水，便自畅意起来，上下翻转，自由如鱼。正玩得甚欢时候，对面一个僧人叫起来：“东土的和尚可起来了，袈裟在此！”

果然对岸有上好袈裟四件，师徒每穿了，随那僧人登灵山，不料却如腾云似的，不见脚下，唯见身子悠悠而上。一路听得木鱼钟磬诵经之声，悦人耳目。又见上面隐隐金光闪耀，果然佛祖气象便自不凡。

不一会儿，雷音古刹已至，只见无数优婆塞、优婆夷、比丘僧、比丘尼在门外奔走忙碌。行者道：“以前不曾细观，原来如来倒好大一份家势！”

遂进了大雄宝殿，只见八菩萨、四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十一大曜、十八伽蓝两行排列，正中坐着金光璀璨的如来。

长老一见，战战兢兢，跪在地上，八戒、沙僧跟着跪下去。单单行者傲然立着，也不言语，如来却也不怪他。

长老禀道：“弟子东土大唐和尚玄奘，因见天下多故，民人痛苦，为此发下雄心，欲拜见真如，求取大道真经，乃以光明正大之佛法，扫除世人之

烦恼，救济天下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今幸不辱初志，请我佛垂恩，颁赐经文！”

如来便开了洪钟金口，道：“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所以永堕幽冥，受那许多碓捣磨舂之苦，变化畜类。有那许多披毛顶角之形，将身还债，将肉饲人。其永堕阿鼻，不得超升者，皆此之故也。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我今有经三藏，可以超脱苦恼，解释灾愆。三藏：有《法》一藏，谈天；有《论》一藏，说地；有《经》一藏，度鬼。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真是修真之径，正善之门，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器用、人事，无般不载。[43] 今汝等远来，便全付与汝取去，指望化解那方之人，如醍醐灌顶，致苍生于极乐现世。”

长老感激涕零，谢了佛祖之恩。

如来又叫唐僧等近前受职，道：“玄奘前世乃我二徒弟金蝉子，因不听说法，故被贬凡俗，投胎东土，今既皈依，可为旃檀功德佛，待东土译经传教毕，可来灵山归位；猪悟能虽有前科，幸得皈依，一路保护玄奘，念你挑担有功，封你做净坛使者，嗣后凡诸佛事，信徒供奉，你可容纳，以填你那宽大食肠……”八戒闻之大喜。如来又道：“沙悟净一路护驾，可加升金身罗汉；白龙马亦有功者，加升为八部天龙马。”

如来却不提行者，长老每正在疑惑，只听如来问行者道：“孙悟空，你如何不跪？”

长老道：“禀佛祖，我这劣徒不叫孙悟空，他名为行者。”

行者却道：“俺老孙便是孙悟空，孙悟空便是俺！”

八戒、沙僧齐声道：“然则你果然便是当年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行者道：“如何不是？”

如来忽然道：“孙悟空即是行者，行者即是孙悟空。”

孙悟空道：“俺何曾想做甚么行者，不知被甚么人陷害俺在那五指山下，被这和尚救了，糊糊涂涂上了西天取经路。实在俺乃是孙悟空也。”

如来道：“你这泼猴，这十万八千里已然走过一遭，缘何尚不大彻大悟？孙悟空是行者，不是行者；行者是孙悟空，不是孙悟空，乃是一而二，二而一。譬如黑者亦可称白，白者亦可称黑；是亦可为非，非亦可为是……倘执着过甚，便入魔道！”那声音如有千钧之重。

众人皆叫道：“谨遵佛祖之教！”

悟空忽然大笑起来，道：“俺老孙却独独不明白！不明白！”

如来苦口婆心道：“你有何不明白之处？”

悟空道：“俺只是不明白，张刺渴那厮作恶多端，为害无穷，却如何端坐天庭？俺只是不明白那些英雄儿女，却如何转入地狱，受无穷之苦？俺只是不明白，究竟何人本要取俺性命，却又将俺半死不活埋在五指山下，令俺胡里胡涂取你那经文？”

如来道：“你又何必知道，需知天地万事，莫非定数。”

悟空冷笑道：“是谁定下的定数？”

如来道：“你已然看过自家未来，自然知道，嗣后天下再无甚么齐天大圣，只有一个斗战胜佛？”

悟空如遭一击，踌躇不语。

如来道：“既然事实已定，你却执着他作甚？”

悟空悲声长叹道：“俺打也打不过你，说也说不过你！天啊天，人生世上，莫非总如蝇，但取苟且，不较其余！枉俺天崩地裂的好汉，却要遭此处境？”

如来慈悲言道：“你亦不必伤心，即使如俺，亦是定数如此，百劫之后，自有未来佛，定数当前，逃亦逃不过去。”

悟空道：“俺只要活得一个清白！”

如来越发慈悲，道：“明白与不明白，又有何分别？”遂叹一口气，道：“悟空，你上我右手手背来，却看那中指，你便明白过来。”

悟空果然跳到如来手背，仔细看了许久，脸上阴晴不定。许久之后，悟空跳下地来。

如来道："你今番可看明白了？可大彻大悟了？"

悟空点点头，冷笑道："俺今番才知晓，原来菩提老祖便是你，送酒的小二是张刺渴，掌柜是你！"

如来点点头，道："这番你自然明白，张刺渴有一面神镜，能照过去未来；我亦有一面神镜，在我指尖，亦能照见过去未来，今我念咒，俾你看见我之过去，才晓得是我在你出世之后，安排你学艺，甚至不管你犯下何等大错，如何大闹天宫地狱，皆救你一命。要知此莫非定数，盖我曾照见天地变化，注定你是我佛门中人，才有恁般苦心也！"

众人听如来与悟空说着模棱两可的话，皆不明白，亦不知张刺渴何人。

悟空忽然摇摇头，道："俺看见一切，只有一点不明白。"

如来慈悲道："你可讲？"

悟空道："便是俺所遇见的那只小猴，他乃俺之魂魄，缘何镜中没有，你指甲上也看不到？"

如来忽然疑惑道："你说甚么小猴？"

悟空笑起来，道："原来那甚么石镜、指甲亦不是必然之物！"

如来却有些神色慌张，低声自语道："这是何故？这是何故？"忽然若有所悟，点点头，道："悟空，你可知神镜有一缺憾？"

悟空道："不知。"

如来道："神镜之缺憾，在其只能照见现世界一切过往未来，却不能照见百劫之后未来佛世界，故此，即我亦不知未来佛究竟何人，不料今日终于知道。"

大众一听，皆面面相觑，道："佛祖，不知未来佛究系何人？其已出世否？"

此时如来微笑起来，对大众言道："可叹：唯未来佛能跳出现在佛手掌。众人可明了否？"

众人却不知如来何以说出这番话来，其实答非所问，摇头道："不知！"

如来却雷音大起，以狮子吼之力，对悟空言道："悟空！悟空！你当明

了！”

悟空却依旧愁眉紧锁，脸上阴云密布。如来看着悟空，以最最慈悲之声道：“你究竟何去何从？”

悟空亦低声言道：“何去何从……”忽然流下几滴英雄泪来，回头望着大雄宝殿外，有几朵流云正从檐角飞过，他便看得神往无比，仿佛遗忘此时世界。

（The end）

---

[1] 此是李白诗
[2] 南京方言，木里木古者，言语莽撞也
[3] 此是李贺诗
[4] 也么哥，元曲常用衬词，无意义
[5] 此是李白诗
[6] 此是李贺诗
[7] 此是储光羲《相和歌辞·采菱曲》中两句，其实不全
[8] 摸走，扬州方言，偷偷顺手带走他人之物
[9] 此是徐彦伯诗
[10] 此是邹绍先诗
[11] 此是邹绍先诗
[12] 此是温庭筠诗
[13] 此沈千运诗句
[14] 此是李贺诗句
[15] 此是王无竞诗
[16] 此是王涯诗句
[17] 此是鲍溶诗句
[18] 此是司空徒诗句
[19] 此是唐郎大家宋氏的诗句
[20] 扬州方言，不支声，沉默之意
[21] 此是李白诗句
[22] 此是贾岛诗句
[23] 扬州方言，谓大便为巴巴
[24] 此是崔国辅诗句
[25] 吱声，扬州方言，说话，通信息也
[26] 此是辛弘智诗句

[27] 此是李康成诗句
[28] 按：此处赌斗，与《西游记》行者与二郎神之战神似
[29] 此是李白诗句
[30] 此是李白诗句
[31] 此是李白诗句
[32] 此是聂夷中诗句
[33] 此是于濆诗句
[34] 此是皎然诗句
[35] 此是贯休诗句
[36] 此是崔颢诗句
[37] 此是李白诗句
[38] 此是崔国辅诗句
[39] 南京方言：极力夸口之意
[40] 南京方言：极力夸口之意
[41] 此是聂夷中诗句
[42] 此是郭元振诗句
[43] 此处如来话语，与《西游记》第九十八回一般无二